

魔障（雙鷹神捕故事之八）西門丁・著

江北神捕沈鷹破例接了一件由採花賊委托的案件，這案件引起了黑白兩道的一場大火併……

結果沈鷹憑兇手的一句「施小姐」而戡破關鍵。本故事離奇怪誕，未到最後難知眞兇，爲西門丁最新力作。

$4.00

1150

編者話

雙鷹神捕這個故事集，題材每篇不同，故事每個獨立，具有偵探推理性，緊張刺激，懸疑多變，閱讀之下，扣人心絃。

今期刋出故事之八：「魔障」，爲作者西門丁君最新之作。故事描述江北神捕沈鷹破例接了一件由採花大盜委托的案子。由於這件案子過於複雜離奇，兼且引起了黑白兩道一場大火併，過程曲折，結果，沈神捕憑着兇手一句說話而揭發眞相……。

**　　**　　**

「夜泣雙刀」是南宮宇君繼「英雄、美人、長白參」後之精心作品，故事叙述翟天星懷着哀愁沉重的心情離開垂柳山莊後之際遇，這個好奇心特重的奇俠，今番又遇上了一連串令你不可思議的奇事，奇上加奇，秘中有秘。請參閱內文第三十九頁。

**　　**　　**

慕容美君的「無名鎮」故事，由下期開始恢復刋出，敬請留意。由於作者日前突生事故，中途脫稿，致使讀者垂詢關注，愛護有加，特此致謝。

下期巨型小說是奇俠齊燕歌故事：「怒斬神龍」，馬行空作品，屆時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5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魔障

雙鷹神捕故事之八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午夜魔影　劃空而過

古老殘舊的滄州城在黑夜中更加顯得了無生氣。

「梅花刀」關正思喝了幾盅燒刀子，身上燠熱，便敞開衣裳讓春風吹着。

他今年三十歲尚未娶妻，只因家中尚有高堂因此不便四處闖盪，行俠仗義。即使如此，滄州城的人一提起「梅花刀」關正思便都豎起拇指，讚聲好漢子！

關正思世居於此，他與本地的兩個青年結拜爲異姓兄弟，人稱「滄州劉關張」，老大是「雙劍摘月」劉志達，老三是「勇霸王」張盛林。

三兄弟在冀西魯東頗有一點俠名，七年來，三個人親得如同一個人般，出入與共，可惜最近劉志達及張盛林竟然不幸被仇家所殺，關正思大怒，邀集了十多個道上的朋友，把立寨於八十里外的「雙龍寨」搗毀，又割了二個賊梟之首回來拜祭兄弟之靈。

劉志達及張盛林都已成家，劉志達尚有個兒子留下來，關正思自此之後，每日無酒不歡，他既要照料父母尚要照料嫂嫂弟妹及侄兒。雖然他是一個武夫，但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當當，因此，滄州城的人直把關正思視作是三國的關雲長關帝爺爺。

× ×

關正思在街上蹓躂了一會，煩燥的心情逐漸平復，抬頭一望星天，時間還不太晚，他想起劉志達的兒子昨夜發燒病得很厲害，脚步一拐便走向劉志達家。



他在大門上輕輕扣了幾下。「春花，春花！」

春花是劉志達生前僱下來的丫環，如今仍留在劉家帮主母馮氏照料家務。

「睡得這麼死！」關正思嘟噥兩句便回頭走了，走了幾步終是放心不下，又再轉身走去，這次他不再拍門，而直接自圍牆翻了入去。

院子裏有棵大樹，樹葉在夜風中簌簌亂响，關正思對這裏的一切瞭如指掌，穿過小廳直入後廂。

後廂兩排房子，中間隔着一個天井，左首住的是春花及劉志達的兒子，右首住的是嫂嫂馮氏。

關正思伸手在左首房門上輕扣幾下，裏面沒有反應。

「春花，春花！少爺病好了沒有？」房裏仍然沒有聲音，關正思伸手在門上輕輕一推，「吱」地一聲打開，裏面黑黝黝的伸手不見五指。

這刹那，天不怕地不怕的關正思後背突地冒起一股寒意，一個不祥之念立即升上心頭。

他沉吟了一下便舉步入房，一隻手掌落在刀柄上。「春花！」這次他把聲音提高了很多，春花好似睡死了般沒有反應。

關正思心頭一震，隨即把火摺子取出，迎風一幌燃着了。

火光下，只見床上滿是血漬，春花及劉志達的兒子已被人殺死，血水自被角滴落地上，發出「得得得」的聲音。

關正思臉色一變，目光在四處一掃，房間內空空如也，可是他的心仍未懸下，一個翻身自門口竄了出去，接着呼道：「嫂嫂，嫂嫂！」

小院裏只有風聲，沒有人的應聲，關正思更急，一脚踢開右首廂房木門，「砰！」房門被他踢飛！

關正思顧不得禮儀，持着火摺子直衝入去，火光下，只見馮氏一顆頭面向房門，艷紅的舌頭長長伸出嘴外，雙眼圓睜，鼻子皺起。

關正思登時如陷冰窖，手足冰凉，半晌，他才吸了一口氣，走前幾步細看。

床上一片凌亂，錦被跌落地上，上衣敞開，露出兩邊半截的酥胸，下裳半褪，豐滿的玉腿，晶瑩渾圓，惹人遐思。

關正思伸出一隻發顫的手掌按在馮氏的胸膛上，沒有動跳的感覺却仍有一絲餘溫，看來馮氏死去並不太久，而兇手也可能尚未遠去。

關正思抬頭一望，窗戶洞開，他霍地吹熄火摺子，抽出大砍刀自窗子射了出去。窗外有一道小小的空地，再出去便是圍牆，關正思躍上牆頭極目望去，那裏尚有人影。

春夜雖不太冷，但夜風頗大，呼呼的夜風把他的鬢髮吹起，衣袂獵獵作响，但吹不散他心頭的剔怒……

三更的梆子聲自街角傳來，關正思自劉志達家圍牆翻了出去，他不直接回家，心裏記惦着義弟婦盧氏的安危，兇手會不會是衝着他兄弟而來。

他的兄弟不幸英年早逝，兇手把仇恨發洩在他們的妻子身上。

他走得有點氣喘，心潮汹湧澎湃，越跑越快，不一會兒已到了義弟的家門。

他猶疑了一下，才伸手在門上扣了幾下。「弟妹，弟妹！」

門裏沒有應聲，關正思心頭更爲急躁，正想翻牆入去，只聽門裏有人問道：「誰敲門？」

「弟妹麼？是我！」

大門呀地一聲打開，露出一張俏生生的少婦臉龐來。「是二哥？」

關正思抬頭望了她一眼，只見她烏雲鬆散，衣衫也不甚整齊，料是剛睡醒。「弟妹沒事吧？」

「到底是什麼事？二哥你半夜……」

關正思嘴一動，正想把馮氏的死訊告訴她，可是話到口邊又嚥了下來，他嘆了一口氣。「沒有事就好，你睡吧，愚兄走了！」

「二哥慢走！」盧氏看着他走了好幾

步才把門關上，她滿腹狐疑猜不透關正思是何事而來。

關正思右手仍然緊握着刀柄，走了一忽，抬頭一望星月，就在這時候他見到前頭屋瓦上有條黑影飛過。

剎那，他像一頭兇狠的豹子凌空騰起，人在半空，大砍刀已抽握在手上，雙脚在屋簷上一點，直向那黑影飛撲過去。

那道黑影發覺有人潛近，正想加速掠前，却已來不及了，關正思猛喝一聲，大刀兜風橫劈對方腰腹！

這一刀他蓄勢而發，刀沉勢疾，眨眼離黑影已不及三寸！

黑影一個吸氣，小腹凹入，接着左手拍在刀面上，「拍」一聲刀勢登時破了。

關正思又驚又怒，一咬牙，大刀再度揮起，自上直劈下來。

黑影左右雙手向上一合，剛好把大刀挾住。

關正思猛力一拉，那人突然放手，他虞不及此，蹬蹬蹬連退三步。

黑影立即騰空而起，凌空一個轉折向前飛掠，眨眼間已失了踪影。

關正思自忖武功與對方相距頗遠，即使追上對方也未能把其擒獲，便住脚不追。出了一陣神，他突然機伶伶打了個冷顫，立即拔腿跑回家，幸而家中一片平靜，兩老酣夢正香，他一顆心這才鬆了下來。

接着和身躺在床上，却了無睡意，臨天亮才矇矇矓矓闔起眼來。

× × ×

劉志達的妻兒丫環被殺之事，傳遍滄州城，關正思及一干好友閉室研究之後，便決定把一切保持原狀，然後報了官府。

滄州城的捕頭姓蘇名倫，外號「飛天狐狸」，那是說他輕功好，而又機智絕倫，在滄州十七年破了不少案子，頗有點名聲。

蘇倫聞報帶了兩個公差趕到劉志達家，關正思連忙把他迎了入去。

「蘇捕頭大駕親臨，這件兇案何能不破！」

蘇倫捋一捋短鬚，呵呵笑道：「那可未必！關二俠請帶路！」

關正思忙把房門推開。「請。」

蘇倫目光一落，立即皺起眉頭，他揭下白布，看了馮氏的屍體一眼，道：「令嫂是被人扼死的，脖上尙有指痕！」

白布終於整張被拿下，蘇倫「哦」了一聲：「這是姦殺呀！」他吐了一口涎沫，走到另一端，輕輕拉下經已半褪的下裳看了一眼，只見下體一片狼藉，他又呸了一口：「那傢伙已經得手了！咦，既然如此他又何必把令嫂殺死？」

關正思一張紅臉刷地變白。「蘇捕頭，那是什麼原因？」

「除非是對方的身份被令嫂窺破，而他又必是附近的人，才不得不下毒手！」

關正思點頭道：「蘇捕頭的分析果然大有道理！」

蘇倫得意地笑了一聲，伸手抓起馮氏的手臂，手臂僵直，但五指却緊緊合攏，蘇倫目光一盛，呼道：「徐松，你替我把她的五指扳開！」

「是！」一個公差立即走前，用力扳開馮氏的五指。

一忽，徐松道：「頭兒，馮氏手中揑着這塊黑布！」他隨即把一塊黑布交與蘇倫。

蘇倫接過來看了一眼，冷笑一聲：「果然不出老夫所料！再仔細檢視一下，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東西？」

關正思腦中立即泛起昨夜那個黑衣幪面人，他脫口道：「莫非是他！」

蘇倫看了一眼。「關二俠懷疑誰？」

關正思便把昨夜的事說了一遍。「關某入來的時候可能因爲叫門的關係驚動了兇手，所以他便匆匆離去，來不及拿取這塊布，後來關某因爲沒人應門以爲嫂子他們睡着了，所以便回去了，不料半路却碰見一個黑衣幪面人，關某見他行動鬼祟便上前喝問，他二話不說便用拳打關某……可惜那人武功十分高強，關某無能，讓他逃脫！」

徐松道：「關二俠果然見義勇爲，若果人人如你那怕盜賊敢踏入滄州一步！」

關正思苦笑了一聲。蘇倫却問道：「關二俠在何處碰到那人？」

「離舍弟家不遠之處！」

「哦？關二俠這麼晚了，還去找令弟妹？」

關正思嘆了一口氣：「關某因爲家嫂沒有應門，所以想去問一問弟妹，看她是否知道舍侄的病況……因爲前天關某出城去辦一件事，直至昨日黃昏後才回來！」

蘇倫雙眼望着橫樑，想着心事。

半响，徐松驚呼一聲：「頭兒！快來看！」

蘇倫及關正思立即走前低頭一望，只見徐松把馮氏的上衣撇開，右邊酥胸上有四個紅印，分佈在乳頭周圍。

蘇倫看了一會，道：「這是齒痕！」

「但，齒痕怎會這樣！」徐松不同見解。

「這個人的上下犬牙比常人較長，所以便留下這四個齒印！」

「上下犬牙較常人長？」徐松笑道：「頭兒，這不像傳說中的魔鬼麼？」

蘇倫哼了一聲：「胡說！這是一條重大的綫索！兇手的上下犬牙比常人長得多，有了這個綫索破案也就不太困難了！」

關正思噓了一口氣。「蘇捕頭果然不愧是名捕！」

蘇倫把那塊黑布取了出來看了幾眼，道：「這只是尋常的粗布！」隨手把他塞入衣兜裏。「關二俠，關于令嫂之事，老朽看在令兄生前行俠仗義的面上必然全力緝拿兇手，請關二俠放心！」

「多謝蘇捕頭！咱到後頭喝一盅清酒吧！」

「不必了，衙門裏還有事，他日有空咱再來叨擾一杯！」蘇倫說罷帶看徐松等昂首闊步離開。

關正思立即籌備喪事，還請了兩個和尚來做法事，關正思及張盛林的妻子盧氏穿着麻衣守在靈堂接待前來拜祭的親友。

下午，天氣異常和暖，門外突然來了個年輕的和尚。他年紀雖輕，但法相莊嚴，圓臉大耳，說話時露出兩排貝殼般潔白的牙齒，令人產生好感。「小僧化緣來此，請施主施捨點剩飯！」

看門的一個漢子道：「和尚，你且等

等，待我入去看看尙有沒有剩飯！」

關正思聽見人聲，跑出來一看，問道：「請問大師法號？」

「小僧向佛，聞得此地有喪事，特來向施主化個緣。」和尙向他打了個稽首。

「大師可曉得唸經生咒麼？」

「如何不曉？小僧自小便出家，家師是坐蓮大師，關施主可曾有過耳聞？」

關正思大喜，道：「原來大師是老活佛的高足，失敬失敬，快請進來。」

「有僭。」向佛又朝他施了一禮，直步入靈堂，向其他師兄弟借了一個木魚，誦起經生咒起來。

他足足唸了三遍才停止。關正思忙道：「大師辛苦，請到一邊用茶吃飯！」

「無妨！」向佛朝關正思施了一禮，道：「家師曾是半個武人，小僧也曾聽家師述及關施主三兄弟的事跡，心中好生欽佩，不想劉施主及張施主天年不永，唉！」轉頭望着盧氏，忙道：「這位女施主莫非是張施主的……」

「未亡人盧氏，先夫正是張盛林！」盧氏向他行了一禮：「大師既然是老活佛的高足，又剛巧來此，不知大師尙可躭幾日？待這裏事了，未亡人想請大師到咱家做一場法事。」

「滄州劉關張行俠仗義，活人無數，天人共欽，小僧既然路過此地，自當略表心意。」

關正思及盧氏都是大喜，連忙稱謝。

原來坐蓮大師是武林中有數的高僧，他出身小寺，但佛法之深却連少林寺內的很多高僧亦自嘆不如。

坐蓮大師不但佛法高深，而且武功深奧無比，早年曾收服了橫行嶗山一帶的七個妖道，在江湖上闖過幾年的人大都有個耳聞，可是却緣慳一面。

坐蓮大師共有四個弟子，向佛是他的關門弟子，出道最遲，不過他的三個師兄在武林中也是遠近知名的高僧。

當夜關正思便把馮氏被害的事對向佛略說了一遍。

向佛連喧佛號：「罪孽罪孽！關施主，剛才你可是說蘇捕頭認爲兇手是個上下犬牙都是十分之長的人？」

「大師可曾見過？」

「不曾，或者未曾留意而錯過了！」

「大師四處化緣，足跡南北，假如大師湊巧碰上了，請大師……」

「這個自然，小僧當把其擒來，讓關施主查個明白！關施主，令弟的法事，稍待幾日才進行如何？」

「大師可是有事要離開？」

「小僧跟三師兄有個約會，嗯，過幾日，小僧再來，煩請施主代向令弟妹說一聲。」

「無妨。」

當夜向佛便離開了。

魔影再現

早春二月，鶯飛草長。

滄州城外，官路像一條蜿蜒游動的黃龍。兩旁的樹叢青翠得像要滴出水來。

遠處突然馳來兩匹長程健馬，一白一栗，眨眼間已至眼前。

白馬上坐着一個白衣青年，眉目清秀，長得十分俏俊。

栗馬坐着的却是個青衣青年，濃眉大眼，相貌堂堂。

青衣青年突然勒住韁繩，馬匹希聿聿一陣長嘶，人立而起。馬背上的人身手十分敏捷並沒因此而摔下來，他的同伴白衣青年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也連忙把馬勒住。

青衣青年低頭對站在路上的一個和尙道：「來者可是向佛師兄？」

「正是小僧。顧施主一年不見武功更見精湛了！」

「令師可好？」

「托施主之福，家師身子尙十分健壯。」向佛含笑道：「顧施主跟雲施主匆匆而來，莫非是爲了滄州城的案子？」

那個青年正是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的手下幹將「閃電刀」顧思南，那白衣青年便是女扮男裝的「雲上飛」雲飛烟。

顧思南一愕，問道：「滄州城出了什麼案子？」

「哦？原來顧施主不是因此而來。嗯，兩位施主要去何方？」

「咱要下德州辦一件案子。」

「如此小僧也不敢躭擱施主的行程了，後會有期！」

雲飛烟急問道：「剛才師兄說滄州發生了什麼大案子？」

向佛低頭喧了一聲佛號：「施主若想知道可去問一問『梅花刀』關正思關施主，不過，你們不怕會躭擱行程麼？」向佛說罷便大步而行。

雲飛烟看了他背影一眼，道：「這死和尙故意激咱，小顧，你說咱去不去？」

顧思南看一看天色，道：「也罷，反正已近黃昏，再趕也趕不了多少路，咱便在滄州過一夜吧！」

抬眼一望，遠處的滄州城被春霧緊緊地籠罩主。

× × ×

雲飛烟及顧思南騎馬直赴蘇倫的家。他們想這個時候假如衙門裏沒有什麼大事，蘇倫必在家裏喝酒。

這一點他倆果然沒有料錯，蘇倫聽見馬蹄聲，連忙放下酒杯跑出門外一望，他曾與雲飛烟及顧思南見過幾次面，因此認得：「咦，原來是你們兩位呀！沈大人可有來？」

雲飛烟一向不甚喜歡與他打交道，她認爲他自負，看不慣那副嘴臉，不過此刻却不能不跟他虛應幾句。「咱是要去德州，過路此地，特來叨擾蘇捕頭兩杯酒！」

蘇倫臉上一紅，老着臉道：「老朽正嫌獨飲無味，兩位賢侄來得正好，咱痛痛快快地喝一頓！」

雲飛烟心中想道：「一句賢侄，豈不是平白抬高了一輩！」臉上不高興地說：「免了，蘇捕頭，聽說滄州城內最近發生了一件大案，不知是什麼案子？」

蘇倫臉色一變，忙道：「沈大人的耳目貞靈，嗯，老朽已在緝拿兇手，大概不用多久便能銷案了！」

顧思南跳下馬背，道：「到底是什麼案子？」

「也沒什麼要緊，不外是件姦殺案罷

了！」

雲飛烟喃喃地道：「向佛那死和尚爲何說得如此嚴重？」一揚聲：「小顧，他不說咱去找關正思！」

蘇倫忙道：「兩位賢侄先請進來坐一坐，待老朽慢慢告訴你倆！」

顧思南明知雲飛烟不喜歡他，便故意地道：「不會敗了蘇捕頭的酒興吧！」

「那裏那裏，兩位快請！」

蘇倫的家頗不小，他一人住在此地，妻兒與父母仍留在家鄉，這是他的一個竅門，因爲如果家人住在這裏，萬一在緊要關頭讓兇手挾持住，他豈非要白費心血？

雖說他一個人住，屋裏却還有幾個下人，還有個長得十分妖嬈的丫環。

雲飛烟暗罵一聲：「這狐狸倒是會享受！」

雙方在廳中坐定，蘇倫便把馮氏被姦殺的事說了一遍，說罷又返身入房把那塊黑布取了出來。

「這塊布便是自馮氏手中取來的，料必是兇手的衣服！」

雲飛烟取來一看，撇撇小咀。「這也算是綫索？」

「這個對咱們自然帮助不大。」蘇倫得意地道：「不過，老朽却掌握了一件重大的綫索！」

「得啦，你的關子也賣得差不多了，快說吧！」

蘇倫好似被人抽了一鞭，臉色十分難看，不過終於把馮氏身上的齒印說出來。

雲飛烟及顧思南立即陷入沉思。

「如何？這不是條重大的綫索？」蘇倫忍不住又喝了一杯酒。

「兇手抓到沒有？」

「時間的問題而已。」

「那即是說尚未有捉到。好，這件案子既然如此簡單，咱也不想過問，蘇捕頭，咱後會有期！」雲飛烟拉一拉顧思南的衣袖。

顧思南抱拳道：「咱尚有要事，不再叨擾了，關二俠那裏請蘇捕頭代爲致意一下！」

「兩位慢走，沈大人那裏也希望兩位代爲問候一下！」

雲飛烟未待他說完便衝出大門了。

× × ×

雲飛烟並沒有離開滄州城，她與顧思南在一家客棧落脚。晚飯之後兩人便聯袂到街上閑逛。

滄州城雖古老，但商業及人口都十分繁盛，兩人在街上逛了好一陣，又找了家賣小食的小店，點了幾個菜邊吃邊談。

話題自然又扯到蘇倫身上。

雲飛烟道：「小顧，你說蘇倫那老狐狸能抓得到兇手麼？」

「這可難說，假如對方身手高强的話，憑他及滄州的公差那濟得了事！」

「我說他這輩子也不用想了！兇手既然有如此明顯的特點——四根犬齒比常人長，你說他還會來此露面麼？」

顧思南本想說：「假如兇手自恃武功高强，未嘗不會再來。」不過話到口邊，又轉腔道：「這倒是個問題！不過，這種人天下間絕無僅有，小飛，你可曾碰過這種人麼？」

雲飛烟搖搖頭。「也許是老狐狸在胡謅！」

「不是！」顧思南道：「蘇倫雖然一向自負驕傲，但他辦案的確有一手，他的腦袋及眼睛也的確很管用！」

這一點雲飛烟不能不承認。兩人談談說說不覺已把幾碟小菜吃光，顧思南結了帳，便與雲飛烟出店。

「小飛，咱還逛不逛？」

「算了，回去睡吧！明天一早還得趕路！」

兩人穿過一條小巷突然聽到一聲夜行人的衣袂聲，顧思南立即竄前幾步，只見前頭屋瓦上一條人影如星丸般飛逝。

他喝了聲：「有夜行人！」抽了烏金刀提氣上屋，向那黑影奔去。

雲飛烟也不慢，緊跟在他的背後。

一陣急馳，逐漸迫近那條黑影，顧思南喝道：「站住！閣下是誰！」

那人果然應聲停住，只見他一身黑衣，臉上幪了一塊黑布，只露出一對眼睛及一張嘴巴。

「哼！閣下又是何人？因何要大爺停止？」

顧思南一怔，答不出話來。雲飛烟叱道：「你鬼鬼祟祟幹些什麼勾當！」

「鬼鬼祟祟？閣下可有證據？即使是鬼鬼祟祟那又如何？難道你們是天皇老子麼？」

「在下乃是江北總捕頭沈大人的手下，閣下何人？」顧思南忙道。

那人雙眼閃過一絲驚訝之色。「哦——」一頓，「對不起，在下可沒有心情與官府打交道！後會有期！」說罷雙肩幌動，又待離去。

雲飛烟鋼劍一攔，道：「閣下就這樣離去？」

「不成要咱跟你們回去嗎？」那人哈哈大笑起來，「天下豈有這種蠻不講理的事？」

「只要閣下拿下幪面巾，咱便放你過去！」雲飛烟强詞奪理地道。

「官府有這條例麼？依少爺看你們兩個才鬼鬼祟祟，男不男女不女的！」

「狗嘴長不出象牙！」雲飛烟長劍一引立即喝道：「看劍！」

那人反應十分之快，身子一偏，手上已多了一對短劍，接着反手匑向雲飛烟的手腕。

顧思南立即持刀替雲飛烟掠陣，雲飛烟一招未了，另一招又生，手腕一轉一抖，長劍直刺對方腰腹！

那人左手短劍一橫，右手的短劍却斜削雲飛烟的胸膛！口中喝聲道：「姑娘小心！」

雲飛烟被人窺破女兒身份，氣得柳眉倒豎，踏着方步閃開這一劍，長劍一抖，泛起幾朶劍花緩緩刺出。

那人識得厲害，雙劍護在臉前，雲飛烟那一劍刺得更慢，似在找尋破綻。

那人突然凌空衝起，雲飛烟嬌叱一聲，長劍如飛虹般急刺其雙腿！

幪面人的武功大出她的意料，腰一彈突地變成頭下脚上。雙劍如龍直刺雲飛烟頭頂！

雲飛烟長劍立即洒下一片銀光，「叮

叮噹噹」一陣兵器撞擊聲响，幪面人翻落地面，雙方各沒損傷。

「沈大人的手下果然名不虛傳，咱後會有期！」

顧思南烏金刀一擺喝道：「閣下劍法果然高强，在下尚未討教！」話音一落，一口氣劈了六六三十六刀。

幪面人也不慢，雙劍齊出，還了二十六劍。顧思南越戰越勇，一口寶刀上下翻飛，只見刀光不見人影。

眨眼之間已過了百五招，幪面人摸清了他的刀路，攻勢漸盛，頓時扳回均勢。「閣下之刀法除了一個快字訣，似乎也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

顧思南刀法一變，專走偏鋒，一連幾招大出對方意料。

「咦，想不到還有幾招絕活，快把壓箱本領使出來讓大爺見識見識！」劍法也隨之一變，顧思南的刀始終不能攻破他的劍網。

雲飛烟看看勢色不對，連忙踏前一步，幪面人突然後退一步，喝道：「且慢！兩位的高招大爺經已領教過了，你們的要求是否只是要看看咱的廬山眞面目？」

顧思南看了雲飛烟一眼，說道：「正是！」

「大爺無空跟你們瞎扯，你們既然愛看，便讓你們見識一下！」幪面人說罷便拉下幪面巾，露出一張頗爲俊朗的臉龐來，看模樣大約三十出頭，「如何？」

「請閣下把嘴張開。」顧思南烏金刀握得更緊！

「混帳！大爺是什麼人要讓你們消遣？」那人大怒。

他這一罵，可也使顧思南及雲飛烟看清楚他的牙齒。這人的牙齒雖然參差不齊，但犬齒絕不會比常人長。

顧思南連忙說道：「沒事了，閣下請吧！」

那人眉頭一揚。「兩位恃勢凌人，使盡官府威風，叫在下好生欽佩，不知兩位肯把大名相告否？」

雲飛烟傲然道：「這有何不可？你姑奶奶姓雲雙名飛烟，他是顧思南！」

「久仰久仰！」那人冷哼一聲收起雙劍轉身離去。

雲飛烟道：「閣下還未把名留下！」

那人哼也不哼一聲，經已去遠。

顧思南及雲飛烟十分沒趣地走向客棧。剛回客棧便聽店小二跟住客議論紛紛。

顧思南問道：「小二哥，發生了什麼事？」

「好像是孔老爺家發生了事。」

「那一個孔老爺？」

「客官敢情是外地人，咱這孔老爺是個有名堂的人物，有個外號叫做『追風刀』呢！」

「哦，是『追風刀』孔乾坤？」雲飛烟聽了小二的話不禁插腔問了一句。

「正是正是。」

「小顧，咱快趕去看看。」

兩人在小二的指點之下，穿過了一條小巷，人聲更盛，只見一座莊院的圍牆透出耀眼的燈光。

顧思南及雲飛烟連忙飛身上牆頭，下面是座花園，小橋流水，假山亭閣佈置頗爲精巧，花園內不少家丁的模樣正持燈巡視。

此刻花園裏的人都發現了他們兩個，紛紛叫道：「有人來了！有人來了！」

「大胆採花賊，還不下來受縛。」

顧思南正想開口，猛聽一聲暴喝，屋子內衝出了一個五十歲左右的漢子。「賊人在那裏？」

顧思南一看便知他是此間的主人孔乾坤，忙抱拳道：「孔大俠，別來無恙？」

孔乾坤抬頭一望，臉上的怒氣稍息，澀聲道：「原來是你們兩位呀，沈大人可有同來？」

顧思南及雲飛烟連忙躍下圍牆與他見禮，孔乾坤與他兩人並不很熟，只是去年在「風雲刀」古逸飄的六十壽筵上見過一面而已。

孔乾坤甚至連他們兩人的名字也忘記了。

「請問孔大俠，府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嗯，剛才來了個……來了個賊……」孔乾坤支吾地說道：「兩位來此有何見教？」

「不敢，晚輩因聽見聲响，故此跑來看看。」

「孔某無暇招呼兩位，禮數不週之處，尚請兩位見諒！」聽這話好似有下逐客令之意。

雲飛烟彷似沒有聽見般，再問一句：「剛才晚輩聽見貴价叫什麼採花賊，請問是怎麼一回事？」

「嗯，這件事孔某並沒有驚動官府及貴上之意，兩位還是不要多問，孔某無暇作陪，請！」孔乾坤領着手下進身入屋，看也不看他倆一眼。

雲飛烟氣得跺脚，道：「咱這趟簡直是狗咬耗子，多管閒事。」

「不要緊，咱向蘇倫打聽一下，便會知道。」

「我不去，你自個去問吧！」雲飛烟說罷飛躍出圍牆逕自返回客棧。

顧思南聳聳肩便跑去蘇倫家，敲了好一會兒門，才有一個僕人來開門。

「蘇捕頭在麼？請告訴他說顧思南有事找他。」

「請稍候。」

不一會，只見蘇倫披衣出來道：「顧賢侄何事夤夜來舍下？快請進來，梅吉快掌燈。」

顧思南跟蘇倫入廳，那僕人點了一盞油燈，放在几上。

「蘇捕頭，孔乾坤家發生了事，聽他家人說似乎是發現了採花賊，未知情況如何，又是否與馮氏之死有關連，正想蘇捕頭代爲查一下。」

「哦？有這等事？不過孔乾坤脾氣古怪假如他不報案，老朽也甚難從他口中挖出眞相來。」蘇倫背負雙手在廳中踱起方步來。

「不過在下剛才却碰見一個幪面人，並且與他交起手來，但却不知對方的身份……」顧思南便把剛才跟幪面人惡戰的事說了一遍。「這附近可有這號人物麼？」

蘇倫想了一下，道：「聽賢侄所述，此人的臉貌跟『蝴蝶堡』的總管潘立圖倒

有幾分相像。」

「潘立圖?」顧思南道：「可是那個有『黃蜂』之稱的潘立圖。」

「他是蝴蝶堡主冷蜂的師侄。這人犯下了不少奸淫之罪，可惜却未能卽塲把其抓住。」

顧思南目光一盛。「莫非那時潘立圖剛自孔家大院離開?」

「這倒有可能。」

「蘇捕頭，在下只把所知告訴你，其他的事情蘇捕頭費神代查一下，在下任務在身未克多留，明日一早便得趕路，咱後會有期。」

「碰到沈大人，請賢侄在他老人家面前……」

顧思南知其心意，忙截道：「在下省得!」一拱手閃入夜色之中。

戰雲密佈

十日之後，雲飛烟及顧思南已從德州返回滄州城。

這眞是馬不停蹄，人不離鞍，取了資料便匆匆上路。

沈鷹正在滄州城之北二百里外的一處小鎭辦案，案子已到了最後關頭，只等雲飛烟及顧思南兩人此行所取得的資料是否符合推想，因此兩人絕不敢稍停。

幸而這一趟並沒有白費氣力，所得到的資料完全符合沈鷹的推想。

到達城外已是黃昏時份，春霧異常濃密，把滄州城緊緊地裹了起來，四周一片白濛濛。

甫一入城，迎面見到「風雲刀」古逸飄滿面肅穆在街上負手而行。

雲飛烟雖倦却也不得不下馬跟他相見，「古伯伯，您怎會來此?」

古逸飄露出一絲笑意。「原來是雲姪女，你沈叔叔呢?他也來麼?」

顧思南接口道：「頭兒沒來，晚輩等剛好有事經過，聽古前輩的語氣，似乎有爲而來，未知是爲了什麼事?」

「咦，你們竟然不知道哇!」古逸飄露出詫異之色，「蝴蝶堡堡主的師侄强……」他看了雲飛烟一眼，連忙改口，「孔乾坤的女兒被潘立圖糟塌了，孔老弟正廣邀朋友準備跟蝴蝶堡見個眞章，老朽剛好在此不遠處作客，聽了消息便趕來了!」

顧思南與雲飛烟互望了一眼，心中齊道：「果然是那回事!」

「已經查明了麼?」

古逸飄點頭道：「這種事還會含糊，尤其是孔老弟那個脾氣，除非萬不得已豈會寧冒家醜外揚而大張旗鼓?」

「蝴蝶堡那邊又如何?」

「冷蜂是什麼人他豈會束手待斃?看來惡戰難免。」

顧思南接問一句：「孔前輩準備何時去跟蝴蝶堡算帳?」

「大概還得再過半個月，因爲還有很多朋友未到。」古逸飄臉露笑容地道：「冷蜂在黑道上的朋友絕不會少，看來雙方難免一場惡戰，雲姪女有興趣留下來瞧瞧熱鬧麼?」

雲飛烟的父親「變幻大師」雲千首生前跟古逸飄，沈鷹及靑虛道長等人交往頗深，時有來往，古逸飄可是看着雲飛烟長大的，一向十分疼惜她，把她視如自己的子姪。

雲飛烟臉上露出婉惜的神情。「可惜沈叔叔正等着姪女回去覆命，只怕沒有眼福了。」

「飛烟，你們宿在何處?」

「找間乾淨的客棧投宿，伯伯可是有好去處!」

古逸飄哈哈一笑。「古伯伯又非沈叔叔，他到處都有個窩，伯伯是住在孔老弟那裏，旣然你們沒去處，不如跟伯伯……」

「姪女不去!」雲飛烟截口道，「孔乾坤那老頭脾氣大得緊!」

「哦?你吃了他脾氣?」古逸飄微微一笑。

雲飛烟小咀一撇。「古伯伯，今夜讓姪女作個東，請你喝兩盅，咱們聊一聊，你說可好?」

古逸飄笑聲更盛。「你小時候吃了你伯伯不少糖菓糕餅，如今長大了要還債啦!好!咱走吧!」

三人便信步走去四春酒樓晚飯，大概因爲戰雲密佈的關係，酒樓上頗多是勁裝疾服，虎背熊腰的武林人物，都是爲看熱鬧而來的。

雲飛烟道：「古伯伯，你說這一戰誰的勝算較大?」

古逸飄臉色頗爲沉重，一會才道：「各有千秋，如今尙不知冷蜂邀到什麼好手，孔坤乾這方面暫時以老朽爲支柱點，其他人還未到，現在也估計不到雙方實力到底如何。」

顧思南道：「蝴蝶堡的實力本就不錯，那天小侄跟潘立圖互換了幾招，未分勝負，依此推算他兩位師叔冷蜂及司徒鴻的武功更加不能小覷。」

「冷蜂及司徒鴻單打獨鬥，老朽倒也不怕他倆，問題是其師以前是黑道巨擘，許多蟄伏多年的黑道魔頭也許會看在其死去的師父的份上出來攪局，那可就不好辦了。」古逸飄道：「可惜你們頭兒不在，有他在此老朽也不用如此徬徨。」

「要沈叔叔來此還不容易，」雲飛烟輕聲一笑，「只需伯伯向孔老頭說一聲，叫他聘請叔叔來此查案，不就行了?」

古逸飄哈哈一笑。「孔老弟跟你沈叔叔的事，你又不是不知，他素來跟你們頭兒合不來，此事不用再提，來!咱一老兩少喝一杯!」

酒酣之際，突見一個白髮白鬚的老者步上酒樓，這人顧盼自豪，眇了一目，另一隻眼睛開闔之間精光四射，神態極是威猛。

古逸飄心頭一凉，低聲道：「說曹操，曹操便到，此人便是三十年前名噪一時之『獨眼皓龍』戰百夫!」

雲飛烟與顧思南聞言都是「啊」地一聲驚呼出口，這戰百夫當日橫行武林幾無人能敵，後來敗在坐蓮大師手下才歸隱覓地苦練，如今再度出山，料是武功又有進境。

戰百夫聽見聲音，轉頭望向雲飛烟及顧思南，大概覺得只是二個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便哼了一聲，低頭喝酒。

古逸飄臉色更加沉重，輕聲道：「連

戰百夫也出山，這一戰勝負將更加難以逆料。」

這次戰百夫凝神靜聽，古逸飄聲音雖低，仍給其聽見，他單眼一睜，精光畢射，沉聲道：「那個不長眼睛的小子背後談論老夫!」

古逸飄回頭道：「老夫可算不算得是不長眼睛的小子?」

戰百夫單眼在他臉上一掃，桀桀笑道：「老夫以爲是誰，原來是你這個手下敗將!」

古逸飄臉上一熱。「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說不得你戰匹夫功夫已經躭擱了!」

戰百夫哈哈一陣大笑。「三十年前老夫在五百一十七招時把你擊敗，今天仍然有信心在六百招之內取勝，古匹夫，你敢與老夫打個賭麼?」

古逸飄老臉再也掛不住，喝道：「只要你劃下道兒，老夫莫不奉陪!」

戰百夫桀桀笑道：「年紀已一大把，但勇氣還不減當年，可嘉可嘉!」倏地沉聲道：「老夫要是六百招之內不能把你擊敗，咱便拍拍手離開!」

雲飛烟插腔說道：「要是你輸了又如何?」

「你這娃兒懂得什麼!老夫當日橫行江湖呼風喚雨時，你還不知在那裏哩!」戰百夫悠閑地道：「假如老夫六百招之內仍未能把其擊敗，老夫便再回去，五年之內不踏入江湖一步!」

「誰能相信?」雲飛烟撇撇嘴，「你年紀已一大把啦，武功又高，假如你食言誰又管得着你?」

戰百夫氣得滿臉泛紅，喝道：「老夫的信用你問問古匹夫便知道!」

古逸飄忙道：「老夫信得過你，你劃下道兒吧!」

戰百夫單目一掃，道：「此地人多地狹，咱到樓下舒舒筋骨吧!」

「好!如此老夫先下去等你!」

「老夫也不怕你會臨陣退縮!」戰百夫又斟了一杯酒，仰天飲盡。

古逸飄二話不說便提氣自窗口投射出去，顧思南拋下一錠銀子跟雲飛烟下樓。

古逸飄滿面肅穆，緩緩解下腰上的寶刀。「兩位賢侄，這一戰老朽亦沒必勝之把握，假如老朽有什麼不測，請通知孔老弟一聲，叫他另請高手!」

「伯伯，您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古逸飄苦笑道：「三十年來，老朽東奔西跑武功進展不多，相反戰匹夫埋首苦練，今非昔比，只怕老朽眞的擋不住他六百招!」

古逸飄已是江北有數的成名高手，他尙沒有信心敵得住對方六百招，那麼戰百夫之武功豈非十分可怕?

以此推算，卽使沈鷹出馬，也絕非戰百夫之敵。因爲沈鷹一次在酒後曾經對雲飛烟說，他的武功只比古逸飄略高，但大概也要千招後才能分出勝負。

此刻酒樓上的食客已紛紛結帳下樓，他們都站在遠處準備看熱鬧。

正在不耐，戰百夫昂首闊步走下樓來，神態十分自然，毫無緊張之色。

「你準備好了沒有?」

古逸飄一擺手中刀。「正等着你來受死!」

「話說得太滿，只怕沒好處!」戰百夫雙掌一陣互拍，身子的骨頭格格亂響。

衆人知他是以此運勁，雲飛烟及顧思南相顧駭然。

「來吧!古匹夫!老夫索性讓你先出手!」

古逸飄連忙運勁於臂，手腕一沉，寶刀豎起貼在鼻端，雙眼觀鼻，身子如石像般屹立，毫無出手之意。

衆人都知道他兩人一開始必將是驚天動地的大戰，雙目眨也不眨地注視着。

半晌，才見古逸飄身子慢慢移動起來，戰百夫也隨着他而轉。古逸飄在外，他在裏面，因此他只須稍一轉動便能面對不停轉動的古逸飄。

轉了十八圈，古逸飄的額頭經已沁出汗來，手中寶刀越提越高，氣氛漸緊，衆人連大氣都不敢稍喘一口。

正在緊張之際，突聽一聲長笑遠遠傳來，笑聲剛起之際十分微細，可是一瞬之間便已震得衆人耳鼓生痛。古逸飄及戰百夫都不由把身子停住!

只見一條人影如奔馬般投入塲中，却是一個矮小無比土老頭，長長的鬍子幾及腰腹!

「『土行者』孫小三?」古逸飄叫了一聲，「戰匹夫，你可來了個好幫手!」

「老孫，你替我站在一旁!今天老夫若不使他口服心服，這三十年豈非白活白練!」

孫小三哈哈笑道：「老戰你放心，咱老孫正想開開眼界，看看你這幾年又練了什麼絕活!」

顧思南輕輕捏了雲飛烟一下，準備在危險之際出手救人。

古逸飄趁戰百夫說話分神之際，寶刀倏地出手，猛喝一聲帶起一陣呼呼的風聲斬向戰百夫的腰腹!

幾在同時，戰百夫雙掌一沉，拍向刀背!

古逸飄未待招老立卽變招，手腕一翻，刀刃迎向戰百夫的手掌。

好個戰百夫左手向前探出，右掌一翻，接着曲指一彈，把刀彈開六寸，右腿隨卽踢向古逸飄膝蓋!

古逸飄疾退一步，寶刀迴削斬向戰百夫的右手!

戰百夫迫前一步，左手化掌爲爪疾抓古逸飄的手腕，右掌蓄勢擊出!

古逸飄再退一步，戰百夫立進一步，毫不放鬆，只幾個照面已取得先機。

古逸飄一見對方的武功比之三十年前果然大有進步，便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五十招之後，逐漸採取守勢，只望能捱過六百招而不敗。

一百五十招之後，戰百夫已取得七成攻勢，但古逸飄守得十分嚴密，雖然不時後退，刀法依然不曾稍亂。

「古匹夫，你三十年來沒有絲毫寸進嘛!不想這幾年讓你不斷沽名釣譽，聲名反而更盛從前!」戰百夫故意以話擠他，「不過，世間本多是些有眼無珠的人，這也難怪!只不過像你這樣死皮賴臉只守不

攻，拚命想捱完六百招豈不是丟盡江北白道的面子！」

古逸飄冷哼一聲，寶刀一沉一揚避過他的手掌，反削對方肩膊，戰百夫卸肩沉腰，右手駢指如戟直點對方「華蓋穴」！這一指蘊滿眞力，激得空氣嘶嘶作响，古逸飄不敢攖其鋒，連忙疾退兩步，寶刀在胸前佈下一道嚴密的刀網。

戰百夫猛吸一口氣，連攻幾掌都不能攻破其刀網，他倏地運勁擊出一掌，一股凌厲的掌風向古逸飄疾撞過去！

古逸飄猝不及防，寶刀吃掌風一撞，微微側開半尺，脅下立即露出空門！

戰百夫暴喝一聲，左手倏地探出，自刀隙中透入，掌未至勁風經已臨身。

古逸飄一咬牙，左手探指劃向對方脈門，戰百夫一沉腕，手掌擊向其手臂！

電光石火間，古逸飄只好翻掌相迎！

「拍」地一聲，古逸飄連退三步，戰百夫上身一幌即止，緊接着又欺前幾步，雙掌齊施，挾着千鈞之力向古逸飄罩了過去。

古逸飄先機盡失，急切間又再大步後退一步，寶刀拚命遮擋！

「土行者」孫小三一張嘴不斷地喝道：「三百廿一，三百廿二……哎呀，差一點點，三百廿四……哈哈，看來古匹夫連五百招也抵擋不住啦！孔乾坤找了這樣的膿包來獻醜丟人，差點笑掉老夫的門牙！三百廿七……」

「不對，是三百三十一！」雲飛烟忙道：「你算少好幾招，三百三十四……」

「小娃兒，你是要討打麼？老夫說多少便是多少，豈容得你插口！」

「你偏心姓戰的，還在發橫？天下間也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孫小三大氣一呼，灰白的鬍子登時吹高三尺。「小娃兒，你出來，讓老夫也舒舒筋骨，俗語說，看人打不如自打……」

話音未落，只見遠處傳來一個綿密的聲音道：「孫施主想跟誰打呀？老僧多年未動過身手，不如陪你打一陣如何？」

「誰在窮嚷？」孫小三雙目一張，一顆頭顱四周觀望。

「三十多年不見，孫施主便忘了老僧，眞健忘，阿彌陀佛！」

孫小三臉色一變，澀聲道：「你是那個坐蓮禿顱？」

「老僧正是坐蓮！」場中突然多了一個白眉和尚，「孫施主別來無恙？」

雲飛烟大喜，叫道：「大師你來得正好！」

坐蓮大師白眉一揚。「雲娃兒你好！」揚聲道：「戰施主三十年不見，武功果然精進良多，老衲技癢想討教幾招，未知戰施主能否不吝指教？」

「大和尚你站開，三十年前一招之辱戰某遲早要向你討還，只是如今……」

「如今時機正好，所謂擇日不如撞日，擇時不如撞時，此刻正是良辰吉日！」

坐蓮大師身子突然一滑，奇快無比地夾在古逸飄及戰百夫的中間。

剎那，戰百夫的一掌剛好擊至，坐蓮大師翻掌迎上，「拍！」一聲巨响，戰百夫連退二步，坐蓮一退之後立即止住。「看來戰施主經已損耗了不少精力，此刻動手，老衲贏了也勝之不武！」

戰百夫臉上一陣青一陣白。「老和尚！你可是要用車輪戰術？」

坐蓮大師哈哈一笑。「老衲可是這種人麼？」

「你眞是冤魂不散呀！」

「戰施主是不是又想回去再練上三十年？」

戰百夫臉色一變，怒道：「老夫若沒有把握豈敢重新下山？」

坐蓮大師道：「施主隱居名山潛修三十年脾性依然不改，當眞可惜，其實戰施主及孫施主兩人何必再出紅塵打滾？」

孫小三道：「你這禿顱還不是耐不住性子！」

「老衲見你們重出江湖，自然也得出來奉陪，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兩位假如答應退出江湖，老衲也絕不再涉足武林！」

孫小三冷哼一聲：「你想得可美，也許你自知沒有幾年命好活，却以此來訛騙咱兩個！」

坐蓮大師哈哈一笑。「老衲年紀雖大，但身子依然健朗得很，只怕不會比兩位施主先死！」

戰百夫沉聲道：「坐蓮，咱的恩怨，他日當有機會解決，今日暫且寄下你一條老命，咱後會有期！」說罷拉着孫小三向城門方向馳去，只幾個起落，便已消失在夜色中。

坐蓮大師哈哈大笑。「不送不送，兩位施主好走！」

古逸飄連忙收起寶刀道：「今日若非大師把其嚇走，只怕老朽要當衆丟人！」

「丟人又有什麼要緊？世間萬物本是魔幻，施主何必把名利看得太重！」

「老朽畢生吃葷，可不懂得跟你談論這些，」古逸飄問道：「大師爲何湊巧來此？」

「老衲有個不成材的徒弟，叫做向佛的，你們可曾看見？」坐蓮大師臉色倏地一沉。

「大師，晚輩前幾天剛在城外碰見他！」顧思南忙道。

「哦？這孽徒去那裏，可有告訴施主嗎？」

「當時大家只匆匆說了兩句話，晚輩忘了問他。」

「坐蓮，你幾個徒弟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你担心什麼？」古逸飄道：「聽說你最疼愛這個關門弟子，只怕一身功夫都已傾囊傳授與他，還有多少個人可以傷着他！」

「老衲不是担心這個，向佛佛心尚未堅，他出來近年，老衲怕他會被紅塵的一些幻象所惑，所以……」坐蓮突然轉臉道：「如今也只好待這裏事了，才再去找他了！」

古逸飄道：「有你來此坐鎭，孔乾坤也不知會有多高興，大師且跟老朽去見見他！」

「老衲到處爲家，去到那裏便吃到那裏。」坐蓮大師稍頓，「今夜老衲不去了，改日再上門拜訪孔施主。」

「因何不去？」

「老衲想到處走走！說實話老衲已有十多年未曾到過滄州了！」坐蓮大師說罷便自走了。

「大師一向如此，彷似神龍見首不見尾。」雲飛烟道：「古伯伯，姪女也要告辭了！」

「見到沈老鷹希望能叫他來一趟！」

「姪女即管試試！」

雲飛烟及顧思南回到客棧，一入門碰到面的全是些三山五嶽的好漢，看來孔乾坤與冷蜂之爭已成了黑白兩道的一次較量，雙方都在極力邀請好手助陣。

蝴蝶堡在滄州西四里處，因此一般來瞧熱鬧的便全都寄宿于城中的客棧了。

一夜無話，次日一早，城門剛開，雲飛烟及顧思南便乘馬出城，往北而去。

一路上，只見自各地趕來瞧熱鬧的武林人士絡繹不斷，雲飛烟及顧思南的心頭却是十分沉重及緊張，恨不得也能擱在滄州城看個究竟。

大戰前夕

當雲飛烟把此行的收獲向沈鷹報告之後，又把滄州城近日來發生的事說了一遍，沈鷹聽後驚訝地道：「孔乾坤怎地把這件事擴大爲黑白兩道的一次武力競技？」

「頭兒，這可怪不得孔乾坤，他女兒既然給潘立圖强姦，他自然不肯罷休，但蝴蝶堡勢力强盛，單憑他根本不足以使兇徒伏誅，因此只好……」

沈鷹皺一皺眉頭。「待咱這件案破獲後再趕去瞧瞧！」

有了雲飛烟及顧思南到德州所獲的資料，案情發展十分順利，不過七天便把兇手擒獲銷案。

沈鷹吩咐雲飛烟先行趕去滄州城，他隨後便來。

雲飛烟大喜，立即策馬南下，到了滄州城，便去孔家大院找古逸飄。

古逸飄聽了孔家僕人的傳報後，連忙跑出大門，他見只雲飛烟一人，訝然問道：「雲姪女，你沈叔叔呢？」

「沈叔叔說他過幾天才來，却着我先來。」

「這幾天城內的客棧都住滿了人，賢姪女便在這裏住幾天吧！」

「也好。」雲飛烟雖然不很喜歡，却也無可奈何。

到了裏面，他只匆匆跟孔乾坤說幾句門面話，便到內宅去找孔乾坤的女兒孔翠玉。

孔翠玉住的小院有座花園，在園裏百花盛開，花香撲鼻，屋簷下掛着幾籠相思雀，正啾啾地唱着歌。雲飛烟吸了一口氣，精神不由一振，脫口道：「孔家小姐倒會享福！」

陪行的丫環忙道：「請姐姐稍候，待小婢先去通知我家小姐。」

不一會，她自房內伸頭道：「小姐請姐姐進來喝杯茶！」

雲飛烟連忙揭簾入房，房中生了一爐焚香，烟霧裊裊。四周佈置頗爲雅緻，茶几上還放着一個盆栽，雲飛烟心想孔翠玉的性格看來與其父親大不相同。

「這位姐姐請坐，聽丫環說姐姐姓雲，在沈大人手下辦事？」

雲飛烟抬頭一望，几旁的一張梨木交椅上坐着一個嬌滴滴的女子，秀髮有點鬆亂，臉色頗爲憔悴，頰下隱見淚痕，料必便是孔翠玉，忙道：「小妹雲飛烟，冒昧拜訪，未知姐姐是否歡迎？」

孔翠玉連忙站立，輕輕施了一禮。「姐姐肯來看望苦命的妹妹，小妹豈有不歡迎之理！蓮花，你去泡一壺茶來！姐姐請坐。」她指一指旁邊的一張椅子。

雲飛烟謝了一聲便坐下，她故意跟孔翠玉說些閑話，以免引起她的悲傷。「姐姐眞好手藝，這盆花弄得實在很有意思。」她故意拿眼瞪在盆栽上。

孔翠玉苦笑道：「姐姐來此不是來跟小妹談論這些花草的吧！」

雲飛烟只好道：「說句實話，小妹對花草之道實在是一竅不通。」她頓了頓續道：「姐姐既然知道小妹是在沈神捕手下辦事，那麼咱不如打開天窗說亮話吧！」

孔翠玉雙眼望着樑柱，酸苦地道：「爹爹並沒有聘請沈大人查案，而且……」

雲飛烟截口道：「小妹來此只不過是來了解一下而已，並不是來查案，姐姐不用担心，小妹也不會把姐姐說的話講出去的！」

孔翠玉的聲音仍然十分空洞，彷佛聲音是傳自遠方。「你想知道些什麼？」

「小妹心中有個疑問，府上護院衆多，令尊武功又高强，怎會讓潘立圖那禽獸進入姐姐香閨？」

孔翠玉一怔。「誰說他進來此處？」

這次輪到雲飛烟一愕，半响才道：「不是說姐姐讓他……」

孔翠玉點頭道：「不是在這裏，是在城外五十里外的一座小廟裏……」

「原來如此。」雲飛烟沉吟了一下，「不知他如何對姐姐無禮？」

孔翠玉身子如篩米般發抖，好一陣才道：「那天小妹自外地回家，因爲錯過宿頭便在那座小廟裏過夜，到了半夜，小妹突然聽見有夜行人接近的衣袂聲，可是過了好一陣還不見他露面，小妹便亮起火摺子，喝問何人……」

她輕喘了一口氣續道：「不料小妹話音尚未落定，突然飛來幾塊瓦片，小妹趕忙閃避，不料火摺子被一塊瓦片擊熄，接着又覺右臂一麻，小妹知道中了暗器，連忙把它拔出，一入手便知道那是一隻以鐵鑄成的蝴蝶……」

「哦！那是蝴蝶堡的獨門暗器！」雲飛烟輕呼一聲。「後來呢？」

「後來的事也不要再說了！」可是她又忍不住再說下去，「小妹醒來時，天色已朦亮，心知已遭狠噬，眞的是又氣又羞，幾番欲尋短見，終因氣憤不過，使小妹忍辱偷生下來……黃昏回家之後，我娘見小妹臉色不好便問小妹是否身體不適，小妹本欲把眞相告訴她，不過沒說出來。

「小妹連晚飯也無心進食，躺在床上輾轉反側不能入眠，後來聽見前花園人聲沸騰，說是來了一個採花賊，料是那禽獸色心未息！」

雲飛烟想了一會，又發現了一個疑點。「既然對方未曾……姐姐又怎知他是『採花賊』？」

「當時有人發現他正在內宅紗窗外偷窺！」

「他是潘立圖？」

「咦，這件事小妹正想問姐姐呢。因爲家父也是聽蘇捕頭提起的！」

雲飛烟便把當晚與顧思南跟潘立圖交手的情況說了一遍。「那時，小妹發現他時的確是在府上附近的屋瓦上！」

孔翠玉突然陷入沉思。

「姐姐打算如何報仇？」

「現在事態巳發展至如此地步，小妹反而成了次角，還能怎樣？只望在把對方打敗後，能殺了那禽獸洩恨，然後了却此身！」

「姐姐何必如此！身體不過是具臭皮囊而巳，它之受損豈能汚及靈魂！假如我是姐姐，必定投身江湖殺盡天下之採花賊，這不是更佳！」

孔翠玉目光神采一閃，嘆息道：「話雖如此，想要做到此一地步，豈是容易！而且家父也不會讓小妹到處闖盪！」

孔翠玉忽然站了起來在房中輕輕踱步。「有人十分羨慕小妹，說小妹自小生長在一個溫暖的家，享盡富貴！其實小妹却羨慕那些能够行俠江湖的姐妹，就像姐姐，你不是比小妹活得更快樂麼？」

「這個……各有各的好處嘛，世人誰不貪逸好惡呢？只不過，也許是人各有志吧！」

「貪逸好惡？像小妹這般，跟生活在囚獄中似乎沒有多大的分別，有什麼好？」孔翠玉長長嘆了一口氣，「每天心中想的盡是些無聊的事！下雨了，生怕雨水太多會弄死花兒，天氣冷了又怕會凍死籠中的鳥兒……唉！有時候我眞的希望能像鳥兒一般在高空中飛翔！」

「原來姐姐志氣如此高！」雲飛烟又發現了一個疑點，「姐姐那天爲何會跑到城外去？」

「小妹到外婆家去小住幾天。回來時，家外祖父本來要派人送小妹回家，不過給小妹拒絕了！」

雲飛烟沉思了好一陣，才再問道：「姐姐，那枚蝴蝶鏢現在可還在？」

「小妹巳交給家父。」

「鏢上是不是淬了藥物？」

孔翠玉臉上突然無端端一紅，輕輕嗯了一聲。

雲飛烟心上一跳，眼珠子一轉，問道：「姐姐中了鏢之後便毫無所覺？」

「不是，有，有一點點知覺……」孔翠玉顯然不想再談下去。「姐姐，喝杯茶吧！」

雲飛烟舉起了茶杯，喝得很慢，腦子却轉得很快。

吃過晚飯後，雲飛烟與孔翠玉風花雪月地說個不休，由江湖上的趣聞，一直說到種花養鳥之道，孔翠玉心情逐漸開朗，對于捕快生涯的緊張刺激更加深感興趣，她留住雲飛烟，兩人躺在床上秉燭夜談。

二更梆子聲過後，兩人才倦極睡去。

剛闔上眼不久，雲飛烟突然被一陣異聲驚醒，接着遠處傳來喝問之聲，雲飛烟知道有夜行人光臨，連忙拔起長劍，穿出窗戶，躍上屋瓦上。

春夜霧濃，院子裏的火把發出暗淡的黃光。

雲飛烟見到遠處屋瓦上人影幢幢，連忙趕去。

只見坐蓮大師、古逸飄、孔乾坤及一些江北的白道高手圍着一個矮小的老頭。

那矮老頭比孫小三高不了多少，但却十分瘦削，他面對十數名高手竟毫無畏怕之色。「咦，這是你們的待客之道麼？」

孔乾坤沉聲道：「老夫的宗旨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對孔某無禮，孔某也百倍討回！」

「哦，你是說老夫無禮麼？老夫如何無禮？」

「裘鐵！你深夜潛入敝莊，難道這還不算無禮？」

雲飛烟心頭一跳，忖道：「裘鐵？這不是卅年前名鎭江湖的魔頭『飛魔』？」

只見「飛魔」裘鐵桀桀一笑：「深夜來此便算無禮？老夫是怕下人阻延時間，所以才自己進來！」

「孔某也不跟你亂纏，你深夜來此何爲？」

「孔乾坤，老夫橫行江湖時你還穿着開襠褲！老夫來此是來找坐蓮禿顱的！」

孔乾坤氣得臉上忽青忽紅。坐蓮大師忙道：「裘施主雖然成名了好幾十年，但尚緣慳一面，不知今夜來此，可是爲了與老衲討論佛經否？」

裘鐵「嗤」地一聲笑了出來。「老禿顱數十年如一日，說話依然如此風趣！」一頓又道：「算了吧，你的佛法普渡不了老夫！」

「那麼裘施主一定是來跟老衲結納一番的了！」

「老夫是替戰百夫來下戰書的！」裘鐵說罷自身上取下一封信交給坐蓮大師。

坐蓮大師忙把信拆開觀閱。

坐蓮老禿顱：三十年前一招之辱，老夫無時不忘，今日難得雙方都在滄州，準於三日之後登門討教！請準備後事！

又及，有關冷蜂跟孔乾坤之事也于三日後一併解決。

下面署名正是戰百夫三個字。

坐蓮大師看後，哈哈一笑。「戰施主既然手癢，老衲自當替他止止癢！煩裘施主轉告戰施主一聲，老衲跟孔老弟等一定恭迎大駕！」

裘鐵道：「大師之名老夫早巳久仰，惜無緣領敎，三日後看來老夫也沒機會，不知大師能否露一手讓老夫開開眼界？」

坐蓮大師道：「阿彌陀佛，想不到施主歸隱了數十年，好勝之心仍未稍減。」頓了一下，「要老衲讓你開開眼界也無不可，不過裘施主得答應老衲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你先說來聽聽！」

「施主若不答應，那也就罷了！」

裘鐵不禁猶疑起來，答應既不是不答應又不是，他沉吟了一下才道：「你不把條件說出來，老夫如何敢答應？假如你叫老夫當衆脫下褲子，老夫也要答應麼？」

衆人不禁莞爾一笑，古逸飄的笑聲更大。

裘鐵怪眼一翻。「老夫說得無理？賊禿你這招好毒！」

「阿彌陀佛！佛渡衆生，老衲難道會陷害施主？答應不答應全在施主身上！」

「也罷，老夫便信你一次！」

坐蓮大師又喧了一聲佛號，突見他用手一招，不知怎樣，只見他手上多了一隻

小鳥，衆人都是十分詫異。

「好賊禿！你練成了吸星大法啦？」

「阿彌陀佛！如今老衲可要說出條件了！這小鳥交與裘施主飼養，三天之後請交回與老衲放生，免得老衲犯了殺戒！」

「這個……這個老夫可不在行！賊禿，你開什麼玩笑，咱一生只懂練武，豈懂這些花花公子的玩意兒？」

「假如裘施主不答應，那也可以，這封信老衲交回給你！」

裘鐵跳了起來。「賊禿，你這不是存心要我在戰百夫等人面前丟人！」

坐蓮大師微微一笑。「那麼施主只好勉爲其難了！」

說罷他手掌向前一送，那隻小鳥突然自他手上飛了出去！

裘鐵自知坐蓮大師是藉此試一試他的身手，說時遲那時快，他人巳蝙蝠般飛射了出去。

那隻小鳥在空中剛轉了個身，裘鐵左掌巳向牠罩了下去，牠一嚇，立即一沉向旁飛去！冷不防裘鐵的右掌巳等着了他，手掌一合立即把牠握住！緊接着只見他左脚在右脚鞋面上一點，身子在半空一折向前逝去！

人影巳渺，聲音才傳來：「賊禿！咱三日後再見！」

衆人見他輕功如此高超，都禁不住發出一聲讚嘆。

裘鐵不愧有「飛魔」之稱！

× × ×

雲飛烟返回孔翠玉的寢室，她輕手輕脚躺回床上，不料孔翠玉經巳醒了，她怯生生地問道：「是他來了麼？」

「誰？」雲飛烟一愕。

孔翠玉默然，雲飛烟心頭一動，這才醒起孔翠玉口中的他是誰，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絲疑惑。「姐姐以爲他會再來？」

「我……小妹怕他還未心息……」

「哦？姐姐怎知他還未心息？」

「他，他曾經說會再來找小妹！」

「這人果然色胆包大！不過如今府上無異是龍潭虎穴，他大概暫時不敢回來，來的是『飛魔』裘鐵！」

孔翠玉不再開口。雲飛烟突然冒了一句話：「聽姐姐的語氣，似乎頗希望他能再來！」

「胡說！姐姐把小妹看成什麼人？」

「對不起，小妹一時咀快說錯了，姐姐勿怪！」

「算了，睡吧！」

兩人均閉着眼裝作熟睡的模樣，可是心中却各自想着心事。

× × ×

戰百夫既然代蝴蝶堡下了戰書，孔家大院內的羣豪登時緊張起來，這一仗不但關係到孔家大院與蝴蝶堡的仇恨能否解決，而且關係到黑白兩道的存亡。

坐蓮大師却似沒事般四處閑逛，古逸飄細數一下，孔家大院這邊的好手共有七個，除了坐蓮大師，古逸飄及主人孔乾坤之外，尚有「神拳無敵」西門望，「神偷妙手」章常春，「鐵掌神箭」雷百厲以及「春秋筆」丁一輝。

可是蝴蝶堡的人手亦十分鼎盛，除「獨眼皓龍」戰百夫，「土行者」孫小三及「飛魔」裘鐵這三個特級高手之外，冷蜂，司徒鴻及潘立圖亦十分扎手，而且還不知尚有沒有其他强援。

古逸飄計算一下，戰百夫一人坐蓮大師足可應付，自己只堪能與孫小三匹配，剩下的「飛魔」裘鐵在羣豪之中却找不到一個與之旗鼓相當的人來，他不禁有點担憂，對這一仗的把握也不大。

正在犯愁間，外面報說「梅花刀」關正思來投，古逸飄暗道：「他來了濟得什麼事？只怕連潘立圖也抵擋不住！」也無心出去與他相聚。

他現在只能寄望沈鷹能及時趕到，回心一想，即使沈鷹趕到也未能扭轉局勢，因爲冷蜂的武功也在孔乾坤等人之上，僅「春秋筆」丁一輝較能與他一爭，但勝算也不高。

古逸飄心頭煩悶，却又不敢在衆人面前表露出來，他獨自一人跑到花園中的一個小亭枯坐。

剛坐定不久，突然聽到一個奇怪的聲音。這聲音好像是發自地底，他心頭大是驚愕，連忙循聲走前。

驀地前頭塵土飛揚，一個矮小的老頭破土而出，古逸飄一看忙喝道：「原來爲你這個小猴子，你來幹什麼？」

孫小三右手提着一把閃亮的鏟子，左手輕輕拍去白鬍上的沙土。「老匹夫，你窮嚷着什麼？老夫天上地下任縱橫，區區一座破院子在老夫眼中跟紙紮的也沒什麼兩！」

古逸飄眉頭一揚。「你來此便是爲了逞威麼？」

孫小三吹了一口氣，白鬚亂飛。「老夫是來找坐蓮賊禿的，那老禿顱呢？」

「大師剛離開此地，有事便由老夫接着！」

「也罷！」孫小三自身上取出一封信來，「這是老戰要給老禿顱的！」說罷躍入地道中。

古逸飄奔前一看，早巳不見人影。剛好孔乾坤聽見說話的聲音走來查看，古逸飄便把經過告訴他，孔乾坤看一看那個地道，心頭大怒，連忙叫人由地道出去看看，隨即與古逸飄走返書房。

不一會，僕人來報說地道的出口離莊近里，孔乾坤咳了一聲，便吩咐他找人塡好地道。

坐蓮大師不在，兩人不敢拆信，空自急了好一陣才見坐蓮大師施施然而來。古逸飄連忙把信交給他，並將經過約略告訴他。

坐蓮大師把信拆開，與他兩人一齊觀看。

「坐蓮禿顱：決戰之場所現決定另覓一地，這才公允，場地由你決定然後賜知。日期也向後順延兩日。戰百夫手告。」

古逸飄看後向孔乾坤道：「孔老弟，你對此地的環境地理較熟，這件事便交由你辦吧！」

孔乾坤自無異議。吃了午飯，門公飛報武當青虛道長駕臨，衆人都是大喜，便聯袂出門迎接。

坐蓮大師向青虛道長合什道：「老道可好？」

青虛道長哈哈一笑。「老道身子還健

朗得很，不想你也還未歸西晉見佛祖！」

「老衲也想早日拋掉這身臭皮囊，只是時機未到，佛祖尚不賜見！」

兩人同時哈哈大笑。他兩人均是自小出家，但性格都是不拘小節，說話亦莊亦諧，尤其是坐蓮大師，更加洒脫不羈。

青虛道長是武當派的掌教師弟，他的突然駕臨，使古逸飄放心不少，起碼己方的實力已經大增。

羣豪在書房中敍舊，孔乾坤已找到一塊理想的場地，便提出來供羣豪研究，衆人都沒意見接着便考慮由誰去通知對方。

羣豪想來想去覺得還是由坐蓮大師去比較妥當，可是古逸飄却不同意。「大師是咱的主帥由他送信去豈不是自減威風？況且對方也只是派裘鐵及孫小三來。」

青虛道長說道：「如此由老道走一趟吧！」

衆人一想便都同意，當下由坐蓮大師執筆寫了一封信，青虛道長取了信立即出發。

晚飯時，便見青虛道長臉色沉重地返來。

古逸飄問道：「事情如何？」

「戰百夫經已答應，訂下雙方在辰時見面！」

古逸飄看出他臉色有異，又問道：「道長，對方可是尙有厲害的人物？」

「貧道見到『毒娘子』鄔三娘及其妹妹『惡娘子』鄔四妹，還有『白骨書生』蔣一非！」

衆人心頭俱是一沉，古逸飄道：「想不到三十年前的死對頭今日全出來啦！」

孔乾坤担憂地道：「對方人手不弱，咱們可不能不準備一下！」

「阿彌陀佛，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孔施主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話雖如此，羣豪都是心頭沉重，只好希望最後幾天能有其他高手趕到增援！

可是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眨眼已至決戰前夕，這個奇蹟並沒有出現。這幾天趕到孔家大院的人雖然不少，但武功都是平常之輩。

明日便是決戰之期，勝算能有幾分？羣豪都沒有信心，眼見月亮已逐漸西墜，太陽已即將東昇……

峯迴路轉

太陽剛露出一絲曙光，門公飛報道：「老爺，有嘉賓趕到！」

孔乾坤急問道：「可知是誰？」

「沈神鷹沈大人！」

孔乾坤暗哼一聲，但也不得不出莊迎接。

只見莊外站着一個高大的漢子，頂上頭禿禿，一雙眼睛却精光四射，穿着一襲粗布青衣，好似鄉下漢般，正是名震江北的「神眼禿鷹」沈鷹。

沈鷹背後還站着一個壯漢，臉目呆板，神色却十分堅毅，腰上掛着一把長劍，此人便是沈鷹手下的第一條好漢蕭穆。

孔乾坤拱手道：「沈大人台駕光臨，歡迎歡迎！」語氣十分冷淡。

沈鷹道：「孔莊主不會怪沈某冒昧拜訪吧！」

「那裏那裏，沈大人肯駕臨草舍，孔某歡迎更嫌來不及！」

沈鷹哼了一聲，道：「如此沈某便不再客氣了！」他說罷便抬步入門，孔乾坤只好帶路。

原來孔乾坤有一個侄兒，他自己沒有兒子一向視如己出，不料犯了案，撞在沈鷹手裏，讓沈鷹人贓並獲。事後孔乾坤連忙向沈鷹求情，不料沈鷹鐵臉無私拒不釋放，結果他侄兒被重判二十年天牢，而兩人自此之後也一直有了心病。

古逸飄見到沈鷹，心上略爲寬心，忙道：「老鷹，你來得正好，咱正嫌人手不够分配！」

「哦，對方來了什麼人？」

古逸飄話剛要出口，孔乾坤插腔道：「孔某家貧僱請不起沈大人！」

沈鷹冷冷一笑，道：「今日來此之人誰不是爲了白道之聲勢而來？有幾個是衝着你姓孔的？」

孔乾坤臉上一紅，索性扯下臉皮。「你既然不是衝着我姓孔的而來，你何不直接到城郊比武現場去？」

沈鷹眉頭一皺。「沈某若是知道孔莊主的氣量如此狹窄，早就不來！不過，現在沈某也可以離開！」

古逸飄忙道：「兩位何必如此？須知現時正是同心同德合力除魔衞道之時！」

「沈某若不離開，恐怕孔莊主心頭不快！」沈鷹回頭對孔乾坤道：「這幾日相信莊主心情必定十分惡劣，這是每一個受害人的家屬的必然現象，當日毀在令侄手上的兩個姑娘，她們及其家人的心情相信不會比莊主稍佳！」

孔乾坤臉上漲得通紅，半晌才道：「如今沈大人必是十分痛快了！」

「不是！沈某若是這種人，頭髮也不會掉光了！沈某只是以事論事而已，無意看莊主遭到報應！假如說是報應，令侄之罪由令媛代罪也絕不公道！」

青虛道長怕他兩人會越說越僵，便忙道：「辰時經已將至，咱還是出發吧，去遲了怕會留下話柄被戰百夫拿來恥笑！」

羣豪也紛紛取了兵器準備出發，孔乾坤只好不吭聲。

沈鷹看看座中清一色男子漢，問道：「孔莊主，令媛呢？」

孔乾坤哼了一聲：「孔某不敢聘請沈大人查案！」

古逸飄忙輕聲在沈鷹耳畔道：「老鷹，雲娃兒在內宅陪伴孔姪女！」

坐蓮大師便率領羣豪離莊，向決鬥場地進發。

× × ×

太陽掛在樹梢上，滿目金輝。

滄州城郊，一塊綠草如茵的曠地上，站滿了各式各樣的人，一個個都是眼神充足，體格強壯。

辰時剛屆，戰百夫便排衆而出，他咳了一聲，沉聲道：「今天之事也無須再多費唇舌，咱們一個一個來吧！」

「土行者」孫小三大聲叫道：「對！咱老孫已鱉了三十年啦，今日一定要殺個過癮！」

古逸飄冷哼一聲：「孫矮子，你若想提前去見閻王也無須過急。老夫且問你，

今天假如分了勝負那又如何？」

戰百夫獰笑一聲，道：「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勝者存敗者亡，此乃不易之理，無須再解釋！」

青虛道長稽首道：「聽施主之言，即是說今天一定要判生死！無量壽佛，只要施主們放下屠刀，回心向善又何須一定要判生死哉！」

「惡娘子」鄔四妹三角眼一翻，怒道：「放屁！如今鹿死誰手，言之過早，老雜毛便好似已判了老娘等的生死！雜毛，你出來讓老娘教訓教訓你！」說罷便提着她的獨門兵器烏金鳥爪踏前兩步。

「毒娘子」鄔三娘心機深沉，忙道：「四妹，你急些甚麼，一切自有戰老大安排，何須你去打頭陣！」

戰百夫心中冷笑一聲，嘴上忙道：「令妹胆識過人，兼且這幾年武功的突飛猛進，老夫正有心要她替咱打頭陣，爭點面子。」

鄔四妹喝道：「老雜毛聽見了沒有，快出來，別做縮頭烏龜！」

古逸飄暴喝一聲：「且慢，話若不先說好，咱們豈非與那些只懂三招兩式的莊稼漢一般見識！」

鄔四妹道：「這話倒也有些道理，老娘便聽你說說！」

「土行者」孫小三道：「這些匹夫尙有甚麼話好說，說來說去還不都是些臭不可聞之屁話！」

古逸飄怒道：「然則孫矮子是想混戰一場乎？」

「飛魔」裘鐵忙道：「這話有理，咱都是七老八十啦，難不成跟那些娃兒一般見識！」

孫小三怒道：「如此有屁快放！」

古逸飄白了他一眼，道：「今天大家之所以能適逢其會，實際上都是因潘立圖而起，假如咱們敗了只有自怨技藝不精，孔姪女生得苦命，但假如你們敗了，可得把潘立圖交回咱處理！」

戰百夫冷笑道：「今天勝負之局經已十分明顯，這些條件你是免說了！」

坐蓮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想施主是自承敗多勝少，準備的戰死沙場？」

戰百夫臉色一變。「賊禿果然咀利，你自看看，你們人雖多，但人手可有咱這邊的整齊麼？」

「整不整齊老衲尙未知，戰施主生氣也未免太大！這三十年來，各自潛修又何嘗清楚咱這邊的實力！這個條件還得說清楚！」

戰百夫毫不思索地道：「也罷，反正咱是勝多敗少答應你又如何！其他比賽的方法可……」

冷蜂突然插口道：「且慢！戰大哥，小弟有幾句話要先聲明一下的！」

戰百夫無奈地道：「冷老弟有話請快說，免得夜長夢多！」

冷蜂轉頭對孔乾坤道：「孔莊主，冷某有幾句話不得不先說一下，否則令師侄未免要揹上黑鍋，但冷蜂說這些話絕不是因懼怕莊主而向莊主求情！」

孔乾坤雙眼圓睜，喝道：「有話便說，何必惺惺作態！」

冷蜂冷哼一聲，隨即提高聲浪道：「有關外間傳說舍師侄强姦令媛之事乃屬子虛烏有，冷某特此當衆澄清！」

孔乾坤臉色漲得通紅，喝道：「大丈夫敢作敢爲，冷蜂你也算是個人物，爲何敢做而不敢承認！」

冷蜂仰天打了個哈哈：「若是咱蝴蝶堡所爲，冷某何懼承認，奈何不是，難道天下的壞事全都是敝堡所爲麼？假如莊主決意如此，也不妨把帳都算在咱們的頭上吧！」

潘立圖自他背後閃出，道：「孔莊主，潘某承認曾經潛入貴莊，不過絕無做下摧花之事！」

古逸飄道：「潛入孔家爲非作歹豈有這般容易，但事前一夜你在城西山神廟凌辱了孔姪女可是有證有據！」

潘立圖一怔，道：「潘某幾時在山神廟內凌辱了孔小姐？這件事一定要說個清楚，否則別人風流快活，却叫咱姓潘的替他來揹黑鍋，姓潘的這口氣又如何能嚥得下？」

「春秋筆」丁一輝道：「你姓潘的幹下多少失德之事也非始自今日，難道你今日的臉皮突然薄了？」

潘立圖吼道：「古老頭，你說有證據，如今證據安在？」

孔乾坤自懷中取出一隻蝴蝶鏢來，冷聲道：「這枚蝴蝶鏢可是你的？」

冷蜂傲然道：「不錯！欵色及分量一模一樣，正是敝堡之獨門暗器！」

潘立圖接道：「但這種鏢，敝堡上下近千人，可有近百個人有權擁有此鏢，而且這種鏢敝堡十餘年來已遺落了數百件，說不定某人拾到一件，却把這筆帳嫁禍到咱頭上來！」

沈鷹接問道：「你不承認咱也不會因此而聽你一面之詞，你可有證據麼？」

「甚麼證據？潘某在那日晚上根本尙在『無面書生』韋奇家裏作客！」

「他如今何在？」

「他沒來，大概還在他家裏！」

孔乾坤忙道：「沈大人，此地無人聘你查案你不要强出頭！」

「奇怪！」沈鷹冷冷地道：「難道莊主不想把眞正的兇徒查出來，莫非莊主另有苦衷！」

孔乾坤怒道：「老夫有甚麼苦衷！」

沈鷹冷笑一聲轉頭對潘立圖道：「『無面書生』韋奇即使能爲你作證，這也相信不過，因爲他一向與你們同聲同氣，說不得你們早就串通好了！」

潘立圖大聲道：「潘某根本沒有做過這件事，爲何要與他串通？他與咱同聲同氣，他今天又因何不來助陣及作證？」

孔乾坤冷笑道：「這正是你們高明之處！」

冷蜂怒極反笑。「假如莊主一定要如此說，咱也無謂多費口舌……」

「惡娘子」鄔四妹早已忍耐不住，叫道：「老娘早耐不住啦！老雜毛有種的你就站出來跟老娘見個高低！無種的你便回家喝奶去！」

青虛道長即使是泥揑的人也有火氣，便緩緩走了出去，冷不防古逸飄比他快一步，攔在他身前。「道長是咱的柱石，殺鷄焉須用牛刀，待老朽會會她！」說罷便

投入場中。

鄔四妹大怒。「老匹夫，你罵老娘是雞？」

「對！正是一隻不自量力的老雞！」

鄔四妹大叫一聲：「那老娘便先把你祭旗了！」

鄔三娘忙道：「四妹小心，這匹夫的一把刀可也有幾下子！」

古逸飄抽出腰際的寶刀，道：「還是老雞的姐姐有點見識！」

鄔四妹怒叱一聲：「那你便試試老娘的厲害，先吃老娘一爪！」說罷烏金烏爪一掄，向古逸飄的肩頭抓去！

古逸飄笑道：「未必，老夫素來不喜歡吃雞爪！」咀上雖然說得輕鬆，心中却不敢大意，寶刀隨即翻起，反刺其手腕，同時沉腰御肩以防她那一爪尚有變化。

果然鄔四妹未待招老便立即變招，烏金烏爪格開寶刀，隨即向前滑落，抓向古逸飄的手臂，這一招連消帶打果然不同凡响！

古逸飄喝了聲好，寶刀一抖，凌厲的攻勢立即展開，這一仗跟與戰百夫那役大不相同。

那一仗，古逸飄在敵强已弱的情況下採取守勢，只要能拖過六百招便算贏了；如今是功力悉敵，利攻不利守，寶刀上下翻飛，挾着呼呼的風聲，確有風雲變色之概！

「惡娘子」鄔四妹是個急性子，也立即展開攻勢，一爪緊過一爪，綿密不絕，兩人功力悉敵，看來非近千招未能分出高低。

沈鷹看了場上一眼，便裝起一大鍋烟絲，敲着刀石，「滋巴滋巴」地吸起來。

坐蓮大師跟青虛道長互望一眼，心想不如趁早解決以防對方另有佈置，兩人心意相同立即步出場中。

坐蓮大師道：「阿彌陀佛，戰施主不是要找老衲止止手癢麼？」

戰百夫哈哈一笑：「賊禿果然爽快，咱新帳舊帳今天一併清算！」話音剛落巳站在坐蓮大師面前。

青虛道長稽首道：「那位施主肯下場賜教？」

「白骨書生」蔣一非桀桀笑道：「老雜毛，四十年前一劍之賜，老夫無時或忘，今天管叫十倍償還。」他手持一塊以精鋼打造的臂骨，一個精鋼打造的骷髏頭踏步而出！

青虛道長道：「蔣施主四十年的修練尚未有稍微改變乎？」

「除非日從西出！」

「早知如此，四十年前貧道便該斬草除根矣！」

蔣一非獰笑一聲：「如今悔恨經已嫌遲了一步吧！」骷髏頭護在胸前，臂骨向前戳出，直撞青虛道長的胸前要穴！

青虛道長急忙把拂塵及長劍掣出手上，長劍一横護住前胸，拂塵一拂，柔軟的馬尾登時散開，像魚網似的罩向蔣一非的面門！

蔣一非叫聲來得好，臂骨回收改擊拂塵木柄，同時身子一偏飛起一脚猛蹬對方下盤！

青虛道長拂塵登時一沉，掃向對方大腿，長劍倏地當胸刺出，劍至半途又陡地一沉一偏改削脅下。

蔣一非右腿回收，骷髏頭一沉，「噹」地一聲擋住了劍尖，臂骨一掄向青虛道長的肩胛砸下！

兩人一來一往交了近百招，此刻戰百夫才發動攻勢，猛喝一聲，緩緩推出一掌，立時像吹來了一場大風，地上的沙塵紛紛飄揚起來。

青蓮大師喧了聲佛號，右掌跟着抵出，雙掌尚未接觸，「轟」地一聲，兩股氣流相碰，兩人登時各自後退兩步！

戰百夫一退之後立進，雙臂幻起千重掌影向坐蓮大師齊壓過去。

坐蓮大師右臂一拂，僧袍的衣袖應聲飛起，那千重掌影登時靜止，說時遲，那時快，坐蓮大師的左掌巳如天外流星一般飛出！

戰百夫又喝叫了一聲，也是飛出右掌相迎，這一掌兩人都是用了八成眞力，「轟」一聲巨响，坐蓮大師蹬蹬蹬連退三步才止住去勢。

戰百夫也是連退三步，但上身兀自搖晃了二下才停住。那時，坐蓮大師的另一掌又巳擊至，戰百夫倉猝間不敢正面與之硬碰，連忙閃身滑步避開，同時左手駢指如戟，點向坐蓮大師的「笑腰穴」！

沈鷹連吸三鍋烟，才心滿意足地走前道：「老夫今日特地來此觀戰，不料越看越心癢難搔，不知誰肯下來賜教幾招！」

「飛魔」裘鐵桀桀笑道：「聽說你外號有個鷹字，看來輕功也必不賴，老夫便讓你見識見識，看怎麼樣的輕功才算是登峯造極吧！」

「很好，老夫也正想找你！」

「老夫不喜婆婆媽媽，咱說打便打，看招！」裘鐵雙脚一點像箭一般向沈鷹射去，果然疾如奔馬，輕如飛鳥，衆人都齊是暗讚一聲。

眨眼之間巳至沈鷹面前，沈鷹左爪剛舉起，眼前一花巳失了裘鐵的影子，猛覺背後生風，知道裘鐵巳轉到身後，沈鷹倏地一蹲，接着右手的烟桿向後一掃！

裘鐵一掌在沈鷹頭上二寸之處穿過，沈鷹的烟桿巳臨小腿，他長笑一聲，也不見他作勢，身子便彈高四尺半，雙脚向沈鷹的肩膊踩下……

這二脚力蘊千鈞，只消被他踩上一脚，恐怕肩胛骨立碎。

好個沈鷹左爪倏地向後一翻，狀似抓向裘鐵的足踝，雙脚却猛地用力，身子便如一頭麻鷹般向斜上方飛上去，眨眼巳反下爲上，雙脚依樣劃葫蘆向裘鐵踩下！

裘鐵怪叫一聲：「果然不賴！」身子不知怎地竟然也翩翩飛了起來，一飛二丈，又反在沈鷹之上！

這一下羣豪忍不住喝了個采，因爲他是半空借力，其間之難度比之沈鷹不知深了多少倍！

沈鷹心知輕功及內功都要比對方稍遜一分，不敢再托大，凌空折腰平射，一射三丈，正想飛落地上，猛覺頭上生風，原來裘鐵並不比他稍慢，凌空跟踪，雙脚依然在沈鷹頭上三尺！

沈鷹心頭一凜，烟桿輕輕向上一戳，悄沒聲息又兼距離十分接近，裘鐵竟沒發覺。

「得」地一聲輕响，烟鍋在裘鐵鞋底上一抵，身子如千鈞石般墜下！

眨眼脚尖巳沾及地面，沈鷹立時猛喝一聲，左右手齊施向裘鐵的雙脚擊去！

這一下全憑機智扳回先機，裘鐵怪叫一聲，凌空一個跟斗向側飛去！

沈鷹早巳把這一切料在胸中，雙脚如同生風般，飛趕過去，手臂暴長，旱烟桿疾點裘鐵的後腰！

「好禿鷹！」裘鐵拚盡餘力凌空一個轉身，沈鷹的烟鍋變成擊向他的小腹，好個裘鐵，右手一沉，手掌抵在烟鍋上，身子借力暴射而去！

猛聽兩聲暴喝同時响起，沈鷹像一支脫弦的弓箭激射過去，裘鐵雙脚沾地，立即低頭一看右掌，只見掌肉有一處竟然焦了，顯是被烟鍋灼傷！

刹那，沈鷹的烟桿又至，裘鐵大怒右手向桿身抓下，左掌飛擊沈鷹前胸！

沈鷹一個偏身讓過，烟桿一翻，改以烟嘴戳出！

烟嘴泛起三朵桿花，指向裘鐵的掌心「勞宮穴」！

「果然有點門道！」裘鐵立時化爪爲掌向沈鷹的手腕切下去！

沈鷹手腕一翻，烟桿當作短棍使用，向裘鐵的脅下敲去，同時右手疾點裘鐵右臂的「曲池穴」。

裘鐵身子輕靈無比地一滑，轉至沈鷹的左側，沈鷹的那幾招登時落空。

霎時間，裘鐵的雙掌巳挾着勁風擊至！沈鷹不敢與他硬拼，只得後退二步！

他剛自一退，裘鐵立時竄進，雙掌依然挾勁擊出！沈鷹這次却是向側一偏，旱烟桿自他雙掌之間刺入！

不料裘鐵比他更快，右掌一翻鬼魅般抓向烟桿！沈鷹只好縮臂收回烟桿。

裘鐵得理不饒人，左手又再發一掌，右手駢起雙指刺向沈鷹雙眼！

沈鷹倒頭烟桿飛掃對方手腕，不料裘鐵這一着乃是虛招，手臂如隕石般墜下，反摘沈鷹的下陰，沈鷹大吃一驚，連忙急退！

裘鐵豈肯放過他，步步進逼。

此刻雙方巳形成混戰，羣豪這邊的人手雖然較多，但對方尚有幾個厲害的魔頭，是以只一陣巳損折了不少人。其中「毒娘子」，鄔三娘的出手最爲狠辣，招招取人要害，好似狼入羊羣，舉手投足間巳連斃了十多個人。

「春秋筆」丁一輝看得熱血沸騰，顧不得本身武功稍遜對方，拚命衝開一條血路把她接住。

那邊「神拳無敵」西門望及「神偷妙手」章常春也連忙雙雙上前抓住「土行者」孫小三。

孔乾坤面對冷蜂只百招巳經處於下風，蝴蝶堡副堡主司徒鴻更是把「鐵掌神箭」雷百厲迫得連連後退，若非他的袖箭神奇無比，經常在危急之際發揮了作用，早巳敗了。

蕭穆跟潘立圖却功力悉敵，非至五百招外不能分出勝負。

混戰未止，慘呼四起，鮮血都把綠草染紅了。

太陽越升越高，大戰更烈。看來除非一方面全部倒下，否則只能寄望奇蹟之出現！青虛道長在六百招之後巳取得了上風。「蔣施主四十年的苦練看來還是未能扭轉乾坤！」

蔣一非冷哼一聲，左手一用勁，一片「嗤嗤」聲响，只見骷髏頭的牙齒突然洞開，裏面射出一蓬細如牛毛的鋼針來！

青虛道長脚踩七星，左手的拂塵使勁飛起，像在半空佈下一道銅牆鐵壁，那些牛毛鋼針一碰着拂塵便紛紛跌落塵埃！

「蔣施主，你這技倆四十年前貧道巳經領教過了，還是不要再出醜獻乖吧？」

蔣一非大怒，喝道：「老子跟你拚了！」右手的臂骨突地暴伸，「呼」地一聲怪响，只見臂骨突然吐出一股慘綠色的怪火。

怪火一沾上拂塵馬上立即焚燒起來，青虛道長冷不及防大吃一驚，待得心神稍定火勢巳十分旺盛，無奈何只得把拂塵向蔣一非拋去！

「蔣施主既然喜愛貧道的拂塵，貧道便送給施主吧！」

蔣一非一閃，青虛道長巳如大鳥般飛至，他獰笑一聲，手指一按臂骨上的機括暗掣，「呼」地一聲又噴出一道火舌！

火舌長及半丈，向青虛道長臉上燒去，青虛道長這一驚非同小可，左掌慌忙全力拍出一掌，掌風把火舌吹側三尺，身子如皮球般向後倒彈。

蔣一非大叫一聲：「老雜毛你怕了麼？」急追而上，手指再度用力，「呼！」又射出一道火舌。不過這次火舌只噴出三尺遠，原來臂骨中所貯藏的松油巳所剩無幾！

青虛道長怒道：「施主慣用下三濫的技倆，貧道今天可不再留情了！」長劍一撩，向其雙眼刺去，未待對方的臂骨舉起，手腕一抖，劍尖改刺「肩井穴」！

劍尖臨至又再一沉，改刺手臂！他一招三變，把蔣一非嚇了一跳，這正是武當派的鎭山寶「七星劍法」的一招絕招：「三星追月」。

戰百夫與坐蓮大師對三掌，他自知功力仍然稍遜對方半籌，便拚命展開攻勢，希望能以招數制勝。

兩人以快打快，眨眼間巳打了四五百招。

激戰中，戰百夫一掌印向坐蓮大師的胸膛，坐蓮大師直待他掌即將臨身，這才迎起右掌抵上。

「拍！」兩掌相觸，戰百夫內力急忙一吐，坐蓮大師似來不及發力便被迫退三步！

戰百夫大喝一聲，再一掌飛出，坐蓮大師又是依樣劃葫蘆，手掌觸到對方立即後退！

再過一百招，坐蓮大師巳經十次被戰百夫的掌力迫退，戰百夫心頭暗暗納悶，不知對方葫蘆裏面賣什麼藥。

又過一百招，坐蓮大師突然奮力反攻，猛地一掌挾勁拍出，戰百夫倉猝間不及變招，只得也迎起一掌，「轟！」坐蓮大師只退了一步，戰百夫連退三步，兀自拿不住樁又後退了一步。

坐蓮一退之後，立卽竄前再度運勁拍

出一掌。戰百夫不信邪，運起全身之力，也飛快擊出一掌！

「轟！」再一聲巨响，彷似平空打了個焦雷，這一次，戰百夫更加不濟，像斷綫風箏般退下。

坐蓮大師哈哈一笑：「戰施主可有再戰之力否？」

戰百夫又驚又怒又急，問道：「老賊禿巳經練成了吸星大法？」坐蓮大師笑而不答。這刹那，戰百夫眞的有生不如死之感。

心念一轉，猛喝一聲，把全身之力全部提聚於雙臂上，向坐蓮大師疾奔過去，只跑了幾步，體內的內力突然有四處流竄的跡象，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這是走火入魔的預兆，輕則殘廢，重則死亡。

他再也不敢逞强，連忙住脚坐在地上，運起內功心法企圖把流竄的內力納入丹田之內。

坐蓮大師哈哈大笑，笑聲入到戰百夫耳中，心中十分煩躁，一直無法進入忘我境界。

沈鷹被袞鐵連迫數步，背後巳貼近「毒娘子」鄔三娘，她反手刺出一叉，沈鷹只好騰空而起。

袞鐵怪叫一聲，雙脚一點，雙手如鋼爪般抓向沈鷹的足踝！

沈鷹猛吸一口氣，身子再拔高四尺，不料袞鐵也是去勢未盡，展開「天梯縱」上昇半丈，雙爪再度望沈鷹大腿插下！

沈鷹腰腹齊用力一曲，雙腿抬起，變成頭下脚上！這刹那戰百夫的那聲大喝適時傳來，沈鷹運勁擠出腹中的烟霧，「呼！」剛才吸入的三鍋烟此刻全部噴了出來，彷似白龍吐水！

袞鐵身子剛再上升三尺，迎面突然吹來一團白烟，心中不知就裏，猛吃一驚，只好運功閉住全身穴道，接着向下墜落。

他快沈鷹也不慢，旱烟桿倏地一桿敲在他「期門穴」上！

這一招一則因爲袞鐵猝不及防雙眼又被烟霧遮住視綫，二則下面慘叫聲舖天蓋地使他聽不到風聲。

沈鷹這一桿蘊滿眞力，盡管袞鐵閉住了穴道，雙脚沾地時仍然站立不穩，猛地打了個踉蹌，五內一陣翻騰，鮮血自嘴角沁出。

沈鷹得理不饒人，標前一步，左掌右桿，向對方要害招呼過去！

袞鐵閃過了烟桿却避不及左掌，急切間迎起一掌相抵，「拍！」接着又是一聲「哇」地大叫，袞鐵衝天噴出一大口血！

他自知五內受創巳深，短期內巳難有再戰之力，連忙强忍一口氣，飄身急退！

沈鷹正想追上前去，猛聽「鐵掌神箭」雷百厲大叫一聲，捽倒塵埃！原來雷百厲的袖箭一旦用盡，司徒鴻便再無顧忌，百招之內便把其殺死！

沈鷹只得回身迎住司徒鴻。

激戰中突見孔乾坤叫道：「玉兒，誰叫你來此！」

沈鷹抬頭一望，只見雲飛烟陪着一個少女緩緩自一棵大樹後轉了出來！

孔乾坤說話分神，冷不防被冷蜂擊了一掌，所幸不是要害，還沒性命之憂。

孔翠玉急呼道：「爹爹！快住手！潘立圖不是，不是……」

「不是什麼？」孔乾坤頭也不回地問道。

「不是……」孔翠玉期期艾艾說不下去。

雲飛烟接道：「孔莊主，姐姐說潘立圖並不是向她施暴的兇徒！」

「誰說的！」孔乾坤手上不敢稍慢。

「令嫒說的！」

「爹爹，我……」

「放肆！你怎知不是他？」孔乾坤大怒，假如眞的如她女兒所說，那麼他這次丟的人可眞大了。

「因爲……因爲那人比較矮及胖，女兒……」

「氣煞我也，都是你這畜生使老夫丟人！你現在還……」孔乾坤氣得說不出話來。

冷蜂冷冷地道：「孔老頭，老夫剛才之話可有虛言否？如今令嫒不是自己承認不是了麼？」

孔乾坤更怒。「她當時在昏迷中豈能看得準！」

冷蜂大怒，喝道：「如此你是一心要把臟插到蝴蝶堡上來了！」

猛聽戰百夫大叫道：「冷老弟，冷老弟！」

聲音十分虛弱，若非冷蜂耳尖根本聽不到，他奮力使了一招，立即彈後奔至戰百夫面前，道：「戰前輩叫晚輩來，有何指教！」雙眼視綫投在戰百夫臉上，心頭怦怦亂跳，只見他滿頭汗水，一張臉像被冰封過般雪白。

戰百夫喘了一口氣，道：「快叫停，老夫巳走火入魔，剛才袞鐵巳受了重傷，趁局勢還未定立刻叫停止，快，快！」

冷蜂大吃一驚，如陷冰窖，總算他也是個人物，腦筋一轉立即想到一個主意，頓時提高聲浪叫道：「停！諸位且停手，聽冷某一言！」

聲如霹靂，把全場的喧嘩全都壓了下去。

沈鷹巳想到他會說什麼，也忙道：「好，大家且停，看他有什麼話說！」

衆人便紛紛停手，冷蜂道：「今天各位全都是衝着蝴蝶堡而來，如今孔乾坤的女兒自己承認不是舍師侄所爲！現今冷某正想看看孔乾坤有何話對大家解釋！」

孔乾坤臉色漲得像個柿子。「胡說！剛才冷某人巳自承那枚蝴蝶鏢是他蝴蝶堡之獨門暗器，當然是蝴蝶堡之人所爲，還要什麼解釋？」

冷蜂冷笑一聲。「孔小姐，請你把剛才之話再說一遍！」

塲上近千對眼睛全都望着孔翠玉，其中孔乾坤那對眼睛更加凌厲，孔翠玉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孔乾坤大怒，舉起右掌望她頭上拍下去。「打死你這個畜生！」

雲飛烟慌忙舉臂架住，叫道：「姐姐快退！」

坐蓮大師喧了一聲佛號：「孔施主，俗語說虎毒不食兒，施主身爲人父豈能如此有傷天理！」

孔乾坤大窘，眞恨不得地上有個縫，好讓他鑽入去。

古逸飄道：「這筆帳可另外再算，但戰匹夫剛才不是發出豪言壯語說要與咱戰判生死麼？如今雄風安在？」

丁一輝接口道：「正是，咱先把這件事辦妥，其他的押後再說！」

戰百夫嘿嘿冷笑，道：「如今老夫雙脚巳不能走動，你們有誰想取老夫之命者，大可以上來。」

坐蓮大師道：「阿彌陀佛，上天有好生之德，只要施主肯向善，老衲未嘗不能再放施主一條生路！」

戰百夫不斷冷笑，道：「如今老夫巳是個廢人，向不向善也不是一樣，難道還能去害人？」

古逸飄道：「這可難說，尋常孩子吃你吹一口氣也得大病一塲！」

戰百夫臉色一變：「既然如此，閣下何不來取老夫性命以絕後患？」

「正有此意！」

坐蓮大師忙道：「古施主，得饒人處且饒人，放他們走吧！」

戰百夫及袞鐵這才鬆了一口氣。

潘立圖却道：「至於潘某無端端被人誣陷這件事，不知大師有何辦法解决？」

「潘施主，老衲還是那句話，得饒人處且饒人，如今施主既然巳洗脫嫌疑，也就該見好便收！」

孔乾坤道：「不行，假如這樣我女兒豈非平白讓人汚辱！」

「你女兒給人汚了，跟我姓潘的有什麼關係？」

「誰說沒有，那枚蝴蝶鏢……」

冷蜂說道：「今日之事至此爲止，關於舍師侄被誣陷一事，冷某決定重金聘請沈神捕代爲調查，未知諸位可尙有其他意見否？」

沈鷹道：「老夫接案有三個條件！」

「神捕請說。」冷蜂此刻只想早點離開，語氣十分客氣。

「第一，委托老夫查案，不得有任何隱瞞，第二，假如查出當事者是令師侄或是貴堡的任何人，老夫可要秉公處理！第三，破案日期不能有所規定，原則上老夫也想盡快把案子戡破！」

「無妨，這三個條件冷某都可答應，至於聘金一事，只憑神捕見告！」

沈鷹道：「好，老夫明天親上貴堡查詢有關的一切。」

「冷某必定虛席以待！」

孔乾坤冷冷地道：「有錢可賺，官府可就不分黑白正邪了！」

沈鷹大怒，轉頭道：「老夫做事自有分寸，不必你來担心，難道莊主不想把眞兇找出來？」

孔乾坤直想反唇相稽，古逸飄忙道：「孔老弟，這就是你的不是了，老鷹此舉對你百利而無一害！」

孔乾坤這才把話嚥下肚去。

响午巳過，衆人緊張過後這才猛覺飢腸轆轆，便相偕離去。

沈鷹却向「梅花刀」關正思走過去。

「聽說令嫂是被人姦殺？」

「是，但關某可沒有能力聘請神捕破案。」

沈鷹一笑：「老夫收費乃視人而定，不知關兄弟家中方便否？」

「這個……如果神捕不嫌棄的話，不如在家兄生前之屋子住。」

「好，請關兄弟帶路！」

關正思的嫌疑

回到滄州城，古逸飄等人到孔家大院用膳，沈鷹，蕭穆及雲飛烟却與關正思到酒樓進食。

一頓飯之後，沈鷹巳聽了關正思講述發現其大嫂的經過，無非跟蘇倫聽到的一樣。

飯後，關正思便帶了沈鷹到劉志達的家，略爲安頓之後，沈鷹便在屋子的周圍仔細地走了兩遍，又把各個房間都詳細看過，這才獨自一人去衙門找蘇倫。

蘇倫聽到沈鷹駕臨，心頭大喜，連忙盛裝相迎。

甫在廳中坐定，蘇倫便阿諛地道：「大人好，小的自從兩年前與大人相別之後無時不在懷念，只惜俗務纏身未克撥冗前去拜候，但關於大人的所作所爲小的却千方百計去打聽！大人眞算得是智勇雙全，曠古絕後……」

沈鷹眉頭一皺，道：「老夫今日來此並非來聽你說這種話！」

蘇倫聽了連忙改口說道：「大人有何指教？」

「關正思的話請你轉述一遍。」

蘇倫精神一振，便滔滔地說起來，他記性極佳，幾乎一字不漏，對於自己的發現更加說得活靈活現。

「兇手的四個犬牙比常人長？」

「是的大人！」蘇倫連忙舖上紙筆畫了一張圖，筆墨工夫雖然十分之劣，但比例及位置却頗準繩。「大人，那四個齒印的分佈便與圖畫中一般。」

沈鷹看了一回，問道：「請問蘇捕頭自出娘胎至今，可有碰過這種人沒有？」

蘇倫一怔，隨即搖頭表示沒有見過。

「兩個犬齒較長的倒頗爲常見。」沈鷹沉吟地道：「上下四個犬齒都生得特別長的那只有在傳說中聽過！」

「但，但傳說中說的是妖魔……」蘇倫嚅嚅地道。

「你相信這是妖魔所爲的麼？」

蘇倫突然又想起一件事：「大人，小的聽說潘立圖托大人調查的可是孔小姐的那件案子，而不是……」

「老夫覺得兩案時間上來得很巧，初步估計這是同爲一人所爲的！蘇捕頭，這幾天可有聽到同類的案子發生過麼？」

「這個倒沒有。」

「回頭說到剛才那個問題，假如那四個紅印，的確是牙齒留下的，而又是上下四個犬齒，那只有在什麼條件之下才有可能？」

蘇倫腦子立即飛快地轉動，半晌，嚅嚅地道：「除非兇手在做案時故意安上四個假牙！」

沈鷹眼中露出一分讚許的神采：「老夫正是如此設想。」

「但，但這樣豈非沒有綫索了？因爲兇手假如把假牙取下，咱們又怎會……」

沈鷹道：「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作用，

蘇捕頭，那塊黑布呢？」

蘇倫立即在懷中掏出馮氏死前緊握着的黑布，恭敬地放在沈鷹面前。

「小的無時不記掛這件案子，所以這塊黑布日夕不離身子！」他又乘機說了一句。「大人，這塊布的作用似乎不大。」

「誰說的？這種布布質十分之劣，你說像潘立圖之類的人會穿麼？」

「對對，他是出名的花花公子，平日衣着十分講究，絕不會穿這種布質的衣服，即使是去做案也不會！」

「所以這塊黑布片仍然有其作用，咱可由此推測出兇手平日一定不十分講究衣着，而且並不富裕！」

蘇倫由衷地道：「大人果然處處比小的高明良多！」

「除此之外，近來可有新的發現及推想？」

蘇倫老臉一紅，道：「小的愚鈍，連日來苦思都沒法有所突破！」

「好吧，老夫假如有事，自然會再來找你！」沈鷹說罷便推席而起。

「大人這樣快便要走啦，小的已吩咐下人去準備晚飯了！」

「不必多禮！」沈鷹昂然出門，一抬頭，西天的雲彩已被夕陽染成血紅！

× × ×

深夜，月亮把大地照得晶瑩皎潔。

劉志達家的廳中，坐着沈鷹等三個人，雲飛烟把自孔翠玉處得來的資料告訴了沈鷹，沈鷹立即陷入沉思。

蕭穆看看院子中的那棵樹在夜風中搖曳，半晌方道：「頭兒，看樣子孔翠玉的內心對暴徒並非十分痛恨哩！」

雲飛烟接道：「我也有此感覺。」

「這是什麼原因？」

「大概暴徒的樣貌十分英俊……不對不對，假如她見過兇手的面目，便不會懷疑他是潘立圖了！」

「這證明那人手段十分高明，他雖然以卑污的手段得了手，但必定令孔翠玉不會感到十分反感及厭惡！」沈鷹說着，便點着了烟絲，狠抽了幾口才道：「也許對方的口才十分伶俐，把孔翠玉哄得十分舒服！」

雲飛烟臉上飛起一團紅暈，怔怔地道：「這種人會是怎麼樣子的人？」

蕭穆沒有答她，沈鷹也沒有吭聲。

夜風更大了，樹葉搖得更急。沈鷹磕掉烟灰，道：「睡覺吧，待老夫明天自蝴蝶堡回來後再說！」

「頭兒，我陪你去一趟。」蕭穆忙道：「那些人可都是蠻不講理的猛獸！」

「不必，假如他們要動手，多你一人又濟得了什麼事？」

× × ×

辰時剛過，沈鷹已立足在蝴蝶堡外。

守衞連忙入內飛報，不一刻，冷蜂便偕司徒鴻及潘立圖出來迎接。

「神捕果然信人！」

「不敢，俗語說得人錢財與人消災，老夫見錢開眼，能不守時守信乎？」

「神捕言重了，快請入內侍茶！」司徒鴻打了個哈哈道。

一行四人穿過廣場到達廳上，這座廳十分之大，比之洛陽歐陽莊的毫不遜色，顯見蝴蝶堡的實力及氣勢不同凡响。

沈鷹喝了一口茶，道：「冷堡主的好友呢？他們全都離開了麼？」

冷蜂尷尬地說道：「他們都在內堂練功。」

「哦，咱長話短說，老夫假如替你們查出了這件案子的眞相，酬金可得收七萬兩銀子，堡主是否能答應！」

司徒鴻道：「這個價錢麼，似乎比較高一點吧，司徒某曾聽人說，神捕破一件案子收費……」

沈鷹冷冷地道：「答不答應盡在諸位身上，去年洛陽歐陽莊發生血案三位大概也曾有個耳聞，嘿嘿，那件案子你估老夫得到多少酬金？」

「多少？」潘立圖問了一句。

「不多不少二十萬兩銀子！諸位若不相信可去問問歐陽長全便知道眞僞！」

冷蜂忙道：「冷某豈敢不信神捕，否則也不會專誠聘請神捕代爲調查了！七萬兩不算多，敝堡雖然不及歐陽莊，但這個數目嘛，可還拿得出來，冷某答應你，請神捕放心調查！」

潘立圖立加一句：「更請神捕費心調查，使案子水落石出，免得晚輩遭受被誣之災！」

沈鷹嘿嘿冷笑：「潘公子年少有爲，不過似乎也坑害了不少良家婦女，這次也可叫做是報應，希望潘公子以後改過從新，否則若讓老夫找到證據，可勿怪老夫翻臉不認人！」

潘立圖臉上一紅，怔怔說不出話來，司徒鴻臉色一變，正想發話，冷蜂忙把他按住。

沈鷹悠悠然裝了一袋烟，又點着烟絲，這才輕輕抽吸起來，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

冷蜂心中暗暗佩服。「這老傢伙果然厲害，身在虎穴仍然毫沒懼色，難怪這些年來聲譽日隆！」

沈鷹抽了幾口這才瞇起雙眼道：「潘公子，請你把那幾日的行止告訴老夫！」

潘立圖整理了一下思路，道：「二月十七日，晚輩應城西『無面書生』之邀前去作賀……」

「且慢，韋奇何事邀請你？」

「二月十八日是他的大喜之日，晚輩早年跟他頗有點來往，所以早一日到場。大喜之後，晚輩又在他家內過了一夜，十九日下午才回來。」

沈鷹沉聲道：「你是直接回來？」

「是。」

沈鷹厲聲喝問道：「路上沒有任何阻擱？」

潘立圖嚅嚅道：「入夜後到了滄州城，本來吃過晚飯便想回來，不料經過孔家大院時見到一個丫環，長得十分標緻，晚輩看了她幾眼，她也向晚輩送秋波，所以起更後便換了衣服帶了悶香潛入孔家。」

「詳細一點，老夫想知道你到孔家大院後的情況。」

潘立圖喝了一杯茶，這才續道：「晚輩自後頭翻入內宅，穿過後花園便在各處窺看，不料剛好有個小廝經過，讓他見着，喊了起來，晚輩心知孔老頭也不是盞省油燈，便拋了悶香自後花園牆逃走。」

「還有沒有？」

「後來碰上了兩位貴屬，還打了一架，當時晚輩怕孔家的人追來，只好揭下幪面巾與貴屬朝相……前輩，就是這些了，晚輩的確沒有對孔小姐施過暴！」

「韋奇大喜之日，有那些人到賀？」

潘立圖想了一會兒道：「前輩假如不信，可以問一問『獅子搖頭』馮剛！當日他也在場，而且他也是在十九日才離開的，不過他是在上午離開，他走時正是晚輩代主人送客的！」

「馮剛？鎭遠鏢局的副總鏢頭？」沈鷹磕掉烟灰，又重新裝了一鍋。

「正是。」潘立圖喜孜孜地道。

「附近有什麼人值得你懷疑沒有？」

「這個晚輩可不敢妄測。」

司徒鴻冷哼一聲，道：「這個咱正想問你！」

沈鷹碰了一個軟釘子，便起身告辭。「老夫假如需要找潘公子對證的話，希望潘公子能隨時到場！」

潘立圖考慮了一下，才道：「這個自然。」

× × ×

晌午已過，沈鷹尚未回來，蕭穆及雲飛烟有點担心。

「叔叔不會有事吧？」雲飛烟咬着唇道。

「頭兒智勇過人……而且，坐蓮大師等人尚在滄州城，冷蜂大概不敢造次，而且他是有家有業之人，得罪了官府可也麻煩！」

雲飛烟聽了蕭穆的話這才略略放心。

過了兩盞茶，沈鷹還未見回來，蕭穆道：「咱出去吃飯吧！冷蜂可能留下頭兒在蝴蝶堡用膳。」

兩人小心翼翼關上門窗才聯袂上街。雲飛烟脚步一緊，不覺又步上四香酒樓。

她點了三個小菜一個湯，便憑窗望向街上。

過了一忽，雲飛烟突然道：「咦，那不是向佛麼？他師父正在四處找他哩！」

蕭穆連忙伸頭出窗，往街上看了一眼。「正是他。」

「待我叫他上來！」雲飛烟來不及下樓，便自窗口躍下街頭。

小二剛好把菜捧了上來，蕭穆又點了兩個素菜。果然不久便見雲飛烟拉着向佛自樓梯上來，向佛神態甚是忸怩，一個勁地道：「小僧自己走，雲施主請放手！」

「我一放手，你便跑了！」

「小僧不跑，小僧不跑！」

蕭穆連忙走前兩步把他迎入座中。「向佛師兄，別來無恙？」

「佛祖保佑，小僧身子硬朗得很，施主氣色大佳，諒必近況也佳！」向佛一恢復常態，說話也輕鬆了起來。

「師兄請坐，蕭某已替師兄點了兩個素菜了！」

「多謝施主。」向佛打橫坐下。

坐蓮大師及向佛師兄弟曾多次來找沈鷹，而沈鷹也多次帶着手下到坐蓮大師修練之處請教一些武學上疑難，因此雙方都頗爲熟識。

不一忽，素菜也已送了上來，三人便邊吃談起來。

雲飛烟把昨夜黑白兩道羣雄相鬥的結果告訴了向佛，向佛問道：「施主之叔叔呢？小僧怎地沒有見到他？」

「冷蜂請他調查孔小姐被辱之案。」蕭穆接道：「如今他正去蝴蝶堡調查。」

「哦？竟有這回事？小僧聽說施主從來不接受黑道人物的委托，今次……」

「今次事情有點不同，因爲這不關乎黑道間的仇殺，而是一個白道成名人物誣陷黑道，因此有必要作一個澄清，否則只怕以後兩方都要因此而爭紛不已。」

「阿彌陀佛，沈施主用心良苦，小僧十分敬佩！不知沈施主是否已有個底？」

「什麼底？」雲飛烟插口道：「現在才剛開始哩！」

「嗯，小僧的意思是說沈施主心目中是否已有嫌疑人物，而他又爲何會相信潘施主的話！」

「因爲孔小姐從身裁上看出潘立圖不是對她施暴的兇徒！」

「哦！如此說來這案子果然內裏大有文章，難怪沈施主大感興趣了！」

蕭穆突然道：「咦，令師剛巧在下面！」揚聲叫道：「大師，大師！向佛師兄在此，大師是否正在找他？」

話音剛落，窗口光綫一暗，只見坐蓮大師自窗口射入。「孽徒你去了那裏？讓爲師四處找不到！」

向佛笑嘻嘻地道：「師父近來身子可好？」

「爲師總算未被你氣死！」坐蓮大師道：「走！」

「師父，您要拉弟子去那裏？」

「你別問，跟爲師走便是！」坐蓮大師提着向佛的衣領由窗口射了出去！

蕭穆忙道：「大師不坐一兒才走？」

坐蓮大師雙足在街頭上一點，立即向前掠起，傳音道：「告訴沈施主，說老衲明早便要離開！」說罷人跡已渺。

蕭穆與雲飛烟只好結帳離開。

回到劉志遠家，却還不見沈鷹回來，這趟連蕭穆也暗暗焦急起來。

× × ×

沈鷹離開了蝴蝶堡之後，他並沒有返回滄州城，而是取道去找「無面書生」韋奇。

「無面書生」並不是眞的無面。

只因爲韋奇長年累月戴着張人皮面具，又喜作書生打扮，所以自號「無面書生」，人逐以此稱之。

當沈鷹到達韋奇家時，門口的一對龍鳳聯依然十分簇新，大紅的雙喜紗燈在春風中飄搖。

門公入內稟報後，便帶着沈鷹入去。

沈鷹一入到裏面，見廳上坐着一個面目死氣沉沉的書生，便知他即是此間的主人。

韋奇離座道：「區區素來不與官府交往，未悉大人因何大駕光臨？」

「沈某來此只想問幾句話而已，諒必不致受拒。」

韋奇一怔，隨即道：「請大人上坐，來人，侍茶。」

「韋莊主，沈某今日來此純是以私人的名義來拜訪，萬勿以大人稱呼。」

「哦，未悉神捕要問些什麼？」

「沈某此次會到尊府拜訪乃受令友潘立圖所托。」沈鷹故意頓住，拿眼瞪在他眼睛上，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只見韋奇雙眼神采一現即逝。「哦，潘立圖幾時與大人套上交情，他托神捕辦些什麼事？」

沈鷹見他語氣十分不快，知其誤會，忙把事情約略說了一遍。

韋奇這才放心。「原來如此。」

原來韋奇脾氣古怪，爲人又十分高傲，在江湖上的朋友並不多，但他早年跟潘立圖曾幹過沒本錢的買賣，因此兩人頗有些來往。

後來韋奇却金盆洗手不幹，隱居在滄州城外，整日練武讀書也不再到江湖上去闖盪。

當下他得知沈鷹來此並非爲了調查他早年的勾當，便又道：「神捕來此當是爲了詢問區區有關潘立圖在此過夜的事了，區區可以告訴神捕，潘立圖所述並無虛言，他二月十七日午時到舍下，直至二月十九日午飯後才離開，這其間他寸步未離舍下一步，因爲區區不善應酬，便請他來此替區區招呼一些至親好友。」

沈鷹沉吟了一下問道：「閣下又因何會請鎭遠鏢局的副總鏢頭『獅子搖頭』馮剛，沈某誠心請莊主把內情坦誠相告！」

韋奇離座在廳中慢踱方步，又自背後抽出一把描金扇子輕搧。「世人但知韋某以前做過沒本錢的買賣，但又有誰知道韋某實際上刦的大多數是爲富不仁的大戶，以及幹黑吃黑的勾當。」

他看了沈鷹一眼，然後續道：「有一次，區區在狽牙山刦了『七虎寨』的一批珠寶，後來離開後才知道這批珠寶是河北鎭遠鏢局所保的紅貨，由於這批貨物價值不非，鎭遠鏢局面臨倒閉，而押鏢的却是馮剛，當時區區也沒在意。

「過了幾天，區區經過一個村莊，便入內借宿，不料那家的主人竟是馮剛，他當時不在家裏，區區聽他家人哭哭啼啼，又說要賣屋賣田，又說要賣兒賣女，遂勾起了區區之同情心，便慨然把那袋珠寶交回與鎭遠鏢局，此後區區便歸隱，但馮剛仍常來舍下坐談，故此區區大喜之日他便也抽空來賀。事情的眞相便是如此，不知神捕釋懷否？」

沈鷹道：「原來莊主也做了不少好事，這倒是沈某不知之事實。」

「區區做事向來只求心安，別人的看法與議論從不介意，這些話本也不想說，因爲傳出去對鎭遠鏢局的聲譽未免有損，不過既然是神捕問起，只好詳告之！」

「多謝莊主看得起沈某，希望莊主日後有空也請到沈某蝸居坐坐，大家不妨交個朋友！」

韋奇哈哈一笑。「區區素來淡泊，又不喜與達官貴人交往，神捕的好意區區心領了。」

沈鷹碰了個軟釘子，心中十分沒趣，便離座告辭，韋奇也沒相送。

出了韋莊，沈鷹這才返回滄州城。

到了滄州城他也沒有去劉志達家找蕭穆，而是直奔滄州譚知州的私邸。

他寫了一封信交譚知府，但他派人把它送到保定。

譚知州只是個五品官，對御賜二品的沈鷹的吩咐自然滿口答應，一方面派人去辦事，一方面吩咐下人弄了一桌精緻的酒席。

兩人談談喝喝，直至掌燈時分，沈鷹才回去。

回到劉志達家，雲飛烟及蕭穆這才放下了心。

「頭兒，坐蓮大師他說明早便離開了，今日大概仍在孔乾坤家留宿。」

沈鷹只嗯了一聲，他思緒不絕，一直在推敲馮氏之死的綫索。

「你們說，假如兇徒故意戴上四個長長的假牙，他的用意何在？」

蕭穆毫不思索地道：「這是爲了驚嚇事主！」

「對，兇徒有個特性，他不喜歡與一個死板的女人作樂，所以他不點住那女人的穴道！看來馮氏及孔翠玉之案兇手很可能是同一個人所爲！所以，孔翠玉被强暴之時，尚有感覺！否則她又怎會知道對方的身裁高矮肥瘦？」

雲飛烟問道：「叔叔，孔翠玉說她中了蝴蝶鏢之後便昏迷……」

「假如眞的昏迷她怎會知道對方的肥瘦？即使是昏迷那也必只是一段短暫的時間而已，而鏢上可能尚淬有令人身子發軟的藥物，所以孔翠玉才未能反抗！」

蕭穆沉吟了一下。「頭兒，既然對方有此神奇的藥鏢，他爲何不用之于馮氏身上？這樣說來這件案子可能又不是同爲一個人所爲的了！」

雲飛烟道：「你如何知道他對馮氏沒有用此藥物？」

「假如鏢上淬有令人發軟的藥物，馮氏又何來力量扯下對方的一塊衣角？假如鏢上沒有這種藥物，孔翠玉又爲何不反抗呢？」

沈鷹道：「也許孔翠玉的軟穴被對方制住！」

「但頭兒你不是說兇徒不喜……」

「是，那只是一種推測，也許鏢上尚有輕微的激情藥物也未定，在春情澎湃下，孔翠玉自然不會反抗！」

蕭穆點點頭，又再入陷沉思。

沈鷹道：「如今老夫却發覺關正思頗有值得懷疑之處？」

雲飛烟心頭一跳，脫口道：「他是人人稱讚的好漢子，有什麼值得懷疑？」

「他說他來此拍門，門沒人開，等了一忽便離開了，却是去找他弟妹盧氏，希望從盧氏的口中探聽他侄兒的病況！」沈鷹沉聲道：「但當時盧氏既然把門開了，他爲何又不問？」

「他說後來心想盧氏跟馮氏不十分合得來，來往不多，可能也不會知道，所以便沒有再問！」雲飛烟答道。

「但這件問題關正思應該一早便知道，他既然如此善待嫂嫂及弟妹，這情況必定無時不印在腦中，豈會犯這個錯誤！」

「頭兒懷疑他什麼？」蕭穆忍不住問了一句。

沈鷹抽了一口烟，說道：「而且發現馮氏被殺的却是別人，而不是他！」

這次蕭穆代答。「他說他前一夜很晚才上床，又乘喝了很多酒，睡到很遲才起

來。醒來後盥洗完畢便步向此地，半路上遇到一個喚大牛的青年，這才知道馮氏一家被害！」

沈鷹又抽了一口烟，然後道：「老夫懷疑關正思說的話不很眞實，他可能隱瞞了我們一些什麼！」

蕭穆及雲飛烟望着他，等他繼續說下去，不料沈鷹敲掉烟灰，道：「蕭穆你去找大牛，再問個清楚，他是如何發現馮氏被殺的？老夫去找一找盧氏，飛烟留在這裏，小心一點，這屋內可能還會有綫索，只不過咱還未發現而已。」

「叔叔放心，我自會小心！」

沈鷹出了門，拐過一條街直去盧氏的家，已經起更了，沈鷹不禁有點猶疑，這個時候去適合麼？

回心一想，自己光明磊落，又有何懼？韋奇尚且不顧別人的閒言閒語，他沈鷹難道還不如他？

手剛在門板上敲了兩下，「吱」地一聲，大門倏地打開，沈鷹嚇了一跳，下意識退後一步，那人也顯然十分驚愕，一怔之後才問道：「你，你是誰。」

月色下只見這婦人長得十分豐滿標緻，沈鷹道：「請問盧氏在家不？」

「賤妾便是盧氏，你是何人？」

「老夫姓沈，是官府的人。」

盧氏臉色大變，啊地叫了一聲：「大人，大人來此……」

「不必驚慌，老夫來此只想問你幾句話，是有關令嫂被殺的事！」

「嗯，大人請進！」盧氏這才驚魂稍定。

這屋子不大，不過收拾得十分乾淨。



雲飛烟慌忙舉手架住，急道：「姐姐快退！」

燈光下，盧氏的一張臉又青又白。「大人想問民婦些什麼事？」

「二月十八日半夜，關正思是否來敲門？」

「是，二哥敲開了門，但又沒有說些什麼便走了！」

「眞的是一句話也沒說？」

盧氏想了一下，才道：「他問民婦好嗎而已，只此一句話！」

「你當時在做什麼？」

盧氏臉色一紅，沉吟了一下，才道：「民女正在房裏睡覺，嗯，是被他的拍門聲吵醒的！」

「哦？他的拍門聲既然能夠吵醒你，而馮氏及丫環却仍沒反應，他怎不會產生懷疑？」沈鷹自言自語地道。

「民婦嫂嫂的家較大，也許內堂聽不到也未定。」

「聽說你跟令嫂嫂感情不十分融洽可有這回事？」

盧氏臉色又再一變。「沒有這回事！有時雖然有些齟齬，但爭的都是家中的小事，事後也都沒放在心上。」

沈鷹再問一句：「你跟令嫂來往不很密切？」

「也不算吧，三頭兩日總也有來往一趟。」

「最後一趟來往是在什麼時候？」

「二月十七日，嫂嫂曾來民婦家，向民婦索討一些草藥，說是侄兒發了燒，民婦自己沒有子女，也視他如同己出，自然答應。」

沈鷹沉默了一下，仍不死心，問道：「對上一次呢？是她來你處，還是你去她家。」

「大概是二月初十左右吧，那日春花叫民婦過去吃晚飯，席間嫂嫂說想找個法師替大哥做法事，嗯，大哥在二月十三日是七七之期。」

「後來呢？」沈鷹毫不放鬆。

「民婦說這要花不少錢，我不能拿主意，叫他找二哥相量，反正二哥對她特別關照！」

沈鷹雙目神光一現。「關正思對令嫂很好？」

盧氏一怔，訝然問道：「大人對咱二哥沒有個耳聞，人家都把他當作是關帝爺哩！」

「嗯，你覺得他對你較好，還是對令嫂較好？嗯，老夫的意思是他跟誰來往較

密。」

「那當然是嫂嫂啦，二哥尚未娶妻，他很疼愛侄兒。」

「關正思也該有三十歲了吧，為何尚未娶妻？」

盧氏臉色一紅。「這個民婦却不好問他。」

「這裏只你一個人住？」

「是，本來二哥想請個丫環給民婦使喚，他說免得別人說他偏心，但民婦知他手頭一直都很緊，硬是沒有答應。嗯，他是靠教拳為生的，收入不好！」

「他設館授徒？」

「不是，只是到一些大戶之家去，敎他們的子弟舞刀弄棍。」

「剛才老夫才敲了兩下門，你為何這麼快便把門開了？你當時在那裏？」

盧氏低着頭，半晌才道：「民婦正想出去，剛拉開門閂，大人便來敲門了，所以……」

「夜巳深，你欲去何處，嗯？」

「民婦……民婦因為嫂嫂的事有點驚，想去跟二哥的娘親過一夜。」

沈鷹見她果然穿得十分整齊。「你不怕路上有危險？」

盧氏身子一抖，輕聲道：「顧不得這麼多了！」

「如此老夫送你過去吧！」

盧氏忙道：「不敢勞煩大人，現在巳很晚了，民婦改日才回去吧，免得吵醒婆婆！」

「既然如此，老夫走了。」沈鷹說罷站起身來。

「待民婦替大人開門！」

「不必，你把門關好吧！」沈鷹開了門回頭對她道。這刹那他忽然聞到一絲淡淡的香味，像是脂粉味。

× × ×

長街更深人靜。

沈鷹漫步在街上，思緒起伏。

他肯定了幾件事，第一件，關正思有嫌疑！

第二件，關正思三十尚未娶妻，是不是暗中看上他嫂嫂？要不然他怎會怕人說他偏心？

接着他又假設馮氏可能對關正思毫無意思！所以在遇暴時極力反抗，這才造成關正思起了殺心？

——關正思眞的是一個這樣的人麼？

——他是不是外似忠義，實則奸詐之徒？

但衆口交譽，似乎證明關正思絕對是個忠義的血性漢子，這種事他怎做得？

想到這裏沈鷹不覺茫然。

蛛絲馬跡

沈鷹返回劉志達家中，蕭穆巳先他而至。

「大牛怎樣說？」

「大牛是劉關張的好友，他養了一頭大牛，以販牛奶為生。馮氏的兒子身體一直不很好，所以馮氏每日都向他訂了一碗新鮮的牛奶讓孩子喝！」

蕭穆喘了一口氣，續道：「那日早上他拍門不應，但巳是日上三竿，所以心知有異便翻牆入去，這才發現馮氏一家巳被害，他慌忙跑去找關正思！不想半路便碰上了他！」

雲飛烟把燈剔亮，蕭穆又道：「後來我又去找蘇捕頭，證明馮氏是死于十八日夜裏，因為十九早上他去時，血跡經巳乾涸。而大牛一向為人都十分老實，他的話應該可以相信。」

「叔叔你又問到了些什麼？」

沈鷹沒有答他，又抽起了旱烟來。

雲飛烟又道：「剛才姪女一個人獨坐在此，却想出一個關鍵來！」

沈鷹倏地抬起頭來。「什麼關鍵？」

「春花及劉志達之子是被人用刀砍死的，這說明了一件事：兇徒的武功並不十分高明，否則他大可以在春花的睡夢中點了她的死穴！這豈不是更加乾淨利落？」

蕭穆目光一亮，連聲道：「有理！」

沈鷹沒有吭聲，半晌他突然道：「蕭穆，你到廚房去一趟，看看廚房裏有沒有切菜的刀？」

蕭穆應聲而去，雲飛烟訝道：「叔叔要菜刀做什麼？」

沈鷹只顧抽烟，沒有答她。

不一會兒，蕭穆回來，詫異地道：「頭兒，奇怪！偌大的一個廚房一切應用工具都有，就是沒有菜刀！」

沈鷹冷冷一笑。「兇器可能便是菜刀！剛才飛烟的話老夫另有看法，假如你說對方武功低微，未臻黑暗認穴，但殺死春花時必然發出聲音，那麼這不是會驚醒馮氏麼？假如馮氏發覺了，他又必會尖聲大呼，但為何隣居却沒有聽見聲響？」

沈鷹掃了他倆一眼。「這只有二種情況，第一，對方克制住了春花的啞穴及痲穴，然後從容切割，第二，他先制住了馮氏——以布塞口，讓她不能呼喊，然後再去把春花殺死！」

蕭穆道：「依屬下之見以第一點比較有可能！兇手這樣做的目的便是故意要造成一個假象，他的武功不高，甚至殺馮氏也只是用手扼頸。好像是一般市井無賴慣用的手法。」

沈鷹用讚許的目光望了他一眼。「這證明兇手是個十分聰明的人！而且證明他身上沒帶利器，否則他何必用菜刀？」

蕭穆接道：「由此推算他的兵器若非棍棒之類的東西，便是十分奇特的兵器，所以不能因此而留下綫索！」頓了一頓，「甚至他是不用兵器的！」

沈鷹道：「夜深了，睡覺吧！」

「頭兒不去找坐蓮大師？」

「明天。」

× × ×

沈鷹實在不想到孔家大院，不過他還是去了，而且去得很早。

門公沒向孔乾坤稟報，只悄悄告訴了坐蓮大師，坐蓮大師便叫他帶沈鷹進去。

沈鷹跟着門公走到孔乾坤的書房，謝天謝地，孔乾坤並沒有在裏面。

書房內坐着五六個人，坐蓮大師跟青虛道長正在對奕，兩人神色都十分沉重，連沈鷹進來都沒有抬頭望一眼，大概巳至緊張關頭。

古逸飄跟他是老相識，便招呼他坐下。「老沈那件案子有了眉目了沒有？」

「眉目是巳有一些，只不過還未到時候呢。」

向佛合什道：「阿彌陀佛，希望神捕早日破案！未知神捕巳有些什麼眉目？」

沈鷹對他一笑。「向佛，你似乎尚未四大皆空！」說罷哈哈大笑。

向佛臉色十分尷尬。「小僧只是問問而巳。」

「時機成熟老夫自會告訴你，現在還不成！」

「沈施主什麼事這般高興？」

沈鷹回頭一看，說話的原來是青虛道長。

「道長別來無恙？大師也好？」

「他不好，自昨夜至今巳連輸三局給貧道了！」青虛道長說罷哈哈大笑。

坐蓮大師嗔道：「老衲乃是心情不佳才為你所乘罷了，並非棋力比你稍遜！」

「哈哈，前日擊敗强敵，昨日找到徒弟，心情還會不好？這不過是你的藉口而巳！」

坐蓮大師道：「老道，再來一局！」

青虛道長道：「道友，看來你尚未戡破名利這一關！數十年的修煉仍然如此好勝，不讓你徒兒看見笑話麼？不行，貧道得休息輕鬆一下，咱晚上再來！」

「老道，你這話可不打誑？」

「老道與你相交數十年，幾時對你打過誑？」

「也罷，老衲便多在此住兩天！」坐蓮大師這才回嗔作喜，嘆道：「老衲除了研究佛理及練武之外，最感興趣的便是奕棋了！世人都以為出家人四大皆空，其實能做到四大皆空又有幾個？除非他完全與紅塵隔絕，否則談何容易！」

青虛道長也喟然道：「老道亦深有此感，只不過大多數的出家人七情之慾較常人淡薄些及較能自制罷了！」

古逸飄哈哈笑道：「你們說的全是些出家人的事，叫咱這些凡夫俗子可被悶壞了！」

坐蓮大師微微一笑。「阿彌陀佛，這可是老衲之錯矣！沈施主，案子調查得如何？」

「還未水落石出，不過巳掌握到一些綫索，沈某以為大師今早便要離開，故此特來拜會一下，早知大師沉溺棋道之中也不來打擾了！」

坐蓮大師老臉一紅。「老衲一時失態，倒教施主見笑了！」

「無妨！失態只是眞情的表露！」沈鷹道：「今日既然諸位都在座，沈某便向各位討教一個問題！」他便把昨日自己及雲飛烟等推敲出來的推想說了一遍。

衆人見他分析細微，都是十分佩服。

「請問附近有否什麼武林人物是使用獨門武器，或者以棍棒拳脚成名的否？沈某是指能够使人產生嫌疑的人物！」

衆人都低頭細想，古逸飄道：「老鷹，這種事你問老朽可說是問道於盲了！」

沈鷹一笑。「也許慢慢便會想出來。嗯，沈某想跟孔小姐私下談一下，怕孔乾坤不應允，老古，你替我去說項如何？」

古逸飄道：「他這人不很好說話，青虛道長你跟老朽走一趟吧，也許孔老弟礙着你的面子不能不答應！」

青虛道長皺眉道：「論口才大師比貧道好得多，還是由大師陪你去吧！」

坐蓮大師道：「阿彌陀佛，道長竟沒濟世之心？竟把這副担子推給老衲？」

青虛道長嗔道：「和尚不去也罷，何必大道理擠貧道！也罷和尚既然不去，道人只好去了！」

衆人齊皆莞爾，沈鷹忙謝道：「多謝道長鼎力相助。」

不一陣，青虛道長及古逸飄回來，古逸飄道：「老朽早就說老道的面子值錢，孔老弟讓他說了幾句，便答允了！老鷹，老朽帶你去！」

沈鷹向各人點點頭便跟在古逸飄之後穿堂入舍，到內宅孔翠玉住的小院。

孔翠玉早巳迎在石階上，沈鷹回頭道：「老古，你回去吧！」

古逸飄知他是怕孔翠玉尷尬，笑道：「你不趕老朽，老朽自己也會走！」

孔翠玉有點靦覥。「請神捕上座。」

沈鷹微微一笑，他見廳上有個丫環，便道：「老夫有話要與你小姐說，你退下吧！」

蓮花行了一禮便退了出去，孔翠玉登時低下螓首。

「孔小姐，你不用害怕，咳，也無需害羞，老夫問你的話你在答覆時可以仔細考慮一下才作答，但老夫不想你有絲毫的隱瞞！」

孔翠玉螓首更低，輕聲道：「神捕請問。」

「老夫相信你也希望老夫能早日把兇手找出來。」

孔翠玉點點頭。「這個自然。」

「孔小姐既然從身裁上看出潘立圖不是兇徒，那麼兇徒的身裁大致如何？」

「中等身裁，不肥不瘦，不高不矮！」孔翠玉答得很快。

「孔小姐中了那枚蝴蝶鏢之後，有什麼感覺？」

「隨即人事不醒。」

「到什麼時候才再度恢復知覺！」

「過了一陣。」孔翠玉聲音更輕。

「醒來的時候兇徒離開了沒有？」

半晌，孔翠玉才點點頭。

「胡說！假如兇徒巳經離開，你又何從知道他的身裁？」沈鷹頓了一頓，又柔聲道：「孔姑娘，老夫年紀比令尊還大，你有什麼不敢講的？」

「……晚輩醒來時，覺得有點冷，這才知道是……衣衫巳被人褪去……」

「後來如何？嗯，這很重要。」

「小廟裏點了一條松枝，晚輩發現有個身穿黑衣黑褲，頭上幪着一塊黑布的人正在解……解他的下裳，晚輩大驚，連忙轉身想坐上來，可是却全身無力，這一驚非同小可，一張口又喊不出聲來，這時候晚輩才知道被人點了啞穴……後來他便湊了上來了……」

孔翠玉說到這裏禁不住伏在几上哭了起來。沈鷹輕輕撫着她的頭髮。「孩子別哭，老夫必定替你報仇雪恨！」

哭了好一陣，聲音逐漸低了，沈鷹又問道：「當時你有感覺？」

孔翠玉粉臉埋在雙臂之中，輕輕地點頭。

「他可曾開口說話？」

「有，他說……但叫晚輩不用怕，他說他會好好待我……」

「聲音如何？是尖是沉是沙是亮？」

孔翠玉抬起頭來，揩去臉上的淚痕，目光落在脚尖上。「他的聲音很奇怪，說話也好像不很流暢！」

「聲音奇怪那是他故意揑腔而說，說話不流暢，嗯，這倒是一個綫索，姑娘可以學他的語氣一遍麼？」

孔翠玉想了一下，才學兇徒的語氣說了起來。

「施小姐，你不用怕，小，小生會好好地待你……等下施小姐便會……感激小，小生！」

第二次說話是在事後。「小，小生沒有騙你吧？你不是也很快活麼……小生十分喜愛你，以後有緣……小，小生會再來找你！」

孔翠玉說罷又再伏在几上。

「施小姐？」沈鷹詫異地道：「莫非兇徒弄錯了人，他把你當作是一個姓施的姑娘？」

「晚輩也是這樣想，如果是這樣晚輩便更加倒霉了，無端端做別人的替罪羔羊了！」

沈鷹話到口中，又再嚥下。

孔翠玉突然抬起頭來，道：「神捕，難道晚輩堂兄以前做下的孽，如今要晚輩代他受罪？」說罷又伏案哭了起來。

沈鷹輕輕撫着她的頭髮。「姑娘，你不要想得太多了，人總是有挫折的，要堅強地活下去！孩子，這錯不在你身上……」沈鷹甚少對一個晚輩說這種話，說了一半自己也覺得不是味道。

當他離開的時候，他腦子裏盤旋着一個問題。「姓施的小姐，嘿，這倒是個綫索，兇徒可能是施家的仇人！」

× × ×

吃了午飯之後，沈鷹便去關正思的家去找他。

關正思也剛好吃了飯，正坐在院子中的一張籐椅上休息。他看見沈鷹連忙立起。「神捕找咱有事？」

「令弟妹呢？她不是說要搬來這裏住麼？」

「關某不知這事，神捕為何會知？」

「她說她獨自一人住有點心驚！」

「哦，那麼等下關某去接她過來，最多關某到朋友處去住幾天。」

「關兄弟要避嫌？」

「人言可畏，關某豈敢因自己的行動魯莽連累了弟妹的名望！」關正思激昂地道。

沈鷹看了他一眼，道：「老夫剛巧經過來此看看而已！關兄弟假如有事可隨時去找老夫！」

× × ×

起更之後，沈鷹又再度到盧氏家去，他伸手欲敲門，猛地想到盧氏可能已搬去關正思家，便縮回了手，翻身入內。

屋子裏靜得落針可聞，沈鷹來回走了一遍突然發現有一個房間尚有燈光透出。

他心頭一動，忙把眼睛湊在窗縫中望入去，只見盧氏正對燈做女紅，原來她並沒有搬開，沈鷹忖道：「她是怕人閑言閑語，還是昨日騙老夫？其實她根本不曾因馮氏之死而心驚！」

沈鷹想到此處，便決定再等下去，看她做些什麼。

他拉了一張椅子坐在廳中柱後靜候。

四周靜悄悄，只聞夜風吹葉之聲。不一會，二更的梆子聲傳來，盧氏房間的燈光仍未熄。

沈鷹又忖道：「這般夜了，她因何還不睡？雖說她在做女紅，但她獨個兒生活，空閑時間多的是，何必在深夜趕工？」

他振一振精神，雙眼在黑暗中閃閃發光。

三更的梆子聲又再傳來了，盧氏房間的燈光才熄去。沈鷹暗噓了一口氣，翻身離去。

這件事使沈鷹一夜沒睡，一直在推敲其中的原因。

窗上已透入來一絲光亮，新的一天又開始，沈鷹這才矇矇矓矓地進入夢鄉。

菜刀

「砰砰砰！」一陣強烈的敲門聲，把沈鷹吵醒，一看已是紅日滿窗，他心情不佳，脾氣大為暴躁，沉聲喝道：「誰？」

「叔叔，是我！」門外傳來雲飛烟的聲音。

沈鷹一向十分疼愛她，聞聲語氣登時一鬆。「什麼事這般魯莽？」

「叔叔，孔家大院昨日又發生了大事啦！」

「啊？」沈鷹連忙自床上滾了起來，孔家大院如今還住了不少高手，會發生什麼事？他急忙披了外衣把門打開。「什麼事？」

「孔翠玉昨夜被人殺了！」

「混帳！古逸飄他們都死了麼？居然讓人得手！」沈鷹一邊扣鈕一邊問道：「兇手捉到沒有？」

雲飛烟搖搖頭。「剛才古伯伯派人來叫你過去一趟！蕭大哥已先去了！」

「你也來！」沈鷹連臉也不洗，像一陣旋風般衝了出去。

這件事的確令人震盪，兇手竟然漠視住在孔家大院內的高手，而且無疑也是間接向沈鷹挑戰！

到了孔家大院，沈鷹也不理門公，逕自入去。

裏面的人個個都顯得十分徬徨，院子裏不少人在那裏踱方步。

沈鷹筆直走入內堂，一到孔翠玉住的那座小院，便見到孔乾坤寒着臉道：「沈大人，人家可不怕你！」

沈鷹冷哼一聲，穿過月洞門跑入孔翠玉房中，房中只有一個丫環蓮花以及孔翠玉的母親劉氏。

沈鷹目光一落，床上一片凌亂，孔翠玉玉體橫陳，全身赤裸裸，手脚攤開。

劉氏跟蓮花伏在床沿哭得像個淚人。

沈鷹沉聲道：「請兩位暫且出去一趟，等下再進來。飛烟飛烟！」

劉氏跟蓮花不甚情願地退了出去，雲飛烟接着入來。

「飛烟你仔細檢查一下她的身體！」

× × ×

孔翠玉生前住所的小廳，坐了七八個人，却靜得像沒有人似的。

沈鷹和雲飛烟自孔翠玉房中走出來，古逸飄忙道：「老鷹，怎樣？」

沈鷹臉上神情呆滯，反問道：「我正想問你們，事情到底是怎樣發生的？」

古逸飄道：「今早孔姪女的丫環進去叫醒她，才發現她已遭到不幸，就是這麼多了！」

沈鷹裝了一鍋烟，長長地吸了一口。

「大師跟道長昨夜通宵大戰？」

青虛道長老臉一紅。「貧道是勉為應戰，是和尚不肯罷休的！」

「你們呢？都睡大覺？」沈鷹道：「幾個高手尙且看不住一座莊院，傳出去未免讓人笑話。」

衆人都訕訕一笑，古逸飄道：「好啦老鷹，你估計是誰幹的？」

「沈某又不是神仙，又不會揑指一算，怎會知道！」沈鷹改對孔乾坤道：「昨夜貴莊的護院可有發現夜行人潛入來？」

孔乾坤搖頭。沈鷹冷哼一聲：「看來兇手武功之高眞的已到了令人難以想像之境界了。大師跟道長且留下助沈某一臂之力如何？」

青虛道長道：「正該如此，神捕若有事盡管吩咐下來，貧道做得到的願效犬馬之勞！」

「不敢！道長言重了，沈某是怕對方武功太高，沈某力有不逮而已，需要道長及大師大力協助的沈某自會厚顏開口！」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坐蓮大師道：「若非老衲拉着老道對奕，情況可能還不致於此地步，神捕若有吩咐老衲願供差遣！」

其他人也爭相響應，沈鷹臉色稍霽，道：「諸位熱心相助，沈某十分感激。」頓了一頓，道：「兇手胆子十分之大，他在房內停留了不少時間！」

「神拳無敵」西門望道：「神捕如何知道？」

「因為孔家小姐死前有被強姦過的跡象，下體尙遺有……」

孔乾坤喝道：「住咀！你可以來查却不許查這個！」

衆人暗中好笑，可以查案却不能查這個，這又怎會調查到什麼出來。

沈鷹不理他，續道：「孔小姐是死于被人點住胸前死穴！這件案子跟馮氏的案子同為一人所為！」

「兇手是同為一人？」古逸飄問了一句，「你又如何得知？」

「因為馮氏屍體上的乳頭周圍有四個齒痕，而孔小姐也同時有此遺跡！」

「老鷹，你打算怎樣調查？」

「現在還不知道，等一下老夫尙要作進一步的搜查，看看房中是否有遺下蛛絲馬跡！」沈鷹雙眼在各人臉上掃過，沉聲道：「老夫相信破案的日期不會很長，因為昨夜孔小姐告訴了沈某很多可供參考的資料！」

向佛問道：「沈施主可否把那些資料說出來，讓大家討論研究？」

「不必，老夫自有把握把兇手查出來！」沈鷹站了起來，「飛烟，小蕭，咱進去再搜索一次！」

× × ×

離開孔家大院時已是黃昏，沈鷹去譚知州私邸，而蕭穆及雲飛烟仍到四香樓晚飯。

蕭穆以手支頰，不發一言。

雲飛烟道：「蕭大哥你在想什麼？」

蕭穆以一聲苦笑作答。

「蕭大哥，小妹有個問題想問你很久，却不知……」

蕭穆雙目一睜：「什麼事？」

「大哥年紀該已三十出頭了吧，古人云三十而立，大哥為何尙未……」雲飛烟突然改口，「大哥怎地從未帶大嫂來給咱認識一下？」

蕭穆道：「她已死了十年了。」

「哦？原來大嫂已歿？怎地從未聽人說過！」雲飛烟頓了一頓又道：「十年時間已不短，大哥大可以……」

「所謂除却巫山不是雲，曾經桑海難為水！」蕭穆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我連頭兒也沒有告訴他……嗯，我是在她死了一年後才投到頭兒手下的！」

他目光自遙遠返回近處。「本來我也不想再提，不過一則孔翠玉之死使愚兄心情難以平復！因為她的死因跟孔小姐差不多！而你又剛巧問及，二則我一向視你如親妹妹，自不該騙你——我只好照實告訴你了！」

「多謝大哥！」雲飛烟道：「對不起，小妹不知道大哥有這段傷心事！」

「不要緊，最難受的，十年都已過去了，現在又算得什麼？」

「小妹祝大哥很快便能娶到一個如花似玉的妻子！」

蕭穆神情一呆，一會才道：「我不知你竟有世俗人的看法，娶妻一定要如花似玉的麼？假如這樣對那些面貌平庸但內心善良的姑娘不是很不公平麼？人云紅顏知己難求，這個知己絕非指面貌！」

雲飛烟臉上一紅，道：「多謝大哥指教！」

說着小二已把飯菜捧了上來，他倆匆匆裹好了腹便結帳回去。

直至二更還未見沈鷹回來，連日來疲倦，睡意不斷襲上雲飛烟心頭，她道：「大哥，咱先睡吧，叔叔可能在譚大人處過夜！」

蕭穆隨即關好門，又吹熄了油燈這才回房休息。

他睡的這張床，半個多月前春花才死在上面。

蕭穆思潮澎湃，無法成眠。他不是害怕，而是想起了他的死去了十年的妻子。

雲飛烟一躺下床便已睡着了。

睡了一半，她突然被一聲異響驚醒。

這些年來跟在沈鷹後面學會很多東西，她竭力保持鎮定，並且悄悄把手放在壓在枕頭下的長劍的劍柄上。

開設在牆壁上的一扇小窗子緩緩打開，接着伸入來一根長長的管子來。

雲飛烟知對方要使用迷香，連忙撥劍，擰腰，大叫，接着一劍砍向那條管子。

「篤」地一聲，管子應聲摔落，雲飛烟立即自窗口射了出去。

上身剛探出窗外，長劍便已舞起一團光網，把頭臉護住！窗外闔牆邊一條黑影

正提氣飛昇！

雲飛烟怒吼一聲，猛吸一口眞氣，身子略沉即升，直向黑影的後背射去！人未至長劍巳激得空氣嘶嘶作響！

那條黑影倏地凌空轉身，雙掌一合，挾住劍身，身子隨即借力上升，眨眼巳立足牆頭，雲飛烟却飛墜地上，抬頭一望，那人巳不見踪跡！

內堂傳來蕭穆的聲音，雲飛烟急道：「大哥快來，賊人在此！」足尖一點，也飛上牆頭。

從高望去，黑影巳閃入街頭，雲飛烟仗劍追下去！

幾與同時，蕭穆亦巳持劍趕過來揚聲道：「你從此追上去，愚兄從側包抄！」

雲飛烟的輕功在沈鷹的手下中數一數二，輕功一展，好似離弦之箭。

剛轉過街角，陡地勁風臨身，一條手臂自黑暗中伸了出來，手掌如刀切向雲飛烟的臂彎！

這下變生肘腋，雲飛烟猝不及防幾乎着了道兒，幸而她身手靈活，立時偏身一讓，堪堪避過！

黑暗中撲出一條人影，一拳直搗雲飛烟胸腔，這一招只是尋常的「黑虎偷心」，但拳勢十分剛猛正宗，雲飛烟脚步未穩更加不敢接戰，凌空一個無頭跟斗飛出！

不料那人變招十分之快，手臂倏的向上一抬，化拳爲掌，一掌切在雲飛烟的小腿上！

雲飛烟雙足落地，一個踉蹌幾乎站立不穩，痛得她淚水在眼眶內亂轉。黑影得理不饒人又再飛撲上前，雲飛烟尖叫一聲，同時長劍揮舞，在胸前佈下一道劍網。她脚上受傷行動不便，不求有功先求自保。

黑影雙臂突入劍網中，手指連彈，「錚錚錚」三聲，彈在劍身上，雲飛烟手腕虎口發痲，更加不敢怠慢，沉住氣，一招一式使將起來。

激戰中，黑影突然無端端一個踉蹌幾乎跌倒，雲飛烟目光一盛，長劍立即如毒蛇出洞，刺向對方脅下。

黑影身子突然一偏，雙掌奇快無比地翻了上來，「拍」地一聲，把長劍挾個正着！

雲飛烟一急，連忙把劍抽回，一抽之下竟然抽不回來，「卡察」一聲，鋼劍竟被對方拗斷，雲飛烟一驚非同小可，急忙後退！

這刹那，衣袂聲迅速傳來。「烟妹，賊人可是在此？」却是蕭穆聽見雲飛烟的尖叫聲回頭趕來！

黑影一驚，雙手一甩，劍尖朝雲飛烟面門射去！同時身子掠起，直向黑暗中竄去！

白光一閃，劍尖眨眼即至，雲飛烟脚上無力閃避不靈，只好摔坐地上。「颼！」劍尖剛好在她頭上飛過，割破她頭上的束髮方巾，秀髮瀑布般瀉下，夜風一吹，迎風飛舞，十分狼狽。

蕭穆剛好趕到，見狀立即奔前扶起雲飛烟。「你受傷了麼？」

「不妨。賊人自那邊跑去了！」雲飛烟向街角一指。

「算了，此刻要追也追不及了！愚兄先扶你回去！」

× × ×

沈鷹自譚知州家出來時，並沒有回劉志達的屋子，他筆直躍入盧氏的家。

盧氏仍在燈前做女紅，沈鷹暗暗納悶，依然拿了張椅子坐在柱後守候。

他也不知他在等什麼？只是心裏有一種預感，覺得盧氏的行動有點異常。

二更了，盧氏的房門突然打開，燈是自門口射了出來，沈鷹立即自椅上竄了起來。

脚步聲傳來，燈光也漸近，沈鷹只好一直後退，一直退至厨房處。但燈光依然不斷向前移動，急切間無暇多思，只得躍上橫樑。

剛藏好身子，只見盧氏提着一盞燈入來。她把燈放在桌子上，打開橱櫃，取了四隻鷄蛋，又生起了火。

沈鷹探頭偷窺，火光下，盧氏一張臉好似天際的彩霞，咀角孕有春意，沈鷹心頭一動，更加狐疑。

不一會兒，鷄蛋巳經煮熟了，盧氏把它盛在兩隻碗上，然後端回房中。

燈仍然放在桌子上，看來盧氏還會回來，沈鷹不敢離開。目光無意中一移，只見灶頭砧上放着一把菜刀，而櫃門洞開的橱櫃也放着一把不同式樣的菜刀。

「二把菜刀？」沈鷹心頭一跳，忖道：「一般人口稀少的人家很少會置二把菜刀！」

脚步再度傳來，只見盧氏口中輕哼着曲子走入厨房，接着拿了兩隻湯匙，又提着燈走了。

沈鷹等她去遠，這才飛下橫樑，他隨即摸出火摺子把它幌着，手指在刀刃上輕輕一擦，「呼」地一聲，十分鋒利。

沈鷹隨即把它放回原處，又取出橱櫃中那把檢視，這一把刀刃也是十分鋒利，但有兩處地方竟然略爲捲起。

沈鷹心頭狂跳，立即忖道：「這把刀是不是馮氏家中的，刀刃捲起，又是不是殺了人，或者這本就是盧氏之物，祇不過因爲刀刃巳捲所以另置新刀？」

沉思了一陣，他覺得以前者較有可能，因爲假如是放置不用，刀刃絕不會這般新，也不會這般鋒利！

想到這裏連忙吹熄火摺子，又潛回廳中坐在柱後。

三更的梆子聲又再傳來，接着沈鷹又聽到一個清脆的陶瓷碰撞聲自盧氏房中傳出。

看來盧氏到現在才在吃鷄蛋！她是一個人吃還是房中另外有人？

她到現在才吃是否在等人？這人又是誰？

不久，房門又再打開，燈光又再移近，沈鷹依然竄回厨房藏在橫樑上。

只見盧氏捧兩個瓷碗回來，一隻碗子巳空，另一隻却沒人吃過。

她把空碗蓋在另一隻碗上才離開。沈鷹閃身出去，只見盧氏房間中的燈光經巳熄滅。

× × ×

沈鷹回至劉志達之屋，只見廳中點着燈，雲飛烟跟蕭穆兩人相對無言。

「你兩人還不睡覺？」

「頭兒，剛才有人潛入飛烟房中。」

「哦？竟有這種事？豈有此理，他是擺明要在太歲頭上動土哇！」

雲飛烟便把剛才發生的事說了，沈鷹問道：「那人的武功如何？」

「很高，我想比蕭大哥還高！」

「看出家數來沒有？」

「他使用的全部是一般武師也嫻熟的招式，看不出門派，但功力十分深湛，非有十五年以上的時間不能臻至境界！」

「身裁如何？」

「不高不矮，不肥不瘦！」

沈鷹唔了一聲。「有沒有戴帽？」

「他臉上的黑布連頭帶臉全部封住，只露出雙眼及嘴而巳。」

「這傢伙倒十分仔細，好吧，你們去睡吧。明日再說，也許就快有眉目了！」沈鷹沉聲道：「睡覺時可得小心一點不要睡得太死！提防那人又再來偷襲！」

「是，頭兒也休息吧！」

沈鷹睡在床上，却了無睡意，每逢有大案發生，他總是越晚越有精神，他想把注意力放在盧氏那方面，他深信盧氏必有個奸夫，只不過這個奸夫不知是否就是殺死馮氏及孔翠玉的兇手而巳。

他又肯定了一件事，這人的武功既然這麼高，那麼關正思的嫌疑也就不再存在了。

奸夫的身份

次日，陽光和煦，天氣和暖。

沈鷹晨早去找關正思，到了他家，他娘說關正思去教拳還未回家。沈鷹決定在他家裏等他。

近午，關正思才帶着一頭汗水回來，他見到沈鷹目光登時一盛。「神捕，可是巳經有了眉目？」

沈鷹把他拉到院子內，悄悄把昨日所見的向他說了。

關正思臉色大變。「不會吧？弟妹不該是這種人！」

「哼，這可難說得很，不過，你千萬別在她面前有所透露！」

「這個關某自然省得！」

「還有，你知否你弟妹家中有幾把菜刀？」

「在下不知道，神捕問這個有什麼作用？」

「令嫂家中厨房一切應用工具齊全，就是欠了一把菜刀，而令弟妹厨房裏却有兩把……」沈鷹又把檢試菜刀的事說了。

關正思臉色更白。「我弟妹無拳無勇她絕對殺不了人，而且她生性文靜，很少與人爭執……」

「老夫不是說她殺人，有可能是她的奸夫殺了人，却把兇器藏在她家中！」

關正思張開了口說不出話來。

「也許她們的姦情讓令嫂知道了，所以，她奸夫便只好殺人滅口，以免秘密外洩！」

關正思身子如篩米般發抖。

沈鷹又道：「記着，你千萬別在她面前稍微露一點破綻，只要老夫把她奸夫捉住，事情自會水落石出！」

半晌，關正思道：「今天下午關某便可拿到薪餉，晚上送家用給她，屆時待在下借機看一看那一把菜刀！便能知道一個大概，因爲，假如其中有一把菜刀是關某嫂嫂的，關某必定認得，因爲她那把刀是我去年歲末在德州買回來的！」

沈鷹大喜，道：「有了確實消息你便來找老夫。如今老夫先走了，免得引人思疑！」

× × ×

沈鷹剛在譚知州的廳內坐定，譚知州便道：「大人，下官巳下令州內的捕快衙差四出打探，滄州城附近只有七戶人家是姓施的！」

「這七戶都查了沒有？」

「查了，其中四戶都沒有女兒，另三戶一個巳嫁去遠鄉，另一戶有一個，但其女只有七歲而巳，再一戶她的女兒也才十一歲。依下官看來這些人都不可能是大人要查的對象！」

「哦，這就奇怪了！」沈鷹在廳中踱步，「兇徒明明叫孔翠玉施小姐，但即使是找錯人，也不可能連地方也找錯了！」

「大人，會不會是那個姓施的女子是過路的人，兇徒探到消息便來下手，却不想張冠李戴了？」

沈鷹沉吟道：「這倒頗有可能，但這樣如果要調查可就較困難了！」

飯菜擺上來了！沈鷹突然道：「譚大人，請再下一道命令派人在城中的客棧查一查，這半個月來有否姓施的單身女子投店！」

「下官遵命！」譚知府立即擊掌，廳後閃出一個大漢來。

「程領班請你通知蘇捕頭率人去城中的客棧調查一下，看看半個月來有否姓施的女子投店！」

「是！」那個程領班立即轉身出去。

沈鷹立加一句：「查過了立即叫蘇捕頭回來稟報！」

譚知州忙道：「大人，菜凉了，請趁熱吃！」

「譚大人先請！」

「下官不敢！」

沈鷹一笑入座，譚知州在橫座相陪。

飯後，兩人仍坐在廳上閑聊，沈鷹抽旱烟，譚知府喝茶。

一忽，門外邊匆匆走來一個衙差，隨即跪在階前：「稟兩位大人，小的巳自保定取信回來！」

「免禮，把信遞呈給沈大人親閱！」

「是！」衙差行了一禮把信交給沈鷹，沈鷹拋了一錠銀子給他：「辛苦了，這個給你買酒吃！」

「小的不敢！」衙差嚇了一跳，慌忙束手行禮。

「拿去，你不是嫌少吧？」

衙差連聲道：「小的不敢，小的爲大人跑腿是應該的！」

譚知州知道沈鷹的脾性，忙道：「林蛟，還不快謝沈大人的賞賜！」

衙差林蛟這才雙手接過，連聲稱謝。

「沒事了，你回去休息吧！」

沈鷹把信拆開，低頭觀閱。

信是顧思南寫的，他說他接到沈鷹的信便放飛鴿討取情報，如今巳查明馮剛的

確有去韋奇家作賀客，而潘立圖及韋奇所說的話也經馮剛證實無誤。

沈鷹看了信便把他揣入懷中，他在滄州沒有「行宮」，因此他便不得不借用官府的力量。

日落之前，蘇倫果然回來稟報：「啓稟兩位大人，小的已查遍城中大小十七家客棧，這半個月來竟沒有一個住客是姓施的女子！即使不是單身的也沒有！」

沈鷹眉頭一皺，臉子又飛快地轉動。目光一瞥見蘇倫尚站在那裏，便道：「有勞蘇捕頭了，請回去休息！」

蘇倫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譚知府連忙喝道：「還不回去！」

待蘇倫回去後，沈鷹才離座告辭，譚知州說什麼也不讓他走，一定要他吃了晚飯才去，沈鷹無奈只好留下來。

× × ×

沈鷹回到劉志遠的屋子，推開大門便見到關正思已坐在廳裏等他，蕭穆正陪着他閑聊。

「關兄弟，你去過令弟妹家否？」

關正思緊張地道：「神捕，厨櫃裏的那把菜刀，眞的是關某從德州買回來送給嫂子的！」

沈鷹臉上露出笑容，「這就好辦！只要奸夫仍未發覺咱對盧氏產生懷疑，便有機會抓到他！」

關正思說道：「神捕，如今關某該怎辦？」

「一如往日，不要露出絲毫的破綻！你先回去吧！別再到處逛，直接回家！」

「是！如此在下告辭了！」

「不送！」沈鷹隨即對雲飛烟及蕭穆道：「你們都入房睡覺吧！」

「叔叔，現在亦睡覺？」

「嗯，老夫也要睡了！」

蕭穆却從沈鷹的神色中看出今夜可能要撒網捕魚。

× × ×

二更的梆子聲傳來，沈鷹便自窗子竄了出去，他行動十分小心，盡量不發出聲音，以防驚醒雲飛烟及蕭穆。

到了屋外，行動依然十分謹慎，貼着牆向盧氏之家掠去。

屋外一片寂靜，沒有一絲夜風，月色皎潔，大地一片光輝。

沈鷹翻牆入屋，落足院子，隨即又竄前幾步。

奇怪盧氏的房間今夜沒有一絲燈光，房中傳來一陣異聲，不是鼻鼾聲，而是嬌喘聲。

沈鷹心頭一跳，伏在窗外，以指醮了點口沫刺破窗紙，然後湊前向內窺看。

尚未看清情況，只見一團黑忽忽的物件向他飛來，沈鷹一驚，立即縮在窗台下。「撲」地一聲，窗戶洞開，摔下一個枕頭。

大概是外面光亮，裏面黑暗，沈鷹的影子投在紗窗上所以被裏面的人發覺了。

這刹那沈鷹立即如疵鷹般翻入房間，猛聽一個女人的尖叫，接着又是一聲窗檽破碎的聲音。沈鷹抬頭一望，床上的正是盧氏，奸夫已從另一扇窗子竄了出去。

沈鷹怒喝一聲，也穿窗急追而出，足尖一點已飄上牆頭，只見前頭一條人影赤身露體，頭部用黑布纏住，正亡命也似的飛奔。

沈鷹急提一口氣，脚下生風，迅速貼前。

那人也不慢，他故意在小街小巷亂竄，使沈鷹無法迅速追及。

穿過一條小巷，突然失去了那人的踪跡，沈鷹心頭一沉，忖道：「莫非他藏在民居之內？」他躍上一座平房的屋頂上，極目望去，長街寂靜那裏有個人影。

正想入屋查看，猛見一個女子的尖聲傳來，聽聲音彷彿是發自盧氏口中，沈鷹大怒：「好傢伙！竟然返回去殺人滅口！」身子像脫絃之箭射出去！

剛踢開盧氏的屋門，「呼」地一聲，門裏有人向他發了一掌，沈鷹倉猝不及退避只好抵出一掌與其相迎。

「拍！」一聲悶响隨即响起，沈鷹連退三步才拿住樁子，一驚之下，後背冒汗，兇手功力之高，歷年罕見！

說時遲那時快，門裏竄出一條人影，黑衣黑褲，黑布包頭幪面，左右雙掌挾勁望沈鷹擊來！

沈鷹不敢再攖其鋒，急退幾步，旱烟桿立掣手上，同時烟咀斜點對方腕脈！

那人手腕一沉，五指如鈎向着桿身抓下！

沈鷹慌忙變招，烟咀回收，改以烟鍋擊出。敲向對方手臂「曲池穴」！同時喝道：「閣下有胆行兇，因何無胆以面目示人？」

那人不答，身子一偏如同魚兒游水般，手臂暴長，左拳右掌，上打沈鷹胸口，下打沈鷹小腹！

這一招兇險無比，十分狠辣，沈鷹被其來勢所懾，立即向後一掠，一退之下這才發覺自己後背經巳貼牆！眨眼間，對方拳掌又至！沈鷹一咬牙，身子一蹲，左掌在地上一擊，向斜彈開半丈！

「轟！」那人收掌不及，一掌擊在磚牆上，磚粉石灰隨風飛揚！

沈鷹尚未喘過氣來，那人又一脚望他胸膛蹬至！

沈鷹連忙伏地滾開，狀極狼狽，總算他久經風浪，心神未亂，急切間烟鍋在地上一點，身子如蝙蝠般飛起！

他快對方也不慢，凌空拔起，一掌望其下腹印下去！

沈鷹再吸一口氣，身子急昇六尺，烟桿望對方頭頂一砸！這是他第一度反攻！

那人不聲不吭右掌迎起，以掌招架住桿身，「拍」地一聲如擊磚石，沈鷹反被對方掌上之力激得升高近丈！

那人却向地墜下，足尖在地上一點又再竄起，人未至掌風巳壓得沈鷹胸口發悶！沈鷹凌空曲腰後翻，腦中靈光一閃，叫道：「老古，老道……還不快出來，點子扎手！」

那人聽他這麼一喝，半空折腰向後倒射，一射三丈，再度掠起時又是三丈，眨眼巳溶在夜色中。

沈鷹飛落地上，一顆心怦怦亂跳，驚魂兀自未定，這一仗之風險比之鬥「唯我尊」更加兇險，幸而未曾受傷。

他喘了幾口氣，以袖拭去額上之汗珠，心神猶定之後這才重新推開屋門入去。

盧氏倒在地上，下裳整齊，上衣尚未扣好，露出一對豐滿晶瑩的乳房。沈鷹伸手一探鼻端，經巳沒有氣息。略爲檢視一下，身上沒有傷痕，看來是在穿衣時被人點中死穴而死的！

奸夫果然如他所預測的般出現，可是巳被他跑了。這個奸夫到底是誰？從其武功上推測，像他這樣的人在武林中數不出有三十個。那人用的是那一個門派的武功？沈鷹想了好一陣，得不出一個結論，因爲那人每一招每一式都是隨手使來，簡直無式可循。

沈鷹嘆了一口氣，點着了油燈，房內大放光芒。他檢視一下床上，錦被滑落地上，床上兩個枕頭都有被人睡過的跡象。

靠裏面那個枕頭上尚遺下幾絲長長的頭髮，這當然是盧氏的了，外面那個上面一片乾淨，那是因爲奸夫的頭面都被黑布纏住，頭髮自不可能鬆脫於枕頭上。

沈鷹伸手在席上一摸，有點溫，伸手放在鼻端一嗅，是汗味。他再伸手在床裏摸了一下，裏面同時有汗漬，但較少，可是這刹那沈鷹突然發覺兩隻手上的汗漬有點不同。

他腦子轉了一下，再度檢視一下，那種分別的感覺更爲强烈。

爲什麼有這種分別，沈鷹百思不解。

靠裏邊的汗漬摸上手有油膩的感覺，靠外邊的汗漬却比較乾爽。

這個分別能是一條有效的綫索麼？沈鷹帶着一顆沉重的心情離開。

這一夜，他一直在猜想那個奸夫的身份。以裝束來看那人必也是對孔翠玉施暴的兇徒。

他突然又想到一個問題：關正思也曾與對手朝過面，不知他發現的那個幪面人是不是也以黑布纏頭？

想到這裏，他又升起一個新的疑問：一個人假如他要做些犯法的事，或者是見不得光的事，必然不想讓人知其廬山眞面目，是以常以布幪面，但像這個兇手那樣把頭臉都全部緊密地包纏起來，那又是什麼原因？

以布幪面巳經不是一件舒服的事了，把頭頂也包纏住豈不更加難受？況且做那件事可要花費不少氣力！

不錯，這是一個關鍵！假如能夠戡破這個關鍵，案子離水落石出之期便不會遠了。

那施小姐到底是何許人？附近既然沒有姓施的女子，那麼這句又有什麼含意？

這又是一個關鍵。

沈鷹把接到案子開始，一件一件地推敲，一直想到剛才跟幪面人惡鬥的情景爲止，天色經巳亮了。

案子經巳到了最重要的關頭，他了無倦意，起床洗了臉便去找關正思。

關正思聽了他的話後，臉色白得如同冰雪。

「關兄弟，等下你去通知一下蘇捕頭，關于令弟妹之死，老夫保護不周也有一點責任。這裏有三十兩銀子，是老夫的一點心意，讓關兄弟替她辦後事！」沈鷹說罷掏了幾錠銀子給他。

「這個……神捕，在下雖窮，但這筆錢跟朋友湊合一下也可以……」

沈鷹不由分說把銀子塞入他手中。「關兄弟，老夫尚有一事要問你的！」

「神捕有話請問，在下知無不答！」

「請你再講述一下二月十八日夜你所做的事，以及你碰到的那個幪面人的裝束及經過！」

關正思遲疑了一下，才把經過說了出來，與上次一模一樣，不過他替沈鷹證實了一件事，他遇到的那個幪面人也是以黑布幪住頭臉。

沈鷹緩緩點頭，心念又再轉動起來。

關正思突然叫道：「神捕，在下想起了一件事！」

「什麼事？」沈鷹的目光自遠及近，瞪在關正思臉上。

「當時那個幪面人用雙手夾住在下的刀身！」關正思連說帶比，道：「他那一招好似是『童子拜觀音』！在下記起的是當他手臂拖起時，脅下衣服好似有一塊地方是不同顏色的！這個對神捕不知是否有作用……」

「什麼顏色？」沈鷹急問一句。

關正思低頭思索了一下：「好似是……在下說不上，當時一則驚，二則又僅是一瞥而巳……總之是淺色的東西！」

「一身黑服，脅下有一塊淺色的東西？那是什麼？」沈鷹自言自語地道。一忽又問：「是不是鏢囊？」

「不是！那塊地方很小，比手掌還小得多！」

沈鷹沉吟了一下。「比黑色淺的顏色有很多……」

「好像是白色，但又不是很白！」

沈鷹道：「好吧，你先去報官，有事再來找我！」說罷轉身回去。

現在有了幾條綫索，他決定回去跟雲飛烟及蕭穆研究一下，也許在羣策羣力之下，會有所突破！

可是他又覺得關正思始終隱瞞了他一些什麼。

施小姐的秘密

雲飛烟及蕭穆見到沈鷹回來都是異常高興，齊聲叫道：「頭兒，事情如何？」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觸了礁！」說着便把昨夜的經過以及關正思的話轉述了一次。

三人相對而坐，默默無言，連飲食也忘記了。

過了好半响，蕭穆道：「頭兒，幪面人脅下那塊淺色的東西，可能是肌肉！」

「肌肉？」雲飛烟脫口道：「用肌肉掛在身上？」

沈鷹一拍桌子，道：「有理！如此看來那個幪面人便是殺死馮氏的兇手了！因爲關正思拍門，驚動了他，所以只好把馮氏殺死了，逃出去之後，剛巧又潛入盧氏之家，碰巧給關正思碰見！」

「這跟肌肉有何關係？」雲飛烟道。

「因爲幪面人脅下的衣服被馮氏扯破一角，所以便露出裏面的肌肉來了！」蕭穆也是精神一振，「頭兒，你猜二月十八日即是馮氏死亡之夜，兇手是否巳跟盧氏有了奸情？」

「難說！也許那晚才開始！」沈鷹沉

吟道：「但是當時關正思碰到他的時候，多數是他剛從盧氏家出來，因爲關正思拍了好一陣子門盧氏才來開門，而且頭髮鬆散！」

雲飛烟道：「假如是如此，難道說盧氏是心甘情願的？」

沈鷹道：「她年方少艾，又是新寡文君，這倒難說，甚至連孔翠玉事後都有回甘之情況！這證明兇徒必定有其吸引女人之處！所以盧氏因姦而繼而心甘情願也大有可能！」

「頭兒的分析，屬下十分讚同！可能盧氏認爲一件穢，二件也是穢。若非如此，盧氏豈會每夜候至他三更才睡覺？」

「咦，待我想一想。」沈鷹沉吟了一會，又自言自語地道：「老夫第一趟她等不到奸夫，那是因爲兇徒那夜姦殺了孔翠玉！對，一定是如此。」

蕭穆亦大聲道：「這樣說來，姦殺馮氏、盧氏及孔翠玉三人都是同爲一人所爲，也即是兇手先後姦殺了三個人！」

沈鷹又喃喃地道：「他既然已得手，爲何又要把人殺死？假如他有殺她的理由的，又爲什麼不在第一次得手之後便下毒手？」

蕭穆接口道：「因爲後來巳到了非殺不可的地步了！」

「對，必是如此，兇手被老夫在孔翠玉及盧氏身上找到有關他的綫索，所以他非把她殺掉不可！」

雲飛烟道：「那麼他到底是誰呢？」

沈鷹又繼續思索下去，邊思索邊自言自語：「殺死盧氏情況十分明朗，因爲當夜讓老夫發現；但兇手又怎知道老夫曾經查詢過孔翠玉？對了，孔翠玉死的那晚，剛巧老夫在那天下午跟她談過，那麼這兇手……」

說到這裏他突然再也說不下去，雲飛烟及蕭穆靜候他再說下去，可是沈鷹却把烟桿插在腰帶裏，一看天色，道：「咱們今日早點吃午飯！」

× × ×

晌午，太陽突然十分炎熱，天上沒有半絲風。

沈鷹不等門公稟報便逕自直入孔家大院。

客廳中設了兩席筵，一葷一素，坐着七八個人，正在吃飯。

孔家大院之內，愁雲慘霧，靈堂便設在偏廳中，沈鷹先到孔翠玉靈前上了香，然後步入客廳。

古逸飄問道：「老鷹，吃過午飯了沒有？」

沈鷹點點頭，雙眼在各人臉上掃過。

坐蓮大師道：「沈施主，兇手找到了沒有？」

「差不多！」

古逸飄道：「坐一下吧。」

沈鷹沒有理會。「兇手的武功十分高强，高到連老夫也遠遠不如！諸位想想看天下間有這佳武功的人到底有多少個！」

古逸飄道：「什麼？老鷹你沒有誇大事實吧，連你也遠遠不如，那麼老朽豈非更加不濟！」

沈鷹想了一會，道：「假如兩方放手一搏，老夫自信不是他五百招之敵！」

「這豈不是比戰百夫還厲害？」

沈鷹點點頭。「可惜他絕不是戰百夫，因爲戰百夫已經半身不遂了！」

「這除非是天下十大高手不克臻此的了！貧道却想不出那是誰。」青虛道長放下筷子道。

「天下十大高手這是指三十年前的事，也許現在已有人長江後浪推前浪了！」

衆人不禁聳然，相顧失色。

孔乾坤道：「這些事你怎會知道？難道是想像出來的麼？」

沈鷹冷笑一聲：「老夫親自跟他交過手，一招便被其迫退，先後總共互換二十招右左，而老夫只攻了一招！」

廳中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青虛道長也自色變。「沈施主能否把經過告訴大家，好讓在座諸位共同參詳一下！」

沈鷹正想開口，一個小厮走前道：「大師，我家主母說時辰已到，請大師去主持法事。」

坐蓮大師喧了一聲佛號：「施主請稍候一下，待老衲交待幾句才去。」回頭道：「沈施主，這些事待老衲做了法事才說，否則對老衲豈非不公平！」

沈鷹雙眼直勾勾地望着他，緩緩地點頭。

坐蓮大師一拉向佛，兩人相偕隨小厮而去。

古逸飄道：「老鷹，這和尚當眞自私得緊，反正大家閒着，你先說一遍吧，等他師徒回來後再告訴他倆！」

沈鷹收回目光，澀聲地道：「沈某既然已答應了大師，自不能吃言！」

衆人都是興趣索然，但都知道沈鷹的脾氣，也不再多問，孔乾坤更是氣得牙癢癢的。

半晌，沈鷹吸了一口氣，道：「老古，你過來，咱有幾句話要私下問你。」說着他退出廳外。

古逸飄看了衆人一眼，心頭十分納悶，走前幾步問道：「老鷹，今天你怎地神神秘秘的？」

沈鷹又再長長吸了一口氣，待心情完全平復這才輕聲問道：「這幾天，嗯，尤其是昨夜，廳上的人全部都住在此莊？嗯，我的意思是問你有沒有人離開過？」

古逸飄不由詫異地道：「你問這個問題……」

沈鷹忙輕叱道：「輕聲，你別問原因，以後自會告訴你。」

古逸飄遲疑了一下，道：「除了坐蓮兩師徒之外，餘人全部留宿在莊內。」

「哦？」沈鷹又吸了一口氣，「坐蓮爲何不住在此莊？」

「他說他來此數日尙未去拜訪過本城的小西天寺的主持，所以昨夜去小西天寺跟主持談論佛法。」

「什麼時候去的？」

「掌燈時分。」

「原來如此，沒事了，老夫要到衙門一趟，等下再來，假如大師做完法事，你叫他稍候一下，老夫有事要跟他商量，因爲捉拿兇手的事無他不成！」沈鷹嚴肅地道：「還有，你千萬別把這些話告訴任何人！」說罷不等他再問便向莊門奔去。

× × ×

沈鷹亦沒有去衙門，他去小西天寺。

小西天寺便在城裏，這個寺的名字雖然好聽，但香火並不怎樣旺盛。

沈鷹到了小西天寺時，主持人慈法大師及其弟子剛好坐完功課。

沈鷹向他行了一禮，說道：「大師，請問坐蓮大師昨夜是否來此跟大師研究佛理？」

「不錯，施主是何人？問這個做什麼呢？」

「在下是官府的人，要找坐蓮大師協助緝拿一個殺人犯。」

「阿彌陀佛，原來施主是官府的人。」慈法大師合什道：「施主來得不巧，坐蓮師兄于今晨已離去。」

「請問坐蓮大師是於昨夜什麼時候來的？」

「掌燈後不久，那時貧僧剛吃了齋飯，便一直跟他研討法華經，直至起更才回耳房休息，今晨坐蓮師兄便告辭了？」

「他眞的是今晨才離開？」

「出家人不打誑。」慈法合什喧了一聲佛號。

他一個弟子突然道：「師父，昨晚二更弟子曾經經過師伯的房間，却不見他，那時弟子以爲師伯他半夜離開了，可是後來發覺師伯又回來了！」

慈法說道：「無塵，你怎會去偷窺師伯？」

「弟子，弟子……」無塵道：「弟子昨夜因患肚瀉，半夜上茅厠經過師伯的房間，忍不住看了一眼……」

沈鷹急問道：「後來你又在什麼時候發現他回來？」

「大槪是三更，那時小僧又再次經過，却聽見師伯跟向佛師兄輕聲說話。」

沈鷹咀角肌肉跳了一下，道：「打擾大師了，在下再到別處去找吧！」

× × ×

沈鷹出了小西天寺，一顆心怦怦跳個不停。

施小姐的秘密他戡出來了。

施小姐本不是姓施，只是一個僧人叫慣了施主改不了口而已。待他說了一個施字才發覺不妥便改口稱小姐。

强姦孔翠玉的那個兇徒是個和尚，他本是想說：「施主，不要怕……」結果說成：「施，小姐，不要怕……」

孔翠玉當時因爲驚恐過度未曾留心便以爲叫她施小姐了，才會以爲自己成了代罪羔羊。

而這個和尙便是坐蓮大師，只有他才有那種高深的功力，一招迫退沈鷹，也只有他可以在別人毫無所覺的情況之下殺了孔翠玉。

盧氏床上的汗漬，爲何內外不同？

靠外面的是奸夫睡過的地方。因爲他是一個長年吃素的出家人，所以汗水之中沒有油膩，而盧氏則不同了。

坐蓮大師已經七十多歲了，他還有這種生理上的能力麼？

沈鷹認爲有，因爲他的武功是如此的高深，身子一定比別人較遲衰老。

但坐蓮大師的武功這麼高强，憑他沈鷹能扳到他麼？

沈鷹心中苦笑一下，脚步突然緩慢了起來。

可是無論如何總得跟他拚一拚，數十年的聲譽豈能因一人而毀掉？多年來的心血又豈能白費？

公理更不能因爲犯罪者是個强人而改變。

自古以來，殺人者死這條公理更不能因坐蓮大師一人而破壞！

也不能因爲犯罪者曾經做過善事而輕饒了他！

想到這裏，沈鷹的步子又再加快了，他不去找蕭穆及雲飛烟，筆直走向孔家大院。

可是坐蓮大師爲什麼會這樣做，他却想不透。

魔障

沈鷹重新到達孔家大院的廳堂時，坐蓮大師跟向佛剛好做好了法事，脫下袈裟回來。

沈鷹雙眼望着坐蓮大師，道：「大師今日唸了幾遍往生咒！」

坐蓮大師臉色一變，合什道：「阿彌陀佛，沈施主對經文突然有了興趣？」

「是的，沈某剛去小西天寺學了幾句法華經。」

坐蓮大師雙眼一睜。「沈施主想去西天極樂？」

沈鷹猛吸了一口氣，緩緩地道：「正想請大師替沈某唸唸往生咒！」

古逸飄詫異地道：「你兩人打什麼啞謎？老鷹，快把你與兇手交手的經過說來聽聽！」

沈鷹雙眼仍然注視着坐蓮大師。「大師喜歡聽麼？」

「施主肯獨自講與老衲聽？」

「隨大師的便！」

「施主果然是人中龍鳳，但願施主能長命百歲，造福蒼生！老衲正想跟施主談談！」

沈鷹又再吸了一口氣。「無妨，沈某也有事向大師討教。」

「很好很好。」

「不錯不錯！」

「孔施主，請備書房一用。」

孔乾坤滿腹狐疑地道：「大師但用無妨！」

坐蓮大師對沈鷹道：「沈施主請。」

沈鷹昂然步入書房，坐蓮大師跟隨在後，回手把門關上，隨即盤膝坐在門後。

「沈施主請坐。」

沈鷹心中十分緊張，掌心不停沁汗，但他仍然坦然坐在坐蓮大師對面。

「沈施主，請問事情是否已無改變之機？」

沈鷹搖頭不語。

「老衲願以一套吸星大法相贈，與沈施主作個交換如何？」

「聽說出家人很注重因果報應，你說沈某能够接受大師的條件麼？」

坐蓮大師臉色大變，突然閉起眼誦起經文來。半晌，又睜開眼睛，眸子絲毫沒光。「施主既然已經偵破，老衲也無話可說，不過老衲還有個條件跟施主交換，這

個條件對施主有益無害，也無損施主維護公理之心，不知沈施主能否答應？」

「請大師先說來聽聽！」

「老衲先跟施主調個位置如何？」

「無妨。」沈鷹心頭異常緊張，連忙把全身之勁運在臂上，以防坐蓮大師利用雙方身子互錯之際突然發難。

不料，坐蓮大師竟然毫無動手的意思，他又再盤膝坐在地上。「老衲還你一個公理，但你要答應老衲一件事：不得把眞相公佈出來！老衲做過不少好事，想必施主不會太令老衲難堪！」

沈鷹沉吟了一下，緩緩點頭。「沈某答應你，不過有件事沈某想問問你的，大師自小出家因何尙會犯下殺戒及色戒？」

「阿彌陀佛！」坐蓮大師身子抖動，骨頭格格亂響，「老衲雖然自小出家，但你可知老衲的父母是什麼人麼？」

「什麼人？」

「他們一個是著名的採花賊，一個是沉淪慾海的奇女子！」坐蓮大師身子抖得更爲急劇。「老衲身上有他們遺下的血液，每夜無女不歡，否則次日便坐臥不安，不能專心練功禮佛。」

沈鷹輕笑一聲，既如此禮佛尙有何意義？大師何不索性還俗？」

「盛名所累，半途還俗豈是容易？」

「照此說來，數十年來大師豈非已坑害不少女子？」

坐蓮大師身子「畢畢」亂響。「阿彌陀佛……以前，老……衲在寺內……暗中養了兩個女人……老衲出來……自不方便帶……帶她們出來……」

坐蓮大師臉上黯淡無光，說話也突然有氣無力，沈鷹知道他正在散功——把他畢生的功力散掉。

他喘了一口氣，續道：「所以，所以……老衲不得不出此下策……這，這也是魔……沈施主不要再追究了……」

是魔是佛，沈鷹對坐蓮大師這生的評價也下不了定語。魔與佛是不會在同一人身上發生。

「咯」地一聲，坐蓮大師骨頭突然不再響動，沈鷹伸手探了他一下鼻息，嘆了一口氣，怔怔地出了一陣神，這才把書房的門打開。

廳上的人個個引頸等待，古逸飄一見沈鷹出來，便道：「老和尙呢？」

「他，他圓寂了！」沈鷹澀聲地道。

「什麼？老鷹你到底說什麼笑？」

沈鷹臉無表情地對向佛道：「令師已經圓寂，你去看看他吧！」

這刹那，廳上的人都好似被一聲焦雷震懾住了。半晌，才聽見向佛哭叫了一聲飛入書房，青虛道長等人也接着走過去。

沈鷹心頭十分沉重，他暗問一聲自己有否做錯？

答案是否定的，公理一定要維護，否則江湖中不是更加凌亂？更加不堪想像？

坐蓮大師有沒有錯，錯的是他還是他父母？

「沈施主，到底和尙是如何死的？你可得說個清楚！」青虛道長雙目烱烱瞪着沈鷹，「他臨死之前說了些什麼？」

沈鷹喃喃地道：「他說了些什麼？」

青虛道長臉色稍緩。「貧道只想知道他最後說的那句話！」

沈鷹心頭一動，腦際掠起剛才的情景，他記起了坐蓮大師最後的那句話是叫他不要再追究下去！

他心頭再一動：「坐蓮大師他都已死了，他還怕我會追究什麼？」

「老鷹，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怎樣不開口呢！」古逸飄的話打斷了沈鷹的思路。

孔乾坤冷笑一聲。「莫非他做了虧心事？」

沈鷹怒道：「你說老夫做了什麼虧心事？」

「嘿嘿，說不定是坐蓮大師讓沈大人害死了！」

古逸飄喝道：「不要再胡謅！老鷹，大師到底跟你說些什麼？」

「沒說些什麼。」

丁一輝冷冷地道：「咱明明聽見書房有說話的聲音！」

西門望也接道：「對，廳中的人全都聽見！」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他只告訴老夫說他知道今日大限已至，他把『吸星大法』的練功秘訣傳授與老夫！大師昨夜到小西天寺是把他知道的一些秘本經文唸與慈法大師筆錄！」

「原來如此，你倒因此得福哩！」古逸飄鬆了一口氣。

沈鷹苦笑一聲，心中發酸，目光一瞥只見向佛到靈堂取了坐蓮的袈裟入書房。

「神偷妙手」韋當春道：「難怪你剛才跟大師談論法華經，往生咒的，九成你已知道他大限已至！」

青虛道長長嘆一聲道：「不想前夜跟老和尙惡戰一場勝負未分，正想今日再決雌雄，不料却……今後老道又少了一個棋友了！」

沈鷹目光突然一盛，心頭翻起了一個問題，他立即坐在石階上，苦苦思索。衆人以爲他在思考吸星大法的練功竅妙，也沒再打擾他。

向佛用袈裟包着了坐蓮大師的遺體，並把他捧了出來，散功後的坐蓮大師，屍體顯得比他生前矮小了很多。

沈鷹目光一瞥！臉色神光大現，他已想通了一切。

向佛泣道：「諸位施主，小僧趕着把家師的仙體捧回寺內火化……小僧先走一步了！」

衆人無語地點點頭，沈鷹心頭更是一跳。

青虛道長道：「貧道隨你回去。」

沈鷹突然跳起來，喝道：「且慢！」

衆人一怔，齊把眼光望向他，沈鷹雙眼瞪在向佛臉上。「令師如何去世的，你知道麼？」

此言一出，衆人更加驚愕，向佛臉色大變，合什道：「沈施主不是說家師大限已至坐化了麼？」

「別人相信，你相信麼？」

「施主此言何意，小僧難明。」

沈鷹語氣更爲冰冷。「別人沒有觸及令師的遺體，而你却有！你沒有發現令師的遺體有異麼？」

向佛臉色像被冰封過似的。「小僧未曾感覺有異！」

古逸飄忍不住道：「老鷹，老朽今日却發覺你大異平日。」

沈鷹沉聲道：「坐蓮大師不是坐化！而是自行散功而逝的，他是佛不是魔，你才是魔！」

此言一出，羣豪更加摸不着頭腦，齊把眼睛瞪在沈鷹臉上。

「令師是爲你而死！」

「你，施主你胡說什麼？」向佛神色大爲恐懼，「小僧無暇跟你瞎纏！」

「你想逃走，沒這般容易，孔翠玉，馮氏，盧氏三人的案子如何了結？」

西門望大叫道：「他是兇手？」

「正是，這個問題我剛才突然發覺，因爲大家發覺坐蓮大師突然而逝都來責問沈某，只有他沒有，這是因爲他心中有鬼，這一點使沈某產生了懷疑。」

堂上鴉雀無聲，孔乾坤悄悄把向佛的退路封死。

沈鷹又道：「剛才青虛道長的話又提醒了沈某，因爲孔翠玉被殺之日，坐蓮大師跟青虛道長對奕通宵，他沒有可能到孔翠玉房中行兇！」

沈鷹接着把他今日的懷疑，推測，調查經過以及坐蓮死前的話一一說了一遍，衆人俱是聽得心頭大震。

古逸飄及青虛道長聽了沈鷹的話後也把向佛圍了起來。

青虛道長道：「坐蓮大師的身世根本連他本人也不知道，這件事他曾告訴了貧道，他在襁褓的時候被人置在一片大蓮葉上隨水飄流，他師父後來把他抱走，並以此賜號坐蓮！相反坐蓮大師死前說的正是指向佛，他母親是『迷妙仙女』，後來跟一個採花大盜產下向佛，不久兩人被人殺傷，剛好坐蓮經過，『迷妙仙女』便把向佛交與坐蓮撫養，當時坐蓮認爲孩子無罪便收他爲關門弟子！向佛自小便十分聰明，不論是文學武功還是佛理都能舉一反三，因此甚得坐蓮溺愛，視如命根……」

古逸飄截口道：「難怪大師四處找他，敢情是知道他的德性，怕他會惹出禍根，不料被他不幸估中！」

沈鷹道：「向佛，你還有什麼話好說的。」

向佛拋下坐蓮大師的遺體，哈哈地狂笑起來，笑得十分瘋狂。「小僧身負頑疾，又不幸遁入空門犯下色戒殺戒，如今還有何話可說！」

孔乾坤大怒，喝道：「還我女兒的命來！」

「且慢，」向佛突然問沈鷹：「你把馮氏被姦之事算在小僧頭上，小僧却是不服！」

沈鷹訝道：「馮氏不是被你所姦。」

「不是！」向佛目光突然迷濛起來，「小僧有一天經過她家向她化緣，便十分喜愛她，後來小僧潛入她家！先把她的丫環及兒子的啞穴制住，然後以菜刀砍之，之後再潛入馮氏之房，點了她的啞穴，便褪下她的衣裳，不料傳來拍門聲，驚醒了馮氏……」

「且慢，」沈鷹突然喝道：「馮氏乳房上的四個齒印又是如何？」

向佛得意地道：「這是小僧的法寶，把假牙裝上牙齒上扮鬼嚇人，」他從身上摸出四個假齒，熟練無比地套在犬齒上，果然好似傳說中的鬼怪，料必臉上再以黑布包住，黑暗之中必然十分嚇人。

「馮氏看了小僧的面貌之後，果然昏了過去，小僧也就順利解下她的衣裳，正想風流快活，不料關正思來拍門，驚醒了她，她便極力掙扎起來，小僧一急，便以手扼死了她，然後逃走！」

古逸飄道：「你一身武功何不一指制她死命？」

向佛苦笑道：「那夜是小僧第一次殺人，心中驚怕……」

「以後呢？」沈鷹急問。

「小僧一身慾火沒處發洩，跑了一程不見有人追來，便翻入一戶人家之內，不料那戶人家的女人不是太幼便是太老，後來便找到了盧氏，這次小僧不敢大意，點了她的軟穴及啞穴才行事，嘻嘻，那盧氏居然十分受用，鼻子唔唔連聲，小僧知道她也十分喜愛，便叫她不要作聲，她點頭答應，小僧便解了她的啞穴……」

沈鷹不耐煩地道：「挑重要的講！」

「成了事，剛巧又有人拍門，小僧只好由窗子跑去，臨走時盧氏又叫小僧有空再去找她，小僧自然答應！以後的事你都已猜得九不離十，小僧也不用再說了！」

沈鷹道：「現在只剩下最後的一齣戲了，這齣戲你打算如何表演？」

孔乾坤喝道：「當然是由我把他殺掉了！」

向佛不屑地道：「你還沒有這個資格！」揚聲道：「沈施主，小僧素聞你武功高强，小僧臨死前有個請求，未知……」

沈鷹抽出烟桿道：「不必多說，這種事老夫經歷已多，來吧！」

向佛把僧衣下擺夾在腰帶中，解下頸上的一串大佛珠鍊子，喝道：「如此小僧也不再客氣了！」右手將鍊一揮罩向沈鷹的頭頂！

沈鷹烟桿輕巧地一撥，把其撥開，手腕一長，烟桿敲向向佛的頭頂。

向佛左手一兜，雙手握住佛鍊，向上一橫，把烟桿架住，同時飛起一腳踢向沈鷹的下陰！

沈鷹冷哼一聲，烟鍋改敲其膝蓋，向佛又連忙變招。

兩人一來一往鬥了百餘招，向佛漸漸心急氣浮，佛鍊抽，鎖，匝連使數招都沒有見效，便鍊中挾掌攻過去。

沈鷹勝在經驗豐富，鎮定從事，越鬥越有把握。

兩百招之後沈鷹已漸漸取得上風，向佛更急。激戰中，只見他佛鍊鎖向沈鷹的烟桿，左掌望其胸膛印去，這一掌他用了九成眞力，使得又疾又勁。

沈鷹右手一沉，左掌也同時發出，「啪！」一聲巨响，向佛連退三步，沈鷹却只退了半步，他一退立進左掌再度擊出！

向佛不敢再硬拚，閃身從旁滑開，不料沈鷹早已把他這一着計算好了，右腿立時飛起，橫掃向佛腰腹！

這一腿毫無先兆，彷似羚羊掛角，向佛虞不及此，只好騰空一丈避過！

沈鷹輕嘯一聲，左掌挾勁向上拍出，同時雙足用勁，身子如脫弦之箭向向佛射

去！

向佛一咬牙，左掌向他迎去，「啪！」沈鷹被迫落地上，向佛淩空沒處着力被激射起三丈高！

剎那，沈鷹一聲長喝，再度騰空而起迫向向佛！

向佛身子翻翻滾滾，無法接戰，這瞬間眞氣又將盡，急切間右手一抖一揚，佛鍊的銅絲突然斷了，一百零八顆檀木硬珠向沈鷹射了過去！

沈鷹只覺眼前一暗，黑黯黯的佛珠已臨身前，不禁嚇了一跳。電光石火之間，一邊舞起旱烟桿，一邊急運起千斤墜飛落地上，雙足一點地，佛珠與烟桿已經接觸，響起一陣像炒豆似的聲音。

向佛這才向下飛落，沈鷹目光一瞥，身子一閃，右手一揚，烟桿自佛珠隙縫中穿射而出，緊接着發掌擊散繼續飛來的佛珠！

「噗」地一聲之後，接着便是一道長長的慘叫聲傳來。

向佛料不到沈鷹也會學他來這一手，後背被烟桿透體穿過，五內一陣灼痛，幾乎暈了過去，他咬着牙緩緩轉身對着沈鷹，問道：「小僧師父的遺體，你打算如何處理？」

青虛道長接口答道：「貧道自會代你把他送上貴寺交給你師兄處理！」

「謝謝道長！」向佛仍然面對沈鷹，艱辛地道：「這是小僧的錯，還是小僧父母的錯？小僧是佛還是魔？」

沈鷹一怔，隨即沉聲道：「孟子曰：人之初性本善，你禮佛廿餘載，尚未能摒息魔幻雜念，當然有錯！任何人無端端殺死一個善良的人都有錯，而你更不可能是佛！」

向佛大叫一聲，哇地噴了一口鮮血，斷斷續續地道：「小僧……到了地獄……再從頭修煉……」霍地撲落地上不動。

沈鷹自他背上抽出烟桿，猛一抬頭，夕陽西下，紅霞染紅了半邊天空……

春風突然緊了起來，風中飄着幾絲血腥味。

青虛道長道：「沈施主你果不愧有神捕之稱！」

沈鷹自沉思中驚醒，苦笑道：「道長如此說沈某心中更加不安！」

「貧道說的是眞心話！」

「但這件案子老夫犯了兩個錯誤！」

古逸飄問道：「那兩個錯誤？」

「一個小錯誤，一個大錯誤！」沈鷹嘆了一口氣才道：「第一個錯誤是沈某未能及早從『施小姐』及『小、小生』這兩句話戳破內情。」

西門望道：「這裏面有什麼內情？」

「施小姐本是施主，小、小生本是小僧，只不是說的人開了口才發現這是一個絕大的綫索，所以，說了一半便改口！而說的人必是出家人！」

西門望又道：「第二個錯誤呢？」

「第二個錯誤對沈某實在難以卸責！」沈鷹嘆息道：「沈某沒及時看出這個出家人不是坐蓮大師而是他的徒弟向佛！」

「但這也怪不得你，」古逸飄截口道：「因爲那個幪面人的武功十分高深，而向佛却沒有這個功力！」

「沈某就是被這一點所惑，才失去冷靜，其實這中間已經有幾點可以證明這是向佛所爲而非坐蓮大師，第一點，孔翠玉被殺之夜，坐蓮與青虛道長通宵棋戰，他自不可能在道長的眼底下去行兇！」

「第二點呢？」這次發問的却是孔乾坤。

「第二點是沈某既然能够戳破『施小姐』的秘密，當時却未有再思索下去，因爲那句斷續的小生也是一個綫索，向佛向來自稱小僧，而坐蓮大師却稱老衲！」

沈鷹頓了一頓續道：「第三點，那是在盧氏家外，沈某追失了奸夫，但却被一聲尖叫吸引回去，這裏面也有幾個令人生疑的地方，一是對方武功無論多高都不可能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做了下列的事情：殺人，穿回黑色的衣服，藏在門後襲擊沈某，第二點，對方既然有此武功豈會讓盧氏在臨死前發出高呼？這顯然是有人故弄玄虛！」

衆人都暗暗點頭。

沈鷹又道：「只要沈某當時能够仔細推敲，便能看出那個武功異常高明的幪面人絕不是奸夫！再進一步便能得悉那是坐蓮大師爲了他的徒弟而出的下策，不過，也許事後他良心的自責，所以在小西天寺裏便跟向佛訂下由他代爲承担的責任！」

他一口氣道來，聽得羣豪目瞪口呆。

古逸飄道：「如此說來坐蓮大師自殺亦沒冤枉！」

「但沈某始終犯了錯誤！」

青虛道長嘆息道：「貧道却想不到坐蓮爲何會如此溺愛向佛！」

沈鷹嘆了一口氣道：「天下間豈不是很多父母過於溺愛他的子女而葬送了他子女的畢生幸福？這又如何解釋？」

廳中突然沉默了下去，衆人都是心頭沉重說不出話來，一日之前他們還都認爲坐蓮大師是個完美無缺的人，如今才發覺他也不是佛不是神，只是一個人，一個出家人。

× × ×

沈鷹回到劉志遠家已是掌燈時分，雲飛烟及蕭穆仍坐在廳中等他。

「頭兒，剛才關正思叫人送來了一件物品及一封信，說是要給您過日的！」蕭穆說着，便把一個木盒子及一封信遞與沈鷹。

沈鷹接來打開盒子一看，裏面赫然放着一根血跡尚未乾涸的陽具。

沈鷹眉頭一皺，蓋回盒子，道：「蕭穆，你去把它丟掉！」隨即把信拆開。

沈大人台鑒：敬禀者，關某暗戀嫂嫂馮氏已久，她生前關某未能稍逾禮教，但死者却再也忍受不住。

事後關某十分悔恨，關某自知辱及嫂嫂，汚其清白，罪孽至深，本應一死以謝，奈何雙親在堂，只得暫時苟喘殘命。附上一物以示關某之悔意。關正思頓首。

沈鷹腦子突然混沌起來，覺得這件案子竟然是空前未有之離奇及複雜。

他嘆了一口氣把信放在燈上燒了。

夜已深，夜風突烈，吹得院子中的槐樹簌簌亂響。一陣睏意翻上心頭，沈鷹生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疲乏……

（完）

智慧與武技

酈生的兩次遊說

浮萍生

（一）遊說劉邦

楚、漢相爭的時候，謀士酈食其有一次去謁見沛公（劉邦），沛公恰好坐在床上，使兩位女子替他洗脚，喚食其進來相見。酈食其進入之後，只把雙手合起來長揖却不彎腰拜他。（食其的態度始終沒有示弱）他說：「你是想要帮助暴秦政府而向革命的諸侯們進攻嗎？還是想要率領諸侯們去攻破秦政府呢？」沛公怒罵道：「沒中用的儒生，如今天下人人受秦政府的暴政很久了，因此諸侯們才共同進攻暴秦，怎麼還會帮助暴秦來攻打諸侯呢？」酈生答道：「若一定要聚集一些人，集合義兵去誅殺無道的秦帝，就不該這樣倨傲的態度去接見長者啊。」於是沛公才停止了洗脚，站立起來，攝着衣服，請食其坐上位，向他道歉。

（二）遊說齊王

酈食其向齊王遊說道：「大人知道天下人心歸向誰嗎？」齊王答道：「我不知道。」食其道：「大王如果知道天下人心歸向給誰，齊國才能够存在；如果不知道天下人心歸向誰，齊國就保不住了。」齊王問道：「以你的看法，天下人心歸向給誰？」食其道：「歸向於漢。」齊王道：「先生這話是怎麼講？」食其道：「漢王本來和項王合力攻打暴秦，相約誰先進了咸陽，誰就做王。漢王首先進入咸陽，項王負約不應賬，只封他在漢中爲王。項王又派人暗中殺害義帝於江中，漢王聽到這消息，率蜀漢的精銳兵隊，擊破三秦，出了關，向項王叱責對義帝不忠的無人道行爲。他爲義帝發喪，收留天下的兵力，替六國諸侯的後嗣建立王位。每次攻陷城池，有投降的，都受封；得到財物，都把它分配給精兵，他和天下人共同享受利益，所以天下的豪傑義士，都樂得爲之利用。諸侯都擁護他，兵源從四處滙集，蜀漢出產的粟，用兩船合併載下來，軍糧是多麼充足啦。項王因違背義帝的約束，又殺害了義帝，素有負心的劣名，對部下的功勞不能惦起來，對人們的罪惡，却永遠不忘懷。替他打了勝仗而得不到獎賞，替他攻破城而得不到封侯，不是姓項的本家不能當權。他的做人很刻薄，而常常削沒別人的功勞，不肯授人以恩惠；凡是攻城得到的財富，都把它積聚起來不肯拿來分給那些有功的人；因此天下人都反叛了他，賢能有才幹的人埋怨他而不肯給他用。所以天下士都歸心給漢王，因此漢王可以靜坐策劃一切的。漢王發兵自蜀漢出來，平定三秦，渡河西，攻下井陘，殺了成安君；攻破北魏三十二城，這是上天造福他，並不是人力所能達到的呀。如今他已佔據有敖倉（在河南省臯縣西北敖山之上，秦政府曾設穀倉於其地），阻塞了成臯的險要區，扼守住白馬要道以及飛狐口（河北省淶源縣，爲太行山上的關隘之地），天下英雄遲一步降服他的必先被滅了。大王必須從速臣服他，齊國的國土才能够保得住；不然的話，危亡就在眼前了。」田廣認爲他說得很對，便收回駐守歷下（在山東省歷城縣治西）備戰的軍隊，和食其終日飲酒聯絡友誼感情，淮陰侯韓信遊說動了齊國七十餘城，乘機漏夜趕渡平原襲擊齊國，齊王聽說漢兵來攻，以爲食其出賣朋友，說道：「你如果能够阻止沛公，請他收兵，我就使你活命，否則就把你活活煮死。」食其答道：「爲了成就大事，不必講究細節，爲了盛德之所在，我雖死不辭，決不替你去說的。」齊王聽罷，又佩服他的英勇，慷慨就義的精神，又惱怒上他的當，結果活活把他煮死。

（評語）酈食其遊說漢高祖最初以突出奇兵制勝，得到漢高祖的器重，這是靠口才發生力量。至於後來又遊說取得陳留、滎陽，阻塞了成臯、蜚狐……等地的成功，是得力於計策的巧妙而不是說話的技術了。他遊說齊王田廣，是把漢楚的形勢作爲比較，而極力舖張漢軍的優勢以說動田廣，這種方法，新近宣傳的人多半效法它。我以爲食其臨危之際所說的幾句話，獨具胆識，不是小忠小信的人所能够說的。

按太史公作酈生傳有附篇，敍述食其晉見漢高祖的事有聲有色：「……先是沛公率兵經過陳留，酈食其親自到軍門拜謁道：『高陽地方的小民酈食其私下聽說沛公以兵協助項羽討伐暴秦，勞煩你們進入報告，希望見他一面，願獻出平天下的大計劃啦。』門官進去報告沛公，沛公恰在洗脚，問門官道：『是怎麼樣的一種人呢？』門官答道：『他穿着一件儒服，戴了一頂齊國的高山帽，貌像大儒。』沛公答道：『你替我出去謝絕見面，你說我計劃天下大事沒時間見儒人啦。』官門把這些說話向食其轉達。食其張大眼睛扼劍怒叱着門官道：『你再進去和沛公說，我並不是儒人，乃是高陽的酒徒哇！』門官被他大聲一喝，恐懼得把名片都掉落在地上，他跪下地把名片拾了起來，進去報告沛公道：『那客人是天下的壯士，並不是儒徒。』沛公迅速地把脚洗好，用長矛代替枴杖以支身說道：『請他進來。』」只看這一段話，就可以見出酈食其雄傑的姿態，千年之後，讀了這段故事還覺得栩栩如生啦。

——完——



翟天星傳奇故事／南宮宇・文　盧令・圖

夜泣雙刀（上）

荒廟傳偈語　聲聲催人歸

夕陽西墜，紅霞似火。

翠綠飛簷之下，夕照台上，翟天星慨然獨立，暮色蒼然四合，天地一片蒼涼。

翟天星正感歎滄海變幻之莫測，「得得」蹄聲便在天星小築前的青石小徑上響起。

蹄聲勁響，有如四隻小錘敲打着石板鏗然有聲。

翟天星眺望，馬影模糊，但他也可以肯定，這定是一匹良駒，而且馱着不輕的東西。

馬影從一堆黑影漸漸變成清晰。

馬無疑是絕頂的好馬，四蹄踏雪，絕地騰空而來，馬鬃迎風飛揚，煞是好看。

翟天星眉心略蹙，心下暗暗稱奇。

因爲馬上並無騎者。

轉瞬之間，馬已來到天星小築大門之前。

門是緊緊的關閉着，難道牠竟然要衝破大門？

馬口剛要觸到大門上的青獸銅環之際，便倏忽停着。那馬兒昂首高嘶，雙蹄翹起，彷彿正要闖門。

就在此際，大門敞開。

這馬倒有靈性，毫不猶豫，便向着內院奔去。

跟着，便是翟安的叫嚷聲：「你這瘋馬……」

馬竟然停在夕照台之下。

翟安氣咻咻地奔來，說道：「少爺，這……」

「安伯，讓我來！」一聲音甫落，翟天星已然立於馬前。

馬背之上，竟是馱着一口黑色皮箱，馬兒被翟天星身影一驚，突作人立。

那口箱子便立時跌在地上。

「砰」的一聲，好沉重的一口箱子！

翟安已走到馬旁，他雖然很少在外邊走動，但對於養馬卻有些心得。

他輕撫着馬頭，那馬兒終於安靜了下來。

翟安看看手心，赫然發現掌中竟是殷紅一片，驚異道：「血汗馬！」

翟天星道：「怪不得如此機靈！」

翟安走近那口箱子，道：「這口箱子是……」

話猶未止，那血汗寶馬卻突然轉身，飛奔而去，轉眼之間，直出大門，絕塵而去。

翟安道：「讓我去追。」

翟天星道：「不用了，追也是追不着，還是先看看這口箱子。」

翟安歎道：「可惜，可惜，千載難得的好馬！」他一邊說一邊俯身，一手便要抽起黑箱。

可是，箱子卻屹然不動，翟安再加勁一抽，才勉强提起這沉重的黑箱，道：「好重啊！箱內載的是什麽玩兒？」

翟天星雖知安伯年老，但提起這箱子還是游刃有餘，但他卻要加勁，可想而知

，這箱子實在沉重。

翟天星道：「打開看看便知。」

箱外皮扣密封，而且院內光綫欠佳，翟安道：「還是進去才看。」

箱子長有四尺，寬有尺餘，終於打開了。

出乎意料之外，箱內並不是滿載東西，只有一綑閃光的青緞，看來是裹着一些東西。

翟安道：「想不到這個緞布竟是這麼重！」

翟天安把青緞抽起，竟有百斤左右。

解開青緞，裹着的是兩柄刀。

大刀四尺有餘，小刀只有一尺。

兩柄刀都不是中原所慣見的刀，刀身略呈彎狀，刀鞘黑黝而古拙，小刀也是同一模式。

翟安忍不住道：「好古怪的子母刀！少爺，你以前見過沒有？」

翟天星搖了搖頭，提起大刀。

大刀把手之處，刻有「乾雲」二字。

小刀上也有「坤龍」二字。

翟天星自言自語道：「乾雲坤龍？」

他輕輕地把大刀抽出刀鞘。

室內頓時一片光芒。

翟天星雖然從不用兵器，也禁不住說道：「好刀！」

翟安被這驟起的光芒，迫退兩步，皮膚立時起了疙瘩，也驚異道：「好可怕的刀！」

全刀抽出，光芒之外，還帶有砭人肌膚的寒氣。

翟安有點不安道：「快把刀回鞘！」

翟天星把刀放回刀鞘，再看小刀。

小刀刀身薄如蟬翼，一看便知是吹毛斷髮之刀。

翟安詫異道：「什麼人會送來這雙異物？」

翟天星低首不語，陷入沉思，乾雲坤龍，從來沒有聽過的刀名。

翟安忍耐了一會，終於忍不住，又道：「血汗寶馬送寶刀，眞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翟天星依然不語。

翟安見少爺陷入沉思，悄然而退，送進香茗。

翟天星仍是呆呆的看着雙刀。

翟安把茶放下，忽道：「看來這並不是好東西？」

翟天星昂首道：「何以見得？」

翟安道：「馬是寶馬，刀是寶刀，豈能從天而降？」

翟天星道：「從天而降？那一位江湖朋友，會開這麽大的玩笑？」

翟安道：「少爺你也應該到外面走走，自從西湖歸來，你終日愁容默默！」

翟天星想起了垂柳山林，頹然苦笑，半晌才道：「只有一人可能知道這雙刀來歷！」

翟安點了點頭，悄然出了大廳，直往少爺臥房，爲他準備動身之物，雖然每一次少爺出外，都不願攜帶他所備的東西，可是，每次仍然要忙碌一次。

是的，只有一人可能知道這雙刀來歷。

絕想崖，無思僧。

× × ×

參天古柏，猿哭鳥啾，也驚不起這悠然入定的老僧。

微風忽起，鼓漲僧袍，也帶來一聲：「稀客？」

翟天星看見古柏之下，還有一蒲團，道：「無思僧豈是無思？」

無思僧仍然緊閉雙目，道：「這蒲團早爲老弟而設，足有兩載。」

翟天星坐在蒲團，也作了入定之狀。

無思僧道：「老弟似有血污隨身。」

翟天星道：「小弟是好奇惹事，一路還算平安。」

無思僧道：「我是指你身旁捲軸。」

翟天星當眞不能不佩服這位忘年老兄，他從未展開雙眸，却知道自己身有捲軸在側，翟天星已把青緞裹上，假裝捲軸，爲的是避免路上惹人注目。

翟天星道：「知我身有捲軸也不出奇，兄又豈可斷言這是血污之物？」

無思僧仍然沒有睜開雙眼，道：「絕想崖是清靜之地，血污又豈可逃過我的鼻子。」

翟天星道：「恭喜兄長，你那鼻子的功力比那道上的黃狗還要厲害。」

無思僧睜開了眼睛，愕然道：「我的鼻子又豈能與道上黃狗相比。」

翟天星已是大笑。

無思僧錯愕了半天，才恍然道：「老弟竟然也開爲兄玩笑！」

一個終日浸淫在高超莫測的高僧，竟然攪了半天才明白這小小的玩笑，實在有點滑稽。

無思僧也是狂笑不止。

翟天星道：「兄長已到了超凡入聖，脫胎換骨，返老還童之境！」

無思僧道：「無思全絕想，絕想又臨無思，天下混沌，又豈不是如此？」

翟天星道：「那麽，就讓小弟出個題目？」

無思僧道：「又來那一套？」

翟天星道：「拆一個字如何？」

無思僧凝神傾聽，那天眞神態，使人莞爾。

翟天星道：「兄長百無禁忌，就拆一個死字。」

無思僧突然雙眸緊閉，雙眉微翹道：「老弟攜來之物，並非屬弟，而是屬於一個並不認識的朋友。」

翟天星心中一凜，却不露顏色。

無思僧接道：「攜來之物，是刀！」

翟天星再不能掩飾滿臉驚異。

無思僧道：「可惜這刀是凶物，主人已逝。」

翟天星張開了咀巴，半晌才道：「兄長神通。」

無思僧微笑不語。

翟天星道：「爲弟仍不心服。」

無思僧道：「死字早已表明主人已去，那並不算是什麽玄機，老弟不慣使用兵器，當然不是主人。」

翟天星道：「那何以見得那一定是刀呢？」

無思僧道：「拆字只是機緣巧合，你試想想，死字豈不是有一匕在其中？」

翟天星恍然而悟，但着實佩服這位世外高僧。

無思僧道：「我也要出一個題目。」

翟天星道：「爲弟俗慮繞心，那有兄長澄明？」

無思僧並沒有理會，道：「有一犬，遠看是犬，近看是犬，拖牠不動，打牠也不動，是何物？」

翟天星沉吟半晌。

無思僧色然以喜，道：「爲兄難倒老弟？」

翟天星道：「是犬又何以拖不動，打也不動？」

無思僧道：「死犬。」

翟天星愕然，兩人相視大笑。

半晌，兩人止住笑聲，翟天星道：「兄長可曾見過這血污之物？」

他一邊說，一邊解開畫軸，再展青緞，一雙古雅蒼勁的古刀便在目前。

無思僧喟然道：「古拙之物，難得一見，就讓老衲大開眼界。」

翟天星把大刀從刀鞘中抽出。

溫暖的絕想崖上，頓時一片寒涼，連在半空盤旋的兀鷹，也驟然向上竄起。

無思僧睜開雙眼，看着刀鋒上的青濛冷芒，道：「好刀，好刀。」

翟天星說道：「刀曰：『乾雲』『坤龍』！」

無思僧霍然而起，不由自主地道：「乾雲坤龍？」

翟天星大喜，道：「兄長定知雙刀來歷。」

無思僧坐下，沉重地發出一聲歎息。

翟天星並沒有催促，他知道這雙刀定有一個凶險的故事，便凝神恭聽。

無思僧道：「乾雲坤龍是大大的凶物，在中原江湖掀起過險惡風波，却不是中原之物。」

翟天星道：「怪不得我從未聽過。」

無思僧屈指一數，道：「是十五年前的事。」

翟天星道：「是苗疆還是鮮卑？」

無思僧搖頭道：「不……是東瀛扶桑之物！」

翟天星立時明白，這大刀乾雲，略呈彎狀，重如大關刀，並不是中原一般使刀者所用，據說扶桑武士，慓悍驚人，怪不得有如此雙刀。

無思僧道：「老弟見多識廣，可知中原之內，最善使刀的是何門派？」

翟天星道：「以刀煊赫的有刀閣、血刀門與快刀門。」

無思僧道：「你又可知刀閣、血刀門與快刀門本是同一脈？」

翟天星對此也略有所聞，可是並不知其詳。

無思僧又道：「這三個門派同屬刀門限，限者，其實是無限之意，刀門限爲了這雙乾雲坤龍才分成三個門派，而三派又以此雙刀爲刀門限的奇恥！」

翟天星有點摸不着頭腦。

無思僧道：「事情要從頭說起，這雙刀的主人，是扶桑一個門派所有，這門派字號十分詰屈聱牙，一時之間，我也記不起來了。」

「這扶桑門派之下，有個鬱鬱不得志之武士，盜了祖師雙刀，來到中原，這人後來改名爲辛四郎，而這勇悍的辛四郎便是日後在中原掀起風波之人。」

「辛四郎武功並不高明，在扶桑時，飽受同門欺負之苦，索性盜了雙刀，來中原耀武揚威，我國武術之道，講求修身健體，主旨並不在殺人，但扶桑武士却要出刀見血，與我們學武之人，大相逕庭。

「他來到中原，既爲了一洩胸中塊壘，也爲了揚名立萬，於是第一個要找的是刀門限的人。」

翟天星明白，使刀的人，對敵莫如使刀門派，刀門限成爲辛四郎第一個目標是極其理所當然的事。

無思僧又道：「刀門限內，三月之內，死了三十六人，每個人都是被這乾雲一刀劈死！」

翟天星可以想像得到，這一次的挑釁，是極其慘烈而血腥，可是，他有點不明白，便問：「刀門限中人既死，又何以會有今日的刀閣，快刀門與血刀門。」

無思僧道：「事有湊巧，刀門限中三個武功最高的，却並未在刀門限之內，假如他們三人都在，刀門限也不會幾乎全派被人滅絕。」

翟天星問道：「兄長所指的，是刀行者武刄霜，刀鞭浮屠凌川和飛燕血刀鷹無懼。」

無思僧道：「是的，而今刀行者武刄霜是刀閣的掌門，刀鞭浮屠凌川是快刀門的掌門，而飛燕血刀鷹無懼是血刀門的掌門。」

翟天星又問道：「事發當日，三人何往？」

無思僧道：「三人在廬山絕頂紫霄峯上。」

翟天星道：「論刀？」

無思僧道：「正是，三人在刀門限之內，武功最高，而且各悟了一套刀法，這正是紫霄峯上論刀之期！」

翟天星道：「三位刀門限高手下山之後，便是一場空前慘烈的仇殺？」

無思僧嘆了口氣道：「三人眼見滅門之禍，當然立志報仇，但辛四郎已離開刀門限，向五嶽而去！」

翟天星道：「五嶽難逃大限？」

無思僧道：「五嶽有備而戰，泰山祇損失六十四人，華山派地勢險要，損傷最少，也有廿四人，嵩山派損了八十八有餘，衡山派損失最重，足有一百，恒山的比丘尼，也有五十餘口。」

五嶽派一度有雄霸中原之勢，被辛四郎一雙乾雲坤龍刀，弄得人材凋零，幾乎不能再度立足！

翟天星對這事，也略有所聞，但五嶽派中人，都認爲是奇恥大辱，因此從來無人提起，江湖中人，對五派的式微，只有憑空臆測，謠言四起，盡是穿鑿附會之說，而今翟天星才知道眞正的蘭因絮果。

翟天星有點不大明白，道：「五嶽派武功眞不及這辛四郎？」

無思僧道：「非也，扶桑武士，一向都是異常陰險，而這位滿胸抑鬱的辛四郎更爲了揚名，根本不依武林規矩，他心中只有一個目的，殺！」

翟天星聽到無思僧口中的「殺」字，也頓覺寒意冒起，一個用血污建成的聲名、又豈是如此重要？

翟天星道：「滅了刀門限，又大敗五嶽，辛四郎已是名震中原？」

無思僧道：「血污只能累積而不能抹去，何況是瘋刀？」

翟天星道：「他下個目標又如何？」

無思僧道：「你也可以想像得到。」

翟天星道：「是京洛無刄顧盼？」

無思僧道：「那時京洛無刄顧盼已是七十高齡，封刀亦已十載有餘，你可知他的外號從何而來？」

翟天星道：「聞說他使刀已達至高境界，根本上，他拿起什麼東西，甚至空手而舞，也比眞刀厲害，因此人人稱他爲無刄。」

無思僧道：「京洛無刄顧盼早已到了使刀的空靈境地，亦好比佛家的無我無物之景況。」

翟天星道：「結局如何？」

無思僧道：「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翟天星是個學武之人，多年江湖磨煉，仍是沒有參透勝敗這一關。

無思僧道：「老弟，多在絕想崖上盤桓，自有玄妙參透。」

翟天星知道這位兄長賣關子，便笑道：「凡人亦即煩人，凡心亦即煩心，凡緣未了，煩心纏繞。」

無思僧道：「辛四郎却在赴京洛途中，突然不知所踪，他既沒有去找京洛無刄，也沒有再現江湖。」

這結果實在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翟天星道：「辛四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無思僧道：「不可知，不可知！」

究竟辛四郎在途中發生了什麼事，竟然會在江湖隱身，難道是遇到了一個無名的高手。

翟天星道：「他什麼也沒有留下？」

無思僧道：「不——留下的便是這雙血污之物。」

翟天星怪道：「爲何乾雲坤龍又會落在刀門限手上？」

無思僧道：「刀門限三大高手，聽說辛四郎赴京洛，因此連夜北上，在道上偶然拾得此刀，可是費了三年功夫，却無法找到辛四郎。」

翟天星道：「刀門限是爲了這雙刀而分三派？」

無思僧點首道：「是的，三人既然找不到辛四郎，只有頹然而歸，把這雙刀列爲刀門限奇恥，不過，這雙刀實在是寶物，刀門限三位高手，都是使刀之人，更容易被這雙刀迷惑，本來，他們想聯手重振刀門限，後來却被這雙刀蠱惑，三人互相猜疑奪刀，因而分裂而三派，最後這雙刀是落在三人武功最高的飛燕血刀鷹無懼手上。」

翟天星道：「原來這雙刀是鷹無懼送來！」

無思僧道：「未必，鷹無懼已成一派宗師，又豈會把這寶物無故給你？」

翟天星自言自語道：「那麼，這是誰人送來？」

無思僧道：「老弟既是凡心未了，自然可以找出送刀之人。」

翟天星沒有說話，陷入沉思。

無恩僧道：「乾雲坤龍再現江湖，定會掀起另一場腥風血雨，阿彌陀佛！」

翟天星想起無思僧剛才一番描述，雖未曾目睹，但已隱見到血湧屍橫的景象。

他一定要制止這場可怕的江湖風波！

想到這裏，翟天星霍然立起，道：「我定要把這事查個水落石出！」

無思僧並沒有挽留，望着翟天星把雙刀重新捲入畫軸，一言不發，直送他往迎客松下。

翟天星正要拱手話別。

無思僧歔然道：「老弟，爲兄無言贈別！」

翟天星道：「無言即有言！」

無思僧道：「我幾乎忘了告訴你，這乾雲坤龍，是通靈寶物，極有靈性！」

翟天星凝神傾聽。

無思僧道：「雙刀有兩個特性：假如一遇主人，會發鏗然聲響，聲如小孩夜泣：寶刀需要舐血，假如遇有外襲，亦會發出同樣聲音！因此，這乾雲坤龍，又名夜泣雙刀，老弟愼之！」

夜泣雙刀，好個詭異而美麗的名字。

翟天星下了絕想崖，絕不猶豫，向着蜀道而去，因爲刀門限發源於蜀，而今三個門派——刀閣，快刀門，血刀門也是在蜀中鼎足而立。

血刀門，飛燕血刀，鷹無懼！

× × ×

有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剛踏入蜀道，翟天星便聽見鏗聲微响，聲响發自畫軸中雙刀，夜泣雙刀！

夜泣之聲，果似小孩夜啼。

乾雲坤龍本屬瘋刀辛四郎所有之物，難道一上蜀道，便見辛四郎重現江湖！

這個推斷並不合理，留下的當然是將有奇襲！

翟天星毫不慌忙，脚步放緩，眼觀四路，耳聽八方。

蜀道崎嶇，尤其是在這暮色滄茫之際，又豈會有人登臨？四野無聲，翟天星警覺提升。

轉了一個山坳，下面是一怪石嶙峋的小谷。

小谷之內，赫然八條人影矗立！

夜泣雙刀又發出了「鏗」的一聲。

山坳之下，並無他道，就算有另外通道，翟天星仍然是選擇八條人影矗立的地方！

翟天星低首緩步，但他已看清楚這攔着去道的八人！

八人全是一式黑衣勁裝，外披風氅，微風過處，風氅飄獵，隱隱看見衣角之處綉有一柄紅色彎刀！

血刀門，飛燕血刀！

翟天星有點高興，因爲他正要找血刀門。

其中一人朗聲道：「好漢慢走！」

翟天星聞聲昂首應道：「在下路經此地……」

那人並不讓翟天星再說下去，接口道：「好漢懷中的畫軸，可否讓咱們一開眼界？」

翟天星道：「這畫軸只是在下兒嬉之作！」

另一人不耐煩道：「什麼兒嬉不兒嬉

，大爺們要看看，拿來！」

語聲未絕，人已欺身而來，搭手便要搶去翟天星懷中畫軸。

翟天星順着他的來勢，衣袂不飄，略退一步。

那人有點錯愕，又再迫身而進。

翟天星笑道：「好一招『飛燕掠波』！」語音隨着身彡而動。

那人倏忽反手，一招「乳燕纏絲」，硬要把翟天星懷中畫軸奪去。

這招「乳燕纏絲」是血刀門名震江湖的擒拿手法，混合了大小擒拿手而獨創的纏絲掠手，這人功力雖未到家，但等閒之輩，定然手到拿來！

可惜翟天星並非等閒之輩，而且天星步瀟洒而巧妙，那人根本沾不到翟天星衣角。

那人有點憤怒，纏絲掠手一展，再展，三展！

翟天星仍是一閃，再閃，三閃，衣袂不飄！

其他七人眼看此中情況，同時抽刀！

刀是軟綿綿的緬刀，但各人一抖，緬刀同時抖直。

最先開口那人道：「好漢不單是個會家子，而且對血刀門也不陌生！」

翟天星笑道：「在下三脚貓功夫，在血刀門之前，簡直貽笑方家！」

那人看來是八人之首，處事較爲審愼，知道來者並不是一般江湖漢子，垂下緬刀，拱手道：「好漢尊姓高名，不知入蜀有何貴幹？」

翟天星道：「川蜀天府之國，慕名而來！」

那人道：「在下血刀門聶承恩！」

翟天星道：「原來是『刀過露凝』聶承恩大俠！」

那人見翟天星聽過自己的外號，立時對他也存了幾分好感，原來這聶承恩是血刀門第三代弟子，所謂刀過露凝，意思是指他刀揮一過，連露水也會凝結，可知此人刀快而殺氣凝重！

聶承恩道：「閣下是——！」

翟天星接應道：「在下姓翟，上天下星！」

八人不約而同道：「翟天星？」

聶承恩謙道：「得罪翟大俠，天星步果然是名不虛傳，使咱們大開眼界！」

那施展「纏絲掠手」的漢子，似乎有點不服氣，冷語道：「我看未必！」

聶承恩正要用眼色責他，那知他竟然一個閃身，緬刀便如波浪般捲起。

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這漢子爲人既是暴躁，也不甘翟天星連躱他三步，立心要再試翟天星武功！

突然出手，翟天星並未介懷！

「鏗」的一聲，竟是夜泣雙刀泫然之聲！

原來寶刀通靈，這一突襲，便自然而然的發出聲响！

這「鏗」的一聲雖微，但衆人却是聽得異常清楚。

「夜泣雙刀！」

語聲之中，八人緬刀同時筆直。

聶承恩道：「翟大俠，畫軸之中是夜泣雙刀？」

翟天星一時不知如何作答。

那施突襲的漢子接口道：「什麼大俠，竟是盜刀之人！上——」

聶承恩十分穩重，朗聲道：「翟大俠，夜泣雙刀是血刀門之物，爲何竟在你畫軸之中？」

翟天星仍是那麼從容不迫，道：「在下並非盜刀之人，只不過——」

那暴躁漢子道：「賊豈認賊？」

翟天星聽了這話，怒從心起。

聶承恩道：「翟大俠，放下雙刀，好遊天府之國！」

翟天星道：「我不放下又如何？」

聶承恩道：「那要得罪了！」

那暴躁漢子巳急不及待，緬刀橫揮。

翟天星再無辯白的機會，迎着勁風，橫身挫腰。

那漢子見一刀落空，另一刀又翩然而至。

翟天星對這八人，並沒有什麼惡感，只不過希望在他們口中，得知夜泣雙刀之事，可是，這個暴躁而橫蠻的漢子，竟然一迫再迫。

他再不遲疑，雙掌驟出，用的只是五分勁道，那漢子的緬刀竟敵不住雙掌勁風，左搖右擺！

那暴躁漢子又吃了一次小虧，心下更加憤怒，立時喝道：「你們難道忘記了師公之語？」

其他七人立時揮刀，刀如靈蛇閃動，向着翟天星全身罩來。

翟天星拂起雙袖，刀光與袖影齊飛。

一時之間，刀刃破空之聲，有如夜梟驚嘶。

轉眼間，八人巳施展了血刀門的血刀十二式，齊齊向着翟天星要害攻去。

翟天星雙袖拂起，有如怒浪急捲，迎着一層一層的刀浪，在刀隙與刀隙之間，騰挪起伏。

聶承恩究竟是見過世面的人，知道再鬥下去，並沒有把握戰勝對方，而且對方並無施展殺手，只要翟天星發難，八人定然落敗。

但祖師如此看重雙刀，又豈可讓他逃去？

他不再猶豫，緬刀虛晃一招，退了兩步，突然在半空之中，劃了一個圓圈，他出刀手法非常詭異，疾如電光，其他七人，早巳看到黑暗之中的光環。

八人同時躍起，也同時落在八塊怪石之上。

翟天星氣定如山，傲然卓立，暗道：「不知這血刀門人，又使什麼詭計？」

暗念未畢，只見八人站在石上，有如八尊丈八金剛，只見聶承恩右手猝翻。

立時之間，一陣粉末橫飛而至，斜洒地下。

翟天星以爲他使的是什麼暗器，可是，他却並不是向自己擲來，正奇怪間，只見地上突然湧起一堆火焰。

火焰迅即蔓延，團團的湧向翟天星。

翟天星初則愕然，隨即明白，這是血刀門的「青燐火末」，那些粉末一着地上，便會烈焰迅起。

翟天星笑道：「想不到你們竟用這些下三濫手法！」

聶承恩道：「爲了雙刀，可怪不得我們！」

雖是兩句說話，烈焰巳迫近翟天星。

翟天星連忙一個縱身，躍起十丈。

與此同時，八人也在石上躍起，八把緬刀，結成了一個從天而降的刀網。

翟天星輕功獨步天下，但他畢竟是個人，人的能力是有極限，他並不能飛身跳出刀網之外，隨即又墮下火焰之中，他雙袖同時拂起，火勢稍退。

但勁風過後，火焰又如萬蛇吐信，飛閃眩目。

翟天星不再遲疑，天星掌騰出，一陣狂風迴旋，八人雖站在石上，也感到氣勢迫人。

聶承恩眼見火焰熊熊之勢巳弱，一聲叱喝：「上！」

喝聲之間，衣袂獵獵之聲，穿插着緬刀嘶裂空氣的聲音，從四方八面射出。

八人都是身披風氅，從空而疾降，看似八隻大鵬展翅，八把緬刀，同時在火光之中，明滅不定。

翟天星雙掌又起，用了七成力度。

只聽見「砰砰」之聲，不絕於耳。

八個人同時暴退，因爲身未着地，被天星掌勁力所迫，不由自主的墮在地上。

八人之中，只剩下聶承恩一人，仍手持緬刀，其他七人緬刀巳不知飛向何方。

天星掌的力量，實在是驚天動地。

聶承恩知道敗象巳呈，一聲呼嘯，八人同時消失在黑暗之中。

翟天星拂拂衣裳，心下道：「盜刀之名，定然傳遍天府之國！」

其實，翟天星早巳知道，自從血汗寶馬馱來雙刀，這個盜刀之名，便註定要負上！

蜀道難，却難不倒翟天星！

× × ×

微曦之際，翟天星仍然趕路、

春寒料峭，翟天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頓覺精神舒暢，心曠神怡，爲了垂柳山莊之事，蟄伏家中幾月，有說不出的愁懷，而今面對朝陽，胸襟稍展。

微風初起，帶來了一陣霧靄，也帶來一陣泣聲。

翟天星心中一凜。

泣聲，是清澈的泣聲！

翟天星凝步，泣聲來自不遠山崖。

轉過陡峭山崖，一個女子背影便在目前。

那女子身材窈窕，身穿一襲青衣，外罩輕紗，風起處，輕紗飄動，簡直像個神仙中人！

一個哭泣的仙子？仙家又豈有煩惱？

翟天星緩緩走近，那女子巳聞步聲，轉過頭來。

好一個梨花帶雨的面龐！

那女子見到陌生人，有點驚異，道：「你——」

翟天星拱手道：「在下路過，未知姑娘……」

那女子突然轉身，一語不發，便要躍下。翟天星反應極快，天星步巧蹬，後發而先至，巳阻在女子前面。

那女子道：「你——」

翟天星微笑，轉首看看崖下，只見千仞峭壁，下面却是一條怒江。

翟天星作了一個害怕的模樣，道：「這又何必？」

那女子泣道：「生無可戀甘爲鬼！」

翟天星歎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那女子有點愕然，表面看來，這兩句說話是毫不相干，但對這女子而言，却似乎正中了她的心事。

仙女動凡心，若不爲情，反會令人驚異。

那女子呆望翟天星半晌，突然淚盈於睫，返身又要躍下懸崖。

翟天星早巳有備，巧妙地欺身在她跟前，道：「姑娘，你不怕粉身碎骨？」

女子道：「死也不怕，又何懼屍骨無存？」

翟天星笑道：「姑娘花容月貌，假如死後，臉如夜叉，骨折肌裂，你的多情公子看見……」

那女子聽了這話，倒有些心怯，愛美是人之天性，對於一個容顏俏麗的女子來說，美貌更爲重要。

翟天星見她意怯，又道：「若果你頭顱爆烈，腦漿溢出，不要說你的情郎，就算我……」

那女子臉色愕然道：「不要再說！」

翟天星忽又改口道：「你跳吧！」說罷騰開身體，讓那女子躍下。

那女子見翟天星如此，反而退身。

怒江在千仞之下，驚濤拍岸之聲，仍然清晰地傳了上來，空谷傳音更是駭人！

那女子慢慢退後，淚又淌下。

翟天星道：「姑娘高姓？」

那女子依然不語。

翟天星又道：「既然不願告之，我也不相強！」

女子道：「恩人可否把姓名相告？」

翟天星道：「恩人？我並不是你的恩人，你沒有忘記，我曾經叫你躍下？」

女子道：「大恩不言謝，恩公之意，小女子又豈會不知？只望以姓名相告，日後……」

翟天星道：「我既不曾施恩，又豈會望你相報？」

女子道：「小女子姓……馬！」

翟天星望着那女子，只見她雙眸閃晃不定，早知是個假姓，但也不道破其僞。

女子又道：「在下巳道出姓，恩公又何妨說出？」

翟天星見這女子端莊凝重，舉止嫻淑，並不似是一般平凡女子，便道：「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翟，名天星！」

那女子似乎並不相信自己的耳朶，道：「翟天星？」

翟天星道：「名字可怪？」

女子笑道：「原來你便是翟天星！」

翟天星道：「你認識我？」

女子道：「江湖中人，那個不知身長七尺，伸手可摘天星之人？」

翟天星笑道：「取笑，取笑！」

女子道：「我還以爲你是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

翟天星道：「怎會如此想？」

女子道：「我聽傳言，知你曾與生華陀野扁鵲旋周，又與崇山宗的老把子力鬥，大破寂滅谷，這些高手，全是七老八十

之人……」

翟天星笑道：「你以為只有老頭子才能與老頭子周旋，因此……」

那女子靦覥地笑道：「你既是翟天星，我也不想死了！」

翟天星聽了，心下覺得十分奇怪，道：「為何你會改變主意？」

女子道：「因為我的事只有你才可解決！」

翟天星道：「我既不是氤氳使者，也不是月下老人，何能為姑娘効勞？」

女子道：「請問翟大俠，你以為情重抑或仇重？」

翟天星聽了，一時為之語塞，情重？仇重？自古聖賢，又有幾人可解？

情仇有如生死，又豈是凡人所能參透的？

翟天星陷入沉思，這個問題，下一次再往絕想崖之時一定要好好追問無思僧！

女子催促道：「情重？仇重？」

翟天星遲疑，仰望天際，只見繁星閃爍，自己的外號是「擷天星」，天星又豈可擷？

翟天星嘆了口氣，道：「情重，仇重，生命更重！」

女子似乎略有所悟。

翟天星道：「是一段動人的往事？」

女子嘆了口氣，道：「小女子命蹇時乖，對方是我父仇人！」

翟天星已然明白，上天的播弄往往如是，道：「仇可解？」

女子斬釘截鐵道：「永不可解！」

翟天星道：「為何？」

女子道：「因為這仇恨是關乎中原江湖！」

翟天星越來越感到興趣。

女子道：「你可接到一雙寶刀？」

翟天星聽了這話，更覺精神一振，道：「你是送刀人？你是——」

女子坦然道：「鷹翔虹！」

翟天星道：「鷹無懼是你爹爹？」

鷹虹翔點了點頭。

翟天星道：「多情公子是辛——」說到這裏，他突然住了口，因為瘋刀辛四郎應該是鷹翔虹的上輩人物，又怎會成為她的情郎？

鷹翔虹道：「是辛十四郎！」

翟天星道：「是辛四郎的——」

鷹翔虹接口道：「是辛四郎的第十四個弟弟！」

翟天星道：「他本是扶桑武士，這次為的是夜泣雙刀？為什麼又會落在你手中？而你又為什麼把夜泣雙刀送來天星小築呢？」

鷹翔虹道：「事情十分複雜！簡單來說，辛十四郎奉師命找回夜泣雙刀，但來到中原，與我邂逅，我既不能讓他帶雙刀回扶桑，也不能讓他在中原被殺！」

翟天星道：「因此，你把雙刀送來，要我把這死結解開？」

鷹翔虹道：「是的，我在江湖日子不多，只想到你才可以肩此重任！」

翟天星笑道：「你根本並不認識我，為什麼竟然會相信我？」

鷹翔虹道：「只有好奇而正義之人，才會毅然負起這個任務！」

翟天星道：「你可以把事情再說得清楚些！」

一陣微風吹來，鷹翔虹不由打了一個冷顫。

翟天星道：「這懸崖峭壁，並不是一個說話之所。」

鷹翔虹道：「那邊山頭，有一石洞，是我盜刀之後，隱居之處！」

翟天星道：「那我們先到石洞，再作詳談。」

鷹翔虹却猶豫不去！

翟天星道：「你想等人？」

鷹翔虹點頭道：「辛十四郎可能會到此！」

翟天星道：「他是個怎樣的人？又是另一個瘋刀？」

鷹翔虹道：「不——他是個——我也不敢肯定！」

翟天星道：「你既然不敢肯定，何不試他一試？」

鷹翔虹道：「如何試法？」

翟天星道：「你脫下繡靴！」

鷹翔虹依言，脫下了繡靴，內裏還有一雙布履！

翟天星道：「我們先去，假若辛十四郎發現了你的繡靴，他的真情便露！」

鷹翔虹道：「我們在這裏等？」

翟天星道：「不——我們先到石洞，你想他大概什麼時候會趕到？」

鷹翔虹道：「照他的脚程，應是月落時分！」

翟天星道：「那還有很多時間！」說罷便提起繡靴，雙手一揚，已把繡靴掛在懸崖不遠一棵幼松之上，又道：「辛十四郎是個武功高強之人，定可看見！」

鷹翔虹似乎有些不安。

翟天星道：「你既然能把夜泣雙刀交托於我，又何妨多信我一次？」

鷹翔虹無言，轉身向山坳而去。

轉了兩個陡峭山坡，石室在望，這地方人跡罕到，倒是個很好的隱居之所。

石室之內，應用物品，一應俱全。

鷹翔虹竟然奉上香茶。

翟天星啜着香茶，恭聽着。

鷹翔虹道：「夜泣雙刀是我們刀門限——而今分成刀閣，快刀門與血刀門的奇恥！」

翟天星道：「這事我已知悉！」

鷹翔虹又道：「去年我往福建遊歷，在沿海之處，見到了辛十四郎，他為人溫文爾雅，並不像個東瀛武士，在偶然機會之下，他論刀，因為他腰間插有長刀，而我是血刀門之人，對刀當然感到興趣！

「辛十四郎說過，刀的珍貴並不在於刀的本身，而是在於使用刀的人，這句話緊緊印在我腦中。」

翟天星也點頭，辛十四郎的確是一個懂刀的人！

鷹翔虹續道：「起初我並不知道他是異域之人，更不知道他來中原，為的是取回夜泣雙刀，後來，我在他的言語之間，隱約已知他的目的，於是，我不辭而別，回到家中，那日，收藏夜泣雙刀之刀廬，竟發出了聲響，幸好這聲響只有我一人聽到，我知道夜泣雙刀通靈，發出聲響，是因為主人快到！

「我想，假如辛十四郎來血刀門奪刀，一定會引起軒然大波，血刀門，刀閣，快刀門雖是分裂，但對於敵愾同仇之事，一定會聯手，那麼，一場可怕的流血事件將無可避免，而且……」

翟天星道：「而且你既不想令尊受侮，也不想辛十四郎有損！」

鷹翔虹赧然低首，道：「這是一個死結，我沒有辦法解開，而我也不能讓這場血腥惡戰展開！」

翟天星明白她的內心矛盾，一個是自己父親，一個是多情郎君，怎能取捨？

翟天星道：「因此，你盜了雙刀，用血汗寶馬送來，要我解開這死結？」

鷹翔虹點了點頭，道：「我相信你可以！」

翟天星苦笑，刀門限的血海深仇，又豈是三言兩語所能解決，況且這位辛十四郎又不知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假如他如乃兄，那麼，自己的插手，反而更添仇恨。

鷹翔虹見翟天星沒有回答，道：「你不願意？」

翟天星道：「我只能說一句，我會盡力，這事關乎中原江湖，也關乎扶桑！假若這事弄得妥貼，日後中原江湖與扶桑之間，將會有一段平靜，否則……我也不敢想像！冤冤相報，何時可了？」

鷹翔虹也默然，望着翟天星的臉孔，她突然感到一陣歉意，為什麼要拉他淌這無關渾水？

翟天星也明白她的心意，安慰道：「我既是江湖中人，自應為江湖之事奔波，而今，最重要是，辛十四郎是一個怎樣的人？」

鷹翔虹道：「他是——」

翟天星道：「當局者迷，你且不必說了！」

那時月色已斜斜照入石室之內。

翟天星道：「我會好好了解這人，你好好在這裏等我消息，希望不負所托，這雙刀你好好保管。」

說罷便出了石洞，奔向懸崖。

翟天星心想：「假若辛十四郎是個性情中人，那麼，這件事仍有解決之道，可是，假如他又是另一個瘋刀，那麼……」他也不敢想像下去。

蜀道崎嶇，尤其是在黎明前的闇黑之際，一堆一堆的怪石，在月光掩映之下，鬼影幢幢。

未到懸崖，已聽到一聲振人心弦的嘆息。翟天星提氣一沉，來到一處隱蔽石丘，只見懸崖之上，果有一人卓立。

那人身長七尺，身穿中原一般武林裝束，腰間插着一柄長刀，難道這便是辛十四郎？

那人站在懸崖之上，忽然向前一躍。

翟天星心中一驚，還以為他又要自殺，正想現身，那人又騰身上了崖上，手執鷹翔虹遺下的繡靴。

那人看着繡靴，又一個深沉的嘆息。

月光從黑雲之中突然露出，冷冷的光芒，映在那人側臉之上，翟天星竟然看到那人滴下了一點淚水！

翟天星有些感動，竟然想躍出去告訴他，鷹翔虹並沒有跳下懸崖。

忽然那人把繡靴收入懷中，然後矮身挫腰，一把四尺有餘的長刀已在手中。

這柄刀雖然在月色之下，並無刀芒。

那人揮刀橫掃，叱喝連聲。

翟天星明白，他要把一腔愁絮，盡化在刀舞之中！

刀鋒雖無刀芒，但那刀式，一刺一戳，一點一捺，一捌一擱，一劃一割，却是透着刺人肌膚的寒氣！

崖上無風，樹叢却因刀風而動，周圍八丈之內，一時勁風瀰漫，枝葉晃動！叱喝一聲，有如龍吟虎嘯，震響山崖。

那人收刀，回鞘，姿態極其優美而洒脫。

翟天星也不禁暗暗叫好！

刀剛回鞘，四面的枝葉紛下，那人的刀雖沒有接近樹葉，但那無形的刀氣，已足夠把枝葉震下。

這人的刀法，雖未至爐火純青，點着無痕，但在中原之內已可算是一等高手。

落葉已靜，人仍呆立。

翟天星擊掌道：「好刀法！」

那人轉身，刀又在手。

翟天星緩步而來，仍擊掌道：「實在是好刀法！」

那人道：「你是何人？」語調生硬，口音並不是中原人士，翟天星似乎已肯定他是辛十四郎？

翟天星道：「月下舞刀難得雅興！」

那人道：「你從那裏來？竟然可以躲過我的察覺！」

翟天星道：「刀氣罡凝，可是——」

那人道：「你也懂刀？」

翟天星道：「略知皮毛！」

那人道：「你認為我的法如何？」

翟天星道：「刀法剛勁，可惜刀與人未能混為一體。」

那人道：「你指的是刀人合一？」

翟天星道：「正是，以我觀閣下刀法，本已到了刀人合一之地，但心中煩躁，心思不定，人刀又怎能合一？」

那人十分佩服翟天星的說法。

那人道：「你也使刀？」

翟天星道：「不，我並不使刀！」

那人道：「為什麼你對刀法有如此看法？」

翟天星道：「天下武功異途同歸！」

那人拱手道：「那實在要請教一番，老師高姓？」

這人竟稱翟天星為老師，翟天星有點愕然，但心下倒也佩服這人的胸懷，一個高手，還可以容納他人，並不以他人的批評而介意，實在是難得。

翟天星道：「我只是行走江湖無名之輩，又豈敢在高人面前獻醜？只不過一時口癢，還望兄台見諒！」

那人收了長刀入鞘！

翟天星心中一凜，原來這人使的是一柄竹刀，怪不得在月光掩映之下，毫無光芒，假如他使的是一柄利刀，那麼，附近的臂兒粗樹幹豈不是早已折斷！

這人的武功，在翟天星心中又高了一層。

那人道：「我姓辛——」

翟天星道：「你是海外來的？」

那人道：「是的！」

翟天星道：「來中原找人？」

那人道：「找一雙刀！」

翟天星斷定那人是辛十四郞，正要問下去，忽地傳來一陣人聲。

那姓辛的漢子道：「兄台請暫時隱身一處，這些人相信都是爲我而來！」

翟天星道：「是你仇家？」

辛十四郎道：「不，但也可算是！」

人聲漸近，翟天星只好暫時隱退。

辛十四郎站立在崖上，手按刀柄。

來人共有十多個，都是身披風氅。

其中一人挺身上前，喝道：「辛十四郎！」

辛十四郎並不答話，只冷笑連聲。

又有一人在人叢之中道：「是他，他砍傷了石師兄！」

爲首那人道：「辛十四郎，你還想抵賴？」

辛十四郎冷聲道：「我抵賴什麼？」

那人道：「你砍傷了快刀門的人，又盜走了血刀門的夜泣雙刀！」

辛十四郎傲然道：「那小子原來是快刀門的人，他的刀可快，但只適宜斬瓜切菜！」

那人怒道：「就讓你試試我的無兆雙刀！」語音甫落，那人雙刀挺出，向辛十四郎雙脅而來！

辛十四郎並沒有移身，側身連閃，雙刀落空！

翟天星在石丘之後，早已認出這無兆雙刀郭天穎，是快刀門第二代弟子，他使的是一雙經過改良的屠刀，因他出刀並無任何朕兆，因而江湖中人都稱他爲「無兆雙刀」。

郭天穎出刀極快，兩刀落空之後，忽而左右同時抄起向着辛十四郞腋窩而上。

辛十四郎一個昂身，雙刀在他額前閃過。

郭天穎招式未老，反手捺下，果然是全無朕兆，辛十四郎只見眼前刀光一閃，如果再不避過，定會中刀，於是他昂身一翻，腰間揷着的刀已在手中。

這個翻滾姿勢極其美妙，刀雖在手，却仍未出鞘，郭天穎見他後騰翻滾，連忙雙刀交錯，半空之中，出現了一閃眼的交加。

他的刀實在快極，幾乎連眼睛也追不上。

但辛十四郎的刀更快。

「鏗」的一聲，手中連鞘的刀已橫劈而來，已劈中郭天穎的腰間。

郭天穎避無可避，假如辛十四郎刀已出鞘的話，他定然會被攔腰斬斷，但刀鞘的勁力，足以使郭天穎彈出八丈之外，快刀門的人，連忙擁上接着。

月光之下，郭天穎汗水如雨下，相信他的肋骨已斷了大半。

人叢之中立時响了一聲：「上！」

除了抱着郭天穎兩人之外，其他快刀門的人已同時擁上，一時刀光閃影，密密的罩着辛十四郎。

那時辛十四郎已把竹刀從鞘中拔出，橫揮斜砍，雖有十四人圍攻，仍佔不到半點便宜。

翟天星細看他的刀法，剛勁凝鍊，雖是竹刀，但破空之聲，却不讓鋼刀專美。

十四人忽上忽下，已連續攻了百招有餘。

辛十四郎有如嶽峙淵停，迫得他們無法近身，可是，辛十四郎只是見招拆招，並無殺絕還擊。

翟天星心中覺得有些奇怪，當年辛四郎來到中原，爲揚威立萬，幾乎滅絕了刀門限，而且刀絕人狠，差不多見人便殺，才被人喚作瘋刀，而今這位眼前的辛十四郎，却處處謙讓，大有君子之風。

快刀門的人，雖是刀法綿密，卽以翟天星眼光看來，破綻仍然處處可見，只要辛十四郎一發狠心，至少有七個快刀門的人，會血染竹刀。

那時東方已露魚肚白，霧靄從石堆中升起，刀刄過處，霧湧霧散，煞是好看。

看來辛十四郎已有退意。

無兆雙刀郭天穎肋骨雖斷，但一直在旁觀看，見辛十四郎虛晃幾招，便提聲喝道：「纏着這兔崽子！」接着便從懷中掏出花炮，向天放去。

當時，天空閃起一陣紫光。

快刀門羣豪，雖已露疲態，但見這位師叔喝令，立時又一鼓作氣，死纏爛打。

辛十四郎雙眉一蹙，刀下人起。

刀是竹刀，但刀鋒之處，仍有相當殺傷能力，況且他勁凝刀鋒，他似乎要施殺着，才能脫出圍困。

躲在石丘之後的翟天星，突覺背後有人聲呼嘯。

看來郭天穎所放的花炮，是召喚更多的援手。

郭天穎也聽到了人聲，朗聲道：「這兔崽子逃不了，刀閣的兄弟已來！」

快刀門的人聽了，也是精神一抖，刀光更是綿密，辛十四郎的竹刀，無論如何不敢硬碰鋼刀，因此處處受肘，一時之間，未能脫出重圍。

人聲漸近，翟天星本想再找另一地方躲藏，可是四周只有這一個石丘較大，而人聲是從背後而來，根本再沒有藏身的地方。

轉瞬之間，人影已到。

來的也是十餘人，他們一見了翟天星，不由分說，已把他團團圍着。

翟天星站起，狀若閒鶴，氣若青松。

郭天穎一直沒有發覺翟天星躲在石丘之後，突然見有人凝立石丘，便道：「原來這兔崽子竟暗藏援手，刀閣兄弟，協殺此人！」

翟天星沒有解釋，這也不是解釋的時候。

刀閣的十多個漢子，使的都是一式寬刀，名曰「映日霓虹」，因爲刀背寬闊而閃亮，能反映日光，使對敵者眩目不能睜視，便下殺着。

那時，日光已盤據東邊山頭，初露光芒。

刀光映日，有如一面斷裂鏡子，向着翟天星而來。

翟天星雙袖拂起，那面鏡子般的刀陣，立時碎開。

那邊的辛十四郎，看見翟天星突然在石丘之後現身，也極其錯愕，道：「好漢，這是在下之事，請勿插手！」

翟天星拂開了刀陣，道：「是他們迫我揷手！」

刀閣羣豪不理會翟天星說話，映日霓虹刀又從四面湧至，翟天星也不慌忙，脚下踏着天星步，雙袖左遮右擋，後拒前迎，十多柄鋒刀，竟奈他不何！

事實上，翟天星一直躲在石丘之後，並不是害怕得罪快刀門的人，而是因爲夜泣雙刀之事，他只聽過鷹翔虹片面之言，並不清楚這位辛十四郎的爲人，而且夜泣雙刀是關乎刀門限下三個分裂門派之事，自己不分皂白的揷手，反而會把整件事情越弄越糟，對於將來解決這件紛爭，更爲困難。

可是，事到如今，快刀門與刀閣的人，却誤會了自己是辛十四郎的援手，就算翟天星離去，也沒有可能，眼見一場惡鬥，是無可避免。

石丘附近，怪石特別多，翟天星的天星步雖然巧妙，但受了這些怪石的阻窒，畢竟有些不利，於是，他趁着刀閣羣豪稍退，一個縱身，躍向崖邊，輕巧地落在辛十四郎的身畔。

刀閣的霓虹映日刀也隨着翟天星，蜂擁而至。

辛十四郎橫刀一揮，快刀門羣豪被迫退開八步，辛十四郎卽趁此空隙，道：「兄台，你還是先走吧！」

翟天星雙袖一拂，迫開了刀閣羣豪，道：「兄台，在下雖是無名之輩，但總不忍看見你一個人被衆人圍毆！」

辛十四郎又一聲叱喝，刀旋上下左右，快刀門的人一時無法迫上，辛十四郎道：「兄台，這是在下之事，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而且解鈴……」

翟天星踏着天星步，在映日霓虹刀中，身如穿花蝴蝶，接道：「解鈴還是繫鈴人？」

辛十四郎道：「正是！」

翟天星道：「既要解鈴，爲何不下殺手？」

辛十四郎道：「事情需要解決，並不要流血！」

翟天星道：「而他們却想你流血！」

辛十四郎道：「如果我的血可以化解這段仇恨，我甘心情願。」

翟天星有點詫異，對這位辛十四郎，更添兩分好感。

如果這是眞心話，辛十四郎獨身闖中原，並不是重蹈辛四郎的血路，而是要化解這段仇恨。

映日霓虹刀鋒中，一人喝道：「你們不用互相標榜，放下夜泣雙刀，留你們全屍！」

這說話的人，氣燄迫人，武功也較高，看來是刀閣中的首領。

有道是：擒賊先擒王。

翟天星道：「刀鞭浮屠凌川與閣下如何稱呼？」

那人晃着映日刀，咯咯笑道：「你也配提我師尊之名？快來受死！」

一刀揮出，耀目生輝，翟天星連忙閉上眼睛，左袖掠起，道：「你便是快刀門下的石朋？」

石朋笑道：「既知我玄刀妙洒石朋，還不受死？」

原來這石朋，是快刀門的第三弟子，刀法了得，而且使得一手很好的暗器，因而江湖中人都尊他妙洒，稱說他放暗器的本領。

翟天星道：「石兄，此事最好由令師尊……」

石朋怒道：「殺鷄焉用牛刀，上！」

刀閣羣豪聽了大師兄命令，又再奮勇而上。

看來這刀閣羣豪的武功，比快刀門的人，略勝一籌。

翟天星見他們拚命而來，只好縱身遊走。

轉眼又過了廿餘招，翟天星已知道，如果再不出手硬碰，這樣死纏爛打下去，氣力消耗，定然受損。

翟天星朗聲道：「兄台，血可以流，但一定要流得有其價值！」

辛十四郎似乎已領悟翟天星的說話。

翟天星道：「解決這事，必然要三位掌門商討，這樣下去，事情只會變得更複雜！」

辛十四郎道：「兄台之意……」

話未說完，快刀門衆人又銳意攻上。

翟天星主意已定，雙掌便有如春雷迸發，勁風揚起，刀閣羣豪，暴退七丈。

石朋不愧是刀閣弟子，身退之時，已連發鋼珠，向着翟天星上中下三路而來。

玄刀妙洒的暗器功夫的確不弱，翟天星掌式未老，雙袖突然漲如風帆，十三顆鋼珠，一一納入袖內。

石朋正在錯愕，十三顆鋼珠竟又從翟天星袖中彈出，翟天星向不使用暗器，但他用功力把鋼珠從袖中甩出，力度凝渾，直射石朋。

石朋倒也機靈，霓虹映日刀一旋，已把鋼珠撥下，但鋼珠勁力未盡，幾乎把他的映日刀也震了下來，幸好他是暗器名家，明白暗器之道，借力使力，才不至出醜當場。

翟天星已不讓他再有多餘時間考慮，竄身上前，妙手如風，已點了他的胸前「神封」，小腹「中注」兩大要穴，石朋氣力突失，便要仆下。

翟天星右手一抄，已把他擁向懷中。

刀閣羣豪見師叔被擄，齊皆不知如何是好。

翟天星道：「退下！」

衆人只好依言退下，連圍攻辛十四郎的快刀門諸人，也應聲退下。

辛十四郎趁此時機，突然也縱身一躍，雙腿蹬起，踢開了護着無兆雙刀郭天穎兩人，右手一抄，已握着半躺在地上的郭天穎的頸項。

翟天星道：「如果你們想救回師哥，立刻離開此地！」

衆人聽了，猶豫不決。

翟天星瞪視石朋。

石朋知道自己暫無脫身之法，而手下刀閣兄弟，並無武功特別出色之人，硬要拚鬥，只會帶來死傷狼藉，便道：「你們先回去！」

郭天穎心下也是如此，道：「快刀門兄弟，你們也先回去！」

衆人略退，但並沒有離去。

石朋喝道：「還不走？」

郭天穎道：「還不去告知……」

衆人聽了，如夢初醒，他們都是爲了

救師兄，不忍離去，但一聽到郭天穎「告知」二字，才想起掌門師傅！

其中一人道：「兩位師兄……」

石朋斥罵道：「快去，多說無益！」

刀閣衆人，與快刀門諸衆，眼看無法再動手救人，只好快快而退。

本是極其熱鬧的山崖，轉眼只剩下四人。

翟天星輕輕放下了石朋，石朋躺在地上，瞪視着翟天星似乎要把他吞下肚裏。

郭天穎肋骨已斷，疼痛異常，悶哼了一聲。

辛十四郎也慢慢地放下了郭天穎，對翟天星道：「兄台援手，感激不盡！」

翟天星道：「其實你只要出手，他們並難不倒你，我並沒有助你什麼！」

辛十四郎道：「我早已聞得中原武林，義氣爲重，想不到我這異帮之人，也受其惠。」

翟天星望着地上不能動彈的石朋，道：「石兄，究竟誰盜了你們夜泣雙刀？」

石朋眦目皆裂，道：「只怪在下學藝不精，栽倒在你手下，要殺便殺，毋庸多言。」

翟天星道：「我並沒有說要殺你，假如我要殺你——」

石朋已閉上眼睛。

翟天星回首對辛十四郎道：「兄台，你見過刀門限的三位掌門？」

辛十四郎搖了搖頭，道：「我從福建上岸，一直想找他們三位老師，但途中遇了一些事，至今也只見過三位老師的門人！」此語說罷，他便蹲身看着郭天穎。

郭天穎自念必死，雙目緊閉。

辛十四郎拉開了郭天穎前襟，仔細地審視着肋骨處，然後，環視四周。

翟天星看着他，一時之間，並不明白他有何用意。

只見辛十四郎，走向一棵崖上松樹，伸手一劈，拉下了一塊松皮。

辛十四郎對郭天穎道：「好漢，我並不存心傷你！」

郭天穎張開了眼睛，怒道：「你不用貓哭老鼠……」

辛十四郎並不理會他的言語，把那片松皮，敷在郭天穎斷骨之處，然後撕下袍脚，小心地替他紮着斷骨之處，這個舉動，大大出乎郭天穎意料之外。

翟天星也感到意外，想不到這位扶桑武士，竟是如此好心腸。

包紮妥當之後，辛十四郎道：「好漢，山野之間，無法找到藥物，只好暫時把斷骨固定！」然後又回首對翟天星道：「兄台，請你解了這兄台的血穴！」

翟天星道：「他會向你報復！」

辛十四郎道：「我希望他能護送這位好漢回去！」

翟天星拍了石朋背後，兩穴便解。

辛十四郎道：「這位好漢，煩你護送他回去，日後自會向你請罪。」

石朋也早念自己並無倖免之理，而今却見辛十四郎不但沒有殺自己，反而爲郭天穎包紮，又叫自己送他回去，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事實的確如此。

石朋又看看翟天星。

翟天星從懷中掏出一小瓶，倒了一顆小丸，遞與石朋，道：「如果他在途中疼痛，這顆小丸也許有用。」

石朋接過，滿臉狐疑，才蹲下身來，抱起了郭天穎。

辛十四郎道：「好漢，相信三位掌門已到，不知在什麼地方可以拜見他們，向三位請安？」

石朋聲音已放，道：「三位掌門，明日使到蜀中錦江樓，你們有種……」

辛十四郎接道：「好，在下定然親往請罪！」

石朋抱起了郭天穎，一步一步的走着，也頻頻回首，他實在不相信，這場打鬥，竟是如此收場。

走了十步，見二人凝立，並沒有追來，才立展輕功，轉瞬之間，已消失在崎嶇山道之中。

翟天星心中對這位辛十四郎，更添好感，想不到這位扶桑武士，竟是一個菩薩心腸之人，那麼，他說過要解決這段仇恨，並非胡謅之語。

辛十四郎見石朋遠去，使道：「兄台高姓？」

翟天星道：「在下姓翟，名天星！」對這位坦誠而忠厚的武士，翟天星並無隱瞞必要。

辛十四郎道：「在下辛十四郎，是瘋刀辛四郎的第十四弟，家兄在十五年前，與中原刀門限結下了一段仇恨，我是請罪而來！」

翟天星詐作不知此事，於是，辛十四郎便把瘋刀辛四郎之事，簡要訴說一遍。

翟天星把他一番說話，與無思僧和鷹翔虹所說的比較一番，並無多大出入。

翟天星聽罷，道：「辛兄，化解這段仇恨當然是好事，但夜泣雙刀又如何？」

辛十四郎聽了，雙眉一蹙，道：「我是奉師命找回雙刀，因爲這雙夜泣刀，是敝門鎮派之寶，不過，家兄作孽太多，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翟天星道：「是否必要取回雙刀？」

辛十四郎道：「師命確是如此，不過……我會見機而行，唉……」

翟天星道：「我願助兄一臂之力！」

辛十四郎道：「不——我欠兄台太多，此事萬萬不能再連累兄台。」

翟天星道：「大家同是武林中人，何必——！」

辛十四郎道：「此事非同小可，翟兄義重，在下實在十分感激。」

翟天星並沒有再說下去，換了話題，道：「你要去見三位掌門？」

辛十四郎道：「當然，我自己去，兄台先行，日後如果一息尚存，也會感激翟兄。」

翟天星援問道：「你知道錦江樓所在嗎？」

辛十四郎道：「知道，我在扶桑動身之前，已從海上漁民購得中原略圖，相信定可找到。」

翟天星道：「我也是遊天府之國。」

話未說完，辛十四郎竟然跪下。

翟天星急忙閃身避過，道：「好，好，這事也應由你親自解決！」

辛十四郎仍然一揖，道：「翟兄，請

，請！」

翟天星只好緩緩離去。

× × ×

蜀道艱難，但艱難總有盡頭之處。

辛十四郎連日不停趕路，整個晚上，披星戴月，也沒有歇下來，直至翌日黃昏，他已看到蜀中盆地，他感到異常欣喜，但這種欣喜的感覺，只維持了一刻，便被另一番愁絮所佔。

也許是太疲倦，也許是一種不祥的預感。

刀閣、快刀門、血刀門的人，都在錦江樓等着他嗎？他眞希望能一躍而到錦江樓，乾脆俐落的把這段血仇解決，這段血仇可解嗎？

他完全沒有把握，他願以血洗去辛四郎用夜泣雙刀所建成的血路。

可是，正如翟天星所說，自己的血能否流得有價值？！

日暮黃昏，這並不是到錦江樓的時刻。他需要恢復疲勞的身心，他需要養精蓄銳，只有精神抖擻之際，他才可以有機智而冷靜的頭腦。

解決這血仇，冷靜而機智，是最爲重要。

一句錯誤的說話，一招錯誤的殺着，也可以使自己萬刦不復，而夜泣雙刀又會多建另一條血路。

而且，他不想辜負恩師的重托，更不想辜負途中所遇的俏麗姑娘。

他一想到那位姑娘，心中不期然的跳個卜通卜通的不停，那醉人的眼波，那風姿綽約背影……

他不願想下去，但却揮之不去。

前面是一間小小的山神廟，沒有香火，也沒有人影，出乎意料之外，廟內並沒有塵埃高疊。

辛十四郎却解下了腰間竹刀，盤膝坐下，從懷裏掏出兩個乾餅勉强啃了下去。

喉間異常乾涸，他入了後院，便見一口小井，井上還繫着一個打水的小桶。

他放下了小桶，毫不費勁便打滿了一桶水。

清涼的水使他感到異常的舒暢，他又再打了一桶水。

當水桶放在井緣之際，正要俯身洗臉，他竟呆了。

暮色雖濃，但微光反映，水面映着的並不是自己的臉孔，而是一個身影。

一個修長而模糊的身影。

辛十四郎正待轉身——

「站着！」是瘖啞的聲音。

「那位前輩高人？」辛十四郎恭謹地說道。

「不要理會我是誰——」

辛十四郎又想轉身，雙肩未動，那水中人影竟然消失。

——是無聲無息地消失。

辛十四郎緩緩地轉了過來。

亭院寂寂，那裏有什麼人影？

這山神廟並不是什麼巨大建築，一眼看去，便已全部清楚。

他幾乎還以爲自己眼花，但是他可以肯定，人影雖是模糊，但聲音却仍似在耳邊。

辛十四郎突然縱身，躍上廟頂。

假如那個人仍然還在，他定然走得不遠。

可是，在廟頂向四周眺望，只見月色掩映，四野無人，風過之處，只有虫聲唧唧。

辛十四郎心心不憤，從廟頂躍下廟的正門。

然後再由正門入廟內，竹刀仍在山神像前。

他又再走入後院，滿溢的水桶仍在井緣上，他心中嘀咕半晌，又再提起水桶。

說也奇怪，水面又浮起一個身影。

辛十四郎却感到一陣寒意，自背後冒起。

難道是……

那陣瘖啞的聲音又道：「中原非樂土，來處是歸處！」

辛十四郎肯定那是人聲，這兩句詞非詞，詩非詩，却似是禪語佛偈。

辛十四郎並沒有轉過身來，只道：「前輩……」

那聲音又道：「夜泣雙刀是通靈之物，速歸速歸！」

辛十四郎仍捧着水桶，希望能從水影之中看清楚說話之人。

可惜光綫不足，只能看見那人長袍飄動。

辛十四郎道：「多謝前輩高人指點，恩師之托，我又豈能歸去？」

那聲音道：「血債需血償，夜泣雙刀之事，自然有了結之道！」

辛十四郎道：「前輩，你怎知道夜泣雙刀之事？」

那聲音並沒有說話，只飄來一聲深沉歎息。

辛十四郎突然恍然而悟，轉身叫道：「你是辛四郎，四郎大哥！」

可是，後面仍是渺無人影。

「四郎大哥，四郎大哥……」他一連喚了十多聲。

聲音從興奮而至嘶啞，但是並沒有回音。

辛四郎仍在人間？

那似是不可能之事。

假如他的確仍在人間，這十五年來，他到了那裏？

他遺下的夜泣雙刀，爲的又是什麼？

如今現身於辛十四郎身後，叫他歸去，難道辛四郎會親自解決此事？

刀門限的人又豈會原諒他？

辛十四郎在山神廟內不斷盤算，但總無法把這個謎面弄出半點頭緒。

如果他眞的以死謝天下，那雙刀又如何？

難道就讓這通靈寶物，永遠流落在中原？

辛十四郎盤膝在山神像前，苦思了半夜。

但仍沒有任何結果，當他一想到明天，明天將有三大掌門等候他，他決定不再想下去。

是福不是禍，是禍又怎能躲過？

何況他別了恩師之時，早已立下了必死之心！

想到這裏，他終於沉沉的睡了。

（下期續完）

精選短篇故事／

秦紅·文
黃耀基·圖

翦徑



多行不義　自嘗惡果

三伏天。

火辣辣的太陽照着大地。

這個地方很荒涼，不論眼睛投向哪一方，都看不見一戶人家，廣袤而貧瘠的野地上，野草東一簇西一簇，像一隻患癩皮病的狗……

不過，這個地方有一棵大樹，一棵高大的老榆樹，它像一把巨大的凉傘似的單獨撐在野地上，看上去很惹人注意令人喜愛。

令人喜愛的是它有一大片樹蔭。

行人至此，都會在樹蔭下來歇歇脚，凉快凉快。

今天，就有一個人路經此地，看見老榆樹下有一大片樹蔭，就趕緊三脚併兩步的，跑到樹下乘凉。他是個書生，年紀大概尚未超過三十，穿着一襲不太光顯的白色儒衣，右肩上掛着個包袱。

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來歷，也不知道他從何處來往何處去，反正這個人運氣不佳，今天走到這裏是他人生旅途的盡頭。

他在一條露在地面上的粗大的樹根上坐下，掏出汗巾抹去頭臉上的汗水，剛剛透出一口大氣的時候——

一顆石頭從樹上掉了下來。

「碰！」

正好打中他的腦袋瓜子！

可憐這個窮書生，就此一勾頭，撲地氣絕！

然後，從樹上跳下一個年輕小伙子。

他只有十七八歲，赤裸着上身，露出一身相當結實的肌肉！

他很熟練的一把抓起窮書生的屍體，揹到自己背上，立刻拔步便跑，快得像一隻老鼠……

奔跑二三里，越過一座小小的山坡，就到了一間茅屋門口。

他將屍體往地上一擲，便大聲道：「娘，我回來啦！」

茅屋裏，走出來一個中年婦人。

這婦人一身村婦打扮，但容貌不差，風韻猶存，還殘留着幾分風騷味兒。

她走到屍體旁邊，一把扯下肩上那只包袱，就地解開看了看，見只有幾兩碎銀和幾件舊衣，登時不痛快起來：「又是一匹瘦馬！」

年輕小伙子分辯道：「沒奈何啊！我等了老半天，就只等到這麼一個！」

婦人將那幾兩碎銀揣入懷中，又伸手到屍體上摸了一陣，再也摸不出一件值錢的東西，不禁嘆口氣道：「大寶，你眞够笨的，比起你爹來，眞叫虎父犬子，想當年，你爹威風八面，手下有百多個兄弟，他不出草便罷，一出草便是大買賣，白花花的銀子堆得山一般高！而你呀，就只會做小買賣，弄了半天，就只這麼幾兩銀子，沒的笑死人了！」

大寶覺得很委屈，道：「娘，小本經營也不壞嘛！每次弄個幾兩銀子，也够咱們母子混日子；何況這種小買賣最是穩當

，不怕驚動官府，爹當年就因幹得轟轟烈烈，所以才落到那般下場。」

婦人罵道：「閉住你的鳥嘴！你懂個甚麼？有道是『三年不開張，開張吃三年』，你爹當年專幹大買賣，那才够味！你呀，唉……想是老娘肚子不爭事，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一代不如一代了！」

大寶不理她的嘮叨，逕自入屋取出一隻磁瓶，在屍體上倒了一些似水的東西，那屍體登時開始冒烟潰爛……

婦人仍是不停的嘮叨，說道：「你爹快回來了，等他出了監獄，老娘叫他幹一票給你看看，管叫你眼皮上掛鑰匙——開眼！」

大寶笑笑不語，這句話他也已記不清楚聽過多少次了，只記得打從自己懂事開始，她就經常在說：「你爹快回來了，等他出了監獄……」但是他心裏清楚得很，爹這輩子是不可能回來了；雖然他從未聽說父親被「正法」的消息，但他知道父親必已不在人間，就算當眞還活着，那也絕不可能重見天日。

窮書生的屍體，在婦人的嘮叨中繼續潰爛溶化，化爲一灘血水，露出令人目怵心驚的白骨。

對此，他們母子都視若無睹，完全不當一回事，因爲這事情他們已幹得太多了。爲了做得「幹凈」不留一絲痕跡，每次他都將死人揹回，使用祖傳秘方「化屍水」化掉屍肉，然後將骨頭埋入地下，乾凈俐落，神不知鬼不覺！

但是今天——

正當屍體完全溶化了的時候，他們母子忽然聽到一陣「得得」的馬蹄聲由遠處響過來！

「有人來了！」

婦人臉色一變，急急忙忙將屍骨放入包袱，交給兒子大寶道：「快！快拿去埋好！」

大寶提着包袱飛也似的跑了。

婦人接着將堆在屋外的一堆柴薪移到那灘血水上，將地上的血水蓋住，隨即轉入屋內。

蹄聲漸近。

俄頃，一個騎士出現了。

任何人一眼看見這個騎士，都看得出他是一名衙門的捕快！

這捕快馳馬來到茅屋門外，擧目四下望望，然後慢慢下馬，伸手摸摸腰上的佩刀，才開聲道：「有人在家麼？」

「來了。」

婦人一邊用梳子理着頭髮，一邊從裏面走出來；她一見來了個捕快，心中一驚，但臉上却笑眯眯道：「這位官爺，您打哪兒來的啊？」

捕手面無表情道：「城裏來的。」

婦人仍是笑嘻嘻道：「是，是，您官爺是不是要在這兒歇歇？您請進來坐，喝一杯凉茶——唉，這個鬼天氣可眞熱死人！這兒又是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您請裏邊坐呀！」

捕快輕唔一聲，又四望一眼，問道：「這一帶就你們一家人住着？」

婦人道：「是呀！」

捕快道：「妳丈夫呢？」

婦人道：「他早死啦！死了十多年了，如今就只我和我一個兒子住着。」

捕快目光一凝道：「妳兒子多大年紀了？」

婦人道：「他今年才十七歲，正在後邊田裏幹活——官爺，您有甚麼貴幹？」

捕快不答，臉上的表情是精明而沉着，他走近茅屋門，向裏面望了幾眼，才又問道：「你們母子在這兒怎麼過活？」

婦人嘆了口氣道：「還不是全靠後邊那塊薄田！還好老天爺可憐我們母子，這幾年的收成倒是够糊口的；我二十二歲就守寡，要不是有個兒子，眞不知能不能活到今天！」

捕手淡淡的問道：「這附近有翦徑賊麼？」

婦人嚇了一跳道：「翦徑賊？我的天！這兒要是有翦徑賊，我們母子哪能活到今天？官爺，您可別拿話嚇唬我，您問這個幹甚麼呀？」

捕快走來走去，這裏望望那裏望望，一面答道：「最近有不少人失踪，經我們明查暗訪，好像是在這一帶出事的……」

婦人笑道：「官爺，您一定弄錯了，我們這兒一年半載也難得見到一個人，怎麼可能有人在這兒出事？」

捕快屋前屋後繞了一圈，然後一指屋中道：「我可以進去看看麼？」

婦人連連點頭道：「可以！可以！官爺您只管入屋去看！唉，我們寡婦孤子的，官爺您若是懷疑我們母子是翦徑賊，那可是天大的冤枉了！」

捕快入屋搜查。

婦人扯高嗓門叫道：「大寶！大寶！你回來一下，咱們家來了個官爺哩！」

大寶荷着一把鋤頭跑回來，道：「娘，妳說甚麼呀？」

婦人向他使了個眼色，說道：「來了個官爺，他說咱們這附近有翦徑賊，你說怪不怪？」

大寶莫名其妙道：「翦徑賊？甚麼叫翦徑賊啊？」

捕快就在這時從屋內走出，接口道：「翦徑賊就是對行人打悶棍的，劫財害命的。」

他要過大寶肩上的鋤頭，仔細的看了看，見鋤上沒有血跡，便將鋤頭還給他，問道：「你叫甚麼？」

大寶道：「我叫大寶啊。」

他裝得一副傻楞楞的樣子。

捕快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番，拍拍他肩膀笑道：「你長得很結實啊！」

大寶傻氣一笑道：「是啊！」

捕快笑問道：「可曾見過附近出現可疑人物？」

大寶搖頭道：「沒有啊！」

捕快沒有懷疑了，向坐騎走去，道：「要是發現可疑人物，須得趕快入城去禀報。」

婦人連聲道：「是，是，官爺您不坐坐麼？」

捕快一脚已經跨上鞍子，就在這時，他忽然露出很詫異的樣子，鼻子四下嗅了嗅道：「咦，有一股刺鼻的腥味，這是甚麼味道？」

他縮回了脚，目露精光，又對四周打

量起來。

於是，他發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他發現那堆柴薪不該堆在空地上，它應該堆在屋簷下才對，事實上那屋簷下也還有一些乾柴堆着，因此顯示那空地上的一堆柴堆得不是地方，不合情理。

他因此指着那堆柴問道：「這些柴怎麼堆在這地上？」

婦人笑道：「那是剛劈好的，還沒有堆放到簷下去罷了。」

捕快趨近柴堆蹲下聞了聞，眉頭一鎖道：「這下面有一股腥味，拿開看看！」

婦人道：「好的，大寶，你將柴搬開，讓這位官爺看看。」

大寶應了一聲是，荷在肩上的鋤頭順手一掄，猛然朝着捕快的腦上劈了下去！

捕快反應敏捷，就地打一落，躲過了大寶的襲擊，跳去一邊拔出佩刀，大喝道：「好啊！差點被你們矇混過了，原來你們母子就是翦徑賊！」

「我砸死你！」

大寶猛掄鋤頭，兩個人就在屋外空地上大打出手，大寶一柄鋤頭掄得呼呼風响，銳不可擋，但捕快沉着應付，將他的攻擊一一破去……

婦人站在一邊觀戰，見兒子有勇無謀，始終壓制不住捕快，心中老大不高興，便喝道：「大寶，你退下，讓你娘來收拾他！」

大寶聞言虛晃一招，然後跳到母親身邊。

婦人接過他手上的鋤頭，卸下上面鐵鋤，說道：「仔細看你娘怎麼出手。」

她提着那條木柄迎上那捕快，格格的脆笑道：「你這斯好沒來由，遠巴巴的跑到這兒來送死，你知道老娘是誰麼？」

捕快橫刀胸前喝問道：「妳是誰？」

婦人笑道：「十多年前，綠林道上的朋友稱呼我爲『俏羅煞』，也有人叫我『小母老虎』的。」

捕快面色一變道：「妳是羅彩娘？」

俏羅煞吃吃笑着道：「正是你家老娘呀！」

捕快駭然道：「妳……妳丈夫『插翅虎于老九』不是已經……」

俏羅煞眉毛一揚道：「已經怎樣？已經死在牢中了是不是？告訴你，我當家的有九條命，他是死不了的！老娘這些年隱居在此，就是在等他回來。他快回來了，等他出了監獄，老娘便與他血洗這魯西十三縣，以報他當年被捕下獄之仇！」

捕快換上一副嚴肅凝重的表情，道：「羅彩娘，妳聽我說——」

俏羅煞手中木柄，「呼！」的橫掃而出，尖笑一聲道：「少廢話，老娘今天就拿你先開刀！」

她招式一出，果然不同凡响，又快又强猛，而且招中有招，確是比她兒子大寶要高明多了。

捕快不敢怠慢，連忙揮刀迎出，打算以自己的利刀砍斷她的木柄。

但俏羅煞變招極速，掃出的木柄忽然生硬硬一撤，隨之旋身上挑，木柄快速的挑向他的面門！

捕快不及破解，被迫後退。

俏羅煞立刻化挑爲撞，搶步欺上，木柄連續猛吐，撞擊他胸前三處大穴，出手眞個狠辣無比。

捕快手中雖有一把鋼刀，無奈出招不及她快，反處於挨打的局面，他使盡渾身解數才躲開她的連續撞擊，正想揮刀反攻，忽覺眼前一花，俏羅煞已失踪影，方自一怔之間，身後突然襲來一股勁風，心知她已轉到自己身後，當即反手一刀掃出。

「砰！」

他一刀沒有撈着，右脚反而被木柄擊個正着，登時骨折踣跌在地。

俏羅煞一聲尖笑，跟着一招砸下，只聽「卡查！」一响，捕快頓時腦袋開花，當場畢命！

大寶拍手喝采道：「娘，您眞的好本事啊！」

俏羅煞擲下木柄，笑了笑道：「這廝武功平平，娘就是赤手空拳也有能力取他的性命。」

大寶道：「我去取化屍水來。」

說着，抹頭便要入屋去。

俏羅煞道：「慢着！」

大寶頓足道：「怎麼呢？」

俏羅煞道：「這人不能用化屍水。」

大寶道：「爲甚麼？」

俏羅煞嘆道：「大寶，你腦筋就是這般不靈通，你想想看，這人是衙門裏的捕快，他今天出來辦案，你說衙門裏的人知不知道他的行踪？」

大寶點頭道：「應該知道。」

俏羅煞道：「那麼，他現在被娘打死了，再過三五天，衙門裏的人見他不回去，他們會怎樣？」

大寶道：「會來此追查。」

俏羅煞道：「是的呀！」

大寶道：「既是如此，咱們用化屍水化掉他，再將他的骨骸拿去掩埋，他們哪裏追查得出來？」

俏羅煞冷笑道：「他們也許追查不出，可是咱們母子從此便脫不了嫌疑！」

大寶連忙問道：「要不，應該怎麼處理？」

俏羅煞道：「今天晚上你將屍體放在他的馬上，然後牽去很遠的地方丢棄。」

大寶道：「這樣妥當麼？」

俏羅煞繼續說道：「棄屍地點，最少要距離此地三十里遠才行，丢棄之後，你便循原路回來，將留在路上的馬蹄印痕一一除去……」

大寶笑道：「我明白了，這樣一來，當衙門裏的人找到他的屍體時，便不會懷疑到咱們母子身上，是也不是？」

俏羅煞笑道：「正是，如此行事，以後你仍可去翦徑打刦，不會有人知道。」

大寶連連點頭道：「好！好！就這麼辦。」

俏羅煞蹲下身子，伸手入捕快的懷中掏摸，摸了半天才找到幾十個銅板，不禁破口大罵道：「這混帳東西，出門辦案只帶這麼幾十個銅板，眞是寒酸透頂，不當人子……」

這天晚上，大寶便將捕快的遺體放上馬鞍上，然後牽馬離家，揀最荒涼無人的北方走去，走了大半夜，看看離家已有三十里之遠，才將屍體推落地上，把鋼刀丢在旁邊，一脚踢上馬屁股，口中叫道：「

去呀！」

那匹馬一驚之下，撥開四蹄，向前奔去，很快便消失在黑茫茫的夜色中。

大寶拔了些野草打成一支掃帚，開始循原路而回，一邊走一邊用掃帚撥去地上的蹄印。

這是一件很麻煩的工作，不過爲了便於今後繼續翦徑打刦，他很耐心的做着，幸好這一帶荒無人烟，白天少有行人，夜裏更是鬼都不見一個，不怕被人看見。

走着撥着，走着撥着，一直到次日朝陽昇起的時候，才回到老榆樹下。

這時候，他實在累了，便在樹下躺落，伸直雙脚，以手當枕，睡了。

一覺醒來，已經是炎陽高掛的晌午時分。

他坐了起來，揉揉惺忪睡眼，看看他昨天用來打死那窮書生的那顆石頭，想起自己曾經用它打死了許多過往行人，可是每次所得均難令母親滿意，不禁輕嘆一聲道：「唉，甚麼時候才能叫我碰上一條大魚？最好今天就讓我碰上，他的包袱中最好有許許多多的金銀珠寶，好讓娘高興高興……」

想到這裏，不覺舉目遠眺。

咍，眞巧，果然來了個人！

那人尚在遠處，正慢慢的朝着老榆樹這邊走過來。

大寶十分興奮，經驗告訴他：來人在這個時候行經此處，一定會到樹下乘凉，當下捧起那顆石頭揣在懷中，輕捷的爬上樹去。

他屏息靜待着，心中默默禱告道：「老天爺，請你帮帮忙，讓我大寶發一筆大財，只要讓我發一筆大財，我便從此洗手不幹。」

來人漸漸走近了。

是個年近五旬的老者，一臉黑忽忽的鬍子，模樣頗爲粗獷威武，可是從他蹣跚的步履上看，分明是個患病的！

大寶大爲失望，因爲老者身上穿的是一件破衣，雖然背上有個包袱，可想而知沒甚麼油水。

他很想放棄，但轉而一想：「管他的！既然碰上了，就順便做他一票，得個幾十個銅板也好！」

思忖間，老者已走到樹下，果然在樹下歇了下來。

老者舉袖拭去臉上的汗水，口中喃喃自語，似在詛咒天氣太熱，接着便解下背上的包袱，放在跟前地上。

通常在這時候，樹上的大寶便要丢下石頭，但他見老者似要解開包袱，也就暫時不採取行動，想看看老者包袱裏究竟有些甚麼東西？」

老者果然打開了包袱。

包袱裏沒有大寶想像中的舊衣服，却有一包糕餅和一只小小的百寶箱。

百寶箱很是陳舊，上面沾滿未清除乾淨的沙土，倒像是剛從地下挖掘出來的東西。

大寶暗忖道：「哼，看不出這老小子竟然帶着一只百寶箱，只不知箱中是否盛着值錢的東西？」

他希望老者打開那百寶箱。

老者果然把它打開了。

呈現在大寶眼眶下的，是一堆令人暈眩的珠寶，一顆顆明珠，光彩奪目！

大寶暗叫一聲：「我的媽呀！」捧在手上的石頭一鬆，重達六七斤的石頭便筆直墜下——

「碰！」

正中老者的腦袋瓜子！

老者「啊！」得一聲，身子往前一撲，頓時靜伏不動了。

大寶一躍而下，將包袱打好揹起，隨即攬起老者的遺體，發足向山坡上的家狂奔。

一口氣奔回家門口，習慣的將屍體往地上一擲，便大呼大叫道：「娘！娘！我逮到一條大魚！您快出來看啊！」

俏羅煞立刻在門口出現，一見那老者的模樣，很不高興的冷笑道：「哼，你尋娘的開心？」

大寶急急忙忙解下包袱，放在地上解開，叫道：「您看！您看！」

百寶箱一打開，俏羅煞也呆了，然後才一個箭步跳過去，搶過百寶箱看着，雙手發抖起來，道：「好大的明珠！好漂亮的明珠！一共……一共是幾顆？」

大寶眉開眼笑道：「不知道，我沒數，大概有二三十顆吧？哈哈，這下咱們發財了！這一箱珠寶，折算銀子不怕有幾萬兩銀子吧？」

俏羅煞笑道：「正是！正是！少說也有五萬兩銀子！」

她瞥了那老者一眼，忽然臉色遽變，甜笑變爲苦笑，全身一軟，昏了過去……

——完——



神劍山莊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司馬翎・司馬紫烟
獨孤紅・黃　鷹・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鄧飛龍率領劍東、劍南、劍北等三對夫婦，以及李秀、青青、劍飛共十八人，浩浩蕩蕩的向山莊進發，到達後，直趨莊內，見大廳上出現金衣人與銀衣人，在兩人之間則有一名穿金銀衣的人，乃是該莊莊主柳東權，這三人俱各蒙面。這一天，適值該莊開莊上匾大典，及見橫匾懸上，鄧飛龍始知該莊名為「神劍東莊」。禮畢，柳東權設座延客，主客雙方以十陣定勝負。結果，劍北夫婦連勝兩陣。這麼一來，使柳東權不禁大大的吃驚，因為第二陣是天殘道人與劍北爭勝，柳東權深知天殘道人功力，以為他必穩操勝劵，豈料被劍北將之斃於劍下……

詭計千百變（第十二章：由諸葛青雲執筆）

「神劍東莊」的莊主柳東權，深悉天殘道人之能，原本以為必勝，一見竟生如此變故，驚得由中座勃然起立！

金衣女子輕聲道：「勝敗生死，均是常事，柳莊主身膺東莊重寄，請放從容一些，不要弱了『劍尊谷』天威！」

柳東權全身一震，默默地坐了下來，這時劍北已卓立在被他一劍由頂至尻，劈成兩爿的天殘道人遺屍之間，向柳東權抱拳笑道：「柳莊主，李劍北再度僥倖，我要發第二問了。」

他這一抱拳，靈芝等方看出劍北左掌上血肉模糊，小指暨無名指，已被對方削去，白菱不禁一陣心痛，眼眶又濕……

柳東權因自己雖掌「神劍東莊」，但金衣女子和銀衣女子，却是上差特使，在她們眼中，不宜失態，遂強忍盛怒，點點頭道：「有諾在先，當然算數，你是不是要問誰是『神劍西莊』……」

劍北一來因已從天殘道人口中，聽出西莊主宰，號稱「西天劍尊」，二來心中另有重大疑惑，遂截斷柳東權的話頭，接口道：「不，我要換椿問題，你們應該從實答覆。」

柳東權向那似乎權限比銀衣女子更高的金衣女子，略以目光探詢，金衣女子便含笑說道：「藝有未曾經我學，事無不可對人言，『劍尊谷』向來一言九鼎，由他隨意發問……」

語音剛頓，劍北便朗聲叫道：「我不問柳東權莊主，問的是你，你究竟是何身份？請把臉上所戴的金色面具去掉。」

金衣女子笑道：「我是由西莊『劍尊』派來東莊襄贊上匾開莊典禮的金衣特使，又稱黃金夫人，姓名却恕不願說，你們認識我麼？」

她一面說話，一面伸手摘去臉上所戴的金色面具。

面具之下的那張臉龐，紅顏猶駐，儀態萬方。

人，像極了李夫人，聲，也像極了李夫人，但那兩道秋水似的目光，却使東劍等三對夫婦以及劍飛、李秀等，從迷惑中更添迷惑。

因為這目光太陌生了，陌生得使李秀起不了孺慕之思，使劍北覺得不像是曾經暱稱他為「小鼻涕虫」的「小媽媽」，使劍東、靈芝等覺得不像是曾對自己撫育恩深的「大姐姐」。

靈芝首先提出疑問，向劍東耳邊，悄然問

道：「劍東，你們昨天遇見的，就是她？被她從大網之中救出？甚至於她還對劍北叫過『小鼻涕虫』麼？」

劍東皺眉，略一沉吟，苦笑搖頭答道：「我弄得拿不準了，容貌是一點不錯，語音也十分彷彿，但昨天的那兩道目光，是多麼熟悉！多麼和藹！分明是昔年對我們天高地厚的『大姐姐』，如今這兩道目光，却一點都不熟悉，完全陌生，甚至於除了陌生，還隱藏着極度冷酷！」

白菱趁着劍東靈芝夫婦私語之際，對劍北道：「劍北，快把你的斷指找回，我們有『白獺髓』……」

話猶未了，劍北已拉着她雙雙歸座，邊行邊自說道：「對方的『天殘絕劍』，何等厲害？斷指早被絞碎，無法復原，今日之戰，太以凶險，若非有高明人物，暗加指點，我眞想不出這『黃雀捕螳螂』的險中弄險手段，難免伏屍當場，弱了李家威望！留着這點傷痕，以作紀念，並可時時警惕，不也好麼？」

白菱聽得劍北說是有人指點，不由大詫，正待細問，却見李秀業已站起身形，緩步下場，遂顧不得對劍北問話，先向靈芝和鄧飛龍叫道：「二姐，鄧老爺子，對方人手，個個不凡，秀哥兒雖然絕學在身，但他年歲太輕，須防氣傲誤事，我替劍北敷藥療傷，你們兩位，請留神掠陣，必要時，不妨以傳音密語，對秀哥兒提醒一聲！」

靈芝尚未答話，鄧飛龍已含笑低聲說道：「秀哥兒穩得很呢，他平素極識大體，能夠忍辱持重，今天在這種場面上，決不會傲……」

一個「傲」字，剛剛出口，鄧飛龍已老臉微紅，說不下去。

因為被他誇讚為極識大體，能夠忍辱持重，決不會傲的李秀，業已說出了震驚全場的傲得不能再傲之語！

李秀就像一株松，一株在向以松名的「黃山」中，都找不出那樣高古姿態的傲立蒼松，卓立場中，目光微掃，包括黃金夫人暨白銀夫人在內的「神劍東莊」羣豪，雙眉高軒，朗聲說道：「柳莊主聽眞，這一陣李秀要請教兩個問題，並先行提出，請你準備答覆，第一個問題是我父李慕雲之死，與四川邛崍的『劍尊谷』，究竟有無關係？第二個問題是我母親在不在『神劍西莊』？」

好，李秀有表現了，這兩個問題，提得既極堂皇，也極重要，並從第二個問題中，可以明白他從金衣女子的陌生目光以內，業已否定了這是自己的母親，即使昨日劍東等所遇是眞，則可能也因縱敵獲罪，被調返「神劍西莊」，換了另一位不知名的女子在黃金面具內，再戴了特殊製作，容貌像極自己母親的人皮面具，來担任「金衣特使」。

柳東權有點驚異地，「咦」了一聲問道：「李秀，你忘了我們所約定的事麼？就算你這一陣能夠再勝，也只能提出一項問題……」

李秀不等柳東權把話說完，便接口笑道：「我沒有忘了約定，因為在這一陣上我要獨鬥你們兩人，多問一項問題不算是太過份吧？」

就是這句話兒，聽得鄧飛龍老臉發紅，把誇讚李秀年少老成，決不會傲之語，生生噎住，說不下去！

柳東權由驚轉怒，狂笑一聲，目注李秀，冷冷說道：「你們大概僥倖連贏兩陣，有點昏了頭，瘋了心，把我『劍尊谷』中劍士，都當成了酒囊飯袋，你有沒有心目中的對手，要想鬥哪兩個？」

李秀應聲答道：「神劍東莊的九花金衣劍士，業已屍分兩爿，血染當場，那裏還會再有值得我李秀為他出手之人……」

話兒至此略頓，伸手指着坐在柳東權兩側的金衣女子，和銀衣女子，提示語音，一字一字說道：「我要雙鬥來自『神劍西莊』，身份足與你這東莊莊主分庭抗禮的金衣特使和銀衣特使……」

剛才他傲得要獨鬥二人，曾使滿場震驚，起了一片「嗡嗡」議論。

如今竟更為高傲地，指定金衣特使暨銀衣特使作為對手，當然使所有在場人物，驚上加驚，反而形成了一片沉默。

首先打破沉默的，是青青。

她緊張得趕緊離座起身，走到鄧飛龍的身邊，低低叫了一聲：「爹……」

鄧飛龍當然懂得愛女的關懷李秀之意，遂握着青青的手兒，悄然說道：「青兒，秀哥兒這樣做法之意，是甘冒奇險，期望一舉而定今日局面！他……他大概因劍北、白菱，都是帶傷險勝，恐怕再這樣下去，難免有更悽慘的傷心恨事發生！」

青青一雙妙目之內，淚光浮動，銀牙微咬說道：「爹，他的成就雖高，但獨鬥金銀雙使，眞能接得下來麼？雙方有言在先，場場都是賭命，萬一……」

說到「萬一……」之時，青青語音悲咽，有點說不下去，她伸手拭去忍不住順腮流落的兩點珠淚，語音更低地道：「何況那銀衣女子，身份如謎……」

這也是鄧飛龍最最担心之事，因為萬一那銀衣女子竟是青青的生身之母，則與李秀當場鬥劍之下，不論誰勝誰負，均有一方必須犧牲，無法兩全……

誰說無法兩全？立刻便有人替鄧飛龍、青青父女解決了這椿令他們提心吊胆的難於解決的事。

誰？這人是誰？

是李秀否定她是生身之母，把她選作對手之一，要與她當場鬥劍，彼此一決生死的黃金夫人。

柳東權聽完李秀太嫌高傲的挑戰之言，遂向金衣女子和銀衣女子，微一拱手問道：「兩位特使是否下場去給這乳臭未乾，但却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後生下輩，一些教訓？」

黃金夫人此時已把那具金色面具，仍舊戴回臉上，冷然一笑答道：「劍尊谷傲視天下，以劍稱尊，在正式論技的場合之中，最重視的，便是公平榮譽，並不是勝負二字，柳莊主雖然獨當一面，貴為東莊莊主，但也總是『劍尊谷』內奉派出來的人，你聽說過『西天劍尊』麾下，有過以二對一規矩？」

這個當着衆面的硬釘子，碰得不小，柳東權雖然戴着兼金銀色的奇異面罩，但可想像得出，他的那張臉孔，必已羞窘慚怒得為之面紅耳赤！

但黃金夫人是上差特使，更扛着「西天劍尊」的名號，打他官腔，遂使柳東權空自慚怒交迸，却不敢發作，只得忍氣吞聲，再度抱拳陪笑問道：「兩位特使若不應戰，豈不被李秀小兒，笑為示怯，一樣弱了『劍尊谷』的名聲麼？……」

語音未畢，黃金夫人又是一聲冷笑，接口說道：「不是示怯，而是不屑，柳莊主叫李秀在我或白銀夫人之中，選擇一個。」

柳東權忍着一腔悶氣，回過頭來，向李秀厲聲喝道：「李秀小兒聽見沒有了？劍谷特使，不屑雙戰，叫你隨意選上一個。」

青青聽了這種變化，方略透一口氣兒，低低叫道：「爹，我希望他不要挑選白銀夫人，否則，這一輩子，別想我再理他了。」

鄧飛龍苦笑道：「大概不會，但秀哥兒若選黃金夫人，也難免……」

話音未了，答案業已宣佈。

李秀的答案，不是直接宣佈，而是間接宣佈。

他寒着一張略嫌瘦削的英秀臉龐，聲冷如冰，脫口吟道：「挽弓挽强，用箭用長，射人射馬，擒賊擒王！」

柳東權聽得正中下懷地，目注李秀道：「你要鬥金衣特使？」

在「黃金」與「白銀」二者之間，自然是前者的份量價值，高於後者，李秀既稱要挽强弓，要用長箭，柳東權遂作了如上猜測。

他是絕頂高手，也是大行家，看出李秀故意狂傲，必有所恃，此人定屬敵陣上駟，極爲難鬥。

剛才黃金夫人給自己連碰兩個釘子，委實令人惱火，如今由她拚鬥强敵，豈非勝固欣然，敗亦快意？

但李秀却向柳東權搖了搖頭，冷然答道：「倘若令我單挑一人，我挑的是你這獨當一面的『神劍東莊』莊主。」

柳東權大感意外，聞言一怔，黃金夫人却撫掌嬌笑說道：「妙極，妙極，李少俠胆大包天，選得極好，柳莊主的『風雷三殺手，神劍巧連環』，比我高明多了，何況今日恰值『神劍東莊』正式開莊上匾，他這身爲莊主之人，也該抖抖威風，顯顯手段，才好給業已爲『劍尊谷』效忠喪命的七花銀衣劍士，和九花金衣劍士一些泉下安慰！」

這幾句話兒，不單對柳東權加以諷刺詛咒，並還把他生平最得意的「風雷三殺手，神劍巧連環」的秘密殺着，給有意無意地，抖露出來！

柳東權心中詫異，剛一轉念，黃金夫人又復笑道：「李少俠已亮劍，等待教訓，柳莊主快下場吧，『西天劍尊』的麾下諸員，決沒有『示怯』二字。」

柳東權鋼牙一咬，心想自己先收拾李秀，然後再密報「西天劍尊」，查查這黃金夫人怎會突有胳膊向外彎的有意助敵跡象。

他一面怒火中燒，心內暗起毒念，一面厲聲叫道：「劍來！」

這位「神劍東莊」莊主認爲二十名金銀劍士，個個技藝非凡，足以打發任何來敵，故而在現身之際，大邁邁地，根本沒帶兵刄。

如今，厲聲一喝之下，立有兩名青衣壯漢，自大廳中奔出，向柳東權躬身獻劍，而這柄劍兒，也引得鄧飛龍等，一齊矚目，心頭暗暗驚異。

因爲柳東權的劍，長約四尺，寬如人掌，比尋常所見的青鋼劍、龍泉劍等，不知厚重幾多？

嚴格說來，這是馬劍，不是步劍，凡在步下能用如此重劍之人，沒有空空精精之技，也有霸王賁獲之勇。

柳東權接劍在手，大踏步地走到場中，先行抱劍躬身，向西爲禮。

李秀懂得他是向「西天劍尊」行禮，遂靜等柳東權禮畢，含笑問道：「柳莊主，準備好了沒有？比劍過後，我還要你親自答覆我的問題！」

好個柳東權，不愧劍道高手，人到當場，居然能把胸中一切嗔念，完全泯却，心平氣和地，不理對方譏嘲，點頭和聲答道：「只要你能勝我，柳東權在橫劍自絕之前，一定先親自答覆，而且因爲我身爲『神劍東莊』莊主，你雖然以一對一，我仍然答覆你適才所提出的兩個問題！」

李秀雙目神光，籠定對方，臉上也現出一種尊敬神色，緩緩說道：「好，柳莊主你是位英雄，李秀爲了尊敬英雄，對你不再輕視，我家傳『神劍九大式』共分九九八十一招。倘若在此招數之中不能勝你，李秀縱或不敗，也必在第八十二招之上，回劍心窩，當場自絕！」

靈芝聽得暗向金蘭笑道：「三妹，你聽秀哥兒狂是不狂？」

金蘭正色道：「不狂，他說的是老實話，因爲用完『神劍九大式』後，若不能勝，秀哥兒也就必敗無疑……」

劍南在金蘭身邊，突然說道：「奇怪！」

金蘭看他一眼道：「你在奇怪甚麼？」

劍南道：「直到昨天爲止，我們只知道秀哥兒練成了神劍第八式『雷動九天』，關於那參悟最難，境界最高，威力最大的第九式『不殺之殺』，他却是何時練成？難道說一夜之間，能有如此神奇的成就？」

這的確是椿極奇怪的問題，不單問住了金蘭、白菱、劍東、劍北。

連平素心智最高的靈芝，也被問得張口結舌。

這些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全盯在青青和劍飛身上，因爲青青和劍飛，比較接近李秀，或許他們會多知道一些，能够說得出有關李秀成就的劍藝秘密？

青青和劍飛，懂得劍東、靈芝等盯注自己的詢問目光之意，但他們一個紅了臉，一個傻了眼，一樣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就在他們全都莫名其妙之際，李秀已向柳東權抱劍笑道：「柳莊主請準備，李秀以家傳『神劍九式』請教，這就出招！」

言畢，招發，這一劍太凌厲了！

聲似風雷生萬竅，勢如銀河落九天，燿疑羿射降紅日，矯於羣帝驂龍旋，一柄劍，幻成了一百柄劍、一千柄劍，甚至於一萬柄劍，那種冷森森、光閃閃的懾人劍氣，既像由地獄湧現，也像由天堂飛來，把柳東權身形前後左右上下的數丈方圓，一齊密罩住！

柳東權萬想不到，李氏家傳神劍，竟有如此威勢？那敢絲毫怠慢地，凝氣一嘯，劍影也騰！

劍東看得萬分驚疑道：「秀哥兒怎麼把劍法倒使了，第一式就用的是『雷動九天』？」

靈芝畢竟慧根最朗，長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秀哥兒根本尚未練成神劍第九式，他是以九九八十一招之數，迷惑對方心神，而全力施展『雷動九天』，在第一招上，便和柳東權拚個勝負生死！一招不勝，第二招便是使我們連搶救都來不及地，立即回劍自絕！」

「叮！叮！叮！叮！叮！叮！」

劍東、靈芝、青青、鄧飛龍等，提心吊膽地，靜觀究竟之際，雙方劍影已合！

九聲脆響起處，劍影人影雙飛！

先飛的是李秀掌中的劍，後飛的是李秀人影！

顯然，李秀的劍，是被柳東權的寬厚重劍，和神勇臂力震飛，他遺後縱身空中，是搶接自己的劍。

青青認定，李秀已敗，他搶回長劍的次一動作，定是回鋒自絕，刺入心窩！

她不忍心，也沒有勇氣目睹這種場面，沒能力，也無法挽救這種局勢，只好銀牙咬處，回手一掌，便向自己的天靈拍去。

一掌落處，未及天靈，中途被鄧飛龍抓住手腕，沉聲喝道：「青兒不要糊塗，秀哥兒勝了！」

青青驚魂稍定，目注場中，只見李秀接劍以後，剛剛飄身落地，那張本已稍嫌蒼白的俊臉之上，更是白得像霜，白得像紙，絲毫沒有血色！

柳東權倒仍是原樣，身上半絲沒有見傷，衣裳完完整整，連那具色兼金銀的奇異面罩也

好好戴在臉上，植劍拄地，岸然巍立！

唯一和交手前不同的，是那柄劍！

那柄奇厚、奇長、奇寬、奇重的奇形馬劍之上，多了幾個被李秀刺得對穿的透明小孔！

李秀身形落地，向柳東權恭恭敬敬行了一禮，發話問道：「請教柳莊主，四川邛崍的『劍尊谷』究竟與家父遇害一事，有無關係？」

柳東權道：「令尊……」

「令尊……」二字才出，柳東權突然「哼」了一聲，身軀向前仆倒，背後「脊心」死穴之上，露出一截劍鋒完全入肉奇形金色劍柄！

十八名金銀劍士，以及一干青衣值役壯漢，見莊主突告身死，不由紛紛大亂，紛紛拔劍，似欲[illegible]算柳東權之人？

黃金夫人起身離座，走到柳東權遺屍之前，從他「脊心」穴上，拔出一柄劍來。那是一柄長不盈尺的奇形小劍，柄是金色，劍身却彎曲如蛇。

黃金夫人雙手捧劍，恭身肅立叫道：「大家莫亂，柳東權枉爲東莊莊主，有辱『劍尊谷』盛譽，他是被『西天劍尊』的『金蛇法劍』所誅！」

「西天劍尊」以及「金蛇法劍」八字，鎮懾了那干金銀劍士，頓時鴉雀無聲！

李秀搶前半步，抱拳叫道：「夫人……」

黃金夫人壓低語音叱道：「你還敢開口，趕快服藥療傷，散掉胸頭瘀血，換鄧老上前答話！」

李秀一劍把柳東權那樣堅厚的馬劍之上，刺穿九個小孔，本已凝勁太過，臟腑受傷，嗆了一些血塊在口！

偏偏他既好面子，又欲開口問話，强行嚥下瘀血，論劍內傷加重，已有點耳內雷鳴，眼前發黑的支持不住。

鄧飛龍也看出有點不妙，趕緊命青青扶走李秀，並向黃金夫人抱拳問道：「夫人有何見教？」

黃金夫人道：「柳東權已死，未了的七場論劍，恐怕將來要移到『神劍西莊』舉行，鄧老等暫時請便，但今夜三更，希望你派令嫒青青單獨來此一趟。」

鄧飛龍是老江湖，雖未深悉內情，但從各種片段跡象上，已覺得這看來冷酷、又頗神秘的黃金夫人，似有暗助自己等人之處？

但如今聽得她竟要愛女青青於今夜三更，單獨來此，不禁又對這黃金夫人，投注過疑問眼色。

黃金夫人笑道：「鄧老不必多疑，柳東權死得太突然，對李秀所提問題，未及作答，我此時必須處理各事，決定『神劍東莊』是就此收匾？抑或立報西莊，另派能手，接掌柳東權的職位，故想今夜三更，勞動令嫒，到此一談，依照諾言，把有關李秀父母之事，給她一個滿意答覆。」

鄧飛龍聽得對方如此說法，分明一團善意，只得點頭應允。但他目光微閃，瞥見了正命「神劍東莊」諸員，收拾柳東權遺屍的白銀夫人，不禁心中一動，嘴角微啓。

黃金夫人搖手笑道：「鄧老心意，我已盡知，今夜倘令嫒與我投緣，我或許會多讓她知曉一些有關重大機密！」

話完，便即轉身走回那懸着「神劍東莊」巨匾的巍峨大廳，對鄧飛龍不再理會。

× × ×

李秀的臟腑內傷，委實太重，在離開「神劍東莊」，回到原先的居留地後，便立告大口嗆血，人事不知。

鄧飛龍知醫，又有好藥，再加上精絕內功之助，總算保住了他的小命，但七日之內，無法下床，甚至在一個月內，都無法恢復原有功力，更不宜和人動手。

青青哭得雙眼紅腫不堪地，向靈芝皺眉說道：「二嬸，這樣下去不妙，我認爲秀哥兒的劍藝造詣，遠超過內功修爲，若遇强敵，勝是能勝，自己也難免受傷，總有一次，會把性命送掉！」

靈芝點頭道：「姑娘慮得極對，我正和劍東商量，非設法爲秀哥兒培元固本，加厚他的體質內力不可！」

青青道：「二嬸是有妙藥？還是有甚麼秘方？」

靈芝搖頭道：「我們只有傷藥，沒有妙藥，秘方是難求，但老主人昔日有位知交，却醫道通神，能補天地造化！」

青青把一雙大眼，略眨幾眨，目注靈芝問道：「是不是住在湖北宜昌沿江一帶的『回天漁隱』公孫敬？」

靈芝道：「不錯，公孫老人是不涉江湖甚久，但與老主人情誼太厚，有人去請，定必惠然肯來，我認爲他絕對有把握能改善秀哥兒的稍嫌薄弱體質！」

青青想了一想，手指劍北、白菱，含笑說道：「四叔四嬸均受重傷，暫時不宜再與强敵動手，就請他們兩位，去找趙公孫老人，不是極合適麼？」

靈芝含笑點頭，立即叫來劍北、白菱，告知此意。

劍北、白菱知道此舉極關重大，而「神劍東莊」痛遭慘敗，眼前也不會再有凶險爭端，最好是利用李秀不能下床行動的七日光陰，能把「回天漁隱」公孫敬請來，爲李秀煉藥開爐，施展回天手段！故而，他們毫不推却，立即向大家告別，趕赴宜昌。

送走劍北、白菱，天色已不甚早，青青便欲獨往「神劍東莊」赴約。

靈芝等經過研究，認爲黃金夫人似有極重大的機密，只願意單獨告訴青青，若是有人陪她同去，反可能會產生不良效果！

但完全孤獨，也不放心，遂決定靈芝、劍南、金蘭、劍飛等四人，留守防護李秀，鄧飛龍、劍東二人，陪青青同去赴約，但只青青一人進莊，鄧飛龍與劍東則藏在莊外附近，以備萬一有變，可以及時接應。青青身邊，帶有好幾支告急旗花，若發現黃金夫人有甚詭計，情況危急不妙，便立即向莊外報訊。

一直走到「神劍東莊」的莊門之外，並無絲毫警兆。莊門無人把守，莊內也黑沉沉地，靜悄悄異常，不見半點燈光，不見半絲人影。

劍東微一皺眉，向鄧飛龍低聲說道：「鄧老爺子，我覺得這局面沉靜得特別出奇，會不會對方在莊內設有甚麼厲害詭秘陷阱？」

鄧飛龍方一沉吟，青青已自笑道：「二叔，你記不記得四叔臨去宜昌之前，告訴你的話兒？」

劍東道：「劍北是說在他與天殘道人比劍時，有人用傳音密語，洩漏對方的劍法機密，才使他行險倖勝！」

青青笑道：「有此一事，足見對方陣營中，藏有我們的朋友，不論此人是否黃金夫人，我認爲此行也收穫大於凶險，二叔和爹，不必多慮，時近三更，我要單獨進莊去了！」

語音才住，倩影已騰，毫不遲疑地，縱進莊門之內。由於莊內毫無人跡，青青遂一直撲奔那巍峨大廳。

她雖一向大膽，但一進廳內，也不禁立即止步，周身汗毛，根根豎立，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因爲青青看見兩件不應該屬於這大廳內的東西。

那是兩口棺材！

（未完）

（下期由臥龍生執筆）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一個綽號叫野馬的青年，為他枉死的朋友黎世豪報仇，跑到黃雀巷一檔小賭攤去賭錢，這個賭檔的莊家綽號黃大紅，就是殺死黎世豪的兇手。野馬追入賭檔想藉賭廿一點與黃大紅鬧事。黃大紅輸了，反而一口咬定野馬出術，無非想賴掉輸去的賭注，於是喝令賭場打手趙跳腿、譚二和伍廂子先後出手，羣毆野馬。誰知野馬並非善類，而且是有備而來的，給他三拳兩脚就把這三個打手打得頭崩額裂。最後，黃大紅只好親自出馬，揮刀上前，這時，野馬才向黃大紅說出自己來此乃係為友報仇。黃大紅聽罷，立即搶攻，突然一團黑影疾擊黃大紅咽喉：

千門點將錄／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野馬（二）

糊塗香大帥　竟將假作眞



（一）

野馬死了

賭博是一種很邪門的玩意。

該贏的時候，押錯了反而會贏錢，拿着梅牌斧頭也會吃掉人家的蹩十。

廿一點也是一樣。

十六點不一定輸，二十點甚至廿一點也不一定贏。

黃大紅又「穿」了。

這一次，他穿掉的是咽喉。

野馬的拳頭，重重擊向黃大紅的脖子，一拳就把他的喉管震斷！

黃大紅瞪大眼睛。

他至死也不肯相信，今天自己的賭運如斯不濟。

×　　×　　×

地上有鈔票。

總共千多塊，還有東一張、西一張的撲克牌。

野馬把所有的鈔票拾回，然後離開黃雀巷。

巷外是長街。

他截停了一輛黃包車。

這個拉黃包車的是個老漢子。

「金雅閣。」

「是，大爺。」

車子拉得不快。

不但不快，簡直是很慢。

這老漢子年紀已不小，但生活就像是一條鞭子，使他不能停頓下來。

要活下去，就得流汗。

甚至不惜流血！

×　　×　　×

車子終於到了金雅閣酒家。

「一毛錢。」老漢子一伸手，討取車資。

但他得到的不是一毛錢，而是一叠令他幾乎興奮得要哭起來的鈔票。

「老伯，別再拉黃包車了，這些都給你。」

這老漢子揉了揉眼睛，雙手顫抖。

顫抖得好厲害。

「大爺，這……這……這怎……怎麼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野馬悠然一笑，「反正我是贏回來的，我喜歡怎樣花光，那是我的自由。」

說完這幾句話，他帶着愉快的笑容，進入了金雅閣酒家。

×　　×　　×

野馬，就是一個這麼樣的人。

只要他高興，別說是鈔票，就算是砍下自己的腦袋，給別人當夜壺，也不是奇事。

他喜歡自由。

他喜歡幹自己喜歡幹的事。

所以，一直以來，他都是那麼狂，那麼野，也是那麼愉快。

難道他沒有憂愁？

這一點，別提。

正如野馬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說話：「萬事莫愁。」

他似乎眞的沒有憂愁，所以有時候明知褲子已穿了一個洞，還是置諸不理，仍然大搖大擺，闊蕩四方。

（二）

楚開仍然坐在那裏，除了嘴邊咬着一口雪茄之外，連剛才坐着的姿勢都沒有改變。

野馬微笑着，坐下。

「酒，我要喝最好的酒！」他大叫。

立刻有一瓶陳年白蘭地原樽奉上。

他用最快的手法開瓶塞，然後又用一種倒水般的速度，把酒灌進肚子裏。

他一口氣就喝了半瓶。

楚開淡淡一笑。

「那些大蠻子不打架了。」

野馬揉了揉肚子：「報告楚老闆，內亂已平。」

楚開大笑。

「好，我就是喜歡你這種混蛋，把酒拿來。」

野馬把剩下的半瓶酒遞過來。

楚開居然比他毫不遜色，也一口氣把半瓶酒喝掉。

他抿了抿嘴，接道：「我年輕時，一直都認為自己是個大英雄，但現在老了，那種英雄主義，已消失了一大半，直到看見了你，那種豪情又再回來。」

野馬搖搖頭。

「不，那不是甚麼英雄，而是大鬧天宮的孫大聖，咱們不求功名，只求財帛，只要能賺錢，做不做英雄不要緊，甚至做個狗熊也不錯，總要能賺錢，賺錢！」

他好像有點醉了。

但是楚開的目光，却還是那麼清澈明亮。

他忽然說：「你能不能正經一點？」

野馬似是一怔。

他怔了好一會，忽然正襟危坐。

他看着楚開。

楚開也直勾勾的看着他。

兩人的眼睛裏都發出了光。

「好小子，」楚開沉聲道：「你可知道，這裏現在是誰的天下？」

「香大帥？」

「不錯，他是商界上的大亨，黑道上的大帥！」

「你要擊敗他？」

「不錯，要在這地方上稱雄，這人非除不可。」

野馬嘆了口氣。

「你以為香大帥是一塊豆腐。」

「不，他是一塊大石。」

「豆腐很好吃，但是石頭却不好對付呢。」

「若是容易對付，也不會勞煩到閣下了。」

「楚老闆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你該明白。」

「你要派我去殺了他。」

「不，是要你去帮他，帮他消滅一個人。」

野馬怔住。

「這是甚麼用意？」

「博取他對你的信任。」

野馬並不是個笨人，楚開的意思，他已明白：「你是要我去臥底？」

「你不敢？」

「香大帥是個很厲害的傢伙，這是太歲頭上動土。」野馬說到這裏，忽然做了一個很奇特的姿勢，「但我却有個怪脾氣，就是喜歡捋虎鬚、拔虎牙。」

楚開目中露出了讚賞之色。

他握緊野馬的手，緩緩道：「你的確沒有讓我失望。」

野馬淡淡一笑：「無論你的計劃怎樣，只要够刺激，我一定去幹。」

楚開點點頭，道：「你現在開始，就要改變自己。」

野馬道：「怎樣改變？」

「第一，你現在不再叫野馬，而是丁旋。」

「丁旋？」

「不錯，是丁旋，」楚開緩緩道：「你有個父親，叫丁放山，是香大帥府宅的老管家。」

「丁放山？他……」

「他已死了，他是給鬼爵的手下殺死的。」

「鬼爵杜烈？」

「不錯，他是個很瀟洒的中年紳士，」楚開沉聲道：「他殺人的時候，動作也同樣瀟洒。」

野馬道：「香大帥怎能容忍他？」

楚開淡淡道：「他早就想把鬼爵踢進地獄裏去見鬼，但却有個顧忌。」

「他的顧忌是甚麼？」

「我！」楚開一笑，慢慢的說：「他知道，一旦與鬼爵展開全面性的衝突，形勢最有利的，既不是他，也不是杜烈，而是我……」

「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道理，香大帥當然比任何人更清楚。」

「但他的確對鬼爵杜烈恨之刺骨，」楚開淡淡道：「倘若任由他選擇，他最想殺掉的人，一定不會是我，而是杜烈。」

「所以，你要我挑起這一場火併？」

「不錯，我有一份關於丁放山父子的詳細資料，你緊記着，讀熟它。」

「丁旋是眞有其人？」

「當然。」

「他現在在哪裏？」

「這一點你不必問，總之，在你進行這個任務的時候，丁旋絕對不會在這地方上出現。」楚開的語氣很肯定。

「好，我以後不再是野馬，而是丁旋好了。」

「還有第二件事。」

「你以後不但要憎恨杜烈，還要對我採取報復的行動。」

「我爲甚麼要向你報復。」

「因爲丁旋的父親，在未曾被鬼爵手下擊殺之前，已被馮殺打斷了一條腿。」

「丁放山爲甚麼屢屢被人侵襲？」

「他是個火爆脾氣的怪物！動不動就拿着棒子揍人，馮殺那一次沒殺他，全然是因爲唐老鼠所勸阻。」

「所以，我不但要向你報復，馮殺更是我的對頭人，」野馬點了點頭，「因爲我是丁放山的兒子！」

「不錯，」楚開點點頭，「你一切都明白了。」

野馬道：「我還不太笨，這種事也不是第一次幹。」

「哦？」楚開有點詫異。

「臥底這種事，早在五年前我已幹過一次，結果把一羣响馬大盜弄得自相殘殺，」野馬興緻勃勃的說，「總之，一切包在我的身上。」

楚開點點頭，微笑道：「你要多少酬勞？」

野馬搖搖頭：「不必了。」

「不要酬勞？那怎可以？」

「我只有一個條件。」

「請說。」

「倘若有一天，楚小姐願意嫁給我，你不能反對。」

楚開怔住。

「這……這是甚麼意思？」

野馬聳聳肩：「我好像忽然很喜歡楚小姐，雖然，我們還只是第一次見面。」

楚開苦笑：「但談婚論嫁，似乎言之過早罷？」

野馬淡淡道：「我現在並不是要跟楚小姐談婚論嫁，只是說倘若有一天，楚小姐願意嫁給我，你不能反對而已。」

楚開哈哈一笑。

「倘若眞的有那麼一天，我會連高興都來不及，又怎會反對？」

「你是答應了。」

「行！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野馬點點頭。

「那麼，從現在開始，我不再是野馬，而是丁旋了……」說到這裏，忽然眉頭一皺，「但我到了這裏，恐怕早已有人知道……」

楚開瞳孔收縮，緩緩道：「這一點，我早已有所安排，我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野馬已經死了。」

「我已經死了？」

「你沒有死，因爲你是丁旋，而且，你是以假冒野馬的身份，在我的面前出現的。」

野馬想了想，不由拍案叫絕。

「不錯，我不是野馬，我是丁旋，我是故意冒充野馬來向你報復的。」

楚開點點頭，低聲道：「你現在開始，你就要展開報復的行動！」

野馬笑了笑。

現在，他似乎連自己究竟是誰都分不清楚了。

他接過了一份資料。

上面寫的，全是有關丁放山父子的一切。

× × ×

丁旋。

野馬變成了丁旋。

但丁旋呢？

眞正的丁旋在哪裏？

——丁旋已經死了。

——但他死亡之後，他的身份變了。

——丁旋變成了野馬，一個胸膛上插着三把尖刀的野馬！

這當然全是楚開安排的妙計。

既是妙計，也是毒計。

一條很妙很妙，也很毒很毒的「妙毒之計。」

所以，眞正的丁旋永遠不會再出現。

眞正的野馬，也不再是野馬，而是一個爲報父仇而來的丁旋！

臥底成功

（一）

計劃已開始。

楚開被追殺。

他被丁旋追殺！

整條街道，都可以聽見追殺聲和呼救聲。

結果，楚開受了傷。

他被馮殺、唐老鼠所救。

而丁旋，也在混亂中逃去。

× × ×

五月三日，下午五點五十三分，一個穿着黑衣的年青人，正在雲奎館裏吃麵。

雲奎館裏最著名的是蟹羹、鱔糊、紙封鷄。

但這人吃的却只是一碗陽春湯麵。

他似乎只是個窮小子。

× × ×

麵已吃光。

湯也喝得乾乾淨淨。

碗底朝天了，該飽了罷？

但這黑衣人似乎很飢餓，又再叫了一碗。

他叫的仍然是陽春湯麵。

但麵還沒有到，一團爛泥却首先向他迎面飛了過來。

黑衣人急閃。

雲奎館外，很熱鬧。

十二個穿着短打的漢子，幾乎把大門全都封住了。

爲首一人，眼睛狹長而臉孔瘦削，手裏把玩着一把刀子。

黑衣人怒道：「你是誰？」

「袁德。」

「是那一路上的朋友？」

「楚老闆麾下，人稱『催命殺手』的就是我。」

「你要怎樣？」

「殺你！」袁德冷冷一笑，「丁旋，你太斗胆了，竟敢冒充野馬，來行刺楚老闆。」

黑衣人沉聲道：「姓楚的欺人太甚，我殺他，乃是替天行道。」

袁德大笑。

「替天行道？你是不是在跟俺說水滸傳？還是那一本章回小說？」

他大笑，其他的漢子也笑了。

就在這刹那間，這個叫「丁旋」的黑衣人突然用一種極快的速度，抛出了一隻碗。

好强的腕勁。

袁德笑聲立止。

他居然閃避不開，給這隻碗砸中了腦袋。

他立時血流披面。

他大聲喝道：「別放過這小子，殺了他，殺了他……楚老闆命令咱們一定要殺了他——」

丁旋却已從雲奎館的後門逃走。

十幾條漢子窮追。

雲奎館的後門，是一條長巷。

袁德帶着手下追出去。

他們看見了丁旋。

但巷裏還另外有人。

不是一個，而是二十個。

其中一人，穿着一件絲綢長衫，手裏搖動着一把精緻的摺扇。

他大概四十歲左右年紀，雖然身材比袁德還瘦削，但一雙眼睛却又圓又大，唇上還蓄着一撮不多不少的鬍子。

看見這人，袁德的臉色變了。

更何況在這人身後，還有十九條漢子，而且每一個人的手裏都握着武器。

「齊伯天！」袁德不由吸了口氣。

這中年人，正是香大帥麾下兩員大將之一的「武諸葛」齊伯天。

× × ×

齊伯天面露微笑。

他的笑容，就像是他摺扇下的涼風，同樣溫和。

「袁大總統，怎麼要勞煩你親自出動啊——」

「袁大總統」是別人諢稱袁德的說話，想不到齊伯天也知道了，而且一上來就照說不虞。

但他不敢立刻翻臉，只是說：「丁旋是楚老闆要的人，還望齊爺方便則個。」

齊伯天沒有回答。

代他答話的是「崩斧」李滔。

李滔身材魁梧，說話也甚是粗鹵。

他大聲說：「甚麼『方便則個』？你要『方便』，上茅坑去！」

袁德的臉色更難看。

但他還是不敢動手。

「齊爺，大家都是明白人，這……丁旋——」

「袁德，」齊伯天終於嘆了口氣，說道：「咱們都是各爲其主，楚老闆很想要這個人，齊某是知道的，但香大帥那裏，却也囑咐下來，要前來把丁先生帶回香府去。」

袁德楞住。

齊伯天又嘆了口氣：「齊某知道，你拿不着丁旋回去，很沒臉，但齊某若不護着丁先生，香大師怪罪下來，齊某也是担當不起。」

袁德兇不起來。

他也駁不住齊伯天的犀利辭鋒。

他只好眼巴巴目送香大帥的人，把丁旋帶走。

（二）

香府是一幢華厦。

這幢華厦，建築在一座小小的山坡上，四周草木濃密，鳥語花香。

丁旋在齊伯天「護送」下，來到了這裏。

齊伯天對他說：「香大帥很想見見你呢。」

丁旋說：「我也想見一見大帥。」

× × ×

暮色漸濃。

大廳裏的每一盞水晶燈都已亮起。

從水晶燈裏射出來的光芒，是那麼美麗燦爛，令人目眩。

丁旋沒有看燈。

他看的是一隻精緻的杯子。

杯中有茶。

茶香濃而燙熱。

他並不是階下囚，而是座上客。

他是香大帥的賓客。

× × ×

六點五十分，廳中一座大鐘忽然敲响七下。

在此同時，大廳上一座螺形樓梯，傳來了一個响亮而特別的脚步聲。

脚步聲响亮，這人的笑聲更响亮。

他笑着從樓上走下來。

那是一個穿着金黃大褂，臉上長滿青滲滲鬚渣子的中年大漢。

雖然他穿得很整齊，但却只是穿着一隻靴子，而另一隻脚，却是赤足而來。

所以，他的脚步聲既响亮，又特別。

「哈哈……老子不見了一隻靴，你們

快去找，快去找！」

他笑聲震天，狂野如牛。

他是這城市商界裏的大亨，黑道上的大帥。

香大帥！

(三)

香大帥的人正在梯間，巳有兩個家僕匆匆上樓。

他們去找另一隻靴。

丁旋巳站起。

香大師盯着他：「你是不是覺得這裏的時鐘有點瘋了，還沒有七點就敲响個不停？」

丁旋搖搖頭。

「早十分鐘，總比遲十分鐘好。」

香大帥一怔，繼而大笑：「他奶奶的說得好，這句話是誰說的？」

「先父。」

「你爹是誰？」

「丁放山。」

「他怎會說這兩句話？」

「這兩句話，本來就是大帥常常說的，所以他也學會了。」丁旋的聲音很平靜，但却似有着無限的傷感。

「你叫丁旋？」

「是的。」

香大帥走到他面前，仔細的瞧了一番，忽然道：「老丁常常對老子說，你大哥丁雄常常欺負你，究竟有沒有這回事？」

丁旋搖頭。

「那麼，是你爹在放屁？」

「先父的確是在放屁。」丁旋居然這樣回答。

香大帥笑了，連目中都有了笑意。

只聽得丁旋緩緩接道：「我的大哥雖然很壯健，但却短命，還不够兩歲就巳夭折，他又怎能欺負我？」

「有理，有理！」香大帥大笑，從酒櫃裏拿出一樽酒，「卜」聲拔開塞子，「但放屁的不是你爹，而是老子。老子這麼說，只不過是要證實給大家看，你的確就是他奶奶老丁的兒子『頭軍』。」

「大帥又記錯了。」

「哦？」香大帥拍了拍腦袋。

丁旋說：「晚輩在家裏的乳名是『軍頭』，而不是『頭軍』。」

「對，對，你這個晚輩說得對！」香大帥走近丁旋面前，「老子敬你一杯，向你陪個不是！」

「豈敢！豈敢？」

「老子最討厭的就是客客氣氣的說話，你不喝，老子可要生氣！」

丁旋態度恭謹，微笑道：「既然如此，晚輩恭敬不如從命。」

香大帥忽然大喝：「這裏的人是不是都變了死屍？怎麼還不遞杯給丁公子。」

立刻有個家僕走了上來。但他遞過來的却不是杯子，而是靴子。

「報告大帥，靴子找到了。」

香大帥拿着靴子，忽然瞪着這家僕：「老子操你祖奶奶，老子現在要的是杯子，不是靴子。」

這家僕驚的呆了，正想說話，臉上巳火辣辣的挨了一記耳光。

「滾出去！」

家僕連氣都不敢吭出來，匆匆退下。

這時候，巳有另一個家僕，用一隻銀盤盛着兩隻杯子走過來。

香大帥忽然一笑。

「現在杯子不要了。」

這家僕一怔，接着退下。

香大帥左手拿着靴子，右手拿着酒瓶，微笑着對丁旋說：「這裏的杯子太細小，不够意思。」

丁旋點點頭。

「的確不够意思。」

香大帥目中露出深思之色，緩緩道：「你認爲怎樣才够意思，整瓶喝掉它好不好？」

丁旋道：「瓶口太細小，喝的太慢，也不够痛快。」

香大帥笑道：「要怎樣才够痛快？」

丁旋道：「把整瓶酒倒進靴子裏，然後用靴子當杯子，那才痛快。」

「對，痛快，痛快！」香大帥狂笑，把酒瓶裏的酒，都傾進靴子裏。

「老子先喝一半，你再喝剩下來的，好不好？」

「當然很好。」

香大帥笑聲更响亮。

他以靴當杯，喝了幾口。

「好酒，好靴！」

丁旋隨即接過，仰首便喝。

他居然喝得很乾淨。

他也在笑，而且笑得很愉快：「果然好酒，果然好靴，果然好臭。」

最後一句說話，使香大帥爲之臉色驟變。

他幾乎跳了起來，一拍桌子：「你在說甚麼？」

丁旋道：「香大帥的耳朵向來都沒有毛病，又怎會聽不清楚？」

香大帥目中閃動着野獸般的光芒：「你竟然敢說好臭？」

丁旋道：「這是事實，我若說靴子好香，大帥信不信？」

香大帥怔住。

他臉上的怒意忽然又像烏雲般消失在陽光下。

「不錯，這次你有理，靴子本來就是臭的，無論是叫化將軍皇帝太監婊子或者是大美人穿過的靴子，都一定會發臭，老子又不是香脚神仙，當然也不例外。」

說到這裏，忽然掩鼻：「他奶奶個笨熊，眞的好臭，剛才老子還喝了幾口。」

丁旋道：「但人類本來就有種特性，自己身上的臭味，未必會覺得很臭，有時候反而會覺得其香無比，例如搔脚板底，搔之搓之，然後送指到鼻前一嗅，那種滋味，哈哈！」

香大帥楞了半晌，忽然連連點頭：「不錯，你說得一點也不錯，說句實話，老子用自己的靴喝酒，其實並不覺得有甚麼異味。」

丁旋道：「但晚輩的感覺，却就不一樣。」

「你覺得很臭？」

「不錯。」

香大帥奇道：「既然明知好臭，還喝下去？」

丁旋道：「大帥可曾聽過：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爲不忠？」

香大帥陡地大笑。

「說得好，老子只不過要你喝酒，又不是要你喝毒藥，你忠於老子，所以才照喝不虞！」

丁旋恭恭敬敬的說：「先父生前，全仗大帥提携照顧，晚輩若不蹈先父之途，忠心效命於大帥麾下，那非但不孝、不忠，更是不智之甚！」

「軍頭，你是可造之材，老丁有後如你般聰慧俊彥，實在是他奶奶好福氣，」說到這裏，長嘆一聲：「只恨老子甚麼都有了，就是妻妾混帳，統統『閉關自守』，枉老子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這等婆娘却是連蛋都沒生下一個！」

丁旋也嘆了口氣：「自古以來，王者豪傑，每多寂寞。」

香大帥道：「老子有個乾兒子，他也跟老子姓了香。」

「香寶勳公子大名，晚輩早巳聽先父屢屢提及。」

「寶勳雖然聰明，但却比老子還好賭好色，將來，唉！」

「香少爺年紀還輕，將來必會變。」

「變？變他娘個鳥！」香大帥冷冷一笑，「老子現在只望他娶個乾媳婦回來，好讓他的脾性改一改！」

丁旋默然。

香大帥父子間的事，他不該多插嘴。

香大帥忽然說：「你現在先回西院休息，老子會命人收拾好一間房子，明晨七點三十分，咱們一起用早膳。」

× × ×

就是這樣，丁旋在香府裏留下來。

欲擒先縱

(一)

五月四日，晨。

香大帥雖然看來行事荒誕不經，但却無疑是個極守時的人。

晨早七點三十分，早膳準時開始。

一張桃木長桌，圍坐着五個人。

坐在靠近牆邊主位的，是香大帥。

在他右方，是香寶勳、易四哥。

在他左方，是齊伯天、丁旋。

除了守時之外，香大帥還有個習慣。

在早膳進行的時候，除非有特別事故，否則絕不說話。

然而，晚膳却並不如此。

× × ×

香大帥的早膳並不考究，但却食物豐富，而且每一種都頗具營養價値。

他有錢。

他有很多很多錢。

但他的錢從不會亂花在早膳上。

只有晚膳，才是他大洒金錢的時候。

他不重視早膳？

不！

他重視，極其重視。

所以，他的早膳絕不會過於肥膩，雖然不奢華，但却食物可口而富於營養。

那樣，會使人在白天的時候，頭腦清醒，精力充沛。

這是學問。

一種讀一輩子書也未必會讀出來的學問。但香大帥却巳掌握着它！

(二)

香寶勳今天吃的不多。

他大概二十出頭，儀容整潔，頭髮永遠梳理得整整齊齊，十根手指永遠不藏半點塵垢。

誠如香大帥說：「他很聰明。」

這一點，從他那雙靈活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來。但他蒼白的臉色，却也證明了香大帥的另一句說話。

——「他比老子還好賭好色。」

他的將來會怎樣？

他會不會是另一個香大帥？

很難說。也沒有誰敢說出口。

× × ×

在香少爺身旁那人，他吃得比誰都更多，但咀嚼食物的時候却比誰都更緩慢。

他是易四。但除了香大帥之外，人人都叫他易四哥。

就連齊伯天也不例外。其實易四哥的年紀，比齊伯天還細小。

他喜歡白色。他認爲白色是純潔的，也是高貴的。他永遠穿着白色的西裝，白色的襯衫，只有顎下的蝴蝶結，經常顏色不同，花樣也不同。

易四哥身材高大，英俊瀟洒，但却不苟言笑，世間上唯一能命令他的人，目前就只有香大帥。他本來就沉默寡言，在這早膳的時候，更是連頭都懶得抬起來。

現在，誰都不用說話，只顧吃喝才是正經事。

丁旋彷彿很瞭解這一點。

所以，他也只顧吃喝，一言不發。

齊伯天也是一樣。

× × ×

早膳的時間，彷彿過得很慢。

但它總算巳經過去。

香寶勳忽然站起來，對香大帥說：「乾爹，五媽在芳苑等我，她巳約了姚市長夫人搓痳將。」

香大帥點點頭道：「很好，姚夫人向來治得住老公，多點跟她打交道，對咱們是有利無害，你去罷。」

易四哥也接着站起。

他經常陪着香寶勳。

但香大帥却說：「易四，這一次不必你去。」

易四默然。

他沒有甚麼表示，只是又坐下。

香寶勳微笑道：「不錯，我年紀也不小了，不必老是痳煩四哥陪着。」

香大帥哈哈一笑。

「正因爲你年紀巳不小，所以乾爹才怕你在外面闖禍。」

香寶勳訕訕一笑。

「乾爹，我走了。」

「唔，」香大帥點點頭，但接着却對丁旋說：「你和香少爺一起去。」

香寶勳一怔。

丁旋却沒有感到太大的意外，立刻起身就走。

他和香少爺一起離開這裏。

易四哥、齊伯天神情木然。

「易四，近來賭場的生意怎樣？」香大帥忽然問。

「不太好。」

「爲甚麼不太好？」

「川業銀行的周董事長，國平戲院的

梁老闆，還有大安路褚家的褚三公子，他們近日都已絕跡於咱們的賭場。」

香大帥冷冷的看着他。

「是不是他們都輸得太慘？」

「這不是主要原因，」易四哥緩緩道：「周進財家財千萬，賭性也重，就算輸得再多，也絕不會戒賭。」

「梁國平呢？」

「梁大老闆時贏時輸，他是個輸得起，放得下的豪賭客。」

「褚敗家子呢？」

「半個月前，他手風大順，骰寶贏了八萬，牌九輸了三千，但番攤却又贏了十一萬。」

「然後呢？」

「然後就不再來了。」

香大帥皺皺眉，忽然用力一拍桌子：「怎會這樣的？是不是有人從中搗鬼？」

易四哥點頭。「不錯。」

「是不是楚開那個老王八？」

「不是他。」

「是杜烈！」香大帥握緊了拳頭，「楚開雖然對老子瞧的不順眼，但憑他現在的力量，還不敢一腿踩過來，一定是那見鬼的瘋子杜烈！」

易四哥點點頭：「他恐嚇咱們的豪賭客，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他奶奶這個㞞種，老子要他變成屎餅！」香大帥咬牙切齒，相貌猙獰可怖。

易四哥沉默下來。怎樣對付杜烈，他暫時不願發表意見。因為香大帥還沒有問他。而且，齊伯天也在。他知道這位武諸葛，一定會有很好的主意。

果然，香大帥很快就問齊伯天：「阿齊，你的看法怎樣？」

齊伯天默然半晌，才緩緩地說出他的意見。

「鬼爵是個野心勃勃的人——」

「呸！這是句廢話，」香大帥叫了起來，「老子是問，怎樣去宰掉這個龜兒子養的龜孫子！」

齊伯天眨了眨眼睛：「他一直都想砸了咱們的賭場。」

「那又怎樣？難道就任由他動手？」

「不錯，咱們以守為攻，把賭場拱手讓給姓杜的，然後咱們就認輸。」

「認輸？老子認輸？」

「是的。」

香大帥突然大笑。

「他奶奶的好計謀，這是縱敵成驕兵之策，在他最得意的時候給他一個致命的襲擊！」

「這辦法雖然並不新鮮，但却往往能收奇效。」齊伯天淡淡的說。

雖然他臉上盡量裝作謙謹，但眉宇間仍然無法掩藏內心洋洋自得之色。

他是武諸葛。

這三個字並不是讓人白叫的。

「好！咱們就這麼辦，」香大帥想了想，又道：「杜烈甚麼時候會向咱們的賭場大舉出擊？」

齊伯天沉吟半晌，忽然對易四哥說：「四哥，還有八天，就是令尊七十大壽。

易四哥微微一笑。「他老人家的喜事，想不到齊兄也已聽聞。」

齊伯天道：「知道這件事的人，絕不只有我，還有杜烈。」

易四哥道：「家父遠居洛陽，而這裏的形勢又已日益吃緊，小弟這次並不打算回去賀壽。」

「不！」齊伯天搖頭，「你要去！」

「在這時候動身？」

「明天一早，你就要在火車站上出現，而且儘量裝作很秘密，不讓別人發覺的樣子。」

易四哥點點頭：「齊兄的用意，小弟已明白。」

齊伯天接道：「等四哥離開這裏之後，賭場就會發生一件可怕的事。」

香大帥道：「甚麼事？」

齊伯天乾咳兩聲：「這件事，必須要愼密部署，絕對不能洩露風聲。」

易四哥的臉色還是很平靜。

他忽然道：「我現在已經知道自己該怎麼做，再見。」

香大帥瞧着他，淡淡笑道，「阿四，老子祝你一路順風，還有，祝你老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

（三）

計劃已定。

風雲更吃緊。

× × ×

五月五日，易四哥悄悄離開這城市。

他購買的火車票，是往洛陽。

這本該是一個很秘密的行動。然而，這秘密不知如何，還是被洩露了。

× × ×

五月八日，晚上九點。

每天這個時候，賭場生意就會越來越旺。

今天也不例外。

在押骰寶的那張長桌上，密麻麻的擠滿了人。

現在，這一枱骰寶已連續開了八口「大」。

跟風的人不少。

他們都押「大」。

但也有種賭徒，天生就是叛逆性格。

別人跟風，他們賭拗，賭逆風。

他們自然押「小」。

花綠綠的鈔票，堆滿了賭桌。

荷官已準備揭盅。

就在這一刹那間，一個人沙啞而響亮的聲音響起：「等一等！」

荷官果然等一等。

有人押「小」。他賭一萬！

賭客一陣驚嘆。這人是誰？

一萬塊賭逆風押「小」，好不豪氣！

連荷官陸彪的臉色都有點變了。他終於揭盅。「二、三、五、十點小！」

人羣一陣譁然。

八口「大」，終於骰回小路，開個「僅僅小」——十點正！

每個人的目光，都不期然向這位精明而狠辣的賭客瞧去。

那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他不高不矮不肥不瘦不老不嫩。他三十來歲，本來看來並不像個很有錢的人

但他露了這一手狠性，又有誰敢說他沒有錢？他甚麼都不像，只像一種人。

這種人，也是賭場最不歡迎的人。

那是——職業賭徒。

（未完）

武林軼事

方玉書夜戰奪刀

麥海雲‧文　黃耀基‧圖

在南派拳脚的功夫裏面，有些獨特的招式凌駕於普通拳脚之上，蔡李佛掌門人方玉書就有許多非常犀利的招式，苦練多時，已臻化境，他能够運用這一類的招式突圍而出，十多個人並非他的對手。

有一次，方玉書不知如何跟廣州菓欄裏面的苦力有些磨擦，突然被六七個彪形大漢包圍，他人急智生，就施展苦練十多年的連環鞭搥應戰。當時有氣力在廣州菓欄搵食的苦力，多數食過夜粥埋過樁，眞係有多少斤兩，他們本身已經能够一個打三幾個，六七個苦力包圍方玉書，大喝一聲，一齊動手，那就非常危險，不過，方玉書身經百戰，懂得如何在一堆人的包圍裏面施展特殊招式，連消帶打，甚至搶攻，那就不會打輸。

當時他發覺六七個人向他撲攻，他不但沒有退避，而且向其中的一個人搶攻，施展的招式係牛角搥，看來平平無奇，但係他的牛角搥有獨特之妙，因為這一招係虛招，故意打到對方面前一尺，使對方有機會向後閃避，不必擋格，然後進馬發拳，所發的乃係鞭搥，鞭搥向橫打出，很難躲閃，加上了他已經打到對方極短距離之處，然後用鞭搥打出，更難躲避，甚至沒有辦法擋格，原因是他的拳力沉重，而且向橫打出，根本就無法用單手擋格的，何況當時方玉書的馬步乃係麒麟步，即是右脚踏向前面之際，左脚即時偷步，伸到右邊去，右脚又再向右移動，如此脚法，可以在很快速的時間向對方移動幾尺，那就打得更加出色。

由於他的身形步法靈活，牛角搥故意落空，跟着移步，同時右手由下邊向橫打出，打中對方的臉孔，那一個鞭搥已經使受擊的苦力頭目發生劇痛，牙齒也脫落兩隻，跟着方玉書再進左脚，身體從側面移到正面，左拳向對方的胸部以直拳姿勢打出，這一拳打中對方左右兩邊當中的劍突穴，受擊之人大叫一聲，便即倒地，口中噴血，身受重傷。

方玉書的估計十分準確，他知道向圍攻的頭目搶攻，一招打贏，即時可以解圍，果然得手，他就更加放心，勇氣勃發，跟住他就轉身連續用低脚踢出，他們以為方玉書用拳頭急攻，擊倒一個，多數就防範他在中上門出擊，怎料方玉書改變主意，向下路發招，連踢幾脚，立刻有兩人倒地，很快就把七個人擊倒三個，其餘的四個不敢戀戰，兼且他們覺得有一個同伴受傷，不知傷勢如何，忙於救急，沒有人再糾纏方玉書了，方玉書便即安然離去。

另外一次，方玉書施展「連升三級」這一招，踢跌對方所握的單刀，也是非常出色的，那一次係夜戰，他赤手空拳居然戰勝一把刀，殊不容易，那一晚方玉書返家之際，經過西門，還沒有進入市階，有一條必經之路的地方乃係長巷，突然之間有人一刀斬落，他看見刀光一閃，便即轉身飛奔，向他偷襲的人以為他胆怯，啣尾窮追，發覺方玉書走了三十步過外突然仆倒，喜出望外，打算走過去手起刀落，其實方玉書詐敗而已，怎會仆倒呢？當時他聽到脚步聲响，便即翻身一躍而起，左脚向前跨進一步，右脚踢出，這一脚係凌空飛躍的，一脚就踢中對方持刀之手，此人還沒有機會看清楚他如何發招，已經失去了單刀，大吃一驚，趕快抱頭鼠竄而去，方玉書懶得追擊，把地上的單刀檢起來，施施然的返家。

翌日他看見刀柄上面有一個李字，懷疑係當地教頭李魁的徒弟偷襲，索性把那柄單刀送還，順便向李魁講述此事，慨然說：「在廣州搵食殊不容易，教頭的輩份已經收火，很少尋仇結寃，不過徒弟却是經常發生惡鬥的，打輸了的人，甚至向對方徒弟的師傅偷襲，如果不明事理，就有可能因此累到兩個師傅決鬥，弄到悲劇收場，非嚴加約束不可，另一方面，亦有可能係第三者故意尋仇，遺下武器，希望受擊的師傅向另外一個人尋仇，他就坐山觀虎鬥，幸災樂禍，我今日送還單刀，順便談及此事，根本上我跟你係毫無寃仇的，不必記掛在心。」

講完這番話，方玉書轉身想走，李魁連忙挽留他，還叫酒家送上一圍上菜，在拳館裏面開懷痛飲，經此一戰，沒有人再向方玉書尋仇了。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龍引

黃鷹・文
盧令・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虎率領了連雲寨的嘍囉與眷屬，個個都懷着一個美夢，登程赴京準備做官去了。豈料這支尋夢的隊伍，行經半路一片草原處，却遭遇到徐階的人馬有計劃的伏擊，結果全被殲滅。這時，祖鷩虹、方浪、祖秋霞三人正在離該處十里外的一座無風亭內，等候金虎到來作長亭餞別，一直等到日巳啣山，仍然未見金虎蒞臨。於是人引起祖鷩虹等人懷疑，便即迎向前去，果然在該草原處發現金虎及連雲寨的人馬全部遭殃，果然從一個垂死者的口中獲知是徐階所爲。祖鷩虹等無不怒憤塡胸，決心要爲金虎報仇，乃於是夕，偷偷摸進徐階駐紮的營地……

既從江湖來 終回江湖去

看到那些繩子長矛，祖鷩虹心裏已經有一個計劃，跟方浪一說，方浪完全同意，而且提供了很多更好的意見，地點却仍然由祖鷩虹選擇。

一切都佈置妥當之後，方浪忽然歎了一口氣，道：「這個地點其實並不好。」

祖鷩虹道：「這附近最少有三個更好的。」

方浪道：「你却是知道。」

祖鷩虹道：「就是知道才作出這個選擇，這一次我們要將自己當做一個笨蛋，取的是笨地方，用的是笨辦法。」

方浪想想，道：「因爲徐階是一個聰明人？」

祖鷩虹道：「那些武將對行軍佈陣是必經驗豐富，他們一定會看出那些地方是埋伏的最佳地方，好教徐階知所趨避。」

方浪笑接道：「你用的還不是最笨的方法。」

祖鷩虹道：「因爲我們只是三個小笨蛋，不是大笨蛋。」

秋霞插口道：「大笨蛋又如何？」

祖鷩虹道：「根本就不會去選擇地方，乾脆一字兒橫在徐階必經的路上，等他到來，痛罵他的不是，然後殺奔前去。」

方浪道：「這才够悲壯激烈。」

祖鷩虹道：「也這才够痛快。」

秋霞道：「只怕未走到徐階面前，我們已經被亂箭射成刺蝟一樣。」

方浪道：「明天黃昏，徐階若是仍然在草原上，我們說不定眞的會那樣做，現在我們都已經冷靜下來。」

祖鷩虹道：「還不够冷靜，否則絕不會在這時候動手。」

秋霞道：「這時候乃是徐階防範最嚴密的時候。」

方浪道：「只是我們不動手，一口氣實在嚥不下去。」

祖鷩虹道：「不錯，不管成功與否，我們都非要拚一拚不可。」

方浪接道：「一擊不中，我們立即撤退，以後看情形，找機會再採取行動。」

祖鷩虹點頭道：「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秋霞倏的歎息道：「我實在奇怪，這一次，你們既然沒有成功的信心，爲什麼還要冒這個險，爲什麼不等等？只要能够將徐階殺掉，早晚又有什麼關係？你們不是一向也不喜歡意氣用事？」

方浪道：「這次若是完全沒有成功的機會，我們也根本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祖鷩虹接道：「成功的機會雖然不大，到底也是一個機會。」

秋霞看了方浪，看看祖鷩虹，道：「你們好像有什麼瞞着我。」

方浪一怔，搖手道：「沒有。」

秋霞搖頭道：「瞞得了別人，你可是瞞不了我，只看你的眼睛，我便知道你說謊。」

方浪苦笑，秋霞接道：「話說在前面，你若不給我說明白我以後不理睬你。」

方浪又一怔，看看祖鷩虹，秋霞接又道：「不用看我哥哥，我決定了的事情，哥哥也管了不，你也知道的。」

方浪仍然看着祖鷩虹，問：「你怎樣說？」

祖鷩虹微笑道：「我當然不能不爲你設想的，你跟他說好了。」

方浪立即道：「我也認爲說清楚較好，最低限度在採取行動的時候也……」

祖鷩虹道：「我不是已讓你說了。」

秋霞疑惑的看着祖鷩虹，催促方浪道：「快說啊！」

祖鷩虹笑笑轉身走開了幾步，拾起了地上一支長矛，隨意捋動了一下。

那邊方浪即時道：「我們方才商量好，你與我負責在樹上以長矛引開徐階手下的注意，大哥在地面突然襲擊！看能否一擊刺殺徐階。」

秋霞一驚，道：「地面？」

「那其實該是地下。」方浪接解釋。「大哥的意思，是在一株樹下挖一個洞，藏起來，在徐階以爲我們居高臨下襲擊的時候，大哥便由洞中竄出來。」

秋霞道：「這不是危險得很？」

祖鷩虹插口道：「要看你們能否配合我的行動，而一擊中的，那些軍兵必定會大亂，在這座樹林中，我要離開，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秋霞道：「若是不能够擊殺徐階？」

方浪道：「那些軍兵當然會個個奮勇爭先，便眞的危險得很。」

秋霞道：「你們是因此企圖瞞着我，不讓我知道你們準備如此拚命？」

方浪道：「大哥的意思是不管怎樣，我們做完了我們要做的就離開。」

秋霞道：「這怎成？」

方浪道：「他說的其實很有道理，我們若是不走，他反而要分心照顧我們。」

秋霞皺眉。「可是——」

祖鷩虹道：「大哥的身手你不是不知道，別的困難，要逃命可是很容易。」

「那既然你有此信心，何須瞞我？」

祖鷩虹道：「現在不是跟你說了。」

方浪接道：「我的意思是這件事應該由我來做，可是大哥認爲……」

祖鷩虹截道：「你的飛刀雖然百發百中，對徐階的習性等等完全沒有印象，由你來進行；不難就誤中副車。」

方浪道：「而且我的輕功武功都沒有你的高強。」

祖鷩虹道：「你若是不服氣，我們不妨較量一下。」

方浪苦笑道：「這之前我雖然不服你，可是我從來沒有否認，你的武功是在我之上。」

祖鷩虹接道：「而且你快要成爲我的妹夫，說到輩份也是我在你之上，要你叩頭你便得向我叩頭，你怎敢不服從我的吩咐？」

方浪只有苦笑，秋霞紅着臉頓足道：「大哥，這是什麼時候，你還有心情開這種玩笑？」

祖鷩虹一正面色，道：「事情就這樣決定，一出手你們不要理會情形如何，立即離開，免我分心，黃昏時分，我們在無風亭會合。」

秋霞欲言又止，祖鷩虹接道：「若是萬一我受了傷趕不到去，你們也不必等候！離開無風亭好了。」

秋霞一咬唇。「我們還是在那兒等下去，以免你到處找尋。」

祖鷩虹笑道：「姓方的有多少條脚，用得着担心大哥找不到你們？」

方浪歎息道：「我們都依你。」

秋霞瞪着方浪。「你說什麼？」

方浪道：「我們若是不依從你大哥的吩咐，要他担着心，可有百害無一利。」

秋霞仍不同意的搖頭。「可是——」

方浪道：「無論事情變成怎樣，還有我們去完成，是不是？」

秋霞道：「當然了。」

方浪道：「這一次的襲擊會不會成功，目前我們完全不知道，大哥雖然顯得那麼有信心，但到底如何，連他恐怕也不敢太肯定。」

秋霞道：「可不是，所以我們才……」

方浪道：「大哥是認爲只要他全力去做，並不是一些成功的機會也沒有。」一頓又說道：「不認爲我們留在這裏對他會有影響，我們當然是只有退開。」

秋霞道：「我就是不相信，我們留下來一些作用也都沒有。」

方浪道：「作用比不上障碍，就是沒有作用了，而且在這個計劃之中，我們的確是只能够帮助到那個地步。」

秋霞看看方浪。「你這樣說，我還有什麼話好說。」目光轉向祖鷩虹。「大哥一定要我們離開我們就只有離開！」

祖鷩虹笑笑。「你們怎能够對我這樣

沒有信心？」

陽光下他的笑容看來的確充滿希望，充滿信心，可是陽光却照不到他的內心深處。

方浪秋霞也瞧不到他的心深處。

×　×　×

辰末。

太陽高照，急風呼嘯，松濤洶湧。

徐階就在這時候坐着轎子，在大隊將兵簇擁下走來。

那些將兵團團將轎子包圍着，看似很亂，實則極有分寸，也是陣勢的一種。

隊伍由山路走來，在林前停下，四百個官兵弩箭手在前，刀盾在後，迅速列成了兩行，擋在隊伍的前面。

轎子停下，轎簾掀開，徐階走出來，兩個武將左右上前，將一張地圖在徐階面前張開。

徐階看看圖，看看前面的赤松林，歎息道：「果然是一處兇險所在。」

言永壽一旁走來，道：「屬下這就帶一隊人進去看一看，好替大人開路。」

徐階搖頭道：「不必了。」

言永壽一怔，徐階接歎道：「昨夜這樣決定是因爲我不知道這地方原來是這樣，你們看，一望無際都是參天巨松，要將人找出來，談何容易？」

言永壽不能不同意。「那大人的意思是……」

徐階手指地圖道：「我們現在是在這兒，你們看，那一處最適宜埋伏？」

兩個武將分別指出了他們認爲適合的地方，言永壽亦指出了一處。

徐階道：「那麼最好走是那一道？」

言永壽手指一落，道：「應該就是這兒。」

兩個武將亦同意，徐階道：「這才是最兇險的一處所在，你們看——」

他隨即手指向那邊，言永壽目光及處，道：「那邊的松林好像比較密一些。」

徐階道：「我們走進去就正好走進一個峽谷內，伏兵四起，不堪設想。」

言永壽道：「若不是這裏地勢較高，又不是看樹梢，的確不難爲之所惑。」

徐階道：「幸好發覺得還早。」

言永壽道：「不是說他們只有那三個人？」

徐階道：「別忘了方浪有很多朋友，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所謂劍客。」

言永壽再問：「那我們該走那兒？」

徐階目注最兇險的一處。「仍然是那兒。」

言永壽一怔。「屬下不明白。」

徐階道：「我們先往那邊走，到接近的時候立即橫移，改向另一個方向，他們冷不提防，要趕到那邊的時候，我們的弩箭已等在那兒。」

言永壽恍然點頭。「以弩箭將他們截下，餘下的事情便簡單得多了。」

徐階一揮手道：「傳我命令，依計行事。」

在極短的時間內，命令便傳達，隊伍隨即向前移動。

方浪、祖秋霞看在眼內，看見徐階並不是向他們這邊走來，不由心頭大急。

可是他們並沒有忘記答應祖驚虹無論在怎麼的情形下也要保持鎮定。

隊伍到了林前，果然立即改變方向，轉向方浪他們埋伏的那邊走過來。

徐階實在怎也想不到，祖驚虹侍候他的一段時間之內，因爲要保護他對他的行動特別關心，從而對他的習慣，對他的性格都已非常了解。

隊伍旁移，走在最前的一隊弩箭手却留了下來，準備狙擊那些趕去截擊徐階的人。

樹林中一些反應也沒有。

徐階那邊隨即往樹林中走進去。

前行的官兵成三角形往前推進，走勢甚速，徐階的轎子在重重保護下，跟着向林中深入。

林中一些反應也沒有。

轎旁的一個武將不由嘟喃道：「若是有埋伏，總該發動的了。」

另一個武將接道：「也許那些人根本沒有來，他們就是不敢與官兵對抗，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語聲甫落，破空聲大作，無數長矛四方八面飛射下來。

那些長矛全都用繩子繫着，一經牽動，便一齊落下來，勁道也頗强，不下由人手擲出。

磨盤也似的幾塊大石接從松樹上落下來。

隊伍大亂，七八個官兵倒在長矛下，部份官兵看見大石從天而降，慌忙四散。

一個武將大喝：「擾亂陣勢者斬！」

喝聲才出口，磨盤也似的一塊大石已向他當頭砸下！他擧槍急擋，連人帶槍被撞翻馬下。

另一塊大石落在轎後，在後抬轎的四個官兵兩個給砸中，慘叫倒地。

轎子立時停下來，離開轎子約莫兩丈，一株松樹旁邊的地面即時翻開，一塊木板飛上了半天。

立在木板上的一個兵，亦被撞得飛開去。

木板下是一個洞穴，祖驚虹也就藏在這個洞穴內，一手將木板推飛，身子隨即從洞穴中拔起來。

身形在半空，他雙肘已撞出，雙脚接一個鴛鴦飛踢，擋在他前面的四個兵士無一例外，亦皆被他撞踢飛了開去。

他的劍已在握，身形也就藉那一踢之力劍翻，正好落在轎子前，一劍橫斬。

這一劍威猛無儔，祖驚虹那刹那的一聲暴喝，亦雷霆一樣。

「刷」一聲，那頂轎子攔腰被斬爲兩截，上半截被劍上驚人的力道撞得飛開。

沒有人想得到祖驚虹是這樣破土來襲擊，也沒有人截得下這一劍，言永壽也不能。

沒有驚呼，沒有慘叫，轎子被斬斷，祖驚虹看得淸楚，轎子內一個人也沒有。

徐階若是已下了轎，方浪秋霞一定會發暗號通知他，這到底怎麼回事？

驚呼聲也就在這時候响起來，那個武將當先拍馬舞刀殺至。

祖驚虹那刹那亦已想到了一個可能，但在他要補一劍之前，雙刀已斬至。

言永壽一支喪門棒緊接攻至，直取祖驚虹面門。

祖驚虹不得不退，雙刀已封住他的劍勢，那支喪門棒的威力尤在雙刀之上。

那頂轎子的座子同時冒起來，徐階赫然就蹲在座子下。

他雖然沒有算到祖驚虹在這裏襲擊，但再上轎子，立卽便蹲下躲進座子內，也幸好他早就有此準備，才沒有被祖驚虹一劍斬爲兩截。

他原是要蹲在座子底下，等到危險解除才露面，可是那一劍已將他嚇得三魂去二，七魄留三，再也待不住急急跑出來。

祖驚虹就是想到徐階可能藏在座子下，可惜動作還是慢了一點兒。

徐階才頂起座子正想擧步，可是雙脚發軟，祖驚虹閃雙刀，劍撥喪門棒，一支七首從左手飛出，向徐階那邊射去，其急如箭矢。

也沒有人擋得了這一支七首，眼看那柄七首正射在座子之上，竟然發出「噹」的一下金鐵交擊之聲。

那個座子赫然就是鐵打的。徐階再給這一嚇，立時坐倒在地上，百十個官兵這時候湧過來，將那個座子包圍在當中。

徐階也這才鑽出來，一張臉已有如白堊也似，兩條脚猛抖，像彈琵琶一樣。

刀盾長槍立即在徐階前後左右列開，更多的兵士從四方八面湧來。

祖驚虹一看這種情形，知道已沒有希望，要脫身，却被言永壽一支哭喪棒截一個正着。

四個武將隨即四面殺至，一個長矛，一個大戟，加上雙刀，也非一般人所能够抵擋。

祖驚虹連接五樣兵器，左手一揑劍訣，便要施展「達摩劍」的殺着。

徐階那邊突然喝一聲：「且慢——」

言永壽與四個武將左右退開，徐階那邊的護衞亦一齊蹲下來，兩重盾牌却迅速擋在徐階的前面，以防祖驚虹突施襲擊。

祖驚虹目注徐階，彷彿有火焰燃燒起來。

徐階抬起一手，歎息一聲。「驚虹，我自問待你不薄。」

祖驚虹冷冷道：「大人的恩，祖驚虹早已還淸了。」

徐階道：「我與你一場賓主，難道一點舊情也不念？」

祖驚虹道：「金虎與連雲寨一夥爲大人出生入死，大人又如何待他們？」

徐階道：「他們是賊。」

「是官，大人雖然取回了玉帶，還有人證。」祖驚虹右手拍向胸膛。

徐階道：「你能替他們作證？」

「雖有此心，也不敢告到上面去。」

「你到底不敢。」

「大人隻手遮天，我這個不敢，是不願意做毫無作用的行動。」

徐階道：「你却敢中途截擊暗殺。」

祖驚虹道：「要討一個公道，只有此途。」

徐階道：「以我所知，金虎與你的交情很淺。」

祖驚虹道：「縱然是不相識的人也會替連雲寨的婦孺不値。」

徐階歎息。「斬草除根……」

祖驚虹道：「那大人便該將祖驚虹殺掉，免留後患。」

徐階道：「我無意殺你，你也莫要强迫我。」

祖驚虹道：「祖驚虹不是貪生畏死的人。」

徐階道：「你不是，但你應該知道，憑你一個人的力量，起不了作用，而事已至此，你便殺了我，也於事無補。」

祖驚虹沉聲道：「江湖人只知道以血還血。」

徐階道：「你也該知道，方今天下尚需要我來……」

祖驚虹冷截：「江湖人只管江湖上的事情。」

徐階又一聲歎息。「你告訴我這件事可有辦法補償？」

「沒有——」祖驚虹答得很爽快。

徐階搖頭道：「你一意孤行，我雖然有心放你，也無可奈何。」

語聲甫落，言永壽的喪門棒已出手，風聲急响，直指祖驚虹的咽喉。

祖驚虹一劍震開，向前挺進，一個武將的大戟隨即擋住，狂風呼嘯，「橫掃千軍」。

祖驚虹不得不向後倒退，兩柄斬馬刀已然截住了他的退路，雖然沒有大戟的沉重威猛，也不是尋常可比。

他的劍接住了一柄刀，身形借力倒翻，正好從那個用戟的武將旁邊掠過。

那武將雖然力大，却沒有他身手的敏捷，回戟一截不着，祖驚虹已然衝過去。

徐階的前面這片刻之間却已然整整齊齊的列開了三道刀盾。一排排長槍接從盾與盾之間探出來，陽光照耀下，那就像是一隻發亮的、奇怪的猛獸。

身形一起一落之間，祖驚虹亦看見徐階在一衆保護下迅速的退開。

他的劍尙未劃出，刀盾長槍已然向他迫來，左右與後方，同時亦出現了一組組刀盾，迅速接合在一起，將祖驚虹團團包圍起來。

刀盾的外面就是八個武將，所用的兵器都是沙場上衝鋒陷陣所用的重兵器，開山斧，狼牙棒，斬馬刀……若是給砸中，不死也重傷。

他們都已經下馬，將坐騎驅走，以防祖驚虹進攻。言永壽一旁亦是虎視眈眈。

祖驚虹連退三步，一根狼牙棒已然迎頭擊來，他一退再退，狼牙棒追擊，一柄斬馬刀隨即截來，配合得異常準確。

祖驚虹看似躲不過去，却及時躲開，一閃到了一株松樹後。

刀棒正擊在松樹上，那株松樹雖然粗壯，在刀棒交擊之下，仍然齊中斷截，倒了下來，倒向西邊的兵士。

那邊的兵士立時起了一陣騷動，看似便要散開，言永壽突然一竄而至，探手奪過了那個持戟武將手中的大戟。

那個武將竟然把握不住，任由言永壽將手中大戟奪去。

言永壽接將戟插在那截斷樹上，戟柄末端却抵在地上，戟長丈八，那株松樹給那支大戟一阻，再也倒不了下去。

祖驚虹時間拿揑得很準，立即向那邊掠去，言永壽這個動作都是在他的意料之外。

他衝到的時候，那些兵士陣形並沒有動亂，左右立即湧上，槍刀鐵盾，一齊向他斬刺撞擊過來，他們武功雖然不如祖驚虹，可是那麼多人同時進攻，威力也不可以忽視。

祖驚虹劈出一劍，被刀盾擋開，刀槍接斬刺過來，他的劍再一劃，將大槍削斷，身形便要拔起來，可是十數支長槍已然封住了他上拔的身形，言永壽的哭喪棒立即攻到。那是奇門兵器中的奇門兵器，不見經傳，言家弟子中亦只有他才用。

祖驚虹乃少林正宗，萬法歸一，任何兵器的任何變化都難以逃得過他的法眼，但這個時候，言永壽的哭喪棒却對他構成極大的威脅。

言永壽也只是襲擊，一擊不中，立即讓那些武將將空缺補上。

祖驚虹看得出他們是早有準備，現在主要是消耗他的氣力，他並不在乎他的生死，他也早就知道一擊之後便很難脫身。

惟一他想不到的只是徐階竟然會蹲伏在轎座內，使他費煞苦心一擊終於落空。

可是他並沒有替自己不值，只是怪自己現在才看清楚徐階的眞面目。

這之前仍然以爲徐階是一個梟雄，有梟雄的氣勢，雖然面臨死亡威脅，也仍會大馬金刀，端端正正的坐在轎內，那知道徐階却是老鼠一樣躲在鐵打的轎座子裏，老鼠般爬出來，毫不在乎別人怎樣說話。

——他原來眞的只是一個卑鄙小人！

祖驚虹總算明白，也知道，自己現在就是能夠衝過那一列列的刀盾，也未必能夠找到徐階。

在那麼多人之中找一個人並不是一件容易事，何況這個人說不定狗一樣伏在別人的胯下，藏起來。

對那些圍上來的將兵，祖驚虹亦是感慨之極，他不想殺人，但已沒有他選擇的餘地，劍訣一捏，達摩劍終於施展出來。

匹練般的劍光一閃，一個武將的左臂飛上了半空，祖驚虹第二招還未施展，刀盾已排山倒海撞壓過來，言永壽與其餘七個武將亦展開了撲擊。

這就像是兩座千斤刀閘一齊推過來，若合在一起，祖驚虹不難就被壓成肉漿。

他劍術內力儘管怎樣好，亦難以抗拒這麼多人的同時撲擊，戰陣的威力他終於體驗到。

也就在這下子，霹靂連聲，十數團濃烟突然在周圍冒起來，迅速將周圍數十丈籠罩着。

一個女人的聲音接呼道：「祖驚虹，還不快點！」

祖驚虹當機立斷，就在衆人錯愕的那剎那，掠上了一株松樹，手一探，已抓住了垂在那兒的一條繩子，借力使力，身形又拔起了數丈。

言永壽第一個追上來，亦是最後的一個，也只有他才有這麼好的輕功，他的身形很特別，一個身軀直挺挺的，活像殭屍，只憑左手一插一按，借力使力，往上一再拔起來。

他追得很急，也很接近，他的輕功雖然比不上祖驚虹，可是在祖驚虹拔起不過剎那，他身形便已展開，只不過因爲之前那剎那的錯愕，才未能將祖驚虹截下來。

他也一直在留意藏在樹上那些將長矛擲下來的人，長矛擲過之後，那些人便不再見採取任何的行動，這惟一的解釋，就是那些人在等機會襲擊，所以他糾纏着祖驚虹，不讓祖驚虹有脫身的機會，那對方爲了祖驚虹的安全，要採取行動便不能不有所顧慮。

他也相信以他耳目的敏銳，對方若是有什麼行動，絕難瞞得過他的耳目，但現在事實證明，他連對方藏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

身形一拔再拔，他方待再追上去，下面已傳來連聲呼喝。「小心保護犬人！」那之下濃霧迷漫，所有人已亂成一片，言永壽語聲入耳，再往下一看，不由歎了一口氣。

就在他身形停下同時，祖驚虹已然藉着另一條繩子的帮助，凌空飛盪至數丈外的另一株松樹上，再一個起落不知所踪。

與之同時，一條柿紅色的人影從另一個方向，追向祖驚虹那邊。

言永壽一看便知道那就是伊賀派的忍者，白雲齋的女兒紅葉。

他也不難想像得到紅葉爲什麼要這樣做，更慶幸伊賀派只剩下這個女孩子，否則不難與祖驚虹他們聯合起來，那徐階今天便是凶多吉少。

但局勢已定，他並不認爲裕王那樣對待伊賀派的忍者有何不妥，這當然也是站在他的立場來看。

沒有伊賀派的忍者，他與沈蒼的地位才更加鞏固，才更得裕王的重用。

他當然不會追下去，祖驚虹一個已經難應付，何況還有一個紅葉？現在他們就是聯手撲殺徐階，他也未必會拚命去搶救，何況是逃跑？

徐階不比裕王，他絕不認爲替徐階賣命有何好處，也不以爲徐階死了對他有何影响。

好像一個他這樣有前途的人當然會懂得珍惜自己的性命。

到他回到地上的時候，濃霧已隨風往東移動，移開了數丈。

那些武將都到了徐階身旁，在徐階周圍一共擋着七十二面鐵盾，其中十二面都是向着天空，徐階簡直就像是藏身在一個鐵箱子之內，在這樣場合，說安全已沒有比這樣更安全了。

「言兄，敵人怎樣了？」一個武將忙問。

言永壽道：「全都跑了。」

那個武將道：「還是言兄本領。」

言永壽道：「是我們聲勢浩大，對方一擊不中便再無下手機會，不得不退。」

語聲甫落，徐階已分開盾牌走出來，顫抖着道：「眞的全都跑了？」

言永壽點頭道：「他們都是高來高去，屬下孤掌難鳴，不得不退回來。」

徐階吃驚道：「來了多少人？」

言永壽道：「數目不清楚，但從方才的長矛擲來應該在半百之內。」

徐階吁了一口氣道：「幸好他們沒一齊殺前來，否則後果就眞的不堪想像。」

言永壽道：「他們總要看看成功的機會大不大，不會盲目動手。」

徐階一驚道：「這是說他們以後只要

到機會，一定會再來……」

言永壽道：「屬下不敢肯定……」

徐階喃喃道：「一定會的……」

言永壽道：「回到皇城，應該就會安全……」

徐階目光一轉，道：「你說得好像不怎樣肯定。」

言永壽道：「來人之中，有一個身穿紅衣的女孩子，若是屬下沒有看錯，那該是伊賀派的忍者，白雲齋的女兒紅葉。」

徐階變色道：「聽說伊賀派的忍者都有一身很不錯的本領，尤其擅長刺殺。」

言永壽道：「不錯，祖驚虹這一次的埋伏，說不定亦是出於她的心思。」

徐階道：「這怎麼是好？」

言永壽道：「大人放心，我們對伊賀派的忍者已作過一番研究，一定能够應付得來的。」

徐階歎息道：「若是他們好些日子之後才找來？」

言永壽道：「我們可以一方面着人去追查他們的下落。」

徐階道：「天下之大，要找幾個人，談何容易。」

言永壽沉吟道：「也許我們有更好的辦法。」

徐階點頭。「但他們說不定也有更狠辣、更出人意外的刺殺行動。」

言永壽道：「大人放心。」

徐階苦笑道：「我若是眞的能够放心就好了，幸而我已經老大一把年紀，便是担驚受怕，也沒有多少年的了。」

言永壽詫異的望着徐階，在他的眼中，徐階這片刻簡直就變了第二個人。

——這條老狐狸莫非給這一嚇，竟嚇得神智失常？

言永壽有這種感覺，他也是正要徐階恐懼，方才說的那些話亦所以半眞半假。

他只是看見紅葉祖驚虹掠過，沒有看見其他人，却說出看見差不多五十人，而且全都是在松樹上高來高去。

若眞有這麼多人，在這個松林之中同時出擊，又豈是他們所能阻擋？

事實，在躍上松樹之後，言永壽已經發現那些繩結，以他的江湖經驗又豈會看不出那是用來投擲那些矛槍之用，換言之，祖驚虹方面雖然不是一個人，但也不會太多。就因爲那些矛槍，令那些官兵將領有一種錯覺，認爲有不少人埋伏在其上，也所以言永壽有那種說話，又能够騙信他們。

說到他們對伊賀派的人已有了應付之策，也一樣半眞半假，目的不外要徐階深信，伊賀派紅葉已經與祖驚虹走在一起，這些人對於刺殺尤其擅長，徐階必須他們的保護。他本來可以不必這樣做，但觀察下來，徐階的手辣心狠實在令人驚懼，他們在事成之後，徐階會不會再來一着殺人滅口？實在可慮，倒不如強調本身的重要，以絕了徐階這個念頭。

他甚至已決定，即使徐階要他們去追查祖驚虹的下落，他也會敷衍從事，令徐階始終生活在祖驚虹刺殺的陰影下。

徐階怎也想不到言永壽竟然有這個心思，心念一轉，竟然就想到如何去跟裕王商量，調派言永壽來保護自己的安全。

他也就弓着腰走在武將官兵當中，走在言永壽的身旁，眼睛不定，行動閃縮，生怕突然又有人來偷襲暗算似的，那裏還有半份威嚴。

大丈夫立矮屋簷下固然抬頭不得，一個人做了虧心事也是一樣，何況還在死亡的陰影下。

× × ×

紅葉祖驚虹這時候已經在赤松林半里外的一個山丘上停下來。

「爲什麼你要冒這個險？」祖驚虹是眞的不明白。

「也許就當作對裕王的一種報復。」紅葉以一種極其異樣的目光望着祖驚虹。

祖驚虹搖頭。「我實在不了解你們東瀛武林中的人。」

紅葉道：「中原武林中的人我也是一樣不解。」

祖驚虹輕「哦」一聲，紅葉接歎道：「你只是一個人，竟敢在千軍中刺殺徐階，難道你不知道成功的機會是多麼少？」

祖驚虹道：「方才我幾乎已成功。」

紅葉道：「不管怎樣，給你這一嚇，徐階以後是必然惶惶不可終日。」

祖驚虹道：「這已經足够，方才在出劍那剎那，我也就突然生出了一種感覺，那樣一劍殺掉他，反而便宜他。」

紅葉道：「可不是。」

祖驚虹轉問：「怎麼你還在中原？我以爲你已經回去東瀛了。」

紅葉道：「回去跟留在這裏，有什麼分別？」

祖驚虹接再問：「那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紅葉道：「跟着你。」一雙明亮的眼睛凝望着祖驚虹，「你是我生平所見最勇敢的人。」

祖驚虹怔在那裏，紅葉的坦率實在令他有些不知所措，他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話，眼前這個女孩子舉目無親，而且還救過自己的命，他總不成硬着心腸撵她走。

紅葉也凝望着祖驚虹，忽又道：「你若是不喜歡我跟着你，你可以說明。不管怎樣，我是絕不會怪你，而且，我就是不能在中原立足，也還有一條路可走。」

祖驚虹笑笑。「別說這種傻氣話，我們一起走。」

紅葉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笑容。「到那兒去？」

「先去無風亭。」

× × ×

黃昏時分，四騎快馬奔出了無風亭，是祖驚虹秋霞兄妹、紅葉、方浪。

沒有人知道他們奔去那兒，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有沒有再去刺殺徐階。

皇帝沒活上多久，遺詔是由徐階起草，也當然完全不是這個近乎白痴的皇帝的主意。假傳活着的皇帝的聖旨，叫做矯詔，罪很大，假傳死了的，叫做奉命頒佈遺詔，不僅無罪，而且可以立功。

以後的幾年，徐階也頗有政績，這個人畢竟是一個成功的政客。

裕王繼位之後，行事作風也甚有賢君味道，可惜享祚不久，到了隆慶六年便短命死去。

這些都是後話了。

（全文完）

民初俠義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飛刀小李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風到達徐府，徐五爺談起宮少秋曾對他進讒言，破壞凌風的名譽，說他是謀奪珠寶箱而來的，凌風對此不置可否，並敢以凌風這兩個字担保，徐五爺和徐玉珊也深信凌風絕不是個江湖浪子，最後凌風只得承認自己是開封府凌家的三少，人稱凌家的一條龍，至此徐五爺更興奮，也爲徐玉珊能嫁給這條龍而高興，藍海山來到徐府，凌風把自己身份表白，藍海山也很驚喜，徐五爺當即要求藍海山作個大媒，雙方互相交換一件信物，徐玉珊在含羞答答之下，這門親事就算作定了。

連番施暗襲　密室訴心聲

徐玉珊取下項鍊遞給徐五爺，徐五爺轉給藍海山，藍海山雙手接過交給凌風。

兩方玉珮上的字，藍海山都看過了。

凌風接過項鍊玉珮，藍海山立刻高興地哈哈大笑說：「好極了，金玉滿堂配對長命富貴，這眞是天作之合的美滿姻緣，你二位將來一定是多福多壽，兒孫滿堂，白頭偕老。」

徐玉珊美麗的臉兒上的紅霞更紅更濃了，連凌風那英俊的臉上也不由得被藍海山這幾句話說的飛起了一層淡淡的紅暈。

凌風接過項鍊玉珮，玉珮入手猶溫，而且還隱隱有一股淡淡的幽香；那是徐玉珊身上的處女之香。凌風的心裏立時不由升起一絲異樣的感覺，情不自禁地抬眼向徐玉珊望去。

巧了，徐玉珊的一雙明眸也正好朝他偷偷地望來。

兩人的目光一接，頓然有如觸電般地，徐玉珊立刻低垂下了頭，凌風也立刻移開視綫，掩飾地將項鍊套上頸項，將玉珮塞進衣服裏，讓它緊緊地貼在胸脯上。

兩人的這種小動作，這種情意綿綿的神情，徐五爺和藍海山都看見了。

於是，徐五爺抬眼望向藍海山，使了個眼色，含笑地說：「藍老弟！前些日子我收買了一幅畫，據說是唐伯虎的眞跡，走！你跟我到書房裏欣賞欣賞去。」說着站起了身子。

藍海山雖然不是個懂得欣賞畫的雅人，但却會意地跟着站起身子：「三少！我跟五爺到書房看畫去，你陪徐小姐在這裏談談，等會兒我們一起回去。」

說着，人已跟着徐五爺身後走向廳後，往書房而去。

凌風坐在椅子上沒有動，也沒開口說話。

徐玉珊也坐着沒有動，她的頭仍然低垂着。

二人都不是糊塗人，心裏也都明白，這是徐五爺和藍海山有意避開，存心給他們機會，讓他們二人說幾句悄悄話兒，表

露一點自己的情意。

徐五爺和藍海山的脚步聲聽不見了。客廳裏，只賸下凌風和徐玉珊兩人靜靜地坐着，好靜！好靜！

靜寂的氣氛好窒人，好難受。

凌風忽然吸了口氣，目光凝視着徐玉珊，輕聲的喊：「玉珊！」

那聲音好低好低，但是徐玉珊却聽得很清楚。

「嗯。」

聲音也是好低好低，但凌風也一樣的聽得很清楚；因爲，此刻廳裏的氣氛太寂靜了。

徐玉珊緩緩地抬起頭，臉上的紅霞仍然未褪盡，明眸望着凌風，眸光裏含蘊着似水般柔情，那模樣兒嫵媚動人之極。

「玉珊！妳怎麼不說話？」

「我……」

「怎麼樣？」

「你呢？你怎麼不說話？」

「玉珊！告訴我，妳心裏高興嗎？」

「嗯。」徐玉珊微微點頭：「風！你也高興嗎？」

「我很高興，高興得直想大叫。」

「爲什麼？」

「能娶到妳這麼一位美麗嫻淑的太太，這是我前生修來的福氣，所以我想大叫，表達我心裏的高興。」

「眞的？」

「不信，我可以發誓。」他舉起一隻右手，作出要發誓的姿態。

「別！我不許！」徐玉珊嬌嗔地說。

那模樣，那神態，顯得更嫵媚更動人，眸光裏蘊含的情意也更深更濃了。

凌風含着笑，放下了舉起的右手。

「你的茶涼了，我替你重倒一杯。」

茶壺就在廳房靠牆長條桌上的茶窩子裏。徐玉珊站起身子走過來，伸手去拿凌風身旁茶几上的茶杯。

「別……」

凌風突然一伸手握住了徐玉珊的纖手；徐玉珊芳心裏微微震顫了一下，但她沒有抽回來，也沒有動，任由凌風握着。

好軟！好軟！

凌風握着徐玉珊的纖手，他心裏不禁立刻起了些微的波動。

突然「砰！砰！砰！」一陣敲門聲急響，凌風連忙警覺地鬆開手，徐玉珊順手拿起茶几上的茶杯，走向靠牆的長條桌旁去倒茶。

門房老郭已去開了大門，進來的是陳彪。

陳彪進入廳內，一見藍海山不在，便向凌風一抱拳說：「二哥！兄弟已遵照大哥的吩咐向小袁和王大中交待過了。」

「辛苦你了，陳兄弟！大哥跟五爺到書房裏去了，你到院子裏歇息吧。」

陳彪忽然走近了凌風一步，壓低聲音說：「二哥！外面的情形好像有些不大對勁。」

「怎麼不大對勁？」

「我們的地盤上來了一些行動詭異的人物。」

「在什麼地方？」

「永盛客棧附近。」

凌風心中暗暗一驚：「永盛客棧？那不是康家班子住的客棧嗎？」

「正是。」

「他們有多少人？」

「據那邊的兄弟說，他們發現的就有五六個，可能還有沒有被發現的。」

「知道他們的來路嗎？」

「不知道，全是些陌生的面孔，好像都是外地來的。」

「哦。」凌風微一沉吟：「那邊地面上負責的兄弟是那一位？」

「是林七。」

「你快去關照林七，那些八如果有什麼行動，千萬不要和他們發生衝突，只監視着他們就行，我和大哥隨後就到。」

陳彪應了一聲，立刻轉身急步匆匆而去。

徐玉珊倒好茶放在凌風身旁的茶几上，人也就站立在茶几旁邊：「風！那些人不會是宮少秋帶來的人？」

「嗯。」凌風點頭說：「很有可能，照這情形看來，宮少秋原來並沒有把握確定那珠寶箱在花玉燕的手裏，現在確定了，所以他要動手了。」

「你看宮少秋和他帶來的那些人，有把握能對付得了小李的飛刀？」

「這很難說，宮少秋既是有備而來，縱然沒有把握能對付得了小李的飛刀，至少也有六七成的自信，何況他已和張英順搭上了手。」

「宮少秋已和張英順搭上了手？」

「僱小葉殺我就是張英順搭的綫，而且今天下午張英順就帶着八個人找過小葉的麻煩，當時若不是小葉很機警沉着，只怕已經躺在公園裏了。」

「哦！原來宮少秋竟和張英順搭上了手。難怪花玉燕剛走不久，宮少秋就得到消息來拜望爹了。」徐玉珊秀眉微皺地：「你現在要和藍大哥趕去永盛客棧，打算如何處理那些人？要收拾他們嗎？」

「不一定，我和藍大哥去只是防備萬一，他們不動，我們也不會動，非到必要關頭，我還不打算收拾他們。」語鋒微頓了頓說：「玉珊！時候已經不早，我和藍大哥必須快去了，妳去書房裏請伯父和藍大哥出來吧。」

徐玉珊微點了點頭，正要轉身向廳後走去，廳後面適時傳來一聲輕咳。

「爹和藍大哥出來了。」徐玉珊含笑低聲說。

只聽得一陣脚步聲響動，正是徐五爺和藍海山由廳後走進廳來。

「伯父！大哥！你二位出來得正好，我正要讓玉珊去請你們二位呢。」凌風站起身子說。

「賢婿！你怎麼還叫我伯父，改稱該呼了。」

凌風一聽這話，這才想到自己和玉珊已交換過信物，雖然尚未正式文定，但徐五爺已是自己的準泰山，應該改稱「岳父」才對。

想到應該改稱「岳父」，便又立刻想到還沒有正式行禮拜見。臉孔不由微微一紅說：「岳父原諒，是小婿糊塗，請岳父上坐，容小婿行禮拜見。」

徐五爺含笑點頭，在一張紅木椅子上坐下。

凌風立即撩衣跪下：「小婿拜見岳父。」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

徐五爺坐着沒有動，生受了凌風的三拜之後才含笑地說：「賢婿請起。」伸手扶起凌風。

「岳父！小婿和藍大哥告辭了。」凌風站起身子說。

「你忙什麼，時間才十一點多一點，剛才在後面我已經叫人到厨房裏做宵夜去了，吃點東西再回去吧。」

「岳父！來不及了，小婿和藍大哥必須立刻走。」

「有事情？」

「嗯。」凌風點點頭說：「剛才陳彪回來說，康家班子住的永盛客棧附近出現了一批來歷不明的陌生人，只怕是爲那箱珠寶而來，小婿必須和藍大哥立刻趕去看看。」

「哦！既然有事情，那你就和海山去吧，一切多小心些，知道嗎？」

「小婿知道。」

「風！明天中午來家裏吃飯，如果沒有空來，也叫人送個信來，別讓我和爹久等。明白嗎？」徐玉珊深情欵欵地說。

凌風心裏明白徐玉珊的意思，名義上是要他來家裏吃飯，實際上是不放心。

他這裏正要開口，藍海山那裏已經接了話：「徐小姐！妳放心吧，不會沒有空的。明天中午，我一定要他來家裏吃飯就是。」

「謝謝藍大哥。」徐玉珊點頭說。

凌風朝徐玉珊微點了點頭，又朝徐五爺拱拱手。

「藍大哥！我們走吧。」

藍海山向徐五爺和徐玉珊打了個招呼，和凌風雙雙往廳外走去。

徐五爺站起身來送到廳門外走廊上便即停步沒有再送，徐玉珊却一直送到大門口才停步站住說：「風！一切多當心，千萬記住明天中午我等你來家裏吃飯。」

「玉珊！我會當心記住妳的話的，妳安心好了。」

徐玉珊沒再說話，目送凌風和藍海山與三名保鏢的背影去遠了之後，這才關上大門。

× × ×

凌風和藍海山帶着三名保鏢到達永盛客棧附近，陳彪已從一條小巷子裏竄了出來。

「有什麼動靜沒有？陳彪。」藍海山停步低聲問。

「已經有兩個人挨了飛刀。」

「哦！人呢？」

「抬進了大安客棧。」

「死了？」

「沒有，一個傷在大腿上，一個傷在肩窩上，兩柄飛刀都入肉一半，看樣子傷勢都很够重的。」

「那兩個怎麼會挨飛刀的呢？」凌風問。

「那兩個原來都站在客棧斜對面的巷子裏，只走出巷口兩步，立即便各挨了一飛刀。」

「那飛刀來的方向，是永盛客棧那面嗎？」

「不是，是從巷子旁邊的一家圍牆裏發出的。」陳彪抬手指了指。

「哦！那是什麼人家？」凌風抬眼望了望。

「那是坡子街祥記綢緞莊馮老闆的住宅。」

「大哥！」凌風說：「你和陳彪他們在這邊守着，千萬小心，小弟到大安客棧看看去。」

藍海山對凌風心中本來巳生佩服，自知凌風的出身來歷後，心中除佩服以外，更加了一分敬重。

「愚兄遵命，賢弟！你自己也要小心些。」

凌風點點頭。

陳彪忽然說道：「二哥！我陪你一起去。」

凌風抬手一搖：「陳彪，不必了，你還是在這裏陪着大哥一起吧。」

說罷，立即快步向前行去。

大安客棧在永盛客棧的西邊，相隔着七八家店舖；凌風現在站立的地方是在永盛客棧東邊十多丈之處，要往大安客棧必須經永盛客棧的前面。而目前，永盛客棧的門前，却是一段危險區域；飛刀小李可能伏在暗中某處，一不小心，就會有挨上一飛刀的危險。

凌風當然不在乎飛刀，小李的飛刀雖然是又快又準，在江湖道上有百發百中之譽。但凌風在飛刀上的造詣，他有極强的自信，比小李只高不低。

他雖然並不怕小李的飛刀，深信小李的飛刀絕難傷得了他。但他仍然提高警覺，很小心！在走近距離永盛客棧還有七八尺遠時；立刻放慢下脚步，朝前走去。

這時的凌風，眞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突然，一絲極輕微的破風聲響，一道白光奇快如電地直朝凌風的左肩射來。

那是把飛刀，射來的方向正是祥記綢緞莊馮老闆住宅的圍牆內。

凌風早就注意那地方了，一抬手，接住了那把飛刀，脚下突然加快步子朝前猛衝了過去，一下子就衝出了五丈多遠，到達大安客棧的門口。

「閣下！謝謝你的飛刀。」凌風回頭說了一句。

大安客棧的門還半開着，凌風話聲一落，人巳閃身進了大安客棧內。

凌風剛進入大安客棧，一名年輕漢子立刻上來擋了駕：「對不起，這裏巳經客滿了，請往別家去吧。」

「你是這裏的伙計？」

「不是，伙計正在後面忙着，我是臨時帮忙的。」

「哦！難怪我沒有見過你，我是來找人的。」

「你找誰？」

「朋友。」

「他住幾號房？」

「三號。」

「你是葉先生的朋友？」

「嗯。」

五號房裏突然走出來個人，那人正是小葉。

「是您！」小葉神情欣喜地說。

「我聽說有兩個人挨了飛刀，傷得很

是不輕，我特地來看看。」

「您來得正好，那兩個人傷得實在不輕，我雖然替他們拔下刀上過藥，但我的藥不太好，您身上如果帶的有傷藥，最好能替他們換一換。」

「他兩個你認識？」

「他兩個是鎮江碼頭上陳大鐵的手下兄弟，我和陳大鐵有點交情。」

「哦！陳大鐵也到這裏來了？」

「沒有，是陳二虎帶着八個兄弟跟宮少秋一起來的，據陳二虎說，他們上了宮少秋的當，根本不知道是來刦奪誰手上的東西。」

「陳二虎人呢？」

「受傷了，他腿上挨了一飛刀。」

「那你快帶我去看看他的傷勢。」

「您請跟我來。」轉身大步走入五號房內。

五號房間很大，裏面放着兩張單人木床，陳二虎和一個三十多歲的精壯漢子分躺在兩張木床上。

兩人的腿上和肩上分別包紮着白布，雖然巳經上過藥，但鮮血却浸透過白布，染得通紅。顯然，小葉的傷藥的確是不太好。

凌風沒多說話，立刻要小葉解開兩人傷處包紮着的白布，檢視了一下傷勢情形，用溫開水洗淨，小葉替二人敷上的傷藥，換上他身上帶着的傷藥，然後又另用白布替二人包紮好。

「好了。」凌風吁口氣說：「隔一天換一次藥，有個四五次就可以了。」

陳二虎自是謝了又謝，他和那個精壯漢子全都感覺得出來，凌風的藥比小葉的藥好多了；敷在傷口上涼涼的，很舒服，而且一點也不痛了。

× × ×

上午九點半鐘。

凌風和藍海山剛吃過早點，正在客廳裏閒談着，王大中突然快步走了進來。

「二哥！外面有人要見您。」

「是什麼人？」

「康家班子裏的杜紅菱姑娘。」

「哦！」凌風微一沉吟說：「你去對她說，就說我有請。」

「是。」王大中轉身而去。

「大哥！請你廻避一下，好嗎？」

「好。」

藍海山沒有問理由，站起身來走向廳後，往裏面走了進去。

王大中帶着杜紅菱走了進來。

杜紅菱今天似乎刻意地打扮修飾過，薄施脂粉，淡掃蛾眉，長長的秀髮梳着兩條辮子垂掛在雙肩前，辮梢上還用粉紅絲帶打了兩個蝴蝶結。身上穿着一套淡青色的杭綢夾襖褲，窄窄的腰身，顯露出她窈窕的身材，脚上穿的是一雙黑緞尖口平底鞋。

她原來就生得很漂亮動人，這一經過修飾打扮，自是更漂亮動人，而且另有一種嬌俏迷人的風韻、魅力！

若是以徐玉珊和杜紅菱相比，實是有如春蘭秋菊。只是徐玉珊的美是靜的，嫵媚溫柔而純情的，杜紅菱的美是動的，是野性與誘惑挑逗的揉合。

這兩個少女的美，雖然各勝擅長，各有其動人之處，但在氣質上，杜紅菱却缺少了徐玉珊那種名門閨秀的高貴氣質。

杜紅菱進入廳內，凌風立即站起身子微一舉手說：「杜姑娘請坐。」

「謝謝。」杜紅菱在凌風斜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藍大爺沒有在？」

「在。姑娘要找他？」

「不！我找你。」

「有事？」

「我想和你談談。」

「姑娘請說。」

「這裏方便？」目光瞥視了站立在一旁的王大中一眼。

「大中！你到外面去站着，我和杜姑娘談話，任何人都不准打擾。」

「是。」王大中微一躬身，轉身走了出去。

「姑娘現在可以說了。」凌風說。

「凌二爺！首先，我來是要向你賠罪道歉。」

「什麼事？」

「爲昨天晚上的事。」

「昨天晚上的什麼事？」顯然，凌風是故意裝糊塗。

「昨天晚上天太黑，路燈又不够亮，我一時沒有看清楚是你，很冒失的發了那一刀。」

「哦！那一刀是姑娘發的？」

「幸好沒有能傷着你，否則，我眞會後悔終身。」

她爲什麼要後悔終身？這話裏顯然別有含意，但凌風沒有注意，也沒有去體會它。

「姑娘好强的手勁。」

「二爺好俊的身手，說句良心話，我的飛刀還從未落過空，也從未有人能接住過」

「我相信姑娘的話，也確信姑娘在飛刀上的造詣，雖是那位名滿江南的飛刀小李，只怕也未必能强過姑娘什麼。」

杜紅菱笑了笑，沒有接話。

她笑什麼？又爲何沒接話？

「姑娘來找我，大概不會只是爲昨晚上的那一刀吧？」

「你高明，我是有所求而來。」

「姑娘有事情要求我？」

「是的。我想請求你帮忙，你肯答應嗎？」

「姑娘是在開玩笑吧？」

「我是一片誠心，絕不是開玩笑。」

杜紅菱的臉色神情顯得很嚴肅。

「姑娘認爲我能帮得上忙？」

「你一定能。」

「那麼，妳請說說看。」

「你答應嗎？」

「只要我能力辦得到的，我一定會盡力。」

杜紅菱並沒有立刻說出要想請凌風帮些什麼忙，眨眨眼睛說道：「二爺！昨天晚上那個時候，你到大安客棧裏做什麼去了？」

「聽那邊地面上的兄弟報告說，有兩個外鄉客挨了飛刀，我們的地盤上出了事，我不能不管，所以我特地看看去了。」

凌風的神色很平靜。

「你知道他們的來歷嗎？」

「原先不知道，現在知道了。」

「是什麼來歷？」

「鎭江碼頭上陳大鐵的手下兄弟。」

「知道他們來江北是爲什麼嗎？」

「據說是爲了一箱珠寶。」

「那一箱珠寶在誰的手裏，他們告訴你了嗎？」

「沒有。」

「我。」

「妳？」凌風的臉上露出了一片驚訝、意外的表情。

「嗯。」杜紅菱點點頭：「那兩刀也是我發的，我想你一定看得出來；那只是一種警告，我並沒有想要他們的命。否則，那兩刀我就會朝他們的要害致命處招呼了。」

「妳這話我相信。」

杜紅菱笑了笑，說：「這幾天，我突然發現問題越來越嚴重，情勢也越來越惡劣了。」

「噢！」

「有好多人在窺覦着我那一箱珠寶，想奪刦它。」

「知道都是些什麼人嗎？」

「已經挑明了的有玉面虎宮少秋和昨天晚上的那些人，暗裏另外還有。」

「一箱珠寶竟然惹得那麼多的人窺覦，其價值一定很鉅大了，它能值多少？」

「大約五萬大洋左右。」

「這就難怪了，價值五萬大洋，實在够令人動心爲它拚命的。杜姑娘！請恕我冒昧，妳這一箱珠寶是？……」

「我母親留給我的粧奩。」

「哦！請姑娘原諒我直言，這麼一箱價値鉅大的珠寶，姑娘應該把它放在家裏，實在不該把它帶在身邊的。」

「二爺你說的也是，但是我得要有地方放呀。」

「怎麼？姑娘沒有地方放？」

「嗯！我父母皆已亡故，無親無戚，沒有法子，只好把它帶在身邊。」

「那麼，姑娘現在已經惹上麻煩了，打算怎麼辦？」

「我才特地來找你，請你帮忙。」

「姑娘的意思是？……」

「請你帮忙我保護那一箱珠寶。」

「哦！」

「你答應麼？」

「妳爲何找上我？」

「因爲……因爲我覺得你是個可靠的人。」

「萬一不可靠呢？」

「不會的！」杜紅菱搖搖頭說：「我自信我的眼睛絕不會看錯，你決不是個不可靠的人。」她信心很强地說。

「看來姑娘是個信心很强的人。」

「我信心向來很强。」

凌風微微一笑說：「那麼，我要請問姑娘，如果我帮忙姑娘保護那一箱珠寶，我能得到一些什麼好處呢？」

杜紅菱忽然嬌媚地笑了。

「妳笑什麼？」

「我笑你這個人可靠得有點傻。」杜紅菱的神情有點輕佻地說。

「妳這話怎麼說？我怎麼有點傻了？」凌風迷惑不解地望着杜紅菱。

「你想要什麼好處呢？」杜紅菱偏着頭問。

「這個……妳要我開價？」

「嗯！你開價吧。」

「妳不怕我會獅子大開口，漫天討價嗎？」

「沒有關係，你可以漫天討價，我也可以就地還錢，你只管開出來好了。」

「我要那一箱珠寶的一半。」

「你要一半？」杜紅菱雙目瞪視着凌風。

「可是嫌我的價碼開得太大了？」

「你知道那是我的粧奩嗎？」

「就是因爲那是妳的粧奩，所以我才只要一半，否則，我要得更多。」

「更多是多少？」

「全部。」

「我倒寧願你要全部。」

「妳寧願我要全部？」凌風迷惑不解的。

「嗯！還包括我這個人。」

「還包括妳這個人？」凌風更加迷惑了。

「你難道不願意？」

「我要妳這個人幹什麼？」凌風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

「連這個你都不懂？」

「我不懂。」凌風搖搖頭說：「我實在不明白妳的意思。」

他眞是不懂不明白麼？那恐怕只有他自己心裏知道了。

杜紅菱忽然又笑了，笑得更嬌媚，更動人。

「妳笑什麼？」

「我笑你這個人看起來蠻聰明可愛的，但却傻得更可愛。」

「傻得更可愛？」

「嗯。」杜紅菱風情迷人地說：「你看我生得怎麼樣？漂不漂亮？」

「很漂亮。」

「你結婚了沒有？」

「還沒有。」

「那眞好極了。」杜紅菱興奮地說：「現在我已決定把我的粧奩全部送給你作爲酬勞。」

「全部送給我？眞的？」

「那當然是眞的，不過，我有附帶條件。」

「什麼附帶條件？」

「就是我這個人，你必須連我一起要，如此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話已經說的明白得不能再明白！凌風他不能再裝糊塗說不懂了。於是他點頭說：「我明白姑娘的意思了。」

「那麼，你怎麼說？願意要我嗎？」

「這個……」

「你不願意？」

「姑娘！並不是我不願意，而是事實不容許我願意。」

「爲什麼？」杜紅菱目光凝視着。

「因爲我雖然還沒有結婚，但已經訂了婚。」

「哦！」杜紅菱的臉上浮現起一片失望的神色說道：「這麼說，我是白費心機了。」

「請姑娘原諒。」

「你那位未婚嬌妻，是那一家的千金小姐？」

「就是本城徐五爺的小姐。」凌風吸了口氣說。

「呵！原來是徐小姐，我見過她，我眞該恭喜你，她可比我漂亮得多了。」

「姑娘客氣。」

「這決不是我客氣，說良心話，她朝我面前一站；她那聖潔高貴的氣質，使我感覺自慚，覺得好渺小好渺小。」

這確實是她的良心話，論容貌，她與徐玉珊雖是猶如春蘭秋菊，但以氣質言，她實在是差得太多太多了。

「其實，這只是姑娘心理上的問題，自然這也關係着個人的行爲品德問題；姑娘如果對自己的行爲品德問心無愧，就不會有這種心理感覺了。」

凌風的這番話，聽起來似乎是安慰之詞，但事實却是針對杜紅菱的心理而發，也是有意在點醒杜紅菱。

可惜，杜紅菱並不知道凌風已知她的身份，更不知道凌風本就是爲她自說是她母親留給她的粧奩的那一箱珠寶而來。

因此，對凌風的話，她認爲純是安慰之言。

因此，她雙目含情地深望了凌風一眼，沒有接話。

凌風也沒有再說話。

這時，凌風心裏正在轉動着一個念頭；那就是：要不要現在當面揭穿她的身份？出手制住她，逼她交出那珠寶箱？

凌風有絕對的把握，一出手定能制住杜紅菱。但是問題在於制住杜紅菱以後，那珠寶箱呢？珠寶箱現在何處？杜紅菱會把它交出來嗎？

何況問題還有一個飛刀小李，小李會答應把珠寶箱交出來嗎？

經過一陣子沉默，凌風又開口了：「杜姑娘！關於妳那一箱珠寶，康班主知道嗎？」

「不知道。」杜紅菱搖搖頭說：「我沒有告訴他。」

「姑娘這就不應該了。」

「你的意思是說我不該不告訴他？」

「姑娘身邊帶着這麼價値至鉅的一箱珠寶，實在應該告訴他知道，讓他心裏有個底，他一身功夫不差，必要時他也可以帮忙姑娘保護它。」

「你說的雖然有理，但是我有我的想法。」

「姑娘的想法是什麼？」

「第一，我身邊帶着這麼一箱珠寶實在是件非常秘密之事，原以爲絕不會有人知道，所以我才沒有告訴他。第二，我也是爲了不想讓他爲我担心。」

「姑娘這想法錯了，姑娘要是早告訴他，他一定早替姑娘作了妥當的安排，就用不着跑來找我了。」

「現在他已經知道了，而且我來找二爺帮忙，也是他的主意。」

「哦，是他要姑娘找我的麼？」

「是的，他說如想避免珠寶箱被人刦奪，就只有來找二爺一談，只要二爺肯點頭，不但珠寶可保，而且生命也可以安全了。」

凌風微微一笑說：「康班主太高抬我了。」

「你太謙虛客氣，」杜紅菱目光凝注地說：「你願意帮我這個忙麼？」

凌風默然沉吟了片刻說：「姑娘當眞是誠心要我帮忙嗎？」

「十二萬分的誠心。」

「好！」凌風神情嚴肅地說：「那麼，請姑娘對我實話實話，決不得有絲毫虛假。」

「你要我說什麼實話？」

「姑娘的眞實身份！那一箱珠寶的眞實來歷。」

「難道你不相信那是我母親留給我的粧奩？」

「這問題，姑娘自己心裏該明白。」

「你都聽到了些什麼？」

「別問我聽到了些什麼，我只要聽姑娘的實話。」凌風冷冷地說。

「好吧，」杜紅菱平靜地說：「我說實話就是，杜紅菱只是我的化名。」

「妳的眞名是花玉燕？」

「不錯，外號雲裏飛。」

「聽說妳和飛刀小李在江南合做了一票生意。」

「嗯。」她毫不驚訝地承認了。

「就是那一箱珠寶。」

「嗯。」

「飛刀小李現在何處？」

「他這個人一向神出鬼沒得很，他現在何處連我也不知道。」

「那劉正福不是他？」

「不是。」

「眞不是？」

花玉燕點頭正色說：「對別人，我也許會說謊，對你，我絕對不會。」

「這就奇怪了。」

「什麼奇怪了？」

「那一箱珠寶是妳和他合做的買賣，東西在妳手裏，他怎麼放心？」

「這也沒有什麼！因爲他非常相信他自己的飛刀，相信我絕不敢吃他。」

「他太自負了。」

「他是個向來很自負的人。」

「他見識過姑娘的飛刀嗎？」

「從未見我使用過飛刀，只知道我的輕功很好。」

「只怕他要栽了。」

「他栽什麼？」

「昨晚上我已經見識過姑娘的飛刀，只怕不在小李之下。」

「你見過小李的飛刀嗎？」

「從未有緣得見。」

「希望你永遠和他無緣。」

「爲什麼？」

「因爲他的飛刀快準穩，而且狠，一向是百發百中，從未失過手。」

「妳怕我挨他的飛刀？」

「他若是知道我曾經和你見過面，願意把那一箱珠寶作爲粧奩，連同我自己送給你，他一定會殺你。」

「哦，他很愛姑娘麼？」

「他確實很愛我，只是我們却永遠不能結合。」

「爲什麼？我聽說他是個頗爲英俊的青年。」

「他雖然確實頗爲英俊！但他的性情

不適合我，不是我心中理想的伴侶。」

「哦，」凌風沉吟了一下，淡淡地說：「姑娘認爲他的飛刀能殺得了我？」

「我知道你的功夫很俊，身手很敏捷，他可能殺不了你，但我却不能不担心意外。」她話說得很平靜，但雙目中却含着欵欵深情。

很顯然地，她對凌風確實是動了眞情，打從心眼裏愛上了凌風。

對花玉燕那深情欵欵的目光，那種大胆剖白，凌風是個有血有肉的青年，他心中豈能無動於衷，何況花玉燕的容貌又生得那麼的漂亮，嬌媚……

但是，凌風心裏已有一個徐玉珊，已不容許他再容別人，況且以他凌風的家世聲望，他心裏縱然沒有徐玉珊，也不容他接受一個女賊的愛意。

因此，凌風暗暗嘆了口氣說：「謝謝姑娘的關注之情。」

花玉燕嬌媚地笑了笑，雙目眨動地說：「凌風，你既然懷疑上劉正福就是飛刀小李，那你也必然早知道我的身份了，是嗎？」

「是的。」

「你爲何不早揭穿我？」

「因爲我只是猜想，並不敢確定杜紅菱就是花玉燕。」

「聽說你來此地也只是不到一個月的日子，是嗎？」

「是的。」

「你從什麼地方來。」

「北方。」

「你和藍海山原來就認識嗎？」

「不認識，我和他是打出來的交情，他見我武功不錯，所以就收我爲兄弟。」

「這麼說！你和徐小姐的親事，也是剛訂不久了。」

「昨天訂的，是藍海山的大媒。」

「哦。」花玉燕沉吟了一下，目光凝注地說：「凌風，告訴我實話，你來此的目的是不是也爲了追踪我，爲了那一箱珠寶。」

「是的。」

「那麼，我剛才要把它送給你，你爲何不接受？」

「一是因爲姑娘的條件使我不能接受，二是我不願意欺騙姑娘。」

「看來康大麻子對你似乎知之頗深，你的確是一位光明磊落的昂藏鬚眉，少年豪傑中的誠實君子。」

忽然，她心中似是有着無限感慨地，深深地嘆了口氣。

凌風心中不禁一怔，暗感詫異地望着她，她爲什麼嘆氣？

花玉燕却接着又開了口：「凌風，現在你已經是徐五爺家的東床嬌客，徐五爺是本城的富豪，那一箱珠寶大概已不在你的眼下了吧。」

「不，」凌風搖頭說：「我的目的不變。」

「你還要那一箱珠寶？」

「不錯，我仍然要它。」

「爲什麼？」花玉燕神色一變。

「我有我的道理。」

「不能告訴我嗎？」花玉燕皺起了眉頭。

「不能，」凌風搖搖頭說。

花玉燕吸了口氣說：「你可知道那一箱珠寶！目前已成了燙手貨。」

「我知道。」

「說實在話，它如果不是燙手貨就好了。」

「姑娘的意思是？……」

「它如果不是燙手貨，我會考慮把它送給你作爲你和徐小姐的婚禮賀儀。」

「謝謝姑娘。」

「你先別言謝，我只不過是這麼說而已，縱然我眞有這個意思，也決不會在目前，把這種燙手貨送給你，擾得你不得安寧。」

「花姑娘，並不是我狂妄誇口，我並不怕燙手。」

花玉燕含笑說：「我知道你不怕！也相信你的功夫和藍海山手下兄弟們的實力，憑宮少秋，陳大鐵他們那些人，絕對動不了你，不過，我却不能不顧慮一個問題，萬一他們因爲動不了你，腦筋動到了徐玉珊的身上，挾持徐玉珊威脅你，你怎麼辦？」

凌風神情頓時不由愣然一呆，皺起了眉頭，啞口無言以答。

這的確是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凌風竟然沒有想到。

「好了，我該走了，」花玉燕站起身來說：「我不知道你和徐小姐已經訂了親，要不然我就不會優得來找你帮忙了。」

說着朝凌風含笑地點了點頭，往外走了出去。

凌風跟着站起身子，口齒啓動一下，似乎想說什麼却欲言又止。他站在廳中沒有動，雙目直楞楞地望着花玉燕的背影走出了大門，這才吐了口氣。

吐出口氣，心裏應該感覺舒服多了，可是事實並不盡然，他心裏好像堵着塊什麼東西似的，好悶好悶。

藍海山由廳後走出來：「她走了？」

「唔。」

「兄弟，看情形，她對你確是已動了眞情哩。」

「大哥都聽見我跟她的談話了。」

藍海山訕訕一笑說：「兄弟原諒，我一直躲在廳後並未走遠。」

凌風又輕輕地吐了口氣。

「兄弟，我實在很爲你惋惜。」

「大哥爲我惋惜什麼？」凌風怔然地望着藍海山。

「你不該放棄這個取得珠寶相的大好機會的。」

「大哥是指她願意把那珠寶箱送給我的機會？」

「我不是說這個，我是指剛才你可以輕易的制住她，迫她交出來。」

凌風吸了口氣，搖搖頭道：「大哥，那種事我不屑爲之。」

「如今你打算怎麼辦？」

「箱子我是必定要，不過，我想讓宮少秋他們那帮人先動手，然後再出手帮助她，正式向她明討。」

藍海山不由一豎大拇指，點頭說：「這辦法高明極了，以她對你的情意，我想她一定會心甘情願地雙手奉上的。」

「那可不盡然。」

藍海山一怔。「爲何那可不盡然？」

「如果飛刀小李沒有 此地也許有可能，否則，飛刀小李一定會攔阻。」

「這麼說，如果飛刀小李來了此地，你可能要和飛刀小李拚鬥一場了？」

凌風點點頭說：「只要他來了本地，恐怕很難避免。」

藍海山皺起眉頭默然了，他自己心裏很清楚，若論武功拳脚，他決不怕飛刀小李，但是小李的飛刀，却不是他能對付得了的。

× × ×

中午，十二點正。

凌風到達了徐府，在徐府吃了一頓豐盛美味而又十分舒適的午餐。

午餐後，岳婿二人閒聊了一會兒，自然，凌風沒有提說花玉燕找他帮忙的事，他怕引起徐玉珊的誤會。

因爲徐五爺有午睡的習慣，一點鐘剛過，凌風就告辭離開了徐府。

徐府，在縣政府前面的府前街上，凌風出了徐府大門，沿着府前街往北走，沒有多遠，就到了縣政府前。

天色，仍是昏沉沉地要下雨的樣子，這種天氣，已經連續了六七天了，在經過公園門口時，凌風忽然心血來潮，順步走進了公園。

公園裏，冷清清的沒有一個遊人，本來也是，在這黃梅雨連綿，秋風蕭瑟，涼意襲人的季節，誰會那麼無聊，跑到公園裏去欣賞那逐漸凋零的黃葉枯草？

凌風信步的走着！走着……

突然，他的目光被一樣東西吸引住了

那是一雙人脚，冬青樹根下的一雙人脚。

因爲那雙人脚的姿勢很奇突——雙脚尖朝地，脚跟朝上，顯然，那雙脚的主人，是扒伏在地上無疑。

現在雖然沒有下雨，但地上仍然是濕濕的，那人扒伏在地上幹什麼？找東西？

不對，找東西決不會扒在那裏不動的呀！

凌風的目光由那雙脚朝前移動，雖然冬青樹枝葉濃密，不容易看得清楚，但凌風從看到那雙脚開始，心中就已經知道結果了。

只不過不知道那人是誰，是自殺還是他殺而已。

於是，他快步走了過去，越過了冬青樹。

地上扒着個人，背心上插着一把刀。

只一眼，凌風就已經看出，中刀者是沒有救了！刀尖正好穿過心臟部位。

但是，當他看清那被殺害者的衣着背影時，他心中不禁大吃一驚！

因爲那背影衣着，他都眼熟得很。

他伸手翻動了一下那人的臉，赫然竟是身爲公安局偵緝隊副隊長宮和。

凌風呆住了，宮和怎會被人殺害，是爲什麼，是甚麼人下的毒手？這是飛刀小李還是……

突然，一個冰冷的聲音在他背後響起：「怎麼，你殺了人之後，還要驗明正身才肯走？」

凌風心中不禁猛然一驚，這人是誰？是殺害宮和的兇手？

如果眞是殺害宮和的兇手，這人的心機就太深，太可怕了，這個人命案要是扣在他凌風的頭上，這場官司便有得他凌風打的了。

因爲宮和不是普通老百姓，是當地公安局偵緝隊的副隊長。

凌風到底不愧是名滿北六省的凌家的一條龍，在這時候，他表現出了超人的冷靜，雖驚而未慌，也未轉過身子去，冷靜地問：「你是誰？」

「逛公園的人。」

「可眞巧。」

「無巧不成書。」

「你尊姓大名？」

「只要你轉過身來就知道了。」

「我不想轉身。」

「爲什麼？」

「我生平最恨指鹿爲馬的人，見了你我會忍不住生氣，那不太好。」

「那又會怎麼樣？」

「你會和宮和一樣。」

「你的口氣很大。」

「少說廢話，你想怎麼樣？請快直說吧。」

「我想大聲呼叫，說你是殺死宮和的兇手。」

「你知道我的身份嗎？」

「藍海山的兄弟，北門外地方上的二爺。」

「你既然知道，就該明白我跟宮和的關係，別人豈會相信我是兇手？」

「但事實却勝於雄辯。」

「我並不是啞吧。」

「咬你一口，入木三分，雖百口也莫辯。」

「我認爲你不會眞這樣作。」

「有道理嗎？」

「如果你眞要存心栽臟，你早就大呼小叫起來了。」

「你似乎很聰明。」

「但是你却不够聰明。」

「哦？」

「你用的手法太笨了；用這種手法是絕對難達到目的的。」

「你知道我有什麼目的？」

「想也能想得到。」

「說說看。」

「別要我說了。在我未轉身看到你是誰之前，你最好趕快走。」

「凌二爺，你是個明白人，應該想一想，我既有目的，在未達到目的之前，豈會虎頭蛇尾的一走了之？」

凌風的心裏〝然升起了一個感覺，這個人是個很厲害的脚色，他想看看這人的長相是個什麼模樣兒？是何方神聖？

於是，他緩緩地轉過身來。

現在，他看清楚了，出乎意外地；對方竟是個很瘦很瘦，身材也很矮小，貌不驚人的小矮子，穿着一件藍布長衫，長衫很寬大，裏面似乎空洞洞的。

任何人看到這一塊料，一定會豁然大笑，也會嗤之以鼻。

但是凌風沒有，他不但沒敢輕視這小矮子，而且臉色神情反而顯得沉凝嚴肅了起來。

因爲他從小矮子那兩顆動也不動的眼

珠子，灼灼逼人的眼神中，已經發覺對方是一個冷靜厲害的脚色。

「凌二爺！」小矮子先開了口，口氣很溫和：「你那想也想得到的目的，與我的目的可能有一些距離。」

「哦……」凌風的目光盯着小矮子。

「我眞正的目的，只不過是想跟你交個朋友，別無所求……」

「那我眞是太榮幸了。」凌風淡笑着說：「不過，在論交之前，我想向你討個見面禮。」

「請吩咐，但願我能辦得到。」

「只要一句話，殺死宮和的兇手到底是誰？」

「這……嘿嘿！凌二爺！你比我更清楚嘛！」

「也許我已經知道，但我仍要從你嘴裏證實一下，這也可以說是一種考驗。交一個新朋友，我總該了解一下他對我是否忠實，你說是不是？」

「凌二爺！你眞要我說？」

「當然。」

「殺死宮和的兇手就是你呵！」

凌風的臉色倐地一變，雙眉挑起。

「凌二爺！」小矮子却是一臉笑嘻嘻的說：「你先別發脾氣，這種事鬧開來對你可絕沒有好處，就算你能洗脫行兇殺人的嫌疑，恐怕也得坐上幾個月的牢，那不但躭誤了正經事，也是非常沒有面子的事情。」

凌風突然笑了！

他的笑雖然不是從心裏發出的，但却笑得很輕鬆，因爲眼前情況，只有用輕鬆的笑才能瓦解對方那種企圖要挾的策略。

「你笑什麼？」

凌風笑得更厲害，更輕鬆了，因爲他以輕鬆的笑的反擊攻勢已經獲得了效果。

「你笑什麼？」小矮子又問了一聲，他的聲音很大，顯示出他心中的不安。

凌風的反擊一獲得效果，立刻收斂起來，開了口：「我笑你是大笨蛋，笨得替我提鞋都不够格。你叫呀！喊呀！說我凌風殺了人，屍首還擺在這裏，你親眼看見我殺的……」

小矮子雙眼瞪得老大老大的望着凌風，傻住了。他似乎意想不到凌風在此時此地，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下，竟會當面罵他是大笨蛋，甚至要他叫喊。

其實小矮子他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此時此地的情況對凌風雖然不利，但對他自己也同樣的不利，並且更甚。

明顯的說，他可以咬凌風一口，凌風也可以同樣地咬他一口，而且以凌風的人品相貌，氣質談吐，咬他一口絕對比他咬凌風一口有利。

凌風似乎是得理不讓人，接着又開口了，語聲沉冷含威地：「你如果是個男人，現在就喊，就叫！」

這一連串的反擊，使小矮子完全失去了優勢，只呆呆地望着凌風發怔。

但凌風並不是個絕對得理不饒人的人，他在獲得絕對性的壓倒對方的優勢之後，頓然緩和下語氣說：「你這個人看來還不像是個大壞蛋，我們似乎應該好好的談談，你說吧，是換個地方？還是就在這兒呢？」

「走吧！喝茶去。」小矮子吸了一口氣。

「茶館裏談話方便？」

「雅座，沒有人敢打擾。」

× × ×

周武巷內有一家門面不大，房子却很深的茶館。

小矮子在前帶路，帶着凌風進入了最後面的一間雅座，茶房沏上茶，放下窗簾，逕自去了。

「凌二爺！」小矮子首先輕咳一聲開了口：「剛才在公園裏那點不愉快的事，我們兩全忘掉它，可行？」

「行！」凌風豪爽地答應。

「在下名叫賀寶，因爲生得又瘦又小，渾號叫『猴子』，又因爲賀字與活字字音很相近，所以又叫『活寶』……」

「哦！」凌風深笑了笑：「在那條綫兒上得意？」

「沒綫兒，只不過亂鑽，亂混。」

「嘖嘖！如果你說的是實話，那就太危險了。」

「太危險？」

「嗯，亂鑽，會鑽進人家挖好了的陷阱裏去，鑽丟了命。亂混，有朝一日會混進泥塘裏去變成一條小泥鰍！」

「你似乎在危言聳聽。」

「也是實話實說。」

「偏偏我運氣很好，這麼多年了，既未跌入過陷阱，也未掉進泥塘裏去過。」

「夜路走多了總會有碰到鬼的一天，在外面混世面，完全靠運氣是不行的。比如方才來說，宮和如果眞是我殺的，那你就死定了。」

「不見得吧？」

「我們不必再爭論那些了。」凌風擺手笑笑說：「你不會是地底下冒出來的吧，我想你一定已經暗暗跟在我身後許久了，說吧！爲什麼？」

「想跟你交個朋友。」

「眞的？」

「我沒有說假話的必要。」

「我這個人有個壞規矩，跟我交朋友得帶一份見面禮。」

「不難。」

「不難？你知道我要什麼？」

「你總不會得要我項上的腦袋吧，只要不是要我項上的腦袋，其它的東西都不難。」

「你的海口誇得很大，我知你一定是個眞有本事的人。」凌風語聲沉凝有力地說：「好！我要那個殺死宮和的兇手。」

「抓到你面前來？」

「如果你能辦得到，最好。」

「沒問題，不過要給我一點時間。」

「那麼，你告訴我，他是誰？」

「只識其人，不知其名。」

凌風本來想藉此難他一難的，不料却沒有難倒這「活寶」，反而被「活寶」輕易的閃開。

「那麼，你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找到那個人？」

賀寶詭譎地笑笑，忽然壓低了聲音，神秘兮兮地說：「凌二爺，我認爲那殺死宮和的兇手對你並不重要。」（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溫涼玉・文　盧令・圖

大俠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抱殘大師計誘公子襄跟到一座廟內，抱風、抱花、抱雪、抱月四位大師同時出現，抱雪出示一柄匕首，公子襄一見，不由一驚，原來那柄匕首是他的，他不知道爲何會落在對方手上？相詢之下，始知那柄匕首是殺害地眼和尚的兇器。於是「懷抱五老」便指證他是兇手，但公子襄力辯，而對方却不予採信，五人聯手圍攻公子襄，在「懷抱天下」大陣尚未佈好時，公子襄已冲天掠出陣外，而且他尚可把握時機置抱殘於死地，但他却不忍下手。就在這時，大俠梁斗突然而至，雙方立即停戰，至此，大家想起唐方，便一同入內，豈知唐方已失去踪影……

世間最毒者　豈是婦人心

小妹

江傷陽只見甄厲慶迎上去，三人嘀嘀咕咕了一陣，其中一人好像還爭持了幾句，終於兩人都一齊點了頭，然後向江傷陽那兒走過來。

江傷陽認識其中一個，乍見心裏一驚，怎麼他也來了？口裏却叫道：「中叔兄，你也來了？」

這人雖在夏天，仍身着皮裘，五短身材，兩隻眼大若銅鈴，却有一口烟屎牙，江傷陽認識這人，而此人正是「十方霸主」之一，位居南方，叫做中叔崩，外號「無地自容」。

——這「無地自容」四字，指的不是中叔崩本人，他的臉皮，可以算得是到達了「針刺不入」的地步，那裏還會「無地自容」？這四個字指的乃是他的對手遇着了他，連個退路也休想有！

江傷陽在未成爲一方霸豪之前，曾跟此人一齊做過案，河北博益鏢局連鏢師到趟子手五十二條性命，江傷陽所幹掉的不過是「零頭」，其他都是由中叔崩發狠時殺個清光的。

江傷陽自認爲臉厚心黑，但見了那一役中叔崩連鏢局的大閨女、小嬰兒都不放過時，心裏有數，便跟中叔崩沒有再來往，回去好好守穩他的東南天下，以免一個不愼也教這南方霸主給來個「大魚食小魚」：吞了。

中叔崩向江傷陽抱了抱拳，笑嘻嘻地道：「這位是西方霸主海難遞海兒，江老弟沒見過吧。」

江傷陽心中又是一凜：怎麼這兩大霸主，像與甄厲慶事先約好一般，來此相聚？究竟他們又懷有什麼目的？自己要多加警惕才好。

原來「十方霸主」中又另有排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四面爲小支，主持者武功也不如東、南、西、北四個方向，而四方霸主又在這八人之上，武功、聲望、實力最強者，却要算是中方霸主。

所以西南霸主莫承歡、東北霸主辜倖村、西北霸主甄厲慶、東南霸主江傷陽四人，論聲名地位，都要略遜於東方霸主陸見破、南方霸主中叔崩、西方霸主海難遞、北方霸主瘋狂老人，而這東、南、西、北四方霸主，武功又遠不如四方霸主汪逼威，而汪逼威所服膺的，正是中方霸主田堂。

海難遞現刻似有戚容，點頭道：「幸會。」隨即向甄厲慶似有些緊張地問道：「她……就在這廟裏？」

甄厲慶道：「是，不過現在還不能動手。」

海難遞似很有些着急，「為什麼不能現在動手？」

「因為……」

甄厲慶還沒有答話，這時候一先一後兩條人影，已掠入廟去。

中叔崩臉色微變，道：「怎麼少林抱殘也來了？」

甄厲慶笑道：「裏面還有抱花、抱月、抱雪、抱風，『懷抱五子』都出動了，不怕公子襄飛上了天。」

中叔崩茫然一陣，然後臉上驀然露出了笑容：「小妹眞好的計劃！」

甄厲慶露出黃牙笑了笑：「當然囉，要不是她有法寶，咱們又有誰肯替她做事來着？」然後將臉色一整道：「公子襄剛剛入內，因地眼離奇斃命一事，定必與五個老和尚大打出手，我們就趁這會子亂，掩進去刦人……可千萬別發出聲响，讓『懷抱五老』覺察了，我們四人，還不够他們一擊。」

中叔崩笑着打趣道：「知了知了，別的人咱們可沒看在眼裏，少林長老，成精成怪，可惹不得的。」

江傷陽心裏可莫名其妙，不知「小妹」是誰，但只覺裏面大有文章，回頭望海難遞時，見他也是迷迷惘惘，彷彿若有所思。

× × ×

於是江傷陽、海難遞、中叔崩、甄厲慶四人偸偸潛了過去，就在「懷抱五子」與公子襄對話之際，將落花娘子的穴道解了，落花娘子自是會意，揹了唐方悄悄溜了出來。

五人揹一唐方，竄出了院落，落花娘子道：「看來外面公子襄已至，那五個老傢伙對唐姑娘也無歹意，何不就此地請那幾個臭和尚解開唐姑娘的特殊穴道……」

唐方穴道被封，但神智清醒，一方面也担心公子襄安危，眼內大有同意之色。

甄厲慶却道：「落花娘子豈可有婦人之仁，俗語說：放虎歸山，再則，到手的肥鷄不到口，却是白幹一塲了。」

落花娘子不由得狐疑起來，警戒地負唐方退了兩步：「你們究竟要怎地？」

中叔崩一見這種情形，圓場道：「我們的事，慢慢再說，若在這裏鬧起來，那五個老鬼必定聽到，以他們的武功，我們是罩不住的，何必多生是非，快，快，我們到別處再說。」

落花娘子這才消了氣：「要加害唐姑娘，我可不答應，這是有言在先的……」

中叔崩陪笑道：「這那裏話嘛！這個是當然的……」

落花娘子遊目一掃，見海難遞始終痴痴地端凝着唐方，冷哂道：「告訴你們，有我莫承歡在，不會讓你們打歪主意的！……我們現在要到那裏去？」

甄厲慶强忍住一口怒氣，道：「先到不遠處『老大福瓷器店』去，小妹叫我們一得手就往那處去集合！」

落花娘子一呆，道：「『小妹』也會來麼？」

甄厲慶眼珠子一轉道：「不一定。」

江傷陽這回可憋不住了，問：「『小妹』是誰？」

中叔崩忽道：「這就走吧。」

當先掠起而去，其他人紛紛跟上，片刻沒了影踪，這時「懷抱五子」和公子襄猶在僵持，雙方尚未動手，粱斗也還未現身之際。

× × ×

他們到了老大福瓷器店處，老闆是個圓圓嘟嘟、安安泰泰的中年人，他一見中叔崩等人到來，就打開了門，引他們進入了店裏的一處擺滿瓷器的角落。

「伙計都給先遣走了，」老大福紅彤彤的臉上堆滿了假笑，「這裏很安全。」

中叔崩忽問：「今天那幅『松蔭消夏』賣了多少銀子？廖老闆好好刮了一筆了罷？」

老大福仍是滿臉笑容，道：「我姓李，不姓廖。另外，『松蔭消夏』沒賣出去，賣出去的是『鼓琴圖』。」

中叔崩這才有了笑容。

「你眞的是來接應我們的？」

李大福笑態可掬：「如假包換。」

甄厲慶忽然問了一句：「依你看，『小妹』她會來嗎？」

李大福稍為猶疑了一下，又說：「遇到這種大事，通常『小妹』都會親自出馬的。」

中叔崩點點頭，道：「好，你沒事，可以下去了。」李大福便躬身而退，隱於瓷器之後。

——這李大福是什麼人？而「小妹」又是誰？據這些人所言，似乎「小妹」是一個十分厲害的人物，身份地位似乎猶在他們這幾人之上。

這是落花娘子與江傷陽百思不得其解的，莫承歡只見唐方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心中不由得一痛，覺得這樣一個好姑娘，是不應該是世間受苦的，便說：「快解開唐姑娘穴道。」

甄厲慶搖搖頭道：「落花娘子，這穴道我們是沒本事解開的，少說也要再等四五個時辰，就自會沒事了。」

落花娘子道：「那麼就把唐姑娘送回『粱王府』去罷？」

「送回『粱王府』？」甄厲慶兩隻小眼睛一直骨溜溜地轉着，「豈不是放虎歸山？」

落花娘子沉下了臉：「甄二爺，我莫承歡的話，可是講過算數的。」

中叔崩見二人將要鬧僵，便撇開話題道：「落花娘子既是唐姑娘朋友，當然也知道公子襄這人對唐姑娘圖謀不軌，如果將唐姑娘送回『粱王府』，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忽聽唐方悶哼一聲，落花娘子望去，

只見兩綹秀髮披在唐方玉頰上，表情是十分憤怨及不服的，落花娘子轉向中叔崩道：「我看公子襄不是這種人，就算是，唐姑娘也自有選擇，唐姑娘是蕭大俠紅顏知己，若在我們手裏萬一有了個閃失，天下英雄都不會放過我們的，還是把唐姑娘平平安安的送回去較好！」

「天下英雄，誰是『天下英雄』？」甄厲慶冷哼狡笑接道：「天下英雄就是我們！」

「呸！」落花娘子登時啐了一口，狠狠地盯着甄厲慶道：「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不是我看扁了你，像我像你這種角色，在武林中，能跑跑龍套已是了不得的事，人家賞面才能有的福氣！我們算是什麼？論武功，只在『粱王府』上撿便宜，論氣派，在公子襄手下圖倖存。我們還配逞英雄？秤秤自己斤兩，稱個狗熊，或許還教人不笑甩大牙！」

「好哇，妳這個賤婦？」甄厲慶也氣得老羞成怒，光了火，「巴拉媽子，我是男人，出來闖蕩闖蕩，可謂『無毒不丈夫』，什麼手段都得用，有什麼不對來着？妳是婦道人家，嫁了丈夫又宰了來自己守寡，妳這種女人要臉不要臉啊妳？」

「赫赫赫！」落花娘子三聲冷笑用氣在喉裏間讀出來一般。「你沒聽過『最毒婦人心』嗎？男人做的事，我為何做不得？我丈夫奸淫人妻，殺人放火，我不宰了他，難道任由他糟塌人家老婆？他這種人，有什麼殺不得？正如你這種人，誣賴栽贓，却以為娘娘我不知道嘛！」

「你……妳說什麼？」甄厲慶怒極而喝。

「你要我說出來？好，說就說！」落花娘子臉上一片不屑冷哂：「你在『粱王府』前胡說八道，更賴辜倖村是受『血河派』主使，其實只是你倆奪權鬥爭，互相扭臭的玩意而已——辜倖村壓根兒就沒見過歐陽獨！」

甄厲慶大汗涔涔下，厲聲道：「妳……妳怎知道……？」

落花娘子冷笑道：「你剛才不是也當衆說過麼？『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試想一下，稽健既然是『九臉龍王』化身的，而他又支持你的話說曾見辜倖村與『血手屠龍』會聚，無非是引辜倖村出手對付稽健時，公子襄出手救人之際，九臉龍王伺機下手。……」落花娘子說着又掃瞄臉上大變的甄厲慶一眼，接道：「結果『粱王府』中還有個仲孫湫，由他出了手，九臉龍王的暗算照樣出手，原想先除了公子襄手下一員重將再說……但是你們沒有料到，公子襄的武功和反應，還是可以應付得來，於是你們白白枉死了辜倖村……」落花娘子冷冷不屑一哂道：「你們這一個一石二鳥，乘機搏亂之計，可惜只殺了一個辜倖村，而傷不了公子襄分毫，辜倖村死了也好……反正他在東北坐大，近年來已甚影响你在西北方北面的基業，而今東方霸主陸見破被公子襄所殺，辜倖村也死在九臉龍王手下，你正好可以獨霸東、西北、東北三方面霸主來作作……」

甄厲慶怒道：「妳……妳既然知道，又為何助我逼死辜倖村？」

「別忘了我也是你們那一伙人渣！」

落花娘子瞇起了眼睛，狠狠地道：「你不殺我，我就殺你，這是武林規矩，我自然知道！辜倖村日漸坐大，剛才在『粱王府』之役，你就不够他老奸巨猾，被揪鬥下來，如今不制衡他，這種人一旦羽翼豐了，留着也是後患，所以教你們給殺了，也是大快人心……不過，憑他這等貨色，與歐陽獨陳倉暗渡有勾結，倒是絕無可能，那封信分明是你揑造的，而事實上，與人有一手的傀儡是你，不過不是血手屠龍，而是九臉龍王！」

甄厲慶被氣得恨恨的道：「莫承歡……妳見死不救，還幫行兇……妳也好不了多少！」

落花娘子淡淡一笑，笑意裏有極深刻的譏誚之意：「我本來就不比你們好……我也是一丘之貉。」

江傷陽却跳起來道：「原來……原來是這樣的！」

落花娘子微哂道：「江十八爺，我們這裏，只有你自己以為老謀深算，能玩弄人於股掌之上，其實我們這些人中……反而要算你最嫩！」

江傷陽一時也不知氣好還是笑好：「我……」便因懊惱而轉了一個話題，問：「那我們……在這裏做什麼？」

忽聽中叔崩向甄厲慶冷冷地問了一個問題：「甄二爺，你帮的究竟是『小妹』還是『九臉龍王』，可謂牆頭草，兩邊倒，這樣的人，兄弟我可担待不起。」

甄厲慶强笑道：「中叔兄，您可千萬別聽那小妖女胡說，我……我當然是忠於『小妹』了。」

中叔崩冷冷地道：「『小妹』最不喜歡別人三心兩意，你若有貳心，『小妹』的手段，你可是心知肚明的了……」

「清楚，清楚。」甄厲慶不知因何，似對「小妹」這人十分畏懼，忙不迭地道：「在下十分忠心，絕對忠心……」

落花娘子「呸」了一聲，嘀咕道：「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搖尾乞憐，不要臉的傢伙！」一手挾起唐方，就要離去，中叔崩作勢一攔道：「落花娘子，這可走不得。」

落花娘子玉臉一寒，道：「中叔崩，你這是什麼意思？我莫承歡可也不是省油的燈！」

中叔崩奸笑道：「既然來到這裏，怎可說走就走呢？何況……」中叔崩嬉皮笑臉的道：「如果沒有我們，落花娘子妳還在廟裏出不來哩……感恩圖報，識時務者為俊傑……這些話妳總會懂罷？」

落花娘子目光閃動：「沒什麼懂不懂的，你們不解開我穴道，懷抱五老也不會對我們怎樣……你們想怎樣？」

中叔崩獰笑道：「好，快人快語，一句話：唐方是『小妹』勢所必得的人，妳必須把她留在這裏！」

落花娘子的眼光也狐疑起來，反問道：「看你們如此服膺『小妹』，她是那家的野丫頭？居然可以號令你們這些豺狼虎豹！」

中叔崩嘿嘿一笑道：「告訴妳也無妨，『小妹』就是我們的代號——一夥有一夥的山，一行有一行的規——咱們『十方霸主』，妳說，馬首是瞻的頭頭兒應該是

那一位？」

落花娘子即道：「自然是『中方霸主』田堂了。」

中叔崩臉色一整道：「『小妹』正是田堂的代號——他，就要來了。」

妳那好冷的小手

落花娘子動容道：「原來『小妹』就是『中方霸主』！」

江傷陽也不禁問：「那麼這一切的事，都是田堂策劃的了。」

中叔崩的眼色甚是熱烈：「『小妹』是要把我們這幾個人聯合起來，不致成爲一盤散砂，方能有望在武林中有番大作爲。……我們不够九臉龍王單打獨鬥，若『十方霸主』全部聯合起來，慕容不是歐陽獨，又算得是什麼，就算拿下『梁王府』也是輕而易舉的事。」

江傷陽忍不住道：「聯合十方霸主，倒是非同小可的力量，但是東方霸主陸見破、四方霸主汪逼威、東北霸主辜倖村都已先後去逝，在力量上已大大削弱了！」

中叔崩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落花娘子却道：「陸見破傲慢有權，自不臣伏於田堂屬下，汪逼威功力僅在田堂之下，也不甘雌伏，辜倖村更有野心，不肯認輸……他們三人身死，在中方霸主心目中，正是死得其所。」

中叔崩笑道：「他們死了不要緊，我們一樣可以聯合起來。」

落花娘子冷冷地道：「聽你這樣說，死了的人一樣有人可以塡補了？」

中叔崩對答如流：「正是。」

江傷陽忍不住問：「却是誰人？」他確想不到江湖上還有誰人可以接替他們的位置。

中叔崩道：「幾個年輕人。」

落花娘子緊接着又問：「那幾個年輕人？」

中叔崩咧嘴一笑：「告訴你們也無妨。現在最近江湖上出了一個叫『剛極柔至盟』的，你們可聽說過？」

落花娘子和江傷陽兩人眼睛也都亮了起來。

「自然聽聞過了。」

「聽說是唐門一個女娃子創下的一個帮會，最近蠻出風頭，聲名大噪的。」

中叔崩點點頭：「正是他們，其中有個叫蕭七的，會當上新任的『四方霸主』，還有個叫容肇祖的，便是將來的『東方霸主』，更有個叫鐵恨秋的，可以頂替『東北霸主』的空缺——」

落花娘子慢慢恍悟道：「你是說——剛極柔至盟……與十方霸主合併……以取得天下霸權。」

「正是如此。」中叔崩左右手各拍拍甄厲慶與海難遞的肩膀，得意笑道：「如此要奪得天下，並無困難，只要『天書神令』一到手，霸權？只怕也變作了王權了！哈哈哈……」

江傷陽忿忿道：「中叔崩，你這種做法，豈不是把『十方霸主』的名聲，賣了給乳臭未乾的後生小子的『剛極柔至盟』了麼？」

中叔崩皮笑肉不笑：「這是人言人殊的事，我們將『十方霸主』的聲威拓展才是。」

江傷陽心想自己坐擁東南一方，雖比不上其他幾方霸主，但一呼百應，做個小小的土皇帝，無限威風，又何必受人頤指氣使？心中甚不願意，便道：「我對結盟沒有興趣，這東南一方，是我自己辛辛苦苦建立得來的，也不圖拓展，你們就少算我這一份罷。」

中叔崩陰陰一笑道：「十八爺，你別死牛一邊頸，多多考慮一下罷，你就算不顧自己，也得體念你在大本營的妻母兒女啊！」

江傷陽竟然大怒道：「你……你要怎地？你這算……威嚇我老江？」

中叔崩臉肌牽動，算作笑容，道：「十八爺，威嚇不敢當，那要看你怎麼個看法了。」

江傷陽正待發作，落花娘子却道：「中叔崩，你既肯將此事講給我們知，大概心裏就沒把我們當活人看了？」

中叔崩居然說：「這個當然，不過你們隨時可以堅持作個活人的。」

落花娘子忽然將話題一轉道：「這不關唐姑娘事，你們又抓她來幹嗎？」

中叔崩嘿嘿笑：「唐方是『小妹』勢在必得之人，也是我們的『本錢』，有了她，不愁公子襄不俯首稱臣，『天書神令』亦多有仗賴，此女豈可放得？」

落花娘子見中叔崩肯定了要跟她過不去，便道：「中叔崩，你以爲憑你們三個人，就可以把我們兩人放倒麼？」

中叔崩歎了一口氣：「很可惜，我也沒想到像落花娘子妳那末聰明的人也會做那麼笨的事，跟我們拒抗：那是無用的！唐方跟妳，非親非故，妳護着她，又有何用？早知，我就不開解妳穴道了。」

落花娘子道：「你解開我穴道，讓我有放心一搏的機會，這點我倒要感謝你……」說到這裏，驀然腰間一陣寒冷澈骨的疼痛，不禁呻吟了一聲，中叔崩笑嘻嘻的說：「落花娘子，我看，妳還是把感謝省省罷，……在解妳穴道時，我已下了『鋼骨椎心刺』刺在妳的穴道中，妳內力拒抗不來的。」

落花娘子嬌聲道：「你——」臉色盡白，全身發抖。

江傷陽吃了一大跳，忙單手護胸，環臂護背，躍開七尺，全神戒備，中叔崩淡淡笑道：「江十八，落花娘子已如同廢人，束手待斃，形勢比人强，你還是降順了吧。」

江傷陽情知聯合落花娘子二人，也難以敵得過海難遞、甄厲慶、中叔崩三人，而今只剩下自己一人，更是孤掌難鳴。心中一橫，暗忖：情勢如此，忍辱詐降，再圖他法。於是道：「好，我就答應你們……不過，東南之地，我決不讓人。」

中叔崩立刻歡容滿臉：「是囉，這才是識事務者爲俊傑……」話未說完，瓷器後面有一甜如蜜的聲音笑道：「加入聯盟只有擴大領域，又怎會失去根據地，十八爺是聰明人，怎麼說出這等胡塗話呢！」

中叔崩、甄厲慶、海難遞一見，立刻低首揖道：「盟主到來，鴻福無疆，有失遠迎，罪該萬死。」

只見香風撲鼻，其香如麝，其甜如蜜，就站在唐方身後，唐方只聽到其聲，却不見其人。

「你們用計抓唐方來，很好。我引五老懷疑公子襄是殺地眼兒手，結果打是打起來，但沒有用，還是給說清楚了，倒是這唐方到手擒來的計中計，生了大效。」

「你們，也建了個大功。」那女子的聲音甜膩無比，唐方覺得甚爲熟悉，想回頭去看，却又絲毫不能動彈，只聽那女音又甜笑道：「妳還是別想轉過頭來，說不定妳見了我，會惹火了我，我一刀把妳殺了，天書神令押後再取，也無不可。」

唐方聽得心裏一寒，只覺此姝語調嫉憤至極，似對她恨之入骨，但只覺語音熟稔，却不知是誰。唐方個性甚是倔强，若非眞箇轉動不得，一定會回頭看個清楚。

江傷陽眼見落花娘子生死不知，呻吟掙扎，輾轉於地，唐方被制，對方除海難遞、甄厲慶及中叔崩三大高手外，又來了『小妹』，而『小妹』盟主身旁，還有一個文縐縐的青年，提着柄油紙傘，不知是何方神聖，但武功也差不到那裏去，自己以一敵五，無論如何，都如同飛蛾撲火，要强不起來的，好漢不吃眼前虧，江傷陽心中已打定主意，一於巴結到底，服從就是。

想到這裏，正待開口講幾句「改邪歸正」的話，正在這時，又掠入了二人，這二人的輕功極快，但甫足尖沾地，即「通」地一聲，周圍瓷器幾乎崩倒，身體却又極重。

這二人掠入，却喚了兩聲「小妹」。

「容小哥兒。」

只聽那「小妹」淡淡地道：「你們來的正好，蕭七的戰書，有沒有呈上去給公子襄。」

只聽一個男子粗聲道：「呈上了。蕭老大還差些兒跟那公子襄動起手來，後來有個老和尙碍事，才打不成。」

「小妹」稍微沉吟一下，只聽她說：「那末蕭七爲何還不回來？」

「快了，」一個怪裏怪氣的女音道：「蕭老大好像發現有九臉龍王手下的人潛伏在附近，所以要抓幾個來問問究竟。」

「小妹」似有些詫異：「我們的行踪，也教『龍王廟』的人給梢上了？看來慕容不是確非易惹之輩。」

那牛一般的男子却道：「九臉龍王麼？這傢伙陰得很！咱們『剛極柔至盟』，應該先拿他來開刀！」

那「小妹」却甜笑道：「對付這等人，豈急得來的？咱們暗中來，公子襄、歐陽獨、慕容不是，一個個，不怕他飛上了天。」

唐方一直在聽着，心中忖度着那「小妹」聲音怎那麼熟？——想着想着，心裏一動，想起一人，竟脫口叫了出來：「甜兒！」

這麼一叫，衆人都怔住，一時鴉雀無聲。

× × ×

良久，唐方只聽幾步輕如鵝掌的脚步聲，一雙黃絨鞋子，鞋尖有個白兔毛球，就在自己眼前。

唐方道：「我知道是妳，甜兒！」

只見那雙脚慢慢屈膝下來，唐方就見到一張圓腮尖頷的甜臉，黑白分明的眸子裏有一顆小痣，笑得甜得滿滿——照理應在腮邊有個小酒渦——可是就是沒有！

「甜兒」當然就是唐甜。

唐甜也正是「小妹」。

這是當然的，也是必然的。

× × ×

唐甜笑盈盈地俯下身來，嬌媚地暱叫：「方姨，不就是甜兒囉——！」

唐方叫出了那一聲，首先是驚震于甜兒竟就是那聽來老謀深算，諱莫如深的「小妹」。其次在失聲叫出之後，又詫異自己能喚得出聲了。

隨後她心裏也明白，抱殘老僧封她的穴道，所用的手法本來就不重，現在只剩下了幾個時辰，已經恢復了一點脈絡血氣，可以發聲了。唐方心裏也眞有些後悔，剛才自己叫了出來，確是十分不智。

唐甜繼續說下去：「方姨，却是好久沒見——也沒想到，方姨離開唐門後，跟了世間第一等大俠蕭秋水，今日，却是這般相見。」

唐方淡淡地道：「這般相見，也沒有甚麼不好。」

唐甜眉花眼笑道：「眞的麼？令方姨死心塌地之蕭大俠，而今下落不明，却不能來救阿姨了！」

唐方毫不動容：「他不知道我被制於人，假使他能知道，他一定來的。」

唐甜臉色稍變了變，又笑道：「哦？他還能知道麼？只怕他已在黃泉下徒乾着急，妳在紅塵中空自受苦了。」

唐方一笑道：「反正黃泉紅塵，天上人間，只要心心相念，那怕見與不見？」

唐甜冷笑，故意笑道：「可惜方姨靑春年華，春花嬌容，就爲伊消得人憔悴麼？當初方姨脫離唐門時，可是何等風光，怎會料到有今日悲涼……」

唐方哂道：「我倒不覺得。上天入地不管他另娶、再續，不管他是人是鬼，我們話過，在一起很好過，又有甚麼憾事可言？」

唐甜聽得心裏一陣悽酸：「可是方阿姨在危難之中，蕭大俠既懵然不知，也不能相救，受苦的，只有方阿姨妳一人，伶仃可憐的呀。」

唐方笑了，酒渦深深，溫柔淺淺。「他是英雄好漢，天下最不能受寃屈的人，偏是命裏都叫他含辛茹苦，我是他栽培出來的人，爲他受點苦，心裏多點快樂。」

窗外月亮照在瓷器上，回映燭光微暈，映在唐方臉上，如許美麗安詳，心隨月光，唐甜臉上不禁冒起一絲歹狠的恨意。

「方阿姨，妳的天涯知己公子襄——哦，妳知道嗎？」

唐方倒有些動容：「他怎麼了？」

唐甜「唉呀」一聲：「他，他現在可能已死在『懷抱五老』手裏了。」

唐方微笑，平安靜定：「『少林五大長老若是如此靑紅皂白不分，那又稱甚麼神僧？」

唐甜一咬唇，道：「就算公子襄逃得過這一關，也躲不掉另一關！」

唐方淡淡地問：「甚麼關？」

唐甜冷笑道：「妳反正是我籠中之囚，告訴妳也無妨——妳知道江湖中有個方

覺開罷？」

唐方眨眨眼道：「趙師容趙姊昔日確曾收了一個不記名的窮家子弟，爲免其在險惡江湖中打滾，所以沒引入『權力帮』中，她的『五展梅』絕招，却都傳了給這叫方覺閒的年輕人。」

「是了。」唐甜又像得像隻狐狸，「柳五也懷着同樣心思，而且覺得自己生平太過陰詐，將武功傳給外人，他當日之時也知道，武林中最忠厚至誠的是大俠梁斗，所以暗底裏把三招絕學，傳授了給梁大俠的兒子。」

唐方點頭——她查覺她竟然能轉動頸項了——但這次她及時控制不動脖子。

「他便是公子襄，他爲人武功，確不負梁大俠和柳五公子所望。」

「不負所望是一回事，不過，」唐甜甜絲絲地道：「若將公子襄與方覺閒來次大拚鬥，可精采極了……」

唐方粉臉刹白，叱道：「妳——」

唐甜冷酷地說：「剛才我已叫蕭七送去一封信，便是冒方覺閒之名挑戰公子襄，同樣也以公子襄之名挑衅方覺閒，他們這場決鬥，可謂上代恩仇今日解，嘻嘻嘻……還有，適才妳也聽到的了，公子襄已經收到了約戰書，以他現在找不到妳正好生疑竇的當兒，必定會對方覺閒的挑戰生疑，屆時勢必赴約，這一戰在所難免，到那時候，咭咭咭，可有好戲看了……」

唐方怒叱道：「唐甜，妳好歹毒的手段啊——」

唐甜臉色一寒，在月色反映下猶如隻吸血的精靈，陰冷地道：「我毒？我更毒的是可以把妳手筋脚筋挑斷，叫甄、海、中叔霸主姦污妳，再把妳賣到青樓去！」

突聽一聲大叫道：「不可以，絕對不可以的！」

唐甜卽返頭望去，雙目儘是凌厲的殺氣。

叫的人是唐三千。

×　×　×

唐三千聲淚俱下，喚道：「甜姐兒，眞的不可以，眞的不可以這樣做的……」她跪下來泣不成聲：「老太奶奶要是知道，她最疼方姑姑的，她會多麼的傷心啊……」唐三千將臉埋在雙手裏。

「不可以的，有我唐三千在的一天，絕對不能看這同門相殘的事，我唐三千給妳叩頭……」唐三千一面說着，一面用額角大力地叩地，喊道：「甜姐兒，我知道我是奴僕，沒有資格求妳，但是請妳饒了方姑姑，不要下此毒手，老太爺，老奶奶在天之靈，都會感謝妳甜姊兒的。……」

唐甜瞳孔收縮，冷冷地道：「死了的人，還提它作甚，目前最重要的，還是振興唐門。」

唐三千埋首在地上，雙手却抱住唐甜的雙足踝，哭道：「……甜姊兒，振興唐門也不是要同門相殘啊……請妳聽我的話，放了方姑姑吧。」

唐甜臉色完全沉了下去，如一隻遇獵物在口的狐狸：「唐三千，妳是僕人，妳敢背叛我？」

唐三千忙又在地上叩頭不已：「奴僕不敢，奴僕一家，皆受過老爺恩惠，怎敢有些微叛意……」

唐三千一家，原不姓唐，身世十分可憐，險些給强人盡殺，幸得唐甜父親出手相救，唐三千才有倖存，並能爲全家復仇雪恨。

唐甜冷笑道：「豈止些微叛意，是很忤逆的叛變哩……」唐方實聽不過耳去，叱道：「三千，別理她，這種人，休想她心軟！」

唐三千滿眼是淚，向唐方拜叩道：「方姑姑，妳昔日也曾助我復仇，多次照顧我，我今日不報答妳，我唐三千還是人不是？」

唐甜一字一句地道：「妳是人，我不是人。」唐三千又嚇得不敢作聲。

忽聽一人怒罵道：「玉八羔子！唐門甚麼臭規矩？求這種人，不如求豬求狗，妳又何必求她！」說話的人便是鐵恨秋，一面說着，便要攙起唐三千。

唐三千却未見唐甜答允，怕生見罪，伏在地上不肯起來，不給鐵恨秋來扶。

唐甜考慮了一下，咬了咬牙，終於遞出手來。

唐三千驀然抬頭，淚光在她眼眶中打轉。

她沒想到唐甜居然肯扶她起來，伸手提寬她起來也等於是說聽了她的話。

唐三千委實太過感動，她顫抖着，雙手抓緊了唐甜的小手，喜極而慟：「甜姊兒，姑娘，妳眞好——」

忽然覺得唐甜的手凍得像一塊地底的寒冰，不禁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傈，脫口道：「妳那好冷的小手——」

說未說完，聲音忽然嘶啞，雙目幾裂眶而出，七孔流血，舌頭僵硬，全身痙攣起來。

搯死妳的溫柔

這時唐方一聽唐三千說：「妳那好冷的小手」，心中乍然一亮，急叱道：「放手！」

但這時唐三千已倒地，輾轉掙扎，鐵恨秋狂吼一聲，隨卽衝了過去，抱緊唐三千。

唐三千已臉色變藍，眼看活不了。鐵恨秋咆吼：「妳——妳就爲這樣殺她？」

唐甜臉不改容，冷笑。唐方苦不能起，向唐甜厲聲道：「妳……妳居然用『冷月搜魂手』——」

唐甜淡淡笑道：「『冷月搜魂手』在唐門來說，也不算得怎樣的毒，只是唐三千太大意，才着了道兒，她本來就有生機，我已經給她機會了，她武功勝我不易，但偕鐵恨秋二人要逃也不難，她自己沒留心，死了也怨不得我。」

唐方痛心地說：「她不是不防備，而是信錯了妳。」

唐甜臉上又浮起一絲溫柔的笑容，比起她適才毒辣的手段，反令人不寒不傈。

「隨便妳怎麼想都好，反正妳已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

唐方忽叫道：「鐵恨秋，你快走！」

鐵恨秋眼見唐三千雙目盡血，掙扎說了聲：「不要爲我報仇——」終於嚥氣，號啕大哭起來。

·他這種人，不易動感情，一旦動情，寧以身相殉，不似鐵星月，乃是鐵錚錚漢子，終生成仁取義。

他不講私情，故對情字反不動心，落得個終身清淨大方。

唐方又再叫道：「你快走，她會殺你的！」

可是鐵恨秋仍充耳不聞。

唐甜淡淡地道：「妳也不用急，他現在要走，也走不了。」

鐵恨秋猛然躍起，可能因傷心過度，只覺一陣頭暈腦脹，他向唐甜握緊雙拳，血流滿手，嘶聲道：「我……我——我要殺了妳！」

唐甜笑嘻嘻地道：「三千不是叫你不准爲她報仇嗎——你知不知道她爲何要說這句話？」

「她說這句話就是爲了怕你傷害我——我是她的主人，她畢竟是我的奴才啊！」唐甜居然說得一點也不愧疚：「可惜的是，她不知道，要不要殺你，是在我，而不是你殺不殺我的問題。」

「你——」鐵恨秋恨得鋼牙也咬出血來，忽地不理一切，「咚咚咚」在地上向唐三千的遺體叩了三個响頭，哭喊道：「我不管了——三千，我一定要殺她給妳報仇！」語音令人酸楚。

唐甜却無奈地說：「好吧，你報仇吧，我就在這裏，如你的願了。」

鐵恨秋只覺頭重脚輕，憤疾莫名，大吼一聲，一躍而起，忽覺天旋地轉，竟站立不住。

他雙脚一軟，「咚」地又栽倒在地，口唇變白，呼息也急促起來。

唐方在地上側目所見，痛心疾首：「妳竟然……妳竟然用『沾衣十八毒』？」

唐甜笑道：「方姨好眼光！我在用『冷月搜魂手』後，再偷偷將『沾衣十八毒』洒在唐三千屍身，估料鐵恨秋這獃子必然上當，而今果然——」

說着把唇兒一噘又說：「看他現在還拿什麼報仇去？」

鐵恨秋這時已全身發軟，劇毒攻心，又似萬蟻噬心，在地上打滾呼號不已。

唐方看着不忍，道：「妳就給他個痛快吧！」

唐甜一道眉梢飛起，道：「痛快？」

「他痛快我可不痛快了。」

轉頭望向甄厲慶道：「聽說你一面向着我們，也一面投向九臉龍王，不知是否眞有其事？」

唐甜的聲威、及手段之歹毒，衆人在場中早已見到。

這些人在江湖上都已心狠手辣稱著，但見唐甜如此將自己貼身一名跟隨多年的婢女處死，又施計使鐵恨秋中毒，心中都不禁慄然起來。

唐甜這麼一問，三人都怔了一下，才回過神來。

海難遞心想：還好不是問我。

中叔崩暗忖：幸虧我對她可是够忠心的。

甄厲慶却臉上變了色，慌忙道：「沒有，沒有的事，」他心裏暗自慶幸：畢竟曾替唐甜的「剛極柔至盟」收攬「十方霸主」成立「縱橫帮」一事，立下不少汗馬功勞。

「我，我對『小妹』……唐姑娘好忠心耿耿，怎會，怎會作出這等無恥事來呢！唉呀傳言眞是——！」

「你忠心耿耿，」唐甜一笑，不置可否，甄厲慶一顆心，却吊得老半天高。

唐甜却不說下去，顧左右而言他，轉對江傷陽怩聲地道：「你想清楚未啊？江十八爺！」

江傷陽忙不迭地一叠聲道：「想清楚了，想清楚了，不用想，不用多想了，我老糊塗，實在糊塗，有姑娘這等人才……這等一流角色在，還有什麼可想的？跟着姑娘，自然是有福可享，一帆風順，這有再想的必要嗎？還靠姑娘提拔，還仗姑娘帶携……」

唐甜也不禁有些躊躇滿志起來，向唐方得意地道：「過往『神州結義』的失敗，就是因爲蕭秋水和你們做事太過婆婆媽媽，悠柔寡斷，試想作大事豈可不狠不辣，若普通感情的事尚放不下，斬不斷，焉能足以成事？今後我們要起，就一定要不重蹈蕭秋水的覆轍——他不是敗在要權，而是敗在無權，俗語說：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只要別人控制了你，便得聽人說你的錯，就算做對了做好了又如何？蕭秋水感情用事，又顧全什麼義氣之類的，結果到最後『神州結義』作鳥獸散，到而今不是給人訕笑得不值一文！」

唐方聽完了之後，只淡淡地說了一句：「所以無論妳怎樣精明能幹、心狠手辣，還是比不上當年的蕭秋水，還是及不上昔日的『神州結義』！」

唐甜氣楞了半响，却冷笑道：「可是現在我對妳要宰要剮，要做就做，妳的道理都是白說。」

故意嫵媚一笑又說：「我要殺一個人，可以狠毒快捷地一刀殺死，也可以緩慢溫柔地慢慢弄死妳；」唐甜的眼睛像把醮了糖水的刷子，在唐方臉上刷來刷去，唐方很感不舒服。

「要我溫柔地，還是明快地殺妳，妳選擇一樣？」唐甜說，她的話剛剛說完，忽聽一人接道：「我選擇溫柔，搯死妳的溫柔！」

×　×　×

這句話一响起時，便立卽起了極大的變化。

屋裏的瓷器驟然都裂了，粉碎，排山倒海地向唐甜等壓下來。

瓷器破裂中，一人出現。

他是用挺着的大肚子撞倒擺瓷器的鐵櫃的。

唐甜在刹那間也看清楚了這個人，叫了半聲：「你不是曲胖子——」

她只說了半句話，便忙得說不下去，她忙着要飛騰、挪閃，避開瓷器向她飛襲的碎片。

但這變化無疑太突然。

她閃得過如雨點的瓷片，却避不了那人適時的凌厲攻擊。

那人一面還發出瓷器破裂般樣的笑聲：「我是胖子，只不過不姓曲，姓慕容……」他這時已肯定自己的一擊唐甜是逃不過去了。

「那姓曲的胖子，早在路上等妳報到了。」

——未完——

游俠英雄傳

比劍台神魔遭鍛羽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台劍客司馬瀛爲了闖出一番事業，特地作出一個創舉，就是要在雲台山上築起比劍台，廣發請柬，讓南北一流劍士到來比劍，又定下獎勵的辦法，誰贏得他三場，便把五龍金光劍贈送給他，因而吸引不少武林人物前來參加，甘鳳池和尹青兩人不約而同前來參加，尹青懷有其他目的，他和甘鳳池密商之後，決定不參加賽事，只以好友身份觀看……決賽第二天，金夢彪出戰司馬瀛，約鬥了幾十回合，金夢彪劍脫了手而敗陣，突然閻孟雄不顧比劍規章而上台要與司馬瀛決鬥，看台上的尹青見狀，立即上台準備替司馬瀛一戰，閻孟雄自覺尹青來頭不少，這才悻悻然下台。

各劍士離開後，尹青忽對司馬瀛說道：「司馬兄，明天你對閻孟雄，須要提防他們暗算！」司馬瀛問道：「兄弟怎麼曉得？我想他們在這處地面，不會有這胆子。」尹青答道：「兄長不可以君子之心，來測度小人之腹，今天他和金夢彪都沒有出場，兀自有個原故。」司馬瀛又道：「這樣我們要怎樣防備才好呢？」尹青走近他的身旁來，耳語了一番，司馬瀛點了點頭，說道：「那麼，我要立刻吩咐底下的人趕着乘夜打造，明早給你看過，是否合用。」

晚上劍友樓燈火已熄，只有一些巡夜的護院來往逡巡。三敲過後，尹青睡在床上，想起了今天的情景，一時難以闔目。

他覺得司馬瀛那口寶劍，當晚親手掉換了，那眞的已給甘鳳池拿走，怎麼今天他在比劍時仍是那麼毫光閃爍，把柳一鳴一手厲害的三分劍法急攻一輪，着着盪開，還撒出霎霎黃光，令到柳一鳴不可逼視，終於認輸下塲。倘如當日自己仿造的僞劍子，也有這麼的作用，那末就不必弄這狡計來換去他的眞劍了。正在思潮起伏，驟然聽到窗外起了很輕微的一股風，跟着有幾粒小沙打進來，觸在低窗楹上發出暗响。尹青心裏打了一楞，偷眼看身旁的司馬瀛，睡得正酣，他昨天說的是眞心話，以爲這番尹青來了，他便覺得胆子壯了不少，這時呼呼的發出鼾聲來。

尹青一躍下床，足下沒半點聲息，掩開窗子外望，漆黑中樓閣矗立，沒甚動靜。他一手披回外衣，推開窗櫺，一冲便出，縱到對面簷頭，身子迅速伏下。眼前早見人影一幌，他的夜目已分辨出是甘鳳池到來，上前一把拉着，悄悄說道：「我早料到是你來了！」只見甘鳳池全身穿上夜行衣靠，牽着尹青來到牆角，才應道：「樓下四週都有巡邏的，今晚我有事要向你報告。」尹青問道：「是關於閻孟雄的？」鳳池說道：「四弟，你眞聰明，他們要暗算司馬瀛。」尹青又問：「你那裏得知，昨兒整天不見你在塲，我好心急。」鳳池答道：「我不能讓他們曉得和你有關係，否則我便沒法探得出他們的行動了。」尹青急道：「時間不多，他們打算怎樣幹？」鳳池聲音放得更細，答道：「這點還沒法探出，只是有行動罷了，你着司馬瀛提防。」尹青點點頭，忽然問道：「大哥，你把那劍子放在那裏？」

甘鳳池沒有即答，尹青看他的面色有異，逼着問道：「你有沒有把它藏好？」鳳池囁嚅着應道：「我已把它還給司馬瀛了。」尹青聽了有點生氣，聲音放重了一點問道：「是眞的嗎？你怎麼要這樣幹？」鳳池應道：「老四你要知道，司馬瀛如果沒有了這柄寶劍，他儘要敗在金夢彪手上，我心裏又怎能過得去？這都是爲了我們的好處，所以才這樣做的。」尹青追問道：「你何時到來放回的？」鳳池應道：「就是那晚你把達魔劍的招數教給司馬瀛時，我在簷頭看着，後來你們進了室，我怕驚動了司馬瀛，臨時躲進那瓦鰲魚的腹裏，等到天明，你和他都出外進早餐去了，我才偷偷進室，把那假的換回，眞的仍掛到壁上去。」尹青嘆了一口氣道：「怪不得他今天憑那寶劍的妙用，壓倒了柳一鳴。但是你把那寶劍放在那裏？」鳳池伸手指着屋脊的一角，那裏就是裝上一具瓦鰲魚，比人身還大兩倍，口裏答道：「就是在那東西的腹裏。」

尹青沉吟了一會，說道：「算了，時候不早，明天你記得坐在閻孟雄身旁監視着他們。還有，明天晚上如果司馬瀛打敗了老閻，你記着把僞劍取來換回眞的，倘你不依我言去幹時，後天輪到你出塲，不要後悔。」鳳池也想了一想，說道：「四弟，我總覺得這樣做法不算光明，就算挫倒了司馬瀛，他將來知道了，也不覺得光彩。」尹青微惱道：「老大，你忘了我們當初約過嗎？這番定要把五龍劍捧回去的，否則我也不離開此地。」鳳池拗他不過，只好點頭應道：「我依你幹去便了，你快些回去罷。」兩條黑影像狸奴兒一般，一瞬便各自在暗處消失了。



閻孟雄寶劍脫手飛開，金夢彪過來搶救，又給老婆子打出飛鏢。

一宿無話，翌晨司馬瀛起來，他的下人已等在門外，一會捧了一具衣笥進來，司馬瀛打開笥蓋，內裏放着了一件軟甲和一雙皮靴子。他順手把笥靴拿給尹青看，這是一雙上好犂牛皮造的軟靴，內裏還沒縫上，等待驗看。尹青翻開察視，夾層裏藏了精鋼打造的薄片，魚鱗般連着，製作得頗爲精巧；他再把軟甲翻起，是一件護胸，只有前幅，裏着兩脅連到臍下，那些鋼片較靴裏的大，但穿起來不會覺得重累，而且舒捲如意。他看後點了點頭，下人正把早餐搬進室來，兩人略爲進食，尹青便道：「司馬兄，小弟今天不打算和你一道出場去了，我要混在台下，嚴防着有人施用暗計。」司馬瀛道：「兄弟對我這樣關心，使我深爲感動，不過有千百眼兒注視當中，料閻孟雄不敢會弄狡計的。」尹青答道：「沒有這事固然是好，望兄長切不要疏忽，我知道他們這番是沒懷好意來的。」

兩人又談到閻孟雄的武技功夫，尹青說道：「閻孟雄當初在湖南練過天罡手，後來才運用到劍術上去，這一派出手十分緊湊，保護下門最爲嚴密，兄長今天可注意他的上路，有機會時施出橫截掌剁切他的寸關，這是一個取勝的竅門。」司馬瀛大笑起來道：「兄弟，你和我的心理像是一個人一般，我正想到這點，你便提出來了。昨晚我給你提醒趕製護甲後，便想到這具藏了鋼片的靴子，可以抵得劍鋒，閻孟雄注重封閉自己的下門，同時又專搶襲敵方的下門，這樣我已想得一個誘他搶空檔的法兒，他不會料到我出脚迎上的。」尹青也笑道：「這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今天看兄長把老閻挫倒，好折他日前的狂態。」

今天劍手席上，金夢彪、閻孟雄早就到來；不久甘鳳池、方人俊也到了，只有昨天甘認服輸的柳一鳴已經離開了雲台。閻孟雄手裏的劍，紮上一條紅帶，頭上也纏了紅巾，顯得十分殺氣。將近開場，司馬瀛來到主座台上，各人看到不見了西門明在一起，都感到一些詫異，閻孟雄心裏也暗在納悶，四顧台下都沒有他的影跡。

一衆神魔大概有意要司馬瀛生氣，他在客座上打起了一面小旗，紅綢上繡了一柄劍子，底下却有一張斷開的兩截金色寶劍，和司馬瀛旗上的那口五龍劍相似。當時雲台派劍友看了都感到忿忿不平，可是司馬瀛却坦然一笑，並沒動氣。鑼聲响過，司馬瀛和閻孟雄都出到比劍台，一方在那裏客套，另一方却滿面殺機。兩人循例向各方一拱手，閻孟雄的劍子立刻出鞘；司馬瀛後竄兩步，橫劍當胸，跟着說了一聲：「請！」

閻孟雄把劍空拂兩下，劈頭一勢「五雷急轟」直剁過來。司馬瀛並不迎擋，往斜裏急縱，看到來劍迅速變作搶攻下門，這時他才一劍貼去，唰一聲搭着，雙方都急翻手腕，各在變招。閻孟雄腕力沉重，想把對方的劍壓下，那知司馬瀛馬步一轉，劍肩推動，把他沉下的腕力送開。兩劍驟然分開，司馬瀛一點流星搶到他的面門，這一下快得使閻孟雄感到意外，幸他高竄及時，劍鋒在面門五寸前劃過，才曉得司馬瀛的九宮神行劍數實在厲害，只得着着留神，不敢大意。

兩人在劍場上來往攻剁，大家各展功夫，閻孟雄的劍法說得老辣陰毒，封閉嚴謹，出手多是狠攻。司馬瀛却變化精奇，令到對方無可捉摸，有時見得來勢兇惡，五龍劍便貼着卸開。看得兩邊座上的人都各屏着氣，偶然閻孟雄施出一記急攻，雲台派的人又替司馬瀛揑一把汗。左邊劍手席上的金夢彪，眼珠不時溜轉，似有所待。他看到司馬瀛一把五龍劍一連幾下直逼閻孟雄，暗暗把手放到靴套上，不料旁邊坐着的甘鳳池突然叫出一聲：「吱喲！使不得！」他嚇的一跳，偷眼一望，原來甘鳳池在替劍場上一方着急。他便道：「甘兄，你看他們那一方佔上風？」因爲這幾天來，他們之間已經認識起來了。司馬瀛本來在雲台城裏設了貴賓招待所的，可是金夢彪和閻孟雄都沒有住在那裏，另在數十里外的海州賃了客寓，剛和甘鳳池在一起，有時見了面，大家不免打個招呼。

這時甘鳳池沒有回過頭來，只是答了一聲：「還沒分得誰個强呢。」瞬眼間，

劍場上閻孟雄把「天罡手」施出，劍鋒似天花亂墜。那邊司馬瀛撒出九十度的扇形光影，抵着來劍响了一陣噹噹的震盪音浪。一剎過後，司馬瀛反攻了，配着九宮步法的變化，忽左忽右，劍影迴旋，逼得老閻步步退近金夢彪看台方面來。甘鳳池看到金夢彪的手又要探到靴筒上去了，忙把他的臂膀一扯說道：「金兄，我的眼給金光射得眩了，你覺得嗎？」金夢彪不答，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甘鳳池並沒回頭過來，雙眼只視着場上的惡鬥。

金夢彪忍不住氣，便道：「甘兄，我下台去找個地方小解。」鳳池道：「勝負要分了，這時候你怎麼卻走開！」金夢彪沒有理睬到他，逕自下台去了。

司馬瀛已經和閻孟雄一分一合，足有三四十回了。日影漸斜，五龍劍在陽光下一閃一閃地亮出強烈的光綫，閻孟雄心裏焦急起來，又支持了幾合，還沒見金夢彪動手。他只有施出一勢險攻，身子向前傾去，一劍扎到司馬瀛的咽喉，眼看司馬瀛提劍上撩，喜他已中了自己的計。手腕急的一下回戳，閃電般轉到下門，那知忽然拍的一聲響，給司馬瀛一脚把劍踢開。這電光火石間，又見眼前兩點黑影射到司馬瀛面門，看看打中，台下又冲起一度流星，很快的和黑影相撞，一齊衝落到石階上去。心裏一驚，手裏劍已給司馬瀛搭上，他拚命地集中全力，唰的向司馬瀛當胸刺去，雙劍發出「雪」的一聲磨擦，眼看這番沒法再躲了。誰想司馬瀛側身滑卸，劍鋒擦過胸膛，竟硬如龜甲，心知不妙。而司馬瀛已拼指削下，這一記橫截，剁在閻孟雄的寸關部位，痛澈心窩。差不多是同一瞬間，司馬瀛的五龍劍在他頂上一晃，一股風刮過，手掌不由得卸開，劍即墜下，原來他紮在頭上的紅巾也給割去了。



尹青已看出來的是納蘭明珠。

在歡聲雷動當中，他一看地上，兩枚黃蜂一般大小的狠毛鏢已落在一旁，還有兩枚銀色的鐵丸子混在一起，心裏明白金夢彪打出來的狠毛鏢給別人用鐵丸子打落了，羞愧交集。看司馬瀛時，正在抱拳向各方還禮，回答各劍士的歡呼。他心裏惡念頓生，一手把剛才墜落的劍抓起，飛步直刺司馬瀛後心。勢若渴驥奔泉，又如流星趕月，正是險象環生，變生俄頃。兩邊台上的人，看到的都不期然地一齊驚叫出聲，可是在這一瞬眼間，司馬瀛還沒察覺。

說時遲，正當閻孟雄的劍將到的一忽，旁邊竄出一人，疾如箭矢，比閻孟雄快了一綫。只見那人衣帶一揚，把劍子捲去；跟着落地時打出「蛾眉腿」，去勢如一彎新月，這一掃竟把閻孟雄向後仰跌，仆開丈外。這時場外千百對眼兒才看出是西門明，怪不得剛才動作快得連看也沒法看出，就算在場的一些武技高手，也深深佩服他的本領。

閻孟雄蹌踉地爬起，雙目發赤，瞪着西門明暗暗切齒。司馬瀛轉過身來，對他說道：「閻老兄，你犯了比劍規章，小弟看在貝勒爺面上，不願和你計較。你願意的隨便住上幾天，若在我司馬瀛的地面，有人動你一根毫毛的，也歸小弟負責。」閻孟雄聽了這番話，本來應該感謝人家的氣量，奈何他還是毫不識趣，氣冲冲地說道：「噢！我算犯了你們的規章，難道你穿上護甲和鐵靴子就算合法嗎？」司馬瀛大聲應道：「閻老兄，這次場規只不許發射暗器罷了，並沒有禁止出場劍手穿上護胸的，請閣下不要信口開河，惹得武林朋友竊笑。」

他們正在場上鬧起口角，金夢彪突然走上來，尹青怕他們有什麼詭計，忙上前護着司馬瀛，金夢彪指着地上那些暗器道：「請問司馬台主，這些暗器是誰個打出來的？我想是閣下派人伏着，要傷害閻大哥的罷。」這把司馬瀛氣得面上變色，正待反駁。尹青已指着金夢彪，雙目如電，朗聲罵道：「老金，你不提便罷了，如果你要自討沒趣的話，我把你的靴筒子搜一下，教你當場丟了面子！」金夢彪聽了，果然噤若寒蟬，回頭對閻孟雄道：「我們走罷，人家恃衆相欺，多說也是杜然。」說了和閻孟雄一起下台。走了幾步，忽又停步回頭，想替閻孟雄把劍取回。尹青飛步上前，把脚一挑，那劍隨即飛起，落在兩人跟前，閻孟雄一手接回，逕自下台去了。

這一場驚險的場面，司馬瀛總算渡過了，他得到尹青出面支持，那個一炁神魔閻孟雄對尹青似乎特別畏懼似的。司馬瀛把地上的暗器拾起，再向台前各派劍士還禮，便和尹青返回劍友樓。他問尹青道：「好兄弟，你怎麼看出金夢彪和老閻一道來計算我？這次他們竟吹出狠毛毒鏢來，差些給他算倒。」尹青答道：「那鬼旋風就是精於這門暗器的，當日陸鶩叟用這毒鏢，已是害人不少，江湖人又叫作『風鏢』，這只是一管釘子大小，蘸了毒液，鏢尾嵌上狠毛，發射時放在一根竹管裏，憑丹田氣吹出；不要看輕了這一根小鏢，迎風射到時連皮革也可貫穿的，勁力相當厲害，不過逆風時就射得不遠。剛才金夢彪把袖子詐作拂面，却把一根筆管大小的鏢筒放進口裏，他的一舉一動，我全看清楚。」司馬瀛歎道：「你一手飛丸打得這麼

好，沒你替我防備時，怕我的五龍劍也會卸不開呢。」尹青本來也曉得五龍劍的金光有一種放射性，遇到暗器時會把射程攝歪，不致會受害。但那時司馬瀛在台上正施展一記橫截掌，如果慢了一忽兒便會挫不倒閻孟雄，因此要打出飛丸幫助一臂。

司馬瀛又提到明日最後一場比劍的事，還道：「甘鳳池也是少林高手，那天他在莊裏初賽時，我看他的出手，有多少像你的家數；爲何兄弟會不認得？」尹青答道：「兄長既然曉得他是少林派出身，難道不知道他是陳四的門婿？他從來未拜過白雲居士的門，那麼，小弟又怎會相識？」司馬瀛笑道：「我一時胡塗了，兄弟不要見怪。我看甘鳳池的人品，比起閻孟雄和金夢彪，簡直是艮莠之分，所以明日我也不甚担心，就算他不相讓時，我就給他搶一點上風，藉此結交個武林朋友。」尹青故作驚奇道：「兄長說的可是眞話，爲什麼要讓他？」司馬瀛應道：「兄弟，你還不了解我的性子嗎？我平生吃軟不吃硬的，甘鳳池謙虛有禮，充分表現出一個江湖豪傑的本色。我認爲用一柄五龍劍去換來一個生死交的好朋友，豈不值得？何況我有了五龍劍，天下武林人都說我不過憑劍幫助，徒負虛名，這些流言我實在聽得生氣了。」尹青估不到司馬瀛竟是一個胸襟如海的漢子，他的一番說話，充分反映出他愛才若渴和崇拜英雄的心理，比起自己這次懷着了自私的念頭到來，不覺暗稱慚愧。

且說尹青睡在床上，想起了曾約過甘鳳池今晚到來再換取五龍劍的，剛才聽到了司馬瀛一番說話，心裏交戰着，不知應否幹下去，抑是把情形告訴甘鳳池，商量定奪。他等了好久，還沒見有聲息，室裏燭火已滅，不覺闔目睡去。

不知經過若干時候，朦朧裏聽到一下微響，突然驚醒，看到窗門虛掩，他翻身下床，推窗一望，黑暗中見到黑影一瞥，立即消失，知道甘鳳池來過了，正怪他爲什麼沒把自己驚醒。這一會兒，司馬瀛也醒了，隔着帳子問道：「兄弟，有什麼事兒？」尹青吃了一驚，幸而沒追到屋外，他把窗門關好，答道：「沒事呢，小弟睡不着，起來打開窗子吸一口冷風罷了。」說話間，樓外響了四更，司馬瀛也聽到關於尹青的多少來歷，以爲他怕有人會對他加害，便道：「兄弟放心，我這雲台山上，從來便沒有人敢上門來的，我們再睡一忽兒罷，天快亮了。」尹青回到榻上，心裏還念着剛才甘鳳池有沒有進來把劍換去，但又不敢再下床察覷，不久便睡着了。

這是雲台山最後一天比劍的日子，人們都要一看甘鳳池的劍法。那特甘鳳池的名兒已響遍了江南江北，武林裏有名氣的人，誰都曉得他是少林派裏的傑出劍士，得到朝元僧最後一個傳授衣砵的入室弟子。比劍場上，五天來觀衆最擠迫還是今天，千萬人頭在台下鑽動。司馬瀛到場後，照例雙方席上，都升起一面旗號來的。甘鳳池懸起一面綠旗，中間一個白底的「正」字，這旗號直到後來他開設鏢局時都沿用着，可是不久便因犯了避諱，要他改作「止」字，他一怒之下，便永遠不再設計什麼旗號，這都是後話了。

昨天給司馬瀛挫倒了的閻孟雄，和金夢彪都失了影子。尹青今天仍隨司馬瀛出場，已沒戴上面罩，他一看甘鳳池，面上卻戴了一具茶晶眼架，曉得他要遮擋五龍劍的光影，心裏不禁生疑。想道：「如果他昨天已把劍子換去，今天便不會怕那眩目的光影了，難道他昨宵來到也沒把劍換去嗎？」思潮起伏中，台上響了鐘聲，司馬瀛和甘鳳池都已出場，他們向台下四週抱拳，又互相客套過一番，大家才拔劍出鞘，氣氛揚溢着江湖正派武士的精神。

司馬瀛再三讓甘鳳池發劍，鳳池先來一勢見面出手，他把劍向右一撩，意思是告訴對方從右戳進，跟着搶前兩步，口裏一聲：「承讓了！」一劍直刺，斜斜攻向對方的右脅。司馬瀛曉得他這一劍是禮讓的出手，横劍斜擋，甘鳳池未戳到便已收回，改過一勢「迎風掃塵」，一幌便到。這一勢才是開首發攻，司馬瀛把劍一字當胸，雙方貼着，一試腕力，都感到勁度對稱，立即分開。鳳池脚下展開「喜鵲過枝」的輕縱，踴騰出擊，司馬瀛馬步堅穩，按九宮步法閃翦騰挪，劍光映日，像兩條金銀蛇在空中飛舞，看得兩旁一般劍士，目定口呆。

交手約二十回合，甘鳳池開言道：「司馬兄，不要相讓了，天下武林人都聚在此地，我們要表現出琢磨的精神，請台主儘量放手出招！」司馬瀛聽了答道：「兄長說的不錯，小弟今天就要領敎少林劍法，千載一時，就算挫在兄長手上，也沒後悔的。」兩人說了，即時各展家數，龍蛇飛舞，金刃劃空。一方是九宮神行劍數，滲進江南各派精華，一方是達摩劍的眞傳，各有獨到之處。但司馬瀛的出手，源流過於混雜，拆解起來，便不及甘鳳池的一派來源，外人難以洞悉其中演變。因爲這一派劍法，從達摩始祖傳下，每一代能把全數劍式習得的，沒有多人，還須有先天的造就，才能領悟到其中奧妙。當日年羹堯在九華台三劍分高下，像王春明那麼一流高手，也要處在下風，可見實難抵擋。

甘鳳池把「佛光三昧劍」展開，司馬瀛感到一勢比一勢來得險疾。那時兩邊看台上，坐近劍台上的人，都微微覺到甘鳳池的劍風拂面而來，像刮北風一般，曉得非常厲害。看司馬瀛時，門戶雖然封閉得仍是緊密，可是已全變守勢，沒空隙搶攻，一般劍士，都認爲這場演出平生少見。

日影西移，五龍劍發出金光，甘鳳池早有茶晶眼架護着雙目。尹青在旁看到甘鳳池的出手，有幾着是他在白雲師傳手上

，還未習過的，曉得是朝元僧特別給甘鳳池的絕技，不免含了多少嫉忌的心情。正想念間，甘鳳池的劍貼上了五龍劍，一齊擦動，沙沙聲響，一忽兒雙劍又迅速分開，甘鳳池變過一勢一勢的波浪形急攻，快速震盪，劍影來回當中，司馬瀛的劍突飛上半空，看台上一衆雲台派劍友都驚叫起來。只見甘鳳池的劍也跟着起在空中，一上一落，兩人空着臂兒，一齊認輸了。在場許多高手，都曉得這是甘鳳池的相讓，明明是司馬瀛的劍先給打脫的，後來甘鳳池才跟着把劍飛起。不過，江湖人重義氣，明知兩方愛面子，也就齊聲喝采，對兩人起了雷動的歡聲。

這一緊張而又完滿收場的幕序過後，晚上司馬瀛在劍友樓大宴賓客，筵開百席，與會的千多人，都是武林各派人物。只有閻孟雄、金夢彪、柳一鳴三人沒有到來，其餘的多數赴會。雲台一衆劍友，都喜歡地招呼各派名手和觀光的嘉賓，以盡地主之誼。司馬瀛初時要同尹青到各席上敬酒，尹青推辭道：「今天兄長身是主人，小弟跟同在一起有點不便。」司馬瀛也就不再相強，自己親到各席上輪流把盞，久久還未能歸座。

尹青趁這時候，暗中牽一下身旁的甘鳳池，他們同在一席上，還有方人俊和雲台派裏幾個名手作陪。鳳池會意，尹青詐作解手，先出到廊外等候。一會，甘鳳池跟着出來，一望左右沒人才問道：「老四，你急什麼？」尹青道：「昨宵你來了，怎麼不使我知道？」鳳池應道：「你還沒發覺嗎？昨宵有人在你們樓外窺伺，給我驚走了，我以為你已曉得！」尹青吃了一驚，忙問道：「是誰？你有沒看清楚來的是什麼人？」鳳池道：「我看到了兩個影子，他們以爲我是護院的，把鏢打過來，却給我接着連射回去，倏忽便走了，因此我沒有再把劍換回來。」尹青道：「原來如此……」說話間忽然響起脚步聲，有幾個劍士走出來，鳳池忙閃開了回到樓裏。

尹青怙念着五龍劍，心想甘鳳池昨宵看到有夜行人，難道是想來盜劍的？他立刻跑上樓頭，來到司馬瀛的臥室，門前守着了兩個武士，見了尹青，都道：「西門爺怎麼這樣快回來？外間怕還未散席呢。」尹青應道：「兩位辛苦了，我返來換衣服，煩你們守着不要讓別人進來。」兩個守衞應了一聲，他們曉得主人和西門爺同室起居的，連忙打開室門讓尹青進入。尹青反手把門下了栓，一望壁上，五龍劍赫然在目，他輕輕啓開窗櫺，推窗外望，星河耿耿，將近初更天氣。他一縱出外，脚下幾起幾落，已躍到高閣脊上，攀着瓦簷，探手到腹裏去，立即抽出一柄劍來。分辨一下，認出就是他那仿造的假劍。翻身落到簷頭，倒掛着身子一擺，燕子穿簾竄回室裏，把壁上五龍劍摘下來，兩劍抽出在燈光下一比，都閃閃耀目，就是那柄上的五龍雕刻都是一樣，驟看難分眞僞，只不過那贋的發出金光，照到眼上不會眩目，其次是柄上鑲着的珠寶，也不及那柄眞劍的光彩悅目罷了。他看了一會，咬了一下口唇，立刻把贋劍掛到壁上去，捧着那柄眞的，再攀出簷頭，放在瓦簷的腹裏，四顧一片靜寂，當堂舒了一口氣。他在室裏前後不過喝一盞茶時分，開門出室，吩咐那守衞的小心看守，飛步返到席前，司馬瀛敬酒還沒回來，他復坐回席上去。這天劍友樓頭杯觥交錯，賓主盡歡，直到初更以後，才酒闌客散。

司馬瀛豪興未已，苦苦留着甘鳳池和方人俊，回到閣樓敍話，吩咐下人再設酒食，邀尹青一起相陪，四個人酌酒談心。司馬瀛對甘鳳池日間在台上相讓，自是心裏感激，有意把五龍劍奉贈，結成武林至交，只是碍着尹青面前，一時不好意思出口。那方人俊也是年少英俊，司馬瀛對他也深爲敬重，認爲將來定可以造成一個一流的劍手，因此留下來和甘鳳池一道聚首。四人在閣上談笑風生，尹青磊落英爽，甘鳳池穩重謙虛，和司馬瀛的豁達大度，互說平生快事，大家一杯一杯的落肚，愈談愈是投契。

天交三鼓，四人都微有醉意，司馬瀛向甘鳳池方人俊道：「兩兄不防開懷暢飲，小弟已給兄等預備了臥榻，如不嫌屈駕，我們今宵醉倒爲止。」原來司馬瀛這次築了比劍台，雖然經過了一些波瀾，可是總算五天交過了天下的一流劍手，武林人傳開去，聲名自是十倍，所以內心暢快。當下甘鳳池和方人俊見他留宿，都向他稱謝。

四人又把盞一會，司馬瀛覺得腹裏水份充盈，要進內去解手，起身對三人說聲「請便」，正待下樓。方人俊也道：「小弟也要找個地方鬆洩一下，才能再飲了。」司馬瀛回過頭來道：「方兄，請隨我一道兒去罷。」兩人下樓，出到院裏，那處牆外便是司馬瀛臥室的樓頭。司馬瀛引方人俊來到芭蕉樹下，兩人小解過了，驟覺通身輕快。正想進屋，突見月光照射下，人影在地上一瞥掠過，快如夜鷹，可是鷹子沒有這麼大的影子。他和方人俊都驚覺了，仰首一望，司馬瀛看到他的臥室窗門掩開一扇，便細聲對方人俊道：「上面似有人掩進樓裏。」方人俊也道：「剛才一股風吹過，也是夜行人的動靜呢。」說了，已見司馬瀛縱身攀上圍牆，牆外是樓前一處大天階，栽了樹木。

方人俊跟着也上來了，一齊伏下。樓頭微聞悉索聲響，窗門打開，兩個蒙了面的夜行人飛身向他們站處躍下來，其中一個背上還插了一柄閃光的劍，正是五龍劍。司馬瀛怒氣上沖，不覺大喝一聲全身衝起。那兩個夜行人見牆頭有人截着，中途翻腰，轉身落到階上。司馬瀛和方人俊如箭般躍下，想撲前去把他們抓着。那料這兩個賊徒飈的拉出劍子來，迎着兩人橫掃一下，司馬瀛和方人俊手裏都是空着的，只有騰縱閃開，賊徒乘時飛身上牆，司馬瀛待要趕去，眼前光影一黑，曉得暗器射來，忙的低頭避過，背後方人俊「哎喲」一聲，給打去了頭巾。司馬瀛吃了一驚，以爲方人俊受鏢傷了，回身掩護，牆頭兩條黑影一瞬已失去了踪跡。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前後不過幾句說話的一刹間罷了。這時隔院又有兩人鷹隼般的疾下，行前的還亮出劍子，身形迅捷，原來是尹青和甘鳳池。他們在閣上飲酒，聽到傳來一聲叱喝，就是剛才司馬瀛對賊人的喊聲，尹青省悟起甘鳳池說過，昨

宵有夜行人到來窺伺，因此跟踪到來。司馬瀛道：「賊徒走了！」尹青忙問：「是怎麼一回事？」方人俊把剛才經過說出，還道：「如果司馬兄剛才沒有一喝，賊徒便會向我們跟前落下，眞是可惜！」司馬瀛有點追悔地道：「是我當時忘形了，他們已把我的劍子盜走！」各人都是一愕。

尹青把暗器拿起一看，是手指大小的鋼釘鏢，用竹筒配上彈簧，藏在袖子裏發射的。便道：「如果我們來早一步，賊人定走不了。」司馬瀛嘆了一聲。家人都已亮起火把走出來，園裏發現了兩個守衞的人給縛在一角，堵塞了口。尹青對司馬瀛道：「待我出外察看一下賊人的踪跡。」一竄上了牆頭，外面是台下草坡。一忽便見尹青回來，說道：「司馬兄，幸而你沒有追到外間去，我發現了另有幾處足印，賊人定不止兩個的。」

紛擾過了一陣，司馬瀛引各人進室，牆上的五龍劍已失去了。司馬瀛忿忿的說道：「這一趟他們敢來刮我的眉兒，倘給我査出誰個這樣不够朋友，定要給他一點顏色。」甘鳳池、方人俊和一些住在劍友樓的同門，都一齊勸慰着他，尹青心裏却暗中慶幸，好在剛才先賊人一着把眞劍藏到別處去，不致給他們弄上手，可是他想下去時，這事決不能令司馬瀛知道。各人散去後，室裏只剩尹青，甘鳳池、方人俊三人。司馬瀛道：「我看這事多少和閻孟雄這廝有關，今天也沒見他和金夢彪到劍場來，未知幾位兄長認為我猜對的嗎？」甘鳳池本待要把昨夜裏見到有人窺伺的事訹出，但尹青打着眼色，似在教他不要訹出。只得改口答道：「閻孟雄和金夢彪都住在海州一家客寓裏，前兩天巳見他們鬼鬼祟祟的，小弟明天到海州去，給兄長釘他們一下梢子。」司馬瀛聽了便道：「這事本不敢煩勞兄長的，不過小弟也想得個明白，只是兄長一個人前去似有點冒險吧了。」說了望着了尹青，似乎看他有什麼意見。

尹青明白司馬瀛想他前去走一遭，忙道：「司馬兄如要小弟和甘兄一道前去，雖赴湯蹈火也是不辭的。」司馬瀛喜道：「有兄弟前去，我便放心了。」大家見有個解決，便各自歸寢。

鐵夜叉血戰龍王廟

天才破曉，宿露未乾，雲台通到海州的大路上，有兩騎人揮鞭向北直馳。

這兩人年紀都未過三十歲，背了長劍，眉宇間英風爽颯，一望而知是身懷上乘武技的人。

這兩人就是大俠甘鳳池和尹青，自從昨夜裏，司馬瀛在酒闌人散後，發覺五龍劍被武林高手前來盜去，他和尹青，甘鳳池推測，這晚恰巧「一炁神魔閻孟雄」和「鬼旋風金夢彪」都沒有到來赴宴，而這兩人曾經在比劍當中受挫的，可能含恨在心，盜劍的人或者就是他們。尹青和甘鳳池給司馬瀛的義氣所感動，答應跟踪閻孟雄，這時尹青的心裏，正在欣幸昨宵早一步把寶劍收藏起來，如今取去的無非是自己放到壁上去的贋品，不過，這秘密只有自己知道，司馬瀛和甘鳳池都還蒙在鼓裏的，究竟應否把眞相告訴給甘鳳池，他正在盤算着。

甘鳳池忽然回過頭來問道：「四弟，你看昨宵來的會是閻孟雄那廝嗎？」尹青應道：「我看不會單是盜劍那麼簡單，還担心他們這番到來，另有作用，你琥想閻孟雄是皇太子府裏一級侍衞，那金夢彪也給八貝勒收買了，早就當了宮廷鷹犬，這番竟會不約而同地到雲台來，恐防內裏還有別的動機呢？」

甘鳳池見他對京裏情形還比自己熟識，雖然往日自己也在北京住過些時，天天在路上碰到各王府的武士，但還沒尹青這樣的清楚，當下問道：「老四，我們一會到了海州城，是否就逕到客寓裏找老閻算帳呢？」

尹青笑道：「大哥，你又來了，如果劍子既是他們盜去的，難道這時還會等着我們去找他嗎？」

兩騎駿馬一會便到了海州城，這處是近着東海的一個大城鎭，所以往日又名叫東海，臨洪口就在海州城北，甘鳳池先日在客寓裏見過閻孟雄，兩人進了城門，找到一間酒樓拴了馬匹，甘鳳池知道尹青不想露面，他獨個兒到客寓去探問閻孟雄行踪，那店小二認得幾天前他是店裏的客人，便回道：「老爺要問那兩個到雲台比劍的客人嗎？他們今早一早就已經離開這裏了。」

甘鳳池有點失望，剛要再問時，店門外走進一個人，打扮像個脚夫模樣，那人挿口說道：「老爺，小的今早和那兩位官人搬運行李，他們僱車子到臨洪口龍王廟去的！」

甘鳳池看了他一眼，問道：「老鄉，你說的可眞，那兩個客人怎麼會到龍王廟去呢？」脚夫有點生氣似的，轉身便走，口裏却喃喃的道：「我是好心告訴他的，反給疑惑我有什麼壞心腸，誰曉得人家幹麼的要到龍王廟去呢？」鳳池在後聽得清楚，想來脚夫說的話不會有什麼作用。

他返到酒樓來，對青尹說出了消息，尹青道：「龍王廟就在海州城外臨洪口，我們前往走一趟，看看再算，料那姓閻的碰着了我們，也不敢就發作的罷。」兩人草草吃過飯，又復上馬登程，這時候店門外已伏了幾個人，探頭探腦的一忽兒便走開了，可是尹青兩人一時還沒有覺着。

原來臨洪口就在東海灣頭，海外風浪滔天，這裏是漁船寄碇的所在，灣頭有一面崖石矗立海濱，漁民就在石上建了一所龍王廟，還築起一道堤壩接連到岸上，那廟宇築成殿閣巍峨，莊嚴氣勢，廟裏進香火的有幾個老道人，平日廟裏香火也很旺盛，尹青和甘鳳池到了灣頭，一望石堤兩旁寄泊着兩列漁船，遠遠看到龍王廟前拴着兩匹白馬，甘鳳池便道：「那脚夫說的怕不會是假的，這兩頭牲口表示有人進了廟，我們且看個究竟。」尹青想了一想應道：「閻孟雄那廝會不會賺我們呢？這地方沒有別個路口走的。」鳳池向來本是小心的，但這時却道：「老四太把他們看起了，諒閻孟雄和金夢彪，單是我一個人就可應付，難道怕會給他們算到嗎？」

他們說時不覺已先走完了提壩，看看沒有拴馬的地方，甘鳳池拿兩條馬韁打了

結，壓在一塊大石下。他站起身來，眼底看到有幾個人從廟裏走出，戴了竹帽子，罩到眉頭，看來像是漁民。尹青也正在注視着，鳳池便道：「我們進去罷！」兩人踏進廟門，尹青突然一扯鳳池的衣角說道：「大哥，我看有點不對！剛才那幾個人皮膚沒有晒黑，不像是打漁的。」鳳池急忙問道：「怎麼？他們是……」還未說罷，尹青已轉身後退。廟裏兩廂立刻躍出幾個捕快，手裏都提着大刀，一聲口哨，廟門立刻關上，原來外間早已伏下了無數官兵。

那時尹青和甘鳳池一躍到了殿上，忽又隆然一聲，神案立刻向兩人推翻過來，案下倏的躍出二個蒙面人，長劍劈空，颼的蕩到面前，尹青兩人迅速左右竄開，連隨拔劍，神案翻到殿外，反阻着了剛才躍出的捕快。

殿前劍光亮起，尹青、甘鳳池已和蒙面人的劍接上，他們兩人長劍連揮，捕快、官兵瞬已上前圍攏，劍戟紛紛搠到，喊聲喧天，口裏叫着：「奉旨拿捕欽犯尹青。」尹青當堂氣往上衝，回身颼颼幾劍，正是「虹影掠地」，「移斗換星」，這幾勢閃電般捲掃，那些捕快官兵怎能抵擋得住？一時劍戟被打到半空，有些官兵還給削去了手足，兩個蒙面人見他勢如猛虎下山，其中一個後縱兩步，連喊兩聲「放箭！」殿外廊廡之上，兩邊露出弓弩手，都向着尹青放射，弩矢飛蝗般射進殿來，尹青早已一勢「旱地拔葱」，就地冲起，站到大鐘架上。甘鳳池見那喊出放箭的蒙面人，使出劍路似曾見過，猛憶起這人身形劍法都像是閻孟雄，他立刻一劍直取，喝道：「閻孟雄，你打算這樣就使人認不到嗎？看劍！」那人把劍用力貼上，運出勁來，翦着甘鳳池的劍托，應道：「老甘，這不關你的事，不要披上簑衣來救火，你要走時，老爺便放你出去。」甘鳳池大怒，縱起又劈一劍，對方這番施出「朝天一笏」，只聽噹一聲響，火花四濺，甘鳳池的劍已剜去一個大缺口，那蒙面人翻手一劍：「彗星過位」，直點到鳳池面前，來勢有若渴驥奔泉，剛在這時，殿外一簇箭矢襲來，險象環生。本來甘鳳池一路少林劍法，向稱無敵，可是這時處在劣勢之下，殿裏四圍受阻，不好施展，面前捕快包圍，手裏的又不是寶劍，只有用劍擋着弩箭，左手攫出一掌，奪取來劍，這是一着險招，倘若攫不到敵人手腕時，很容易先遭到劍鋒劃着。

正在那時，眼前一縷白光，直奔蒙面人的面門，敵人受到突襲，中途拖劍回擋，解去鳳池一勢險着。原來尹青站在鐘架上，給另一個敵人纏着厮殺，他見鳳池在殿上處了下風，立刻把飛丸打出，乘着敵人劍勢緩下，復縱身來到甘鳳池身旁，兩人背對着迎擊官兵，這時兩邊偏殿又衝出無數刀斧手，如潮水一樣湧上殿來，尹青見形勢不對，用臂一碰甘鳳池，兩人同時縱起，就在官兵頭上越過，落到階上，那裏的刀斧手正踏步衝到，劍光掃下，面前十幾個已紛紛倒栽地上，擋住了後來的人，甘鳳池已殺開一條人巷，到了廟門，他運出了鐵沙掌勁，力劈大門，只聽「澌勒」一聲響，鐵軸折斷，那扇楠木廟門也跟着倒下，鳳池出脚迎勢掃向身後，壓在追近來的官兵頭上，擋了一刻，尹青早已竄出門外，鳳池隨後。

那知廟前石堆上，也包圍着幾百守備營的官兵，刀戟林立，兩人一望大堤上，伏着兩重射手，還阻着了木馬沙囊，適才一些泊近堤邊的漁船，都已駛開了，知道來路已遭封閉，就算衝殺出去，料難越過幾重佈防！在這一剎那間，廟裏兩個蒙面人已領着捕快官兵如風追來，白日底下細視，那兩個蒙面人雖然掩着了半面，也可分辨得出他們就是閻孟雄和金夢彪。尹青不禁火氣上衝，罵道：「你兩個狗才，竟敢把我出賣！」回身一劍，弧光亮出，這番地方空敞，不像殿裏碍手碍脚，閻孟雄走在前頭，迎上尹青一劍，立刻覺得劍鋒一股盪力，力透過來，當堂打一寒噤，眼看尹青再來一劍，他便要接不住的了。

人潮捲到，甘鳳池拚力擋殺，忽然出現了幾個玄衣武士，身形一幌已到面前，知是勁敵，那些人衣襟上都有一個標記，兩個使紅纓槍的和兩個使雙刀的，連踊帶竄，兩根紅纓槍像兩條蛟龍出水，直扎尹青，另兩個使刀的分左右夾擊甘鳳池，刀風劈空，來勢奔騰，鳳池正在步步緊逼金夢彪，突然加進兩支生力軍，心想：「這番怕逃不出陷阱了！」只有抖起精神，把缺口劍當短兵器運用，點戳敵人的穴道，一邊夾着擒拿掌，看準空檔奪取對方兵器，這樣厮纏苦戰，又打了二三十合。

那邊尹青一看來人，已知道那使紅纓槍的人是金槍子白鵬，往日在宮廷裏當過一等侍衞，如今轉在八貝勒府裏和金夢彪一起，訓練武士，那隨同使纓槍的料也是八貝勒府裏派來的高手，愈是氣怒。他的一口劍子，運起來密不透風，包裹全身，擋住三個高手，心裏便想逃走的法兒，可是眼看一條大堤，官兵如蟻，三面都是大海，自己和甘鳳池都不習水性，怎衝得出去。

不說兩人暗地焦急，那時海州守備馬升，乘着白馬把守着大堤，身旁還有兩名宮廷武士協同攔截，料想這樣困着尹青和甘鳳池，門下去定然會疲於奔命的，他正在得意之間，耳裏聽到部下士卒嘩然驚擾起來，連隨舉目一望，海面波濤洶湧，來了十幾條桅船，如箭般向廟前駛過來，不禁暗吃一驚，部下官佐已走來禀告道：「馬大人，海盜來了！」馬升忙喝道：「幹麼的大驚小怪？海盜明知官兵在此，怎敢前來，你們快去探個清楚。」

桅船愈來愈近，守堤的官兵更見騷動，剛才官佐又走來報道：「大人，這番不妙，盜船是鐵夜叉閻六婆的旗號。」此語一出，馬守備在鞍上身子顫震得幾乎墮馬，原來鐵夜叉閻六婆是東海著名的海盜，數十年來殺人不眨眼，以前在渤海灣至臨洪口一帶，都是她的出沒地方，基地設在長山島，她手下盜衆數千人，桅船百艘，自從十年前，有一次給她的胞弟出賣，清廷水師設伏圍勦，鐵夜叉帶着女兒花五娘和幾十名幹部，駕着小舟衝出重圍，她使一根長鞭和九桿飛叉，兇悍無匹，水師提督賴世綱當日給她飛叉擲傷，一時失了指揮，終給她殺出了水師包圍，帶着幾十人逃到浙東去了，馬升往日在山東巡撫底下

當過游擊司，所以對閻六婆的威名很是清楚，她自那次突圍後，便匿跡銷聲，估不到十年之後，如今竟出現在自己眼前。

馬守備當下定了定神，立刻傳令放箭，向盜船密集阻擋着靠岸來，那知船上早已設了箭板，盜衆那持着護身籐盾，仍是趕急靠岸，這時閻孟雄，金夢彪，白鵬等正殺得滿頭大汗，眼見官兵像是騷動，喧聲四起，也見到一隊桅船駛近，以爲是尹青預約到來接應的，金槍手白鵬虛晃兩槍，縱出圈子，轉身奔到馬守備面前，指揮着他同來的武士制止着官兵喧叫，一時龍王廟外，雖然還在厮殺當中，所有官兵捕役都已默靜待變。

來船打着槳，一會便衝到廟前石堆，還有兩丈才靠岸，船桅上飛下一頭黑鷹似的老婆子，袖子張開如同兩翼，向着尹青等人交手之處衝落，人未下到地上，一根長鞭從手裏捲出，驟看似是騰蛟般的矯捷，蜿蜒對着閻孟雄金夢彪脚下掃出，她那另一手上，拿着一柄飛叉，叉頭是活動的，旋轉起來發出一陣金屬震盪的音響，只見她長鞭掃出後，飛叉直槊到閻孟雄面門，端的來勢如風，雌威八面。

閻孟雄和金夢彪等六個宮廷武士，究是武技高手，剛才見金槍手白鵬竄出圈外去，他們耳聽八方，早知是什麼一回事，這時都一齊急竄離地，避過老婆子的長鞭，閻孟雄把寶劍一勢分劈斜擋，撩開飛叉，定睛一望，當堂愕住，忙把面罩扯去，口裏呼道：「噢！六姊姊，是你來了，快帮我把那欽犯拿起！」

怎知老婆子不聽還可，她一見閻孟雄扯開眼罩，即時面上變色，她那醜惡的面容，頭髮捲曲，雙目凸起，鼻塌朝天，闊口子夾着兩片厚厚的黑唇，露出四隻大門牙，伸到唇外，已够人駭怕的了，這時怒火直冒，眼睛泛起紅筋，像要噴出火來，面上更陰沉得可怖，她一聲梟叫的道：「畜生！誰是你姊姊，剛才我已看出九分是你，誰料果然是你這個狗彘不吃的東西，我今天不殺你，對不起了祖宗三代！」她瘋狂地轉身又是一鞭，這番响着活的一聲，向閻孟雄下盤搭落。凡是使鞭的最難打得靈活，要有勁，要舒捲隨意，挺直時像棍子，點扎時像纓槍，捲掃時像拐子大刀，這樣才算得是上乘功夫，但難得是有勁。老婆子一根長鞭，刮着風聲，內行人便曉得勁氣貫透，倘給搭着了，就如給象鼻捲到身上一般。閻孟雄見來勢如此急劇，咬着牙齦拚力揮劍迎去，希望削斷了老婆子的鞭，那麼便容易應付了，那料劍一貼上，如觸着冰雪般堅滑，一貼便卸開，那鞭尾已捲到面門來，他一驚抽劍縱起，老婆子的鞭尾在他脚下劃過了。

尹青和甘鳳池兩人，雖還在敵着金夢彪等四人，見老婆子纏着了閻孟雄，他兩人乘時要把敵人解決，他們運劍如風，可惜甘鳳池的劍已缺了口，失去威力，因此尹青要全力抵擋，這時閻孟雄一躍來到他的身後，和老婆子在捉迷藏，祇聽閻孟雄道：「六姊姊你怎麼要對我下毒手？」老婆子用鼻子哼了一下，似乎不屑答話的樣子，但隨着也應道：「你幹得好事，以爲我不知，害得我的部下全數喪在你手裏，這種人留在世間，祇有現世報……」她的飛叉又响起來，飛身縱起，凌空向閻孟雄衝去，一根鞭還是不饒地打去，閻孟雄這時把心一橫，運起陰陽派的劍路，一連擋了幾下，感到着實吃不消，忙呼金夢彪道：「金兄過來……」話還未說罷，手裏寶劍給老婆子飛叉點到，鞭尾同時捲下，霎時脫手飛開，還幸金夢彪飛身過來，亮劍橫切，救了他一命。

尹青見金夢彪撇開身形竄走，往救閻孟雄，他便一連急攻幾手，把三個宮廷武士刺傷一個，攖去一個的雙刀，剩下的一個回身便走，看閻孟雄時，已接了官兵抛過來一張刀，和金夢彪抵着了老婆子，尹青心想，這時不走，尚待何時，他向甘鳳池打個眼色，老婆子忽然回頭大喝：「孩子們，快上岸來！」原來這時岸上官兵都顧住放箭，抵擋盜衆登岸，老婆子一聲號令，海盜個個左手挽着籐牌，右手揮起大刀，仿如猛虎下山，從幾艘桅船衝上岸來，潮水般湧到，官兵立刻淹在人海裏，混戰起來，盜衆有了籐牌護身，剁得官兵七橫八豎，叫苦連天，一時四散奔逃。

馬守備和白鵬等守在大堤，想制止官兵，已無法施發號令，眼看情勢不對，也勒轉馬頭飛奔，金槍手白鵬和兩個宮廷武士，究竟有點胆識，眼看閻孟雄等受了包圍，正想上前相助，那料剛才給尹青殺走的武士已奔返來，人潮跟着也湧到。

這混亂當中，祇見人叢裏有兩個人，劍光幌動，瞬已殺到面前，一看正是尹青和甘鳳池，白鵬那會放他們逃走，立刻攔着迎上，尹青見白鵬一根紅纓槍使得虎虎風聲，心想，先給你這厮一點厲害，其餘的就好應付了。

尹青甘鳳池兩人，剛才突然受襲，又見官兵勢大，宮廷武士也出現在面前，不免有點心慌，打起來全是招擋。現在情勢一變，於是奮起神威，達魔劍運起，白鵬擅長的祇是馬上功夫，金槍對着劍子，先已吃虧幾分。不三數合，尹青貼槍直劘，白鵬連忙把槍丟開，一躍向後。隨在身旁的幾個武士也給甘鳳池擊退了，兩人見有機會，立即乘混亂之中走出了大堤。他們沿路看到官兵棄甲抛戟，給海盜追趕得如同喪家之犬，也不暇理會，趕忙闖出了大堤，奪取兩騎官兵遺下的馬匹，飛奔回雲台去了。

書中交代，那女海盜鐵夜叉閻六婆在本書裏並不陌生的，在本故事前數期裏已有提過了，那時閻六婆把九尾妖狐花自芳從水裏救出，教她武技，五年之後，花自芳回到章邱縣自己的村子裏，把所有侮辱過她的女人不分老幼一口氣殺光，直到兩口劍都剜折了才停手，這就是閻六婆傳給她的作風，那時閻六婆還是個中年婦人，相貌實在生得醜陋，她平時最恨鏡子，見到了一些能够照出影子的東西都要剜毀了。不過她雖然秉性兇殘，其實她的內心裏也具有一般人的善良，而且有着正義感，這點相反的性子，很多人或者會不相信，但從人性心理學上分析，很多學者都主張一個人有兩面不同的性格，那就是善和惡的分別，究竟是否如此，那就只有等待那些專家們去判斷了。

且說鐵夜叉閻六婆，她的出身也是個

武技世家，父親閻濟川，是少林派別宗八極陰陽派的高手，在清初時候，武林人所稱的少林派，都是指達摩傳下來的外家功夫，多數流傳到空門人手裏，不過八極陰陽派這一門功夫，在武術門戶當中也形成了幾種不同的稱謂，昔日最盛行的崑崙派掌法，變化無窮，包含着幾路掌功，像鐵沙掌、五雷掌，這都是從崑崙派演變出來的，後人統稱八極掌，也有喚做陰陽掌，一直流行在大漠南北，至於八極陰陽派另一起源，是由一個少林僧人所創，在河北山東一帶盛行着，叫作陰陽八極手，也就是陰陽劍路的功夫，學習的人很多，傳到了閻濟川，才將這派功夫彙集起來，創出陰陽劍法，總共八八六十四式，走遍八紘，招法狠毒，身形有點像螳螂派的敏捷，施展時勢若萬馬奔騰；閻濟川中年時才生了一個女兒，自小便相貌奇醜，不過閻濟川對她異常痛惜，從童年時起便教她練習武技，這個就是後來的閻六婆；往日一般人對子嗣問題都十分重視，閻濟川到了五十年紀，收養了一個同族子姪作兒子，叫閻孟雄，也一直跟他學技，這時在山東地面，閻濟川在武林裏坐上了第一張坐椅，樹大招風，平日有不少仇家，看到老閻嫉惡如仇，對陰險小人和貪官惡霸從不妥協；一方面又愛同江湖人來往，不久便給山東巡撫譚廷襄抓到了痛脚，要敲他一萬兩銀子，閻濟川一生耿介，自然掙不到這一筆欵子；於是，那譚廷襄平白加上他一個串謀海賊通同叛亂的罪名，抓了下獄。

往日專制時代，凡是和叛亂有關的罪犯，都是全家拿捕的，閻濟川本可以率同門人抵抗官兵，但他恃着自己身家清白，那所謂串通海盜，祇不過是當時有一股海盜關定六，昔日曾拜過他的門，遞過帖子，這也不過是往日的一種風氣罷了，閻濟川是山東武林裏輩數很高的人，那時關定六還是個走江湖賣技者，祇是循例遞上拜門帖子，像這樣的例子，當時稱得上武林名手的人，一生也不知要收過幾多次拜門帖子，巡撫譚廷襄受了衙裏一個捕頭「黑煞神」徐人鶴的擺佈，派了幾個名捕跟他一同前往把閻濟川抓起來。

這時候，閻六婆的小名叫大妹，巳有十八歲，閻孟雄也有十五歲了，閻濟川莊子是在濟南城外東角頭村，隨着一起的還有幾個入室弟子，都學得他的見義勇爲精神。黑煞神夜裏進到村外，犬聲吠起，巳有村人飛報閻濟川，他的門下一聽到黑煞神的名字，巳知凶多吉少，大家勸他暫時離開了村子，到別處躲避。那知閻濟川說：「老夫一生所作所爲，光明磊落，倘如匿避或是抗拒起來，那批狗官，更會說我是畏罪逃匿，抗拒官兵，你們還是各自打算要緊，不要替我担心。」

官兵捕快巳命令鄉中國勇打開村門，亮起光炬直趨閻莊。閻濟川大開莊門，端坐廳上；他的門下見事態嚴重，立刻帶着大妹和孟雄兩人，從屋後繞道奔出村外，投奔到別處去了。閻濟川後來終給黑煞神帶返撫衙關在獄裏，家產入了官，通緝在逃的兒女門徒。那個譚廷襄在當日是專和武林人作對的，他的手段也相當毒辣，令到一般武林中人都不敢將閻大妹收留，因爲官府偵緝得緊，誰個也禁不住消息洩露，連累一家。閻濟川底下幾個門徒，最後逃到了萊州，給關定六那一股海盜接去了，從此閻大妹兩兄妹便在盜船上生活着。

過了兩年，關定六得到閻大妹相助，她似乎生來就帶着劇盜的天才，而且兇狠善戰，關定六靠着她橫行遼東渤海。閻大妹外貌簡直是個女魔王，她在盜船上，時常攀登桅頂，上下如飛，那兩柄飛叉，是她打敗了朝鮮水師繳獲的，後來便和長鞭並用，原來閻濟川除了陰陽劍法之外，還有一手運用長鞭的絕技，祇傳授了女兒一人，他那一根鞭子，長達一丈二尺，是採了雪山野籐結成的，那雪籐在冰川下生長，本身白色，但經過抓出來和空氣接觸，起了氧化作用便變成黝黑，堅滑柔韌，刀劍不入，是一種介於生物和鑛物之間的雪山特產，閻濟川教識大妹一手長鞭的絕技，還將這根雪籐鞭子給她纏在身上，隨時自衛。閻大妹本來是使雙劍的，自從繳獲了一對飛叉，她便拿出一枝配合長鞭，更助長了她在武技上頭的出色。

關定六不久便和閻大妹結成了夫婦，他知道不能沒有她的帮助，如果大妹嫁給別人，他的盜魁便會落在他人手上了。閻大妹雖然貌醜，但熄了燈時，她會比任何的女人還可愛，令到關定六忘記了她的醜惡，夫妻感情也過得很愉快。

閻孟雄也漸漸長成二十歲了，他爲人陰沉機智，雖然武藝高强，但在關定六手下，有他的姊姊大妹本領比他强，沒法有出頭的機會，他常常鬱鬱不樂，又念到海盜生涯，除非受到官府的招安，否則便從來沒有一個得到善終的。關定六那股海盜每次幹過了買賣，便將賍欵交給一衆盜黨，准他們溜到岸上城鎮去快活些時。那些盜黨上了岸便和尋常人一般，閻孟雄跟着盜黨裏的小頭目，混跡秦樓楚館裏，少年好色，難免在風月塲中流連，漸漸便和芝罘灣頭的土娼子搭上，每有機會便溜到岸上和她混在一起。他是個熱中名利的漢子，看到一些衙門裏的皂吏都是揮金如土，自己相形見拙，更想起空有一手本事，長此下去無非永遠寄人籬下。那土娼也愛他少年英俊，時間久了也就知道了一些他的身世。恐怕將來給官府查出，會惹出禍事，但心裏又捨不得他。

那土娼在閻孟雄面前，幾次欠他離開了關定六，從新獨自創過一番事業，剛巧土娼有個從前的姘頭，新近充了芝罘釐金局的稽查長。「釐金」這名詞，在現代青年人眼裏自然是很陌生的，但那時是盡人皆知的一種國家稅收，也就是關稅一般性質的稅餉，不過釐金抽的是來往貨物，不一定從進出口貨徵收，這項釐金的風氣直到後來成立了海關，還維持了一個長時期，且說那釐金局稽查長的職位，是專查緝走私漏稅，也有權緝獲賊贜的，土娼認閻孟雄是她的表哥，薦給姘夫委他一份差事，稽查長聽說閻孟雄有一手武技，正合用處，立刻委他一份緝私差的職位。閻孟雄於是從關定六那裏開了小差，搖身一變，作了一個小小官兒。

閻大妹忽然不見了弟弟回船，便着衆頭領設法找尋，看是否給官裏人抓去，但却沒有踪跡，到土窰子裏去尋時，連那婊子也搬走了。關定六在海上飄忽無定，自然不能等候得太久，過了些時，也就淡忘了。

瞬又過了七八年，閻濟川巳死在牢裏，閻大妹還沒曉得，這次她惦念着父親，暗中帶了幾十個部下，偷進濟南城要刦獄，關定六苦勸她不要輕擧，無奈大妹復仇心切，卒之混進了濟南城外。夜裏她攀越村門進到東角頭村，一些父老見她突然歸來，都吃一驚，因那時她和關定六的威名，巳在綠林裏响起，官府懸賞了五千兩銀購取她們夫婦的首級。但大妹知道父親巳死，反而仰天大笑，那笑聲如猿啼梟叫，聽者毛髮皆豎。跟着她回到自己的家裏，見家產巳入了官，釘上大門，她一脚將門毀了，跪在母親靈前，欲哭無淚，同來的幾十個手下，都在村前伏着等候。當她正在屋裏憑吊的時候，村外一片火光，官兵巳到村前。原來她的相貌，雖逃過關卡的耳目，日裏巳給官裏的人看到，祇是人少不敢下手！這時濟南的捕頭巳換了人，各捕快還沒曉得閻大妹的厲害，火光裏但見村門開處，衝出一頭混身黑衣的魔鬼，一根長鞭打着圈子，瞬巳奔到官兵面前，那鞭子倏起倏落，當堂人仰馬翻，跟在她後面的幾十個手下，斬瓜切菜一般殺得官兵沒命奔逃，火把盡丟，一片漆黑。到了驚魂稍定，閻大妹巳逃得無影無踪了。

鐵夜叉衝出了官兵的包圍，匆忙奔逃，幸而出了濟南城北，便是黃河渡口，這地方叫濼口，河面一望無際，關定六早巳派了快船在那裏等候，當他率領了幾十名手下來到灘頭，石堆後突然竄出一人，衣服襤褸，鬚髮不整，鐵夜叉恃着武術高强，見來的祇是一人，並不驚懼。那人倒身下拜，鐵夜叉定眼一看，怎知竟是久別十多年的弟弟閻孟雄，眞是悲喜交集。她忙的一手將孟雄挽起，邊說道：「弟弟，料不到在這裏復見到你，也不枉你姐此番一行，快跟我上船來，慢慢再說話。」她拉住閻孟雄一口氣奔到船上，船旁盜黨裏的水手，廿枝槳齊齊蕩起，船如飛箭，向黃河口順流駛去。

閻孟雄早巳編造了一篇鬼語，說在芝罘給官兵抓去，充配到河南充苦工，修補黃河，還幸伺機逃出後，乞食回到山東，天天在黃河兩岸徘徊，估不到果然有相逢一日。鐵夜叉是個鐵硬心腸的女人，也給他賺得一眶熱淚，誓要探得當日陷害她父親的仇人黑煞神徐人鶴，手刃報仇，盜魁關定六見孟雄逃得了性命，便給他當一個頭領，帶領幾艘桅船在東海游弋。

誰料關定六這次正是引狼入室，他們夫婦千萬也料不到閻孟雄是官府裏的奸細。原來閻孟雄在釐金局不上兩年便升了稽查長，調到開封，破獲很多案子，不久又轉到開封府當了捕頭，巡撫很倚重他。剛巧巡撫調京任職，當了刑部侍郎，閻孟雄隨着也升了官，做起游擊都司來了，幾年間在刑部裏辦差，這職務就是今日的特務頭子，不過辦差也有幾種任務，他主管的是水陸盜匪那一門，直接受刑部大臣的指揮，這次京裏收到了沿海奏章，責令刑部密諭各地巡案，務把關定六那股海盜消滅。閻孟雄决心出賣她的姐姐，圖取功名富貴，他化裝潛返山東，一面暗中和臬司衙門的捕快連絡，實行幹他的內應工作。

關定六那時巳有大桅船百艘，盜衆數千人，由鐵夜叉指揮，大寨設在長山島。閻孟雄率領的一隊盜船也有七八艘，每天由他帶領着在海上游弋，鐵夜叉手下有一個寸步不離的乾女兒花自芳，這個混名九尾妖狐的女子，就是八年前鐵夜叉從山東章邱縣救回來的少婦，現時學了一身武藝，巳做了她的助手。閻孟雄因離開了姐姐多年，沒有知道這一回事，他見花自芳生得花容月貌，又動了色心，幾次向花自芳挑逗，都遭到了白眼，花自芳怪閻孟雄行爲卑汚，把這事告訴了鐵夜叉，但鐵夜叉祇吩咐她以後不要再和孟雄接近便了。

半年後，閻孟雄出海回來，報告說探得一帮南下的貨船，明早便會經過島外。鐵夜叉據報，立刻和關定六分頭準備，打算天亮以前便出海刦掠！花自芳對鐵夜叉說道：「娘親，孟雄舅舅回報的消息，還須派船再探清楚，這時正吹着大北風，我們迎上去要遇到逆風，有點不利，萬一來船有備時，我們就會佔着下風哩。」

鐵夜叉應道：「我們這幾個月來，巳沒幹過一宗好的買賣了，再過些時，孩兒們就要吃北風，難道看着魚兒進網也不下手嗎？」花自芳又道：「娘親旣不再派人打探，明兒讓女兒領一小隊船押後罷！」鐵夜叉不知道花自芳的心理，還以爲她有點胆怯，當下便答應了她，撥出十二艘大船由她指揮着，隨後接應。

那天風浪很大，天色微明，果然海上來了一隊大帆船，約有三十多艘，面前的十數艘一字兒排開，順風駛過來。關定六下令，所有盜船分兩列緩緩前進，又吩咐閻孟雄率領那裝有火炮的十艘盜船作先頭部隊，發炮逼令來船停航。

兩隊船漸漸接近，還不見閻孟雄指揮先行的盜船發炮，關定六和鐵夜叉都在奇詫，來船巳左右分開，包抄過來。順着北風，瞬巳駛近。突然一聲炮响，來船左右一齊發炮轟擊，這時鐵夜叉才看到來船上盡是官軍水師。

她喊聲「中計！」立刻下令轉舵，詎料閻孟雄所率領的一隊盜船，在前頭突然起火，十艘船都燒着了，風帆折落，順着風向大隊盜船飄流過來，火隨風勢，瞬巳飄到，當堂插進幾十艘盜船當中，紛紛着火，這時鐵夜叉所率的盜船，祇得幾艘裝上了火炮的，禁不住水師船炮火的猛烈，從兩側打過來，盜船欲舶近去接戰，巳是不可能。眼看盜衆紛紛撲水逃命，剛才先起火的十條船，早巳沉下，料想閻孟雄也同歸於盡了。

官軍避免將船駛近盜舟，祇是一味發炮轟擊，盜船大部起火，令到鐵夜叉無計可施，他兩夫婦正在仰天長嘆，忽見官兵的船似有一點騷動，原來後面又出現了十二艘船，正駛近了水師船，官兵的炮口原來都向着盜船發射的，料不到另一方還有盜船靠近來，一時手忙脚亂。

那十二艘來船一經靠近，船裏的盜衆立刻便執着飛繩大刀過船，如猛虎下山，即時在水師船上和官兵混戰起來。

鐵夜叉認得這十二艘正是花自芳率領殿後的盜船，不禁大喜，立刻指揮着未着火的船，向水師船衝上接應，正當那時，水面上飛駛來了幾艘長龍船，其中一艘瞬

已駛到，花自芳站在船頭，大叫：「娘親，快同乾爹下來！」鐵夜叉和關定六飛身下到小艇，衝出包圍，駛到指揮船上，其他小艇，也把浮在海面的大小頭目救起，駛回花自芳率領的船上去。

鐵夜叉到了船上，指揮着部下和水師船接戰，一面把墮海的盜黨救起，那時水師船正漸漸聚合，關定六見衆寡懸殊，忙召集混戰中的盜衆回船。水師提督賴世綱站在樓船指揮，突然一桿飛叉擲來，受傷倒下，一部船上又被盜黨縱起大火，也顧不及追擊，關定六領着殘部，順風直駛，逃返長山島。其他水師船見海盜船還有接應，見已獲得大勝，也就不敢再追。

鐵夜叉返到長山島大寨，一點檢船已燒毀了七十多艘，盜衆損失逾千人，還幸救回了一部，都全仗花自芳的功勞。鐵夜叉嫁了關定六已十多年，從未試過這樣慘敗的！她和大小頭領聚商，都覺得閻孟雄率先到的十條船，行動可疑，而且先着了火。可是鐵夜叉姊弟情深，仍有點不相信，這幾條先着火的船，逃生者祇得數十人，都說已看到閻孟雄下了小艇，衆人心裏自然十分思疑，祇是碍着鐵夜叉面前，不敢多說。

事過情遷，鐵夜叉禁不住水師屢次圍剿，率領殘部流竄浙東，重組勢力。這番她知道要設立陸上聯絡機關，便由關定六削髮扮作僧人，帶着花自芳到泰山佔據了慈慧寺，派人暗訪閻孟雄下落。她在浙東苦心經營，經過十年才重組了一股堅强的海上武力。

不久，關定六已探悉閻孟雄是在刑部裏辦差的，近年已當了皇太子的一等侍衛，正是，血海深仇，無時不想報復。可惜關定六不久就離開人世，鐵夜叉被人稱作閻六婆，十年來橫行浙東，水師沒法再奈她何。

且說鐵夜叉閻六婆自那次慘敗之後，率領殘部竄到浙東，不久，那一股海盜的頭領關定六也死了，鐵夜叉漸漸查出那次是閻孟雄聯結官兵，把她出賣，那閻孟雄已充了皇太子允礽的一等侍衛，伏處京中不出，鐵夜叉無時不思念報仇，她遣派手下，分佈京城裏做耳目，這番探出閻孟雄到雲台比劍，因此率領了部下精銳，到臨洪口上岸突襲。

一羕神魔閻孟雄夢想不到鐵夜叉會在這時候出現，當下心裏一慌，手上寶劍當堂給鐵夜叉的長鞭捲去，幸得金夢彪衝上前擋着一劍，救了他一命，可是眼看尹青和甘鳳池兩人，已乘機脫身，想追趕時，前後打匝。他一手接過部下拋來一張刀，回身力戰鐵夜叉。這時金槍手白鵬和幾個同來的宮廷武士，眼看他和金夢彪都處在下風，也奔過來助他們一臂。六個人把鐵夜叉包圍着，刀槍並舉，金刃劃空，映着斜陽，但見光影幌動，殺得像走馬燈一般的團團亂轉。

鐵夜叉敵着六個大內好手，絕無半點驚懼，她那兇狠的面上，更變成鑌鐵般的黝黑。雙目泛起紅筋，像要噴出怒火來。一根長鞭飛舞着，龍蛇亂鑽；手上鐵叉不時發出一陣鈴鈴的震響。剛才埋伏廟外的幾百官兵，早已給海盜殺得四散奔逃，只剩下幾個捕快人等，戰兢兢地躲在一角。

這樣苦鬥了二十多回合，鐵夜叉又似不耐煩了。她就地縱起，面前六個敵人防她竄出圈子，一齊仰攻，那知鐵夜叉在半空裏翻身一挺，長鞭回掃，口裏叱喝一聲：「着！」一剎那間白鵬和兩個武士手裏兵器，立刻給一股非常的速力捲脫了手，直飛到十丈開外，還有一個使槊槍的武士，閃躲不及，胸前已給飛叉貫甲而入，鮮血像噴泉的射出。閻孟雄、金夢彪，想乘着空檔刺戳，眼前驀地有物一閃，鐵夜叉連環鏢打到，嘶風颼颼，兩人急忙回劍擋掃，叮噹發響飛鏢落地，險些着了道兒。金夢彪打一寒噤，鐵夜叉的長鞭瞬已匝地捲到，急忙裏來一勢旱地拔葱，筆直衝起，但鐵夜叉的身手是何等的快，他一隻脚縱得稍緩，長鞭拖到跟着一帶，金夢彪身軀猶如斷了綫的風箏，摔跌出圈外。那邊閻孟雄迎風一刀扎去，又給飛叉噹的一聲震開，幾乎脫手。這電光火石的快速當中，六個宮廷武士只有閻孟雄還能够拚命接戰下去，然而眼看他也要跟着倒了。

鐵夜叉獰笑一聲，她的笑聲比任何的猛獸吼聲還可怕，她咭咭地道：「孟雄，你這凉血的血魔！今天就是你的忌辰。不過我不想你這樣容易就死去，我要你死得比『凌遲三百剮』還痛苦。」她一面說着，長鞭，飛叉，像是千百個影子在閻孟雄的眼前亂幌，閻孟雄已給鐵夜叉的神經戰威脅着，精神上已失了控制，手裏一張刀也不知怎樣招擋才好，平時他懷有上乘的劍技，到此際似乎無所施其技，正所謂未敗先餒，悔當日不應該把親姊姊犧牲換取高官厚祿。

他用盡方法竄走，可是鐵夜叉手裏鞭子像是銅牆鐵壁，四面包圍。金夢彪、白鵬也曾再度衝上前來相助，但鐵夜叉已緊守着門路，他們剛一當接近，鐵夜叉那根長鞭先已掃到面前，那敢輕身蹈進。眼看這時閻孟雄身上衣服，已裂開了幾十個孔，破絮蝴蝶般飛起。閻孟雄也開始發出慘叫之聲，鐵夜叉那根長鞭，翻騰上下，每次在他的臉上和頸項拖過，皮肉裂開，血涔涔下，閻孟雄的喊聲就是給打中時的喘叫。

閻孟雄遠看變成血人，鐵夜叉眞的把他如凌遲一般的磨折。只聽鐵夜叉是猛叱一聲，這番閻孟雄連刀也扔了，叫着亂竄，眞像一頭走頭無路的耗子。鐵夜叉發出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獰笑，長鞭一味打着匝，圍繞着閻孟雄，一瞥間連上衣都剝個精光，裸了上肢。鐵夜叉長鞭拖着他的脚一摔，當堂仆倒，背脊朝天，鐵夜叉舉起飛叉，迅速地在他背上劃了幾下，皮血破傷，原來飛叉在他背上劃成三個字：「×千刀」。×字是往日綠林好漢作「殺」字用，如果給寫上這個符號的人，遲早總要喪命的，現時鐵夜叉劃成「殺千刀」三個字，閻孟雄躺在地上，惟求速死。

突然一聲號角，傳來急驟的馬蹄聲。大堤上二十多騎駿馬，風馳電掣般奔來，領前的一頭白馬，紅轡金鞍，坐着一位少年武士，神韻俊秀，丰儀脫俗，瞬已衝到廟前。這時金夢彪等眼看着閻孟雄就要喪命，正待撲前去營救，這一羣人馬奔到近前，方才覺着。那少年武士馬上拔出寶劍

來，飛馬衝到鐵夜叉身旁，一劍撩開了飛叉，喝道：「閻六婆，快些住手！」鐵夜叉一看那少年武士，平生却不相識，只覺他英風爽颯，文采飛揚，勁度非凡，已曉得這人的本領比閻孟雄等高出不少。當下瞪着他說道：「你這小子是什麼人？竟敢來管老娘的事！」那武士提劍指着閻孟雄，又道：「六婆，你殺他不得！今天你將他折磨也够了，留他一條殘命，算替你的女兒花五娘造下個福罷。」鐵夜叉手裏那鞭子本已在動，一聽到花五娘幾個字，立即停手問道：「你究竟是誰？」

少年武士丹鳳目溜了一轉，應道：「六婆，我是納蘭明珠，我奉旨趕來要把閻孟雄這厮帶回去，不要再給我爲難了，識相的快離開這臨洪地面，我也不再計較你這次的掩殺官軍。」閻六婆早就聽得京裏納蘭大將軍的公子明珠，是個文武雙全的小貝勒，性情邁豪，和他的父親個性恰是相反。平日對江湖豪俠多有往還，遇有危難關頭，他常能暗裏相助，因此一般江湖人都對他敬重。

當下鐵夜叉聽納蘭明珠道出名字，面上怒容頓歛，長鞭低垂，飛叉也插回背上去，說道：「原來納蘭公子到了，怎麼不早說，老婦人要走了。」她回身戟指向扒在地上的閻孟雄說道：「算你氣數未盡，饒過你一些時，遲早你總逃不出老娘手上的。」她飛身一躍上船，邊喊道：「孩兒們，趁這風兒回去罷！」那些海盜正在奪取官兵的武器和屍體上的財物，聽了都紛紛回船。鐵夜叉站在桅頂，乘風破浪瞬已遠去。

× × ×

話分兩頭，尹青和甘鳳池衝出大堤後，奪得官兵遺下的馬匹，向前飛奔。將近雲台縣境，遠遠望見一簇人馬迎面馳來，正是司馬瀛和雲台各劍士。他們望見尹青等無恙歸來，都勒馬歡呼。尹青問道：「司馬兄，你怎麼知道了消息？」司馬瀛答道：「海州守備衙門那裏，也有本門兄弟在處當差的，這次官兵出動，又探悉兄長等去了龍王廟，他們便飛馬來報，知道定是不妙。」尹青把閻孟雄金夢彪兩人設伏的經過，和後來怎樣幸得脫險，對司馬瀛諸人說出，大家都替兩人慶幸。

司馬瀛忽道：「兩位兄弟，這次因小可的事，幾乎累兄等蹈進了奸人的陷阱。但兩兄也知道那閻六婆是什麼人嗎？」甘鳳池那時還沒曉到鐵夜叉是閻孟雄的姊姊，隨口應道：「聽說她是東海殺人不眨眼的海寇，她有一個乾女兒花自芳，前些時跟隨天池怪俠等人在江湖上鬧。這番鐵夜叉不知怎的恰在這時候攻上岸來？」司馬瀛道：「鐵夜叉是閻孟雄的姊姊呢，此番定然是找那鷹爪子算帳的。」隨就把十年前閻孟雄出賣鐵夜叉的事說出。尹青甘鳳池都道：「那麼，我們是剛巧遇上了她罷。」司馬瀛答道：「就算她沒有上岸來，我就拚了這條殘命，也不會教兄等落在鷹爪手裏的。」

他們一面說，已返到雲台山上劍友樓。司馬瀛置酒替兩人壓驚，甘鳳池拿着了酒杯，很不好意思地對司馬瀛道：「司馬兄，這番我兩人沒有替兄長追還五龍劍，於心實在有愧。」司馬瀛給他斟滿一杯，說道：「兩兄不必介懷，寶劍不過身外之物，只要兄等平安回來，小弟已感到了欣慰。何況這一口劍子，不論何時找回來，小弟已決定拿來奉贈給兄長，好踐這番比劍的諾言。」那時尹青在旁，微笑不語。甘鳳池又道：「司馬兄那裏的話，五龍劍是兄長家傳寶物，小弟何得妄取。」司馬瀛起來和甘鳳池乾了杯，才接着道：「弟意已決，不過現在說來還是廢話，但相信將來定會物歸原主的。」

司馬瀛跟着也向尹青舉杯，尹青用足微踢甘鳳池，甘鳳池還不覺。只聽尹青說道：「司馬兄，小弟有要事想和你一談，但怕這裏耳目衆多……」司馬瀛正待起來，忽然樓外一股風吹進，燈燭搖搖，窗外倏的飛進一人，身形輕若燕子，一身玄衣。大家都吃了一驚，迅速起身拔劍。那人一勢輕縱，便到了席前，口裏喊出一聲：「四表兄，是我來也！」那時司馬瀛和甘鳳池都在蓄勢以待。那人的輕功來得電火般的迅捷，尹青眼快，已看出來者是什麼人，立刻雙掌一分，阻着司馬瀛等動手，口裏邊應道：「明珠，你怎麼會來的？這裏全是好朋友。」

司馬瀛甘鳳池聽了，心裏才放寬一點，諦視那人，竟是個少年公子模樣，年紀輕輕的，相貌生得雍容華貴。尹青一把拉住那少年，介紹給司馬瀛道：「他是我表弟納蘭明珠，司馬兄諒也聽過他的名兒了，今夕難得光臨，小弟要借兄長的光，來敬明珠表弟一杯。」

司馬瀛暗吃一驚，他想：「納蘭明珠是當朝宰相的兒子，又是皇上最寵愛的人，他竟稱呼尹青做表兄，看來尹青也是個王孫貴冑，這裏耳目衆多，怎好說話。」他正在思量，那知甘鳳池也和他一樣地猜想。司馬瀛向尹青打個眼色，隨即展開笑容說道：「納蘭公子，聞名不如見面，小可得親顏色，眞是畢生之幸。爲要表示小可一點敬意，請到閣上另整杯盤，待敬一杯。」說畢，和尹青一起讓納蘭明珠到閣上去。

這時座上只有他們四人，司馬瀛把門關上，吩咐下人們不准進來。他回身向納蘭明珠把盞，一面說道：「納蘭公子，在下和尹兄是手足之親，無事不可直說，但如認爲我們在處有碍兩兄密談，便當避席。」納蘭明珠忙應道：「司馬莊主，小弟乘夜冒昧闖進，都是爲了表兄的安全，這番還須仗莊主成全，義助一臂。」司馬瀛是個豪爽磊落的英雄，自然一口答允。

納蘭明珠把眼光溜向尹青，欲語還茹的道：「四表兄，那麼我就說出來罷。」尹青歎了一口氣道：「表兄，甘兄和我是結義手足，司馬莊主也是個頂天立地的英雄漢子，他們都能够替我守秘的，你只管說罷。」

納蘭明珠便道：「四表兄，自那次我偷偷地跑到廬山上去看你，到如今已五個年頭了，上次你回到多鐸的府裏，我剛巧去了熱河。這期間，大阿哥和八阿哥等人都沒曉得你改了名，匿在廬山上去。但他們已勾結起來，養了很多死士，只是碍着你舅舅在處，還沒敢明目張胆地作出纂位的陰謀。不過自從表兄下山，在江南各地

露過面，前些時又返過北京，一些認識你的人，漸把消息傳到八阿哥的耳裏。他派了幾個宮廷裏的劍客，到各地跟踪你的行動。他們曉得你有一天回京，定會找他們算帳的。大阿哥仗着科隆多的勢力，把令箭取得，飛檄各地總兵守備，隨時拿到了表兄便作欽犯就地斬決。這次閻孟雄和金夢彪就是帶了令箭出來辦案的；我得到了這消息，急着趕出京來，臨行我在老頭兒跟前說閻孟雄這厮擅發軍令，皇上派我趕前來把他們解回去審問。誰想閻孟雄在海州已闖出了這亂子，但料不到鐵夜叉會突然到來，幾乎把他殺了，我爲着皇上諭旨要帶他回去，所以保全了他一命……」納蘭明珠還未說罷，尹青截着問道：「納蘭表弟，我和鐵夜叉素未謀面，這次是她要找閻孟雄來算帳，和我無關，表弟爲甚麼却要救他？」納蘭明珠答道：「原來不是表兄約她來的，我今天看着閻孟雄就要死在鐵夜叉的鞭下，就是怕將來消息傳到京裏，便說是表兄勾結海盜前來將他殺害的呢。」

尹青面上勃然變色，他從來很少有這樣的盛怒，他一拍桌子道：「這一班禽獸東西苦苦要來惹我，將來總有一天教他們……」他一看那面紫檀木桌子已給他拍裂了一幅，才曉得自己太衝動了，立刻停了口，沒有把下半句說出來。納蘭明珠拉他坐下，說道：「表兄不要生氣，現在老頭兒對你也轉念了，曾經幾次問及你的消息。前個月裏，多鐸元帥私下裏見過表兄後，便商量設個辦法使表兄回京，找個時機替你在皇上面前說些好話，看老頭兒已否回心轉意。」

尹青又打斷納蘭明珠的話頭，問道：「表弟，這點我都不在乎，不必替我担心。究竟表弟今晚乘夜來此，有什麼消息，還是快說個明白罷。」納蘭明珠道：「我還沒說下去呢，這次大阿哥已傳檄山東江蘇兩省總督，緝拿表兄歸案，他們有科隆多和刑部大臣的密諭，同時還派了一些宮廷好手前來協辦。怕明天我一離開這裏，那些奴才們又來興風作浪，這時候都是他們這些人的勢力當了權，那時表兄不免就要吃點眼前虧，所以我乘夜趕到來，請表兄隨我返回京去，其他的事好慢慢再商量，不要再留在這裏討厭煩哩！」

到這時候，司馬瀛和甘鳳池對尹青的身世，已明白了九分，只是事關宮闈隱秘，不便插言。他兩人見納蘭明珠苦苦敦促尹青入京一行，還說這會對他今後的行動有利，如果再在外間閒闖，很容易惹出了是非。他們都勸尹青聽從明珠的說話，入京一趟。

原來尹青自和年羹堯技成之後，便離開白雲居士下山，他兩人久已定下計劃，年羹堯先到了北京去，在多鐸元帥府裏當了近衞營的統領。上次尹青化裝晉京，是收到年羹堯的密扎，約他回去見多鐸一面。因爲多鐸是尹青的舅舅，那次見面，兩人對於朝裏勢力的分佈談得很清楚，打算一有機會，便迎尹青返京。這時尹青見納蘭明珠苦苦相勸，他暗念自己在外間已結識了不少天下英雄，羽翼已成，也須回去和年羹堯計劃一下行動。他即夜便隨納蘭明珠返到海州城外官驛，這處是欽差的駐蹕地點，同來的又有神策營兵弁，地方官不敢側目，對尹青的安全是無問題的。

尹青臨別，和甘鳳池密談了一番，他把當晚用贋劍換去了司馬瀛室裏的眞五龍劍，放在樓頭瓦鰲腹裏，閻孟雄等盜去的不過是假的，敎甘鳳池將經過情形對司馬瀛說出。甘鳳池聽了，覺得尹青所爲雖有點不對，但幸而避免了給奸人盜去，正是錯有錯着，也就連聲答應。尹青又把京裏多鐸王府的地址告知，約過見面時的暗號，鳳池一一記在心裏。

這時已過了三鼓，司馬瀛替納蘭明珠和尹青備了兩匹快馬，還想派出手下護送。納蘭明珠道：「司馬莊主，這無須勞動到貴派中人了，我和表兄在道上已够應付一切，人多同行反覺得張揚呢。」兩人下到劍友樓，司馬瀛，甘鳳池直送到山下，大家一聲珍重而別。

尹青隨納蘭明珠赴京，暫時按下不表。且說司馬瀛自尹青走後，心裏忽忽如有所失，又感到了自己似乎捲進了朝裏爭權奪利的漩渦。甘鳳池看見他悶悶不樂，便對他說：「司馬兄，尹四弟是個非常人，這點我早已看到了。如今大家都明白他是個貝勒爺身份，看今後還要替他掩飾下去，不然的話，你我兩人都可能捲進了是非的圈子裏。」司馬瀛點了點頭，甘鳳池想起了尹青臨行的話，便告訴他那眞的五龍劍並沒有失去，尹青當日覷到閻孟雄的陰謀，所以預先把眞劍藏起。司馬瀛聽到，喜出望外，心情也舒快起來，待要竄上簷頭把眞劍取下，甘鳳池止着道：「這小事待小弟去取來罷。」說了縱身樓外，一翻便到高閣上去。不够半盞茶時候，他已捧着五龍劍竄身進來，雙手遞給司馬瀛，說道：「司馬兄，現在物歸原主，應向仁兄道賀。」司馬瀛道謝一番，隨說道：「甘兄，這口寶劍早已有心奉贈，只因那晚忽然失落，未敢出口，如今就請甘兄收下！」甘鳳池還以爲他故意相試，連忙推辭道：「這是兄長家傳寶劍，小弟怎敢收受？須知小弟這番前來比劍，完全是想結交江湖朋友，望兄長切勿見疑。」司馬瀛誠懇地對着甘鳳池一揖，說道：「甘兄，在下對兄長的劍技本領和英雄氣概，深深佩服，不說當日兄長在比劍台上把我挫倒，還替我留回面子。就是沒有這一趟關係，在下能够拿這劍子結交得一個知己朋友，也是值得。苟如仁兄見嫌的話，那麼，我便此生也耿耿心懷，認爲一宗憾事了。」他再三地向甘鳳池道出心事，令到鳳池爲他的義氣感動，才肯收下來。過了兩天，司馬瀛愈覺甘鳳池人品忠誠，作事光明磊落，便要和他結成異姓骨肉，兩人在劍友樓當天盟誓，願同患難，共生死，滴血交杯。這兩個英雄後來至死也不相負，說得上是世間刎頸交中的眞誠盟友。

甘鳳池住了幾天，便別過司馬瀛回北京去。他是閒雲野鶴，並沒要緊的事待幹，因此離開了雲台，便一騎駿馬，寶劍隨身，逍遙地取道沭陽、宿遷，瀏覽淮河沿岸風光，向徐州前進。他走得很慢，正值秋涼天氣，湖蟹初肥。蘇北的大蟹是有名的，到那一帶旅行的人，在黃菊盛開的日子裏，擘蟹對酒，是件快事。鳳池平生嗜酒，蘇北也有不少相識的江湖朋友，見了

面就留下來，一住幾天，因此十天八天才走到將近八義集的官道上，剛巧宿酒未醒，司馬瀛贈他的那匹駿馬已送給了江湖朋友，他賃了一匹蹇驢兒，踱沓登程，不時在馬上打着盹兒。

官道後一陣子急劇的馬蹄音響，夾着喝叱之聲，把他驚醒。模糊地回顧，一小隊公差從後趕來，那隊人中也有些穿上了武士服的。甘鳳池在京裏日久，從襟頭上的徽記看去，便知道是皇太子府裏的武士。這些人猛揮鞭絲，風一般過去了。甘鳳池心想：「閻孟雄已給納蘭明珠押返京裏，留下這些奴才在處幹麼的？」他要趕到前頭的八義集裏歇宿，只得策着驢兒趕快一程。

走了一會，路上又見塵頭揚起，這番大隊兒人馬呼喝而來，爲首的一騎開道，吹起號角，後面幾個扛着衙名牌的走卒，朱紅的頭牌上寫的是「山東臨沂道兵備司秦」幾個金字。甘鳳池納罕着在想：「山東臨沂地方的兵備司竟要來到蘇北辦案？有點蹊蹺。」他無意一望再望，冷不防一根籐鞭迎頭打過來，有人喝道：「你這人忒大的胆子！衝着秦大人，竟不下馬！」甘鳳池的頭巾也給打脫了，頭上一陣子劇痛，後面一羣捕快已走近來抓他，原來往日專制時代，大官員出街鳴鑼喝道，帶兵官行軍就吹响號角，平民百姓要遠遠避開，停輿的停輿，下馬的下馬，如果在路上不走避，就會犯了衝撞官員的罪名。

甘鳳池本想忍住一啖氣，無奈官軍先下手，他怕身畔一口寶劍落在官軍手裏。一時氣往上衝，等那些捕役臨近，他在驢背上一記「排雲掌」，斜裏飛出，那幾個平日狐假虎威的惡奴，立刻在馬上翻到田裏去。

甘鳳池曉得其他許多親兵侍從，斷不會干休。他縱身竄到旁的一匹馬上去，颺的拔出五龍劍，黃光照耀，回馬直取那個騎了白馬戴着花翎金頂官兒，這人正是山東臨沂守備秦邦憲，他馬前四個衞士，架着雙戟，要保護大人。親臨兵勇也都箭上弦，劍出鞘。

甘鳳池未曾放馬臨近，弓箭手一齊發出箭矢，迎面飛襲。甘鳳池劍影裏身，羽箭紛紛被撥落地，這一阻延，秦邦憲已撥馬頭到田裏飛奔，田野在收割之後，一望無際，十多個親兵擁簇在後，保護着這狗官落荒而走。甘鳳池見那兵弁當中，有一個使梅花雙刀的人率衆抵擋，那厮裝束像個捕頭，鳳池揮劍向他直撲，一彎劍影像彩虹般落到他的面前，那人雙刀交叉着迎上，但如何是甘鳳池的對手，噹一聲响給鳳池削去刀身，那人手上只剩回兩個刀柄，心裏一急，隨手作暗器打向甘鳳池，雙手相隔太近，給甘鳳池在馬上閃身躲過了，猿臂輕舒，把那厮從馬上抓過來按在鞍上，五龍劍橫着一晃，喝道：「要命的快着他們停手！」這個果然不出甘鳳池所料，是海州府的捕頭陸三，他出身在山東巡撫譚延襄的幕下，學過幾路梅花刀，這次協同山東守備秦邦憲來蘇北辦案。他給甘鳳池挾在馬上，只得喝令各捕快兵弁停止。甘鳳池一手仗劍，一手緊緊抓着他，雙足一夾馬肚，飛奔衝出重圍。看剛才落荒逃命的秦邦憲那時去的已遠。

甘鳳池抓着陸三，本想脫出包圍後把他放走，後來一想：「何不問他一下這番來八義集幹什麼？」於是轉入林子裏，看看已離開官道，才把陸三摔下。跟着他也一躍下馬，用劍指着陸三問道：「你這狗才快報個名來！」

陸三幹了廿多年緝捕，這種人眉眼雕通，正是能欺人者能諂人的一類。他一看甘鳳池那樣貌，曉到不是個平常江湖盜匪，雖然給捽得筋骨腫痛，仍擺出了卑顏屈膝的態度，拱着手道：「爺爺，小的就是海州衙門裏捕頭陸三，平日和江湖朋友也過得去，這次府官派小的出來，跟山東秦大人逮捕逆犯司馬瀛，小的爲着了飯碗，不能不隨着……」陸三沒說完，甘鳳池耳裏像是轟的一聲。連隨喝道：「什麼！你們要拿的是那一個司馬瀛？快些實說。」陸三見他面色陡變，料和司馬瀛有關，即時堆着笑臉答道：「爺爺，還有誰個呢，府官要捕的就是雲台司馬瀛，昨天已飛馬解到徐州去了。」甘鳳池當堂暴怒起來，喝聲：「胡說！司馬瀛是蘇北的英雄人物，那會犯上了叛逆的罪名，你們更不是輕易地就可以拿到他的……」手裏劍子一揮，嚇的陸三跪下來像搗蒜般的猛叩頭，喊道：「爺爺饒命！小的沒有說謊，求爺爺聽下去便明白了。」

甘鳳池回心一想，把劍收回，指着陸三道：「你起來從實招說，果是眞的我便饒你。」陸三才站起來說道：「爺爺，這次是京裏快馬帶來的密諭，聽說先日海州守備馬大人奉命緝拿欽犯尹青，給他勾結了雲台山司馬瀛，暗裏約定海盜閻六婆竄上岸來，殺死了不少官兵，後來尹青逃匿在司馬瀛那裏。馬守備飛馬詳文京裏，如今皇太子親下手諭，還有科隆多將軍令牌，着海州臨沂兩地守備，無論如何要把一幫人犯拘捕，如果抗拒的話，便就地格殺……」甘鳳池焦急地聽着，又截着陸三問道：「那麼，現在司馬瀛已抓到了嗎？」陸三作成哭喪着臉應道：「不瞞爺爺，是秦大人把他賺上的，前天已抓起來，解到徐州等候着京裏來示發落。」甘鳳池又問道：「秦邦憲怎樣把他賺上的？你快說！」陸三續道：「聽說秦大人和司馬爺從前換過帖子，大家來往很密，後來秦大人跟着巡撫譚大人發了跡，才少了來往。這次秦大人不動聲色到了海州，遣人拿帖子請司馬爺到海州來，說是近來有人密告他設了比劍台，收羅江湖豪傑，圖謀不軌，秦大人說自己替他辯護過了，這番就請他前來當面解釋，好給他詳禀上憲。因此司馬爺接了帖子便立刻前來，也沒多帶隨從。那料秦大人早在官舍裏伏下了刀斧手，出其不意把他綁上，同來的兩名跟隨也給抓起來了。司馬爺沒有帶武器在身邊，也不容他有機會抵抗，口裏祇是喊寃。但秦大人早就帶同了京裏派來的皇太子跟前武士，他們都有一手好本領，那會理睬到司馬爺喊什麼？當堂打上了囚車，乘夜解到徐州。他們這樣佈置，就是怕司馬爺那一派的劍士知道消息後會到來搶人。解到徐州後，那處離海州已幾百里，又是軍事重鎮，地方上駐了八旗兵，不怕會有人前來刦牢。」

（未完）

武器科技

美國要在90年代完成的——三叉戟戰略核力量發展計劃

刀戈・譯

根據西方一些戰略軍事家的估計，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蘇聯部署在本土和隣國的分導式多彈頭洲際彈道導彈，可能達到八百二十枚，而新型的單彈頭陸基導彈，則三百八十枚左右。爲了武裝這支龐大的軍事力量，克里姆林宮還會向着部署現代化潛地彈道導彈約一千枚的目標進發的，此外，最新的「逆火」式洲際轟炸機，起碼也得具備四百架以上。這個計劃如果實現的話，蘇聯的戰略軍事力量，便是舉世無雙了。

毫無疑問，這個嚴重的現實，是越來越使美國感到不安了，事關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現有的一千零五十四枚陸基導彈，很容易就會受到蘇聯大當量，高精度的陸基導彈攻擊，這種情況一旦發生，美國的陸基導彈便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無法倖存，「B—52」遠程轟炸機早已經顯得陳舊和過時——它們是一九六二年裝備使用的，到現在已經飛行了八千多個小時，而預備替代「B—52」的新式「B—1」飛機又未投入生產；至於潛地導彈的力量又如何呢？美國的四十一艘彈道導彈潛艇艦隊（這個數字是截至一九七六年底的），到了這個時候——八十年代的中期，也該退役了，因爲大多數彈道導彈潛艇都是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七年期間開始服役的。第一批十艘彈道導彈潛艇，即五艘「華盛頓」級潛艇和五艘「艾倫」級潛艇，按原來的技術設計要求，只能服役二十年。另外三十一艘較爲先進的「拉非特」級潛艇，至多也只有二十五年的服役期，因此，進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退休」的日期便越來越近。

明顯地，美國基本奉行的陸基導彈，遠程轟炸機和潛地導彈三位一體的戰略思想，已經站不住脚。事關前「兩位」已經處於令人担心的狀態，而後「一位」也已經老態龍鍾，這對美國來說，的確有點「岌岌可危」的徵象。

不過，這是可以想像的，美蘇是世界上兩個軍事大國，誰也不會認個「低威」甘於雌伏的，何況面對蘇聯咄咄迫人的挑戰，美國勢必加强武器的力量，一些武器專家認爲，戰略轟炸機雖然處於被打擊的危險之中，但畢竟也不是那麼容易便被摧毀。不過，假如能够把發展戰略核武器的重點，迅速地轉移到改善海基導彈方面，將會事半功倍。原因用潛地導彈裝備起來的核潛艇，就是一個可以活動的核倉庫和發射場，它機動靈活，遭突襲的可能性小，生存能力強，具有強大的攻擊威力，同時，它又可以化整爲零的分佈在遠離本土的廣闊海洋裏，實施核報復打擊，使發難者遭到滅頂之災，所以彈道導彈核潛艦可以說是一種最具威懾力量的核武器。

早在七十年代初期，美國已經領悟到三位一體戰略核力量所面臨的新形勢和困難，美國國防部和海軍部已經越來越相信用裝備三叉戟導彈的「俄亥俄」級潛艇，逐步去替換那些老潛艇是當務之急。

這一「急」，一個新型的三叉戟計劃便在一九七三年萌芽了，整個計劃主要包括三部份，三叉戟潛艇計劃，三叉戟導彈計劃和三叉戟基地計劃。這就是白宮決定要在九十年代完成的三叉戟戰略核力量發展計劃了，三叉戟計劃如果能够全面實施的話，這足會使美國的戰略核力量有足够的能力針對蘇聯的基本目標，起碼人口在十萬以上的二百零四個城市中心的關鍵目標，已經置於美國的核力量範圍之內，隨時可以把它們摧毀。在發展導彈的長期較量中，白宮顯然已經找到了新的生機。

三叉戟潛艇計劃和一般潛艇計劃是截然不同的，僅就單一艘潛艇而言，它具有尺寸大，海域活動範圍廣，裝載導彈數量多，技術性能好等優點。

三叉戟潛艇長一百七十米，水面排水量爲一萬六千八百噸，水下排水量則達一萬八千七百噸，它比蘇聯已經裝備使用的最大潛艇——D級核潛艇要長四分之一多，排水量則差不多大一倍。海上巡邏時間可以長達七十天，比起現在的「華盛頓」級潛艇和「拉非特」級潛艇要長五分之一，排水量則分別增加兩倍和一倍以上。

三叉戟潛艇可攜帶二十四枚遠程戰略導彈——三叉戟導彈。「華盛頓」級潛艇和「拉非特」級潛艇只能裝備十六枚北極星A3導彈式海神C3導彈。

到一九七九年財政預算爲止，美國已經批准建造七艘三叉戟潛艇，以供一九八五年度部署使用，美國國防部一九八〇—八四財政年度，還打算再建造六艘三叉戟潛艇。這樣，到一九八二年，十三艘潛艇計劃中，至少有十一艘可以供給使用，或者進行試航。如果一切進行順利，那麼到了一九九二年，努力建造二十一艘三叉戟潛艇，同時配備五百零四具分導式多彈頭導彈發射簡直是不成問題的。美國海軍部甚至認爲建造二十九艘三叉戟潛艇也如囊中取物。

一九七四年七月，美國海軍把建造第一艘三叉戟潛艇「俄亥俄」號的合同交了給美國通用動力公司電船分公司。一九七六年四月開始動工，三年後，即一九七九年四月，已經舉行了隆重的下水典禮。與此同時，第四艘潛艇「佐治亞」號也在這家分公司架好龍骨。「俄亥俄」號潛艇於一九八〇年底前交付海軍，一九八一年八月正式服役。據美國海軍部估計，如果建造二十一艘三叉戟潛艇，大約要花費三百億美元，建造二十九艘，則至少也要四百億美元。

三叉戟潛艇不但可裝備三叉戟Ⅰ導彈

，預期還可以裝備更先進的三叉戟Ⅱ導彈。這兩種武器對美國未來國防至爲重要。

現在正在潛艇上裝備使用的北極星A3和海神C3潛地導彈的射程，只有四千六百公里左右，它們只能提供有限的活動海域。如果裝備三叉戟1導彈，它的射程可達七千四百公里，這麼一來，潛艇的活動海域，便成正比的擴大了，要是裝上三叉戟Ⅱ號，它的射程遠達一萬二千公里的，這時候，它的活動海域，便可以增加至一億四千萬平方公里以上，和裝上北極星或海神時，更加不可同日而語。

三叉戟Ⅰ導彈是一種分導式多彈頭新型導彈，每枚導彈平均帶有十個子彈頭，至少也帶六個，而多則帶十四個；再先進的三叉戟Ⅱ導彈，每枚平均帶十七個子彈頭，命中精度高，突防能力强。

一九七四年八月，洛克希德導彈與空間公司獲得了全面研製與生產首批五十二枚三叉戟Ⅰ導彈的承包合同。一九七七年五月開始正式投入生產。到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四日爲止，已經進行了十一次三叉戟Ⅰ導彈的研製性飛行試驗。頭十次試驗，對基本目的，肯定是成功的。只是第十一次的試驗的，却不幸失敗。一九七九年四月，海軍利用改裝的一艘海神號潛艇，在距離卡納維拉爾角發射場八十公里的水域裏進行了三叉戟Ⅰ導彈首次水下發射飛行試驗。這次試驗雖然也是以失敗告終，但是，已經飛行了三十秒鐘的彈體，在自毁爆炸時所產生的衝擊波，竟然使到潛艇受到很大的震動。如所週知，三叉戟Ⅰ單彈頭導彈的威力，是相當於五百萬噸T・N・T。三叉戟Ⅱ導彈，則相當於八百噸T・N・T。

一九七三年二月，美國選擇了華盛頓州的班戈，作爲三叉戟導彈核潛艇的主要基地。這是一處非常理想的海港，宜於潛艇的潛航，港闊水深，只消稍爲擴充一下，便可以容納二十艘三叉戟潛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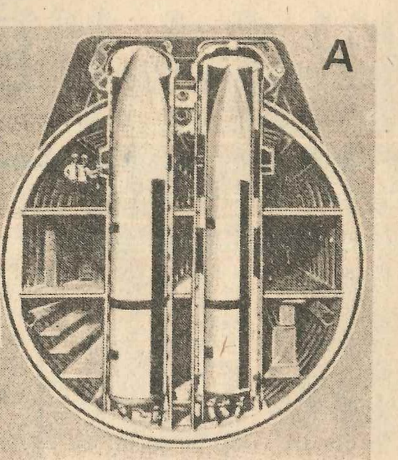
班戈三叉戟潛艇基地位於太平洋沿岸胡德海灣的東部，南北長九公里，東西闊三點五公里，總面積爲三十二平方公里。這個基地位置優越，環境優美，既有廣闊的停泊海岸，便於潛艇停泊和檢修，又有雄厚的工業基礎，而且離蘇聯可能部署反潛兵力的海域較遠。整個基地大約有三千名軍人和三千名文員，基建工程已經全部完工，可以交付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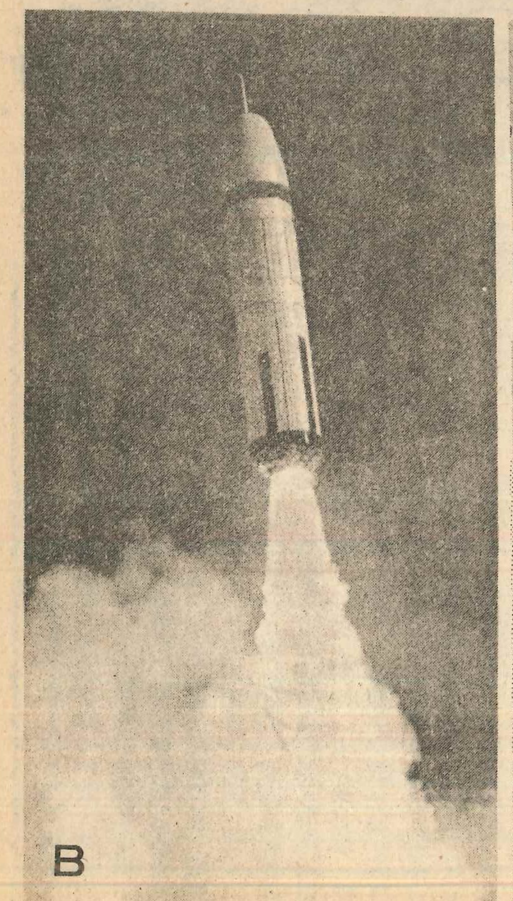
在這個基地的海岸上，一共建造了五個碼頭，兩個是一百八十九米長的裝卸碼頭；兩個是一百九十二米長的潛艇修理碼頭，另外一個則是修船碼頭。此外，在建造中的還有一個去磁停泊碼頭。

基地設有規模龐大的艇員訓練中心，建築面積達二萬七千九百平方米，該中心裝有供操作和保養核潛艇，以及導彈所需的全部訓練設備，該基地還建造了三叉戟導彈裝配間和貯存庫，三叉戟潛艇維修設施和改進車間，技術廠房和測試大樓。值得注意的是基地上還建有行政大樓，火車站，工作人員宿舍和學校。

三叉戟計劃在美國的戰略核力量中，將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因素。根據美國前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代表尼茲估計，要想戰勝蘇聯的「民防」計劃，美國必須擁有一千五百至二千枚能打擊硬目標的彈頭和三十億噸T・N・T・當量的威力，這麼說來，便只有三叉戟導彈——特別是三叉戟Ⅱ導彈才能够符合這原則了。

在美國，對戰略核武器的爭論迄未停止過，這簡直已經成爲他們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飯，在爭端中甚至提出指責。例如曾經被認爲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B—1」轟炸機，何嘗不是被指責爲「造價太高」，而遭到停止生產的厄運？另一種被五角大樓稱爲新型的MX陸基導彈的命運，相信也不會比「B—1」好多少，不少的計劃，更是陷於嚴格追究的邊緣。不過，「三叉戟計劃，却迄今還沒有人提出指責過，這是美國主要戰略武器改進計劃中唯一沒受到追究的倖存者。（完）





附圖說明

Ⓐ　三叉戟潛艇中的三叉戟導彈。

Ⓑ　一九七七年七月在坎納維雷角首次發射的「三叉戟—1」導彈。長一〇・四米，直徑一・八八米。發射前重量一四・五噸，射程七千公里。

俠義長篇小說

挑燈看劍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管照夕與申屠雷在京城話別，然後分道揚鏢。管照夕歸心似箭，策馬疾馳，到入夜時份，才抵家門。他抬頭一看，雖然景物依舊；但出來應門的差役，已是人面全非。因此管照夕不能順利地進入自己的家中。幾經折騰，驚動了岳侍衞出來，才認出是管照夕，便肅然延入。堂上二老獲知愛兒歸來，更是喜出望外。雙親、兒子三人相見之下，自有一番離情別緒訴之不盡。管照夕遂將他在外六年學藝的經過向二老報告，二老聽來，似還將信將疑，管照夕爲證實所言非虛，便當堂表演了幾手輕功，看得二老口呆目瞪。隨後命思雲、念雪兩婢照料管照夕起居，並囑照夕早睡休息。管照夕回到內室，隨即向二婢探詢心上人江雪勤的近狀，二婢均推說不知。翌日，管照夕走訪江府，獲悉江雪勤巳經遷居。是夕，管照夕束裝停當，一副夜行人打扮，按址前往，到達目的地，飛掠入內，到處尋查……

忍聽斷腸詞

無計補情天

照夕不由臉色一紅，暗想原來這房中，住的竟是一個女人，這可如何是好？我到底要不要看一看呢？

心中正在心神交戰的當兒，却聞到那一聲嘆息之後，却緊緊傳出一陣嬌語道：「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指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上……」

這首「憐薄命」的宋詞，照夕並不陌生，昔日雖曾過目，却並不十分讚賞，可是今夜，由這陌生女子口中道出，竟是如此婉轉動聽，心中浮上了一層莫名的傷感，由不住向前探了一下，想看一下這女詞人的廬山眞面。

那女子唸完了這首宋詞，又輕輕嘆息了一聲，果聞一陣揉紙的聲音，照夕可看到一雙潔白如玉的皓腕。

他方把目光一轉，可是也就在這一霎時，他像觸了電也似的一陣顫抖，欣喜得張大了眼睛，差一點叫了出來，原來窗前現出了那個女人的影子。

她那微嫌清瘦的面頰，那雙會說話的眼睛，却是隔了這麼久的時光，照夕能馬上認出她來，她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心上人雪勤啊！

這一陣出乎意料之外的喜悅，竟使照夕在籐蘿架子上，簌簌顫抖了起來！

望着久別的她，這數日來的惘悵，完全消逝了，他忍不住開口想叫她，可是轉念一想，又忍住了，他振奮的內心，不規律的跳着，而這一霎時，他似乎感覺到靈魂已上升到了天堂一般。

眼前的玉人兒，顯著已是改了裝束，宮樣蛾眉，鬱鬱秋水，叠螺髮式，身着紅緞子兩截睡襖，愈發顯得冰潔玉瑩，秀色可餐。

只見她把寫滿字的紙，揉作一團，丢向一邊，一隻手却是面窗托着香腮，那雙亮晶晶的眸子裏，却滾動着欲出的淚水，益發顯得楚楚動人！

照夕方自一驚，却見雪勤已微嘆一聲，輕輕站了起來，玉掌輕揮，二燭滅了一盞，她正舉手，欲以前法再滅另二支燭光時。

忽然窗前起了一陣微風，江雪勤不由倏地一個轉身，她本是久經大敵之人，只一聽這風聲，已知是來了夜行人，身形一轉，玉掌交錯着已側出了五六步以外，借着未熄滅的這盞燭光，她看見前面站立着一個黑衣英俊的長身少年。

這少年用那雙比星星還亮的一雙眸子，盯視着她，痴情顫抖的叫道：「雪勤……我回來……了！」

江雪勤仔細一看，口中由不住哎呀一聲，又見她嬌軀一晃，搖搖欲倒，照夕趕上了一步，伸手緊緊拉住了她的雪腕，總算沒倒下。

照夕喜極而泣的道：「勤妹……妳怎麼了？……我想得妳好苦……」

他說着話，由不住眼圈也紅了，實在

地，這句話後，正有千萬句痴情，相思的話，等待着傾訴，可是江雪勤這一霎時，竟如同一具木偶也似的呆住了，她一隻手雖在照夕的握中，可是照夕感到她顫抖的厲害。

忽然她揮手，把照夕推出了三四步以外，自己却以手加額，連連後退着。

珍珠串兒也似的淚水，撲撲打打跟着淌下來了，她抖瑟的道：「照夕……是你……你還想着回來麼？」

照夕上前了一步，內愧的道：「我回來了……勤妹！我是來找妳的。」

雪勤這一霎時，就像是生了一場大病也似的，她臉色蒼白的連連苦笑着，却又揮了一下手道：「不要走近我……不要走近我……」

江雪勤這種動作，不禁使管照夕大吃一驚，也怔了一下，上前一步，張大了眸子道：「雪勤……是我……是我啊，妳再仔細看看……」

江雪勤這時臉色蒼白，咀角微微顫抖着，她用那雙含淚的大眼睛，盯着照夕，點頭道：「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你快走吧！」

照夕心中一酸，那數年來的相思痴情，都不由化爲晶瑩的淚水，由雙瞳裏流了出來，這一霎時，他只是覺得這姑娘變得太離奇了，同時他腦中也感覺到，某些不幸的陰影！

他吶吶的道：「姑娘，爲什麼？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妳，雪勤，我們談一談好不好？」

江雪勤這一陣，臉色更白了，她緩緩的坐了下來，把垂着的頭抬了起來，輕輕自語道：「天啊……他回來了……他回來了！」

照夕乍聞此言，又不由一喜，他破涕爲笑道：「我已回來兩天了。」

雪勤目光慢慢轉向了他，淚兒如同斷了綫的珠串也似的，一點點的都洒落在衣襟之上，她忽然扒在了椅背上，嚶嚶的哭了起來，一面道：「太晚了……你回來得太晚了……」

照夕一時又陷在茫然之中，他連「爲什麼」三字都忘了問了，雪勤哭了一會，似乎已變得冷靜了，她冷冰冰的道：「我現在已經結婚了。」

方說到此，照夕突然面色一變，他身影顯著的晃了一晃，可是並沒有倒下，雪勤却緊緊的咬着下唇，她臉色更是白得可怕，却顫抖着繼續說：「你不要怪我……我並不是有意負你，實在……」

說到此，她又哭了，她一面用左手的手背，把流出的淚擦了擦，看了照夕一眼，吶吶的道：「實在……」

管照夕這一刹時，就如同是一個待斬的死囚一樣的，他只覺得全身一陣陣發麻，雪勤解說些什麼，他根本就沒有聽見，可是那僅僅聽見的一句，已足以可使他生命由三十三天而降至地獄深處了！

他呆若木偶般的看着雪勤，一時也說不出是忿！恨！羞！辱！

總之，他感到自己這一霎那，似乎是一切的希望幻想都消失了，而自己加在這個地方，多停留一分鐘，也就多增加一分鐘的羞辱。

他抬起頭，細細的打量着這個姑娘，這個欺騙了他感情的姑娘！紅暈暈的面頰，沾滿了縱橫的淚水，長長的睫毛之下，襯着那雙靈活似會說話的大眼睛，就像新雨初霽後，西天的兩顆小星星，那顫抖着的修長豐腴的嬌軀，就像是微風細雨中的一樹梨花！

世上儘管有的是美人兒，如果似明珠來比擬她們，那麼雪勤正是明珠中的一顆夜明珠，如是一串珠串，她就是串中那夥舍利子，別有與衆不同的清芬高貴氣息。

然而這一切的一切，對於照夕來說，都不會再有什麼作用了。

他想哭，可是他倔強，他想罵，可是他懦弱，他想撥頭就走，可是雙腿顫抖。

這是一付極難形容的畫像，現在一切他都明白了，爲什麼家裏人，都瞞着他雪勤的消息，爲什麼江雪勤的哥哥江鴻也那麼吞吞吐吐，爲什麼？

忽然一股熱血上衝髮梢，他冷笑了一聲，身子晃了一晃，伸出右手，把欲倒的身子支住了。

雪勤抽搐着道：「是我不對……我對不起你……可是……我現在已經結婚了，這地方你是不該來的。」

照夕冷笑道：「我是來找妳的……爲什麼我不能來？」

雪勤知道他已是由失望而轉爲憤怒了，不由一陣心酸，又落下了些淚，她泣道：「我知道你恨我，我也不能怪你，可是這是楚家，我已是楚家的人了，萬一要是少秋此刻回家，你豈不是要被揹上一個不潔的名譽？」

她緊緊的偎上了一步，不安定的顫抖道：「照夕……你聽我的話，快些……走吧！」

照夕忽然哈哈一笑，倏地雙眉一挑道：「楚少秋？」

可是立刻他的聲音又變小了，同時他已想到，憤怒與忌嫉，此刻對於他來說，都是如何多餘的了。

他強自鎭定着，讓憤怒的烈焰，由髮梢由脊骨之中，慢慢的消散，他開始冷靜的點了點頭道：「是的！我該走了。」

他苦笑了笑，而悲哀和失望，都是人類直接感情意態。

它們從不願接受僞裝的，他苦笑道：「今夜我是不該來的，如果我知道妳已經結婚了我是不會來的！」

他冷峻的對雪勤，投下了最後的一霎，然後深深的對雪勤打了一躬，微笑道：「姑娘，現在一切我都是明白了……這是天意，人力有時侯是不可能挽回的。」

他苦笑了笑，極力的忍受着悲傷的情緒，他不願落淚，因爲這是他隱藏的弱點，有些男人，是不願過分把弱點在異性面前顯露的。

他勉強的忍受着極度的悲傷，却僞裝作出平靜的微笑，繼續道：「我只恨我自己，如果……」

忽然他感覺到，一切都是多餘的了，即使是說這些話，也是太多餘了，當時把出口的話忍住了，只長嘆了一聲，顫抖的道：「我走了。」

雪勤見他轉身欲去，不由抽搐道：「照……夕！」

照夕回過身來，苦笑道：「姑娘還有事麼？」

雪勤只是流着淚，她抖着聲音道：「你還住在家裏麼？」

照夕點了點頭，雪勤這時竟然哭出了聲音，她顫抖着身子，却揮了揮手道：「你去吧！忘了我吧，我是一個不配你留戀的人。」

照夕這一霎那，眞是心如刀扎，他很想過去安慰她幾句，可是，他仍是僵硬的立着，因爲他失去安慰人的資格，同時，他又能如何去安慰對方呢？昔日的恩情，雖濃如墨，雖甜如蜜，可是……如今只能視爲曾經飄過眼前的浮雲，曾經繞膝而過的流水……當任何事物祇成了過去的時候，是無法再抓回來的……人類的感情，也是如此的，何况管照夕本人，又是如何的需要別人來安慰呢？

他望着這個，曾經佔有了自己全部感情的人，即使在睡夢之中，也曾經思掛着她的心上人……心中眞有說不出的感觸。

實在地，他是不願再在這裏多留一分鐘，對於雪勤的哭泣，也許他應該感到茫然，可是這時，却不容他去想得太多，他頓了一下，嘆息了一聲道：「午夜打攪，實在不當的很……我走了。」

說着話，但見他身形一躬，人已飛縱上了窗檽，正待飄身而出的當兒，忽聽身後一聲冷笑道：「來客留步。」

照夕不由大吃一驚，當時回過身來，頓時他就怔住了，只覺得出了一身冷汗。

身後，也就是緊偎着雪勤身邊，站着一個長身少年，這少年一身皂色綢衫，目光如炬，濃眉大眼，十分威武。

照夕很快認出了，來人正是這宅子的少主人，楚少秋！如今也正是江雪勤的新婚的丈夫。

照夕不得不强作笑容道：「原來是楚兄，小弟失禮了。」

說着飄身而下，楚少秋哈哈大笑道：「別來數載管兄風采如昔，只不知午夜私訪內子，所爲何來？」

他說着話，那雙烱烱有神的目光，盯視着照夕，好似待機而發。

照夕被他這麼突然的一問，一時只覺得面紅耳赤，當時苦笑了笑道：「小弟與江姑娘原係故交，此番造訪，旨在探望，楚兄不必多疑，小弟尚有事，告辭了。」

他說着，正欲轉身而去，楚少秋忽然冷笑了一聲，叱道：「且慢。」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同時也不由有些惱羞成怒，可是他到底不便發作，他慢慢的轉過了身子，苦笑道：「楚兄尚有何事麼？」

這時江雪勤神色上，已帶出顯著的不寧，她笑道：「少秋！管兄既有事，你又何必留人家？」

楚少秋冷哼了一聲道：「既來寒舍，也就是我楚少秋的客人，却不能這麼快就走呢？」

照夕心中早已燃着一腔無名怒火，自己本有無限心酸，却連絲毫也無從發洩，此刻再爲楚少秋勢氣凌人的態度一逼，愈發難耐。

他冷冷一笑道：「小弟午夜來訪，雖是過於害突，可是江姑娘與閣下成婚之事，並未前知，否則不致如此冒昧，此刻已感無地自容，楚兄又何必一再見逼呢？」

楚少秋哈哈一笑，他回頭看了雪勤一眼，不屑的笑道：「愚夫婦結婚之事，北京城也很熱鬧了幾日，雖不能說家喻戶曉，倒也市井交傳，管兄竟會不知麼？」

照夕不由劍眉一挑，冷然道：「莫非我還騙你不成？」

雪勤見二人言語不善，心中好不着慌，自己變節下嫁楚少秋，按理說已對照夕負情，在感情上來說，自己愛照夕之心，更是遠超過楚少秋，只是既已嫁此人爲夫，俗云：嫁鷄隨鷄，嫁狗隨狗，也只好對照夕打消情念，她本已痛心疾首，芳心盡碎，正感無以對昔日情人，偏偏楚少秋竟會中途出來，無事生非，一意對照夕刁難，在自己來說，一個是丈夫，一個是昔日情人，自己實在是難以處理。

她顫抖着聲音，對楚少秋道：「少秋，他是眞不知道啊……你不要爲難他。」

楚少秋聽愛妻如此說，更是嫉火中燒，偏頭朝管照夕看時，却見對方面色蒼白，一雙眸子，正在愛妻身上瀏覽，管照夕對雪勤的談話，適才他也偷聽了幾句，雖然他們雙方尚稱理智，可是言詞之間，句句都透着刻骨相思，自己和雪勤如今雖是夫妻，却終日難得見她一笑，更未聞她一句眞情體貼之言，雖說是絕代芳姿，無異蠟人石像，有時想起，於驕傲之中，亦難免期期之感，此時再聽雪勤爲他討情，更不禁勃然大怒。

但他爲人陰險，雖恨不能爲當時一掌，斃對方於掌下，可是這麼作，這必會加重愛妻惡感，倒不如故示大方，放照夕回去，自己再借送客爲由，待機暗下毒手。

這幾年來，他倒也曾下了些功夫，練成一種極厲害的掌力，自信一掌定能奏功，胸有城府，也就表面較方才鎭定多了。

此時嘿嘿一笑道：「妳還以爲我是故意爲難管兄麼？哈！妳眞是錯了。」

他說着話，又轉過身子，對着照夕一抱拳，微微笑道：「小弟方才全係戲言，管兄萬勿見怪。」

他笑了笑，看着驚愕的二人，又接道：「慢說管兄是初來不知眞情，即使明知而來，又有何妨？管兄少年奇俠，譽滿京城，又豈會……」說着他仰天打了個哈哈，臉色青紅不定，可是他臉上浮着笑容，還是莫測喜怒。

照夕此刻早已心灰意冷，萬念俱灰，他只想早一點離開這裏，至於楚少秋對自已用什麼心思，他根本未去深想，當時聞言，不由抱拳苦笑道：「既是楚兄見諒，小弟告辭了。」

他說着身形一躬，二次以「冷蟬滑枝」的身法，嗖！一聲已竄上了窗台，上肩水平，一絲不動，所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管照夕這種身手，立刻使楚少秋和雪勤二人吃了一驚，尤其是雪勤。

她記得六年以前，照夕可以說尚未入武功門徑，想不到六年以後，竟會練成如此一身功夫，只看他這一手「冷蟬滑枝」，只憑足踝點頓之力，膝蓋不彎，身形不晃，憑自己經驗，只一眼就可以斷定，他已練到了輕功中極難練的「氣游三虛」地

步，輕功既已如此，其他功夫當可想而知之。

這麼一想，江雪勤眞是又驚又喜，同時也更就暗自神傷，悲愴不已。

反過來，在楚少秋的眼中，更是恨上加恨，當時哈哈一笑道：「管兄此來是客，待小弟送你一程。」

他說着猛一墊步，也朝窗台上飛縱了去，可是管照夕却在楚少秋縱身之先，已二次騰身，用「海燕掠波」的身手騰身上了藤蘿花架，只一沾足，又再次騰起，却向一堆花石之尖梢上落去！

楚少秋不想管照夕身形如此快捷，爲洩心中之恨，那能不追下去？

他二次擰身，也用「燕子飛雲縱」的身法，撲上了花架，冷笑了一聲道：「管兄慢走，小弟送你來了。」

他說着話，實已惱羞成怒，猛一折腰，已如同一隻大鳥也似，緊躡着照夕追了下去。

也就是他身形才起，花架上輕飄飄的又落下一人，這正是雪勤，他驚慌的向前方張望着，她爲管照夕捏了一把冷汗。

可是當她看到，管照夕那麼疾快的背影時，她那一顆緊提着的心，也不由放下了。

她知道，憑楚少秋那種身手，是難以追上的，江雪勤這一霎那眞有說不出的感覺。

她那嬌柔的軀體，站在紫籐花架，隨着夜風，顫顫的擺動着，多情的眼淚，爲什麼總是愛在孤獨無人的時候，偷偷流出來呢？

她嘆息了一聲，想到了眼前這一段孽情，一時眞是不知如何是好？在花架上呆呆的站立了一會，晚風吹着她的髮絲，吹着她流出的熱淚。

可憐的女孩，除了悲傷之外，又能如何呢？細細思來，原是自己的不是，又怪得誰呢？空負有一身超人的奇技，却爲此一個「情」字，而令肝腸繞結，放置不下，傷心飲泣，暗彈珠淚，然而却又奈何？

照夕羞愧悔恨的縱身而出，聽到了楚少秋所說之言，不由足下更加足了勁，生恐爲少秋追上，又說些難以令自己置答的話。

所以身形縱出，倏起倏落，如同星閃電掣，霎息之間，已撲出了楚家圍牆，身後的楚少秋，本想追上照夕，出一口惡氣，斃對方於掌下，却不想雖施出全力，依然沒有追上，只恨得頓足戟指，大聲厲罵了幾句，這才快快返回家去。

且說管照夕一陣疾馳之後，已離近家宅不遠，他回頭看了看，楚少秋並不曾跟來，這才放了些心，其實倒不是楚少秋沒有跟來，而是他跟不上。

管照夕把身形放慢了，且行且自嘆息不已，這個殘酷的打擊，這於他來說，實在是太大。

想不到江雪勤竟會眞的變了，她既狠心棄了自己另結新歡，自己又該如何呢？

夜風吹着他那雙欲哭無淚的眼睛，這濃濃的天，惱人的夜，不時還傳來三兩聲野犬的吠聲，月亮也被一片濃黑的雲遮住了，酷暑的夜，也似有了幾分雨意。

風中夾着幾顆微細的雨星兒，這是何等淒涼惆悵的一個夜晚啊！

這獨行少年，本是多麼英俊活躍的影子，只一日之間，却變成了如此一個愁人兒，他有滿腔的憤恨仇愁，可是他又能如何發洩？他有委屈傷心的心事，又能向誰吐訴？

悵望着凄黑的前路，他有一步沒一步的邁着，腦子裏一幕幕的過濾着，盡是江雪勤昔日歡笑、嬌嗔、可愛的影子。

而這些美麗的影子，隨着時光的飛逝，和無情現實，或將成爲他腦中的一塊化石，一個光亮的泡沫，或是一聲嘆息！

數來年的熱心夢想，今夜，也就是這一霎那，全部粉碎了，有人說：「沒有希望的人生，正像缺乏源頭的泉水。」

照夕的生命之源，在這一剎那，確是乾涸了，兩旁樹林房舍的倒影，匆匆向後馳着，他只覺得兩腿發軟，心中發苦，不留心踏到了路旁的深溝，隨着翻身栽倒了，溝中的臭水濺濕了他美麗的衣裳。

他無力的爬了出來，苦笑着又站了起來，暗忖道：「雪勤，妳害得我好苦……妳已重重的傷了我的心……只怕我一生一世也不會幸福了。」

他不是一個軟弱的男孩，素白亦不喜歡流淚，可是這一霎那，淚珠湧泉而出。

在這冷清清的夜裏，他摸索着，一步步的走到了家門，實在地，他像生了一場大病也似的，身上一陣陣發冷，腦中如同一塊死木也似的，當他走到家門口，竟自倒下了。

門口的侍衞，忽然吃了一驚，叱了聲道：「誰？」

照夕無力的又撐起了身子，勉强走了幾步，不知如何，只覺得頭重脚輕，一陣目眩又摔了下去，那門衞嚇了一跳，口中喝問道：「你是什麼人？」

一面跑到近前，用手中的燈光在照夕臉上照了照，這才發現來人竟是新近回來的二公子，只見他臉色青白，淚光縱橫，彷彿是生了塲病一般，不由嚇得叫道：「公子……你這是怎麼了？」

他一面回頭大嚷道：「不得了，快來人呀，二公子可是不好了！」

照夕耳中聽他這麼喊，心知自己如此樣子，倒令他疑心是病了，不由一面站前，喊道：「不要叫，我沒有事。」

誰知他才說了這麼一句，雙脚一軟，不由自主的又倒下了，這才暗暗吃驚道：「我莫非是眞的病了麼？」

原來照夕果然是病倒了，數月來日夜疲累，本已種下病因，反因體質素好，一時也發現不出，又加上深思雪勤，夢寐不安，如今的雪勤這一變節別嫁，對於他來說，眞無異是一個青天霹靂，感情於剎那間瓦解崩潰，人却也一分精神也提不起來了，新憂舊疾一併發作，遂成重疾，他却尚不自知。

這時已由門內，陸續跑出了好幾個人，慌忙亂成了一團，照夕深怕驚擾了父母，連連道：「我沒有什麼，只是太累了，你們把我攙到房中去就沒事了。」

奈何，這消息早已傳至內宅，夫人正在烟床上躺着抽烟，乍聞少爺得了大病，倒於門外，現已攙了進來，這一嚇，可是不輕。

當時驚慌出來，將軍也自得了消息，正由後室內倉促趕出，老夫婦二人，匆匆趕到後院，只見照夕房中，也是一片哭喊之聲。

夫人老淚縱橫的撲了進去道：「我兒怎麼了?」

幾個丫環婆子，正自圍在床邊，哭叫成了一團，此時見將軍夫人都來了，忙讓至一邊，紛紛請安道：「老爺！太太！」

將軍皺眉道：「你們這麼多人在這裏作什麼?還不下去！」

衆人紛紛散了下去，只剩下思雲、念雪二人，仍偎在床旁邊，直掉眼淚。

二老上前一看，只見照夕此刻雙目緊閉，臉色鐵青，面上汗漬淋淋，已似人事不省，夫人早忍不住大哭道：「孩子！你這是怎麼了?」

說着就往照夕身上撲去，却爲將軍一把攔住了，他緊緊皺着眉毛道：「妳是怎麼?沒看見他難受麼?」

將軍說着話，低頭又細看了看，一面重重頓足嘆道：「這是怎麼了?昨天他不是好好的麼?」

太太目光轉向了兩個丫環，思雲、念雪不由嚇得一齊跪下了，紛紛哭道：「奴婢實在不知道，少爺什麼時候出去的……他得的什麼病也不知道。」

夫人本想罵她們幾句，但方寸已亂，只揮手道：「妳們先起來，他沒事還算了，要有個三長兩短，妳二人可小心着。」

說着又偎近床邊，將軍這才瞪着雙眼道：「請大夫沒有哪！」

兩個小丫環一怔，雙雙站起來就往外跑，太太嚷道：「哎呀！去一個就夠了，眞是笨東西。」

思雲這才跑回來，二老就坐在照夕身旁，太太愈看愈是着急，眼淚只是淌個沒完，管將軍也是嘆息連聲，見枕邊放着照夕的一口長劍，他嘆了一聲道：「這一定是出去打架去了，受了傷了?」

夫人更不由哭道：「受傷了?老天！傷到那裏了?」

將軍頓足道：「妳不要哭了，我已够煩了，我這只是猜想，我又不是大夫。」

一面說着，一面回頭看道：「怎麼還不來?」

說着話，果然外面念雪嚷道：「大夫來啦！」

原來照夕一進門，那岳侍衞已看出不妙，已打發人去請大夫去了，這一會就見一個老先生，匆匆從前院走了進來，他手裏提着一個小籐箱，念雪在前面領着他，這大夫匆匆進房，見了將軍夫人，正要請安問好，夫人已急道：「張大夫，不要多禮了，快看看這孩子到底得了什麼病了?可把我們嚇死了。」

這張大夫是京裏有名望的大夫，平日多給一般王公大臣看病的，是管府裏的熟客，這時聽夫人這麼說，也就不再多禮，匆匆走近床前，細細往照夕臉上看了會，又把照夕眼皮撥開來看了看，不由臉色微微一變，將軍見狀不由大吃一驚，忙問道：「怎麼樣?有關係麼?」

張大夫眉毛微微皺了皺，遂含笑道：「晚生要詳細診斷一下才能知道，不過以病情來看，似乎是中了熱暑的樣子。」

將軍瞪着一雙眼睛發急道：「中了暑?怎麼中了暑?你快給他看看吧！」

夫人也急得一個勁的直搓手，連連唸佛，這位張大夫一面放下了箱子，令念雪用枕頭把照夕扶起來靠坐着，只聽見照夕口中長長喘了一口氣，微微哼了一聲，念雪不由喜歡的叫道：「好囉，好囉！公子醒啦！」

衆人都不由一喜，果見管照夕全身一陣顫抖，忽地大吼了一聲：「雪勤……妳好沒有良心！」

聲如霹靂，把全室的人，都嚇了一大跳。

二老嚇了一大跳，不由互相看了一眼，心中自是不解，夫人見兒子轉醒，早已撲上叫道：「照夕！你醒……了?你是怎麼……了?」

那位張大夫，以手按唇，微微噓了一聲，夫人這才止住哭聲，站到一旁，張大夫這才坐下床邊，照夕此時已睜大了眸子，將軍忙對他搖了搖手，不令他說話，一面皺着眉毛道：「你不要多說話，讓大夫給你好好看看。」

照夕目光向室中各人轉了一轉，只覺得通體發熱無力，已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不由又回想到了適才自己的經歷，不禁一陣辛酸，差一點又要落下淚來，他長長嘆了一聲，却又把眼睛閉了起來。

這位張大夫，照例檢查了一遍之後，又問了問照夕病情，照夕只把往楚家訪雪勤之事瞞下不言，只說自己去訪友，歸途突地病發倒地，別的什麼也不知道。

張大夫聞言雖覺得有些離奇，可是這種病，他倒是有把握，當時只點了點頭，含笑道：「公子，你好好靜養，這是你沿途受了暑，過於疲累，病情來勢雖凶，可是只要好好靜養，能有半個月，也就可恢復了。」

說着站了起來，用目光向將軍看了一眼，含笑道：「公子的病沒什麼大碍，大人可放心……」

他說着雙眉又皺了皺，却直向外室走去，管將軍忙尾跟了出去，一出門就問道：「有什麼關係?」

張大夫看了左右一眼，才微微皺着眉，又笑了笑道：「晚生看公子的病，雖說中暑在先，可是病發離奇，將軍可知他近日有些什麼不對麼?」

管將軍怔了一下，搖了搖頭道：「沒有呀，今天早上還好好的，我還見他騎馬出去呢！難道還有什麼不對?」

這位張大夫笑了笑，臉色十分尷尬道：「晚生私下看來，公子定是眼前遭受了什麼感情上的……上的……」

因爲管將軍一雙虎眼正瞪着他，所以他反倒接不上了，又嘿嘿的笑了笑道：「公子今年貴庚?成過家沒有?」

管將軍聽大夫問到了這些，不由有些迷糊，當時怔怔的道：「還沒有，這有什麼關係?」

張大夫聞言笑了笑，這才把身子向前靠近些，探出頭小聲道：「以晚生看來，公子也許是有了些痲煩，是關於姑娘那一方面……」

將軍不由又是一怔，張大夫却又笑了笑道：「大人可聽見，方才公子口中叫些什麼沒有?」

管將軍怔了一會，也沒說話，張大夫遂笑道：「病沒有什麼要緊，只消服晚生十帖藥，也就沒什麼事了，只怕公子還有心病，那可就難醫了。」

他一面說着，又朝管將軍看了幾眼，這才到一邊案子上開方子去了，他又關照了些注意事項，開了方子，又向將軍請了安，這才退了下去。

這時太太正坐在照夕床頭上問長問短，親自爲兒子脫衣理被，管將軍却坐在外廳椅子上直發呆，心中不由又有些氣惱，一個人想了半天，才嘆了一聲，慢慢走了進去，照夕見父親進來，忙掙扎着要起，管將軍用手按住他，愛惜的歎了一聲道：「孩子！你有什麼心事，你說出來聽聽看，方才大夫說你有心病，你看這不是怪事麼?」

照夕聞言不由臉一陣熱，當時目覩着父親，張口無言，只訕訕道：「孩兒沒……有什麼心事……你老人家請放心……我這病，也不過養幾天就會好了……」

管將軍看着兒子，還想說什麼，却也沒有好出口，只歎了一聲，這時管夫人在一邊，關照兩個小丫環，叫她們要好好照顧着他，現在就叫他睡覺，不要吵他，一有事就趕快來通知自己，又回到床前，安慰照夕，囑他安心睡覺，千囑萬囑，這才回頭問將軍道：「大夫是怎麼說的?」

將軍含糊道：「我們出去再談，現在叫他休息吧！」

說着和夫人走出了房門，夫人不由急忙問道：「大夫怎麼說呀……你怎麼不說呀?」

將軍見四下無人，這才冷笑了一聲道：「怎麼說?這孩子實是得了相思病。」

管夫人不由嚇得站住不走了，當時怔道：「什麼……這怎麼會呢?」

管將軍歎了一聲道：「我也是不信呀，可是張大夫好像是這麼說的，他還問照夕結婚沒有，我說沒有，他冲我直笑，又說什麼心病，他這麼一點孩子，又那會有什麼心病?妳看不是相思病是什麼?」

管夫人聽得也愕然了，只是把眼睛看着將軍，連連道：「這可怎好呢?」

管將軍哼了一聲道：「俗語說，心病還需心藥醫，看樣子，還得找到那個他想的人才好……」

說着又重重的嘆息了一聲，接着又皺了一下眉，感慨道：「想不到這孩子才回來幾天，竟會惹上這種病，妳可知道爲誰麼?」

夫人搖了搖頭，將軍忽似想起了一事，哦了一聲，遂道：「對了，我想起來了……方才他口中像是叫了一聲誰的名字?妳可聽見了?」

管夫人經他這麼一提，也不由突然記起，當時也哦了一聲，她忽然拉着丈夫的手，緊張的道：「我知……知道了……我知道了……」

管將軍忙問故，夫人這才嘆息了一聲道：「我眞是傻，竟會沒想到是她啊……唉！可憐的孩子，也難怪他會生病了。」

管將軍不由被弄了個丈二和尙摸不着腰，忙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妳怎麼不說呀?」

夫人這才搖了搖頭，十分難過的道：「你那裏知道啊……方才他口中不是叫着雪勤的名字麼?你猜這位雪勤姑娘又是誰呢?」

將軍搖了搖頭，夫人才嘆道：「這就是對門的江家姑娘……唉……」

管之嚴乍聞之下，不由又是一怔，他聳動着眉毛道：「什麼?……江姑娘不是已經結過婚了麼?怎麼會?」

太太一面用小手巾擦着眼淚，一面嘆道：「你是不知道，照夕這孩子在六七年以前，已經認識了這位江姑娘，那時不是參加過什麼詩社麼?江家姑娘更是天天跟照夕在一塊，他們兩個人，常常出去遊山玩水，騎馬射箭，眞是好的不分影子。」

管將軍聽得張大了眼睛，怔道：「啊！原來還有這回事……可是……」

夫人流淚道：「你先別急，聽我說呀……那時候，大概是兩個人私下裏已經訂了婚約。」

將軍聽到這裏，重重拍了一下桌子道：「荒唐！荒唐！」

太太嘆息了一聲道：「這事也是由思雲、念雪兩個丫環口中得知的，她們兩個也不知道怎麼知道的，說是照夕因爲那位姑娘有一身好本事，自己還不如她一個女的，所以這才外出訪師，練成了武藝。」

將軍又重重的嘆道：「荒唐！荒唐！就算有這種心，也不能不告而別呀！可是那江姑娘可又怎麼會嫁給別人呢！這也太不對了。」

太太用手巾抹了一下眼睛，抽搐了一下道：「說的是呀……可是，照夕出去六七年，沒有一點消息給人家，連我們自己家裏人，也不知道他的死活，你說人家姑娘又怎麼能等?」

管將軍聽完了太太的話，也不由翻着一雙眼睛，發了半天的怔，張大了嘴道：「這……這可怎麼好?這消息照夕又怎麼會知道的呢?」

夫人搖了搖頭道：「他一回來就問我，我瞞着他沒說，而且我還關照思雲、念雪，叫他們也不說，大概是他自己出去打聽出來的，再不就是已經見着那位江姑娘了。」

將軍聽到此，不禁長嘆了一聲道：「這眞是一段孽緣……唉！唉！」

夫人皺着眉道：「你說心病還須心藥醫，這個『心』，你有什麼辦法?人家已經出閣了！」

將軍嘆道：「當然是沒辦法囉！不過，他也是不小了，我們倒也眞該給他說一門親了。」

夫人默然點了點頭道：「可不是……不過這孩子眼光很高，以後要是再找像江姑娘那樣好的，可就難了！」

不言二老在那裏，爲照夕的病及婚事而發愁，且談這位一代情俠，輾轉於病牀之上，暈暈沉沉的腦海之中，所能思慮到的，儘是一個江雪勤的影子，他痛苦的搖着頭，嘆息着，儘量想讓自己平靜，可是他竟是辦不到。

含糊中，心裏情不自禁的斷斷續續，叫着雪勤的名字，那斷腸的叫聲，使得一旁的兩個小丫環又驚又怕，她二人對看了一眼，但都知道少爺叫的是誰了。

思雲關切的走到照夕身前，含着淚道：「少爺，那位江小姐已經結婚了，你又何必再想着她？少爺你要想開一點。」

念雪就憤憤不平的道：「天下女人多的是，她既然不顧少爺，又何必再想她？乾脆叫老爺再說一個不是更好麼？」

照夕聞言睜開了眸子，他無力的看了二人一眼，臉色更是難看，他苦笑了笑道：「妳們是不知道的。」

二女眼圈紅紅的，各自都偎在他身旁，她們三人本是從小一塊長大的，情逾骨肉，本是無話不談，此刻二女見照夕痛苦至此，自然心如刀割，眞恨不能以身代之，好言安慰，體貼入微，須臾下人送上了藥汁，二丫環又把照夕摻扶坐起，勸他飲下了藥，又爲他蓋好了被子，這才轉了出去。

照夕在床上思今追昔，眞是愛一陣，恨一陣，甜一陣，酸一陣，壁角的銅漏滴滴答答，不知不覺夜盡天明，好長好難耐的惱人之夜，總算過去了。

這一夜却使這位多情的少俠，漸漸平靜了，俗謂「哀莫大於心死」，也許管照夕，此刻却是死了心了，當天色微微明亮的時候，他竟進入了夢鄉。

白天夫人來看了他兩次，在他床前守候了一個多時辰，他都沒醒，夫人很爲他高興，因爲能睡覺對於病人總是好現象。

吃藥的時候到了，夫人也不敢喚他，照夕這一覺直睡到申時方自醒轉，他精神好多了，夫人得信又匆匆趕了過來，照夕忙含笑坐起，夫人見他已不像昨天那麼憔悴，心中很是安慰，親自看着他把藥吃了，又守着他吃了些東西，這才問了問他的病情，照夕只告訴母親說是中了暑，對於江雪勤之事，却是一字不提，管夫人雖知兒子病因，可是却不敢問，因怕由此加重了照夕病情，只想等再過幾天，病情大好之後，再伺機問問清楚。

夫人在床前，和照夕談了一會，因見他今日精神好多了，心中暗喜，母子二人談了一會，管夫人又令他休息，正待離去，忽見念雪自外跑進，含笑對照夕道：「公子，外面來了一個姓申屠的人，要見公子。」

夫人方皺眉道：「他如今有病，怎麼能見客？妳請他到客廳，待我去見見他好了。」

照夕聞說申屠雷來訪，不由心中大喜，當時在床上猛然翻身坐起道：「母親且慢，還是請他進來吧！」

一面對念雪說：「妳快去請他進來，就說我身體不適，不便去接他，請他直接來此就是了。」

念雪領命而去，照夕遂對母親道：「這就是孩兒路途之中，結識的一位兄弟，想不到他今天竟會來找我。」

夫人早已由兒子口中，得悉他在路途之中，結拜了一個兄弟，把申屠雷說得人品如何清高英爽，心中也頗想一見，此時一聽來人就是，不由心中也甚歡喜，方想出外迎接，却聞得室外一聲笑道：「怎麼，大哥貴恙不適麼？」

接着念雪先進，她身後跟着一位英俊少年，此人正是申屠雷。

只見他身着寶石二藍綢衫，外罩天青官紗馬褂，頭戴玄色緞帽，中鑲着一塊朱紅的珊瑚結子，愈發顯得英姿颯爽，氣宇不凡。

照夕此時已靠身坐起，見他進來，忙含笑道：「多謝賢弟來訪，愚兄只是沿途受了些暑，如今引發，沒有什麼大病。」

申屠雷乍見照夕情形，似乎吃了一驚，正待開口，照夕却爲他引見了母親，申屠雷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口稱伯母，夫人忙讓他坐下，又令思雲去端來酸梅湯待客，申屠雷却是目注照夕，滿臉關切之容，因管夫人在此，却不便露出吃驚情形，直似欲言又止，夫人問了幾句申屠雷家居情形，又囑告照夕不可多言，遂向申屠雷微笑道：「小兒沿途多承關照，更蒙結爲金蘭之好，如今賢侄也不是外人了，以後尙請時來舍間玩耍才好，等照夕病愈之後，再着其至府上向尊夫人問安吧！」

申屠雷忙彎身道：「伯母休要客氣，小侄與令郎一見如故，情同骨肉，令郎人品才學較小侄高出十倍，錯蒙謬賞，敢不盡心結納，妳老人家太謙虛了！」

管夫人私觀這申屠雷，果然人品談吐俱佳，兒子能結識此子，心中也代爲之高興。

因知青年人在一起，自有他們一套說詞，自己不便混在其中，好些阻礙，遂略微談笑了幾句，逕自返房而去。

申屠雷親送管夫人背影去遠之後，才回身進房，吃驚的道：「適才因伯母在座，我不敢說，怎麼別才數日，大哥竟會如此憔悴？看來病勢還不輕呢！」

照夕爲他這麼一提，只覺得心中一酸，當時只苦笑了笑道：「你是情有未知，一言難盡，以後我再慢慢給你說好了。」

申屠雷怔了一下，遂接嘆道：「我只當你這幾天故人把握春風得意呢，誰知却是臥病在床，早知如此，我該前兩天就來看你。」

照夕聞言似有感觸的嘆息了一聲，當時自視窗外，却沒有言語。

申屠雷知他定有心事，只是自己問他，他未必肯吐實，好在來日方長，以後不難打探出來，自己與他既是兄弟之交，情逾骨肉，決不能目視他如此意志消沉，他想到了這裏，心中有了主張，却也不急於探詢，遂微微一笑道：「家叔聽說我路上結識了大哥，極爲欣慰，也頗想一睹大哥俠容呢？」

照夕含笑道：「我一二日內病好了，理當去爲大叔叩安。」

二人遂又談了些別的，不由也暫時拋開愁緒，和申屠雷笑了起來，一直到晚上，照夕還留申屠雷在房中，一起用了飯，才行告辭。

自此天天申屠雷都來，每日都到晚上才走，有時帶幾件書畫，二人床前共評共賞，有時談些趣聞，吟些詩句，氣氛至爲清純。

照夕在這種情形之下，心事既能拋置，病情也就一天天的大爲好轉了。

到了第八天的工夫上，照夕已大致康復了，等申屠雷再訪時，他已早下床了。

申屠雷自是十分高興，照夕因在房中悶了將近十日，心情十分煩悶，見申屠雷來，不由含笑道：「我方才已命小廝備好

了馬，今日我病已全好了，我要與你共騎而出，小遊一下，借此開暢一下心情，不知你意如何？」

申屠雷點頭道好，却又微蹙眉道：「大哥久病新愈，騎馬遠行恐不宜吧？」

照夕搖頭笑道：「你也把我看得太嬌嫩了，我們只不要走太遠也就是了。」

申屠雷遂笑了笑道：「話雖如此，還是不可大意，我看再遲一二日，等你大癒了再去的好？」

奈何管照夕意志已決，非要去不可，後來並有怒容，說是申屠雷要是不去，他一人也非去不可。

申屠雷拗他不過，只好嘆道：「既是大哥執意非去不可，我也只好奉陪，只是却要改騎乘轎才好，大哥如同意，我們就去，否則我是不敢從命。」

照夕無奈笑道：「好吧，就依你的就是……」

遂把念雪喚了進來道：「我要和申屠公子共出小遊，你快去前院叫小廝準備兩乘小轎……」

念雪怔了一下，遂笑道：「夫人可知道？」

照夕雙目一瞪，念雪馬上笑道：「好，好！我去！我去！」

說着轉身飛跑而去，申屠雷哈哈笑道：「不上我一人不叫你去吧，你看這位姐兒也怕你身體不行呢！」

照夕臉色微紅笑道：「這丫環是同我從小一塊長大的，玩笑慣了，倒令你見笑了！」

說着念雪已笑着跑了回來，一面笑道：「少爺，你們要上那兒去玩呀？」

照夕皺眉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出去逛逛也是好的！」

念雪看了申屠雷一眼，轉着那雙大眸子道：「啊！我想起來了，西四樓護國寺今兒個可熱鬧，聽說有大廟會，各地方人去的很多，少爺和申屠雷公子何妨去那裏走走豈不是好？」

照夕不由笑道：「好！好！我們就去護國寺看看廟會好了。」

申屠雷聞言也很高興道：「好！去看廟會倒是挺熱鬧。」

當時念雪遂找出了一套水緞袍綢長衫，照夕匆匆換上，對鏡理了理頭髮，又戴上了一頂小涼帽，覺得十分輕快，申屠雷打趣道：「大哥病了這幾天，如今看來更是瀟洒了。」

照夕少不得也回敬了幾句，兩個允文允武的翩翩佳公子，遂把臂而出。

兩乘小轎，已遵命直抬到了花園裏，轎簾打開着，這種東西，一向是婦人女子乘坐，二人都很久沒有坐過了，心中自有一種新奇的感覺。

這時思雲又追上來，笑着與照夕送來一個綢子披風，說是夫人命令送來的。

照夕不忍拂母親之意，只好收下笑道：「等一會冷了，我自會穿上。」

申屠雷却在一邊微微發笑，他心中也不由暗忖道：「這位照夕哥，原是如此一位嬌生慣養的公子哥兒，却能學成這麼一身功夫，可眞不簡單。」

照夕接過斗篷，見申屠雷正在望着自己微笑，知他所想不由俊臉一紅，吶吶道

氣沉丹田

小雲

練習過中國功夫的人，氣份一定夠，並非講話能夠綿綿不絕，而且可以大聲呼叫那麼簡單，更重要的就是平時沒有立心做深呼吸之際，仍然係呼吸深長的，這種功夫就不容易學習，如果想變成武林高手，非勤加練習不可，舊日大師傅口中經常說的「丹田氣」，就是如此，所謂丹田，乃係人體三十六個大穴當中的一個，即係肚臍孔向下一寸的一處，妙就妙在這裏，如果把一個人劏開，該處只係看見大小腸纏在一起，沒有甚麼奧妙，但在事實上，能夠提得起丹田之氣的人，百病不侵，究竟這種情況，如果用現代科學去解釋，應該怎樣說呢？看來似乎係一個謎，實際上却是有根據的。從解剖學觀察，我們身上的血液經常係百分之七十集中在腹部，奔走的時候，血液流向一對脚比較多，用腦思索之際，血液升上腦袋，反之，必須講話，而且講得相當長，血液就集中在肺部，因此之故，腹部一定要經常貯備充足的血，而且能够隨意運用，如果一個人丹田够氣，即是說，腹部所貯藏的血液合符標準，那就不會發生虛弱的狀態，抵抗力也堅强得多。此外還要從神經系統加以解釋，在胃部背後有很强的神經核心，叫做胃後神經叢，一個人吃得太飽，睡覺的時候胃部食物太多，塞滿了它，壓住胃後神經叢，就會覺得隱隱作痛，再落一些部位就是腹部神經叢了，該處即係上文說的丹田，換句話說，腹部的神經密集，它的中樞就在兩個地方，一個係胃囊背後，另一處就係肚臍向下一寸的丹田，假如丹田這個部位衰弱，神經反應不够靈活，血液薄弱，無法鞏固自己的元氣，那個人的健康就會低於應有的水準，打鬥之際，血液突然大量輸出，無法急速復原，腹部的血量空虛，神經的反應愈來愈差，當然是損害更大，故此，練習過氣功的人，特別重視丹田之氣。

想練習丹田之氣，殊不容易，認眞要記得這一點，這種丹田氣乃係內功之一，必須名師指點，不能够自己任意練習，或者吸滿了氣不吐出來，用手壓着小腹，又或把自己藏身於巨大的水缸之內，利用水的壓力去練習丹田氣，這一類的練功方式，等於走火入魔，有損無益，特別是體型肥大之人，夏季炎熱，跳入大水缸如此練功，更加容易發生血壓上的變化，窒息身亡，不可不愼！

：「兄弟，你笑什麼？天下父母都是一樣的啊？」

申屠雷嘆息了一聲：「正是如此，所以也令我想起家中的雙親……也不知二位老人家近來可安好？」

照夕不由微笑道：「你也不過才離家二月有餘，伯父母大人，怎會不好呢？別多想了，我們走吧！」

說着申屠雷上了第一乘轎子，自己上第二乘，抬轎子的小廝，平日是府中的大閑人，難得有點事作，自是抖擻起精神來，對二人請了安，才把小轎抬起，吱吱呀呀的直往門外走出！

二人在轎內上下晃動着十分適意，須臾已抬出了大街，果眞街上行人較往常多了不少，熙熙攘攘十分熱鬧，二人彩衣俊貌，吸引不少目光，見者無不交談，却猜不出是那府裏的公子哥兒。

轎夫疾行一陣，已抵達護國寺門前，只見寺前肩輿如雲，馬車也不少，尤其是各種叫賣東西的，更是較往常多了十倍，來來往往的遊人如同過江之鯽，二人下了小轎，照夕囑咐轎夫把轎子擱至一邊，自去玩耍，等一會來接自己二人就是。

這才同着申屠雷踏入人羣自向廟內行去，二人本來對這種熱鬧，一向不感興趣的，但一來久看故京，再方面照夕大病初癒，心情煩悶，借此開心一下，所以上來興緻很高。

護國寺是所很有名的大寺院，地方極大，今日適逢廟會的日子，各處燒香拜佛的人極多，尤其是素日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姑娘們，今天也都出來了，多是帶着隨身小婢穿行於殿內人羣之中，指指笑笑，妙語如珠，更爲這大廟生色不少。

二人遊玩了兩處大殿，到處只覺亂嘈嘈的，興緻不由減了一半，申屠雷遂提議至後殿走走，那裏面是僧人作課的地方，比較安靜多了。

照夕自是同意，二人又轉到了後殿，殿前有一灣荷池，在這酷暑的日子裏，池內荷花盛正開，翠蓋如雲，偶然吹過一陣小風，也帶着些爽神的清芬，池邊柳樹成蔭，蟬聲高唱，孩子們拿着細長的竹桿，正在黏知了，有的捲起褲管，在水邊上摸魚。

荷池的右邊，聳立着紅牆翠瓦，金碧輝煌的大雄寶殿，規律的梵唱和木魚之聲，由殿內傳出，正是僧人們作課的時間。

這殿內此時是不可隨便進去的，有那興趣高的朋友，也只能在殿外，隔着窗子往裏看看。

二人行到池邊，就不想再走了，見樹蔭下，尚空着一個石椅，遂告坐下，摘下帽子，連連揮着擢扇，看看水裏的小魚，也是怕熱，只在荷葉莖下打着轉兒，却不往別處游。

殿外又來了不少人，携老扶幼，都圍在殿外，聽說是和尚們祇要唸完了這堂經，就可任人出入了，廟會也就開始了，並且主持大師，還要親自主持盛會，經堂大師也要開講經文，所以人聚的很多。

二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這一處清靜的地方，不想這一會又成了熱鬧之區，好不掃興。

照夕正要起身喚申屠雷遷地爲良，忽見由前院踱進一男一女，衣冠十分華麗，男的在前，女的在後。

照夕先見那男的側面，已是吃了一驚，再向後面那少婦模樣的玉人兒一看，只覺得雙目一花，由不住又坐了下來！

申屠雷見狀不由一驚，只見照夕雙目發直，如同泥塑也似，不由吃驚道：「大哥，你是……怎麼了？」

照夕這才似驚覺，當時把頭一低，咬了咬牙，重又站起來道：「兄弟，我們走吧！」

申屠雷見這一陣子，照夕臉色，竟然變得一陣鐵青，不由十分詫異，四顧一番，問道：「大哥！你看到了什麼了？……還是想到了什麼？」

照夕苦笑了笑，搖了搖頭，忽倏倏的道：「我們走吧！」

他一面說着，遂站起了身子，低着頭，直向殿外而去。

申屠雷忙跟了上去。

不想寃家路窄，那一男一女，却正對面走來，照夕頭低得更低了，申屠雷却是邊走邊喚道：「大哥……你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

申屠雷這麼說着，一面追了上去，却是迎着照夕正面走來一雙少年男女。

那男的長得身形魁梧，濃眉大眼，衣着華麗。

這麼熱的天，他在長衫之外，還加上一件猩猩紅的坎肩，看來更是刺目，昂然四顧，舉止高傲，令人望之生厭。

申屠雷乍看之下，對這奇裝異服的男子，不由多看一眼，偏他身邊隨着的那個少婦，却是自己平生僅見的一個嬌滴滴人物。

這女的高高的個兒，一張瓜子臉兒，宮樣蛾眉，盈盈秋水，偏又愁染相思，輕顰凝視。

她那烏雲也似的頭髮，用一串明珠，把它輕輕束起，就像漆黑的天空裏，閃爍着一串星星。

翠袖短窄，露出一雙雪藕似的玉腕，下著八幅風裙，一色水綠，衣浪輕輕起伏，就像洞庭黎明的烟波……

「哎呀！」

任何人看見她，也會由內心發出這一聲情不自禁的呼聲，這少婦裝束的女人，她的出現立刻吸引住了任何人的目光……就連申屠雷也驚得張大了眸子，暗暗驚嘆道：「啊……好美……」

不意之間，這一男一女已經走到他身邊，申屠雷方覺這麼看人家，不大像話，才把目光一轉，却覺得肩上爲人拍了一掌，那紅衣男子已面已而立，嘻嘻冷笑道：「小子，看紅了眼是不是？」

申屠雷臉色一紅，正要發作，照夕已在前面喚道：「賢弟，走吧……」

衆人目光，幾乎無不爲這絕色少婦吸引住，却只有這個俊公子，他一直低着頭，連正眼也不看她一眼，他雖然口中這麼叫着，却是背朝着申屠雷。

申屠雷聞言，本是羞憤難當，聽照夕這麼一催，不由對這紅衣少年冷笑了一聲，道：「我哥哥叫我，不與你一般計較，否則……」

（未完）


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じきんたん